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序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漳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奉
聖旨撰

恭惟我宋藝祖開基　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
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制設
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
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違衆自用而
患人之莫己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謂公論爲浮言屏棄
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之禍起矣臣

伏覩建隆以來諸臣章奏考尋歲月盖晉最盛於慶曆元祐之
際而漸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　朝廷庶事微有過
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
忌其議論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
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殭聒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
心然而
聖君賢相率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以增氣及其弊
也　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
其言委曲畏避終無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内外
安靜若無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
忍言哉臣仰惟
陛下嘗命館閣儒臣編類　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
病其太畧茲不以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言特賜紬繹
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厥寧紹聖
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
之通塞盖可以鑒矣　臣謹序

國朝諸臣奏議總目

君道門

君道　一卷　二卷

帝學　三卷　四卷

政體　五卷　六卷

慈孝　七卷　八卷

九卷　十卷

恭儉 十一卷
法祖宗 十二卷
用人 十三卷
十六卷
廣言路 十八卷
勤政 二十卷
十四卷
十七卷
十九卷
十五卷

聽斷 二十一卷
詔令 二十二卷
風俗 二十四卷
帝繫門
尊號 二十五卷
皇太后 二十六卷
二十三卷

皇后 二十七卷
嬪御 二十九卷
皇太子 三十卷
宗室 三十二卷
公主 三十三卷
外戚 三十四卷
天道門 三十五卷
祥瑞 三十六卷
災異 三十七卷
百官門 四十卷
宰執 四十一卷
四十二卷
四十三卷
四十四卷
四十五卷
四十六卷
四十七卷
四十八卷

侍從 四十九卷
經筵 五十卷
臺諫 五十一卷 五十二卷 五十三卷
五十四卷 五十五卷
給舍 五十六卷 五十七卷
六部 五十八卷
閣館 五十九卷
史官 六十卷
內侍 六十一卷
三衙 六十二卷
帥臣 六十三卷
六十四卷
六十五卷
奉使

六十六卷 監司
六十七卷 守令
六十八卷 官制
六十九卷 省官
七十卷 薦舉
七十一卷 考課
七十二卷 重外任
七十三卷 致仕
七十四卷 戒勅
七十五卷 朋黨
七十六卷 轉對

七十七卷
儒學門
學校
七十八卷
七十九卷
貢舉
八十卷
八十一卷
制科
八十二卷
學術
八十三卷
釋老
八十四卷
禮樂門
郊祀
八十五卷
明堂
八十六卷
宗廟
八十七卷
八十八卷
濮議
八十九卷
褒崇先聖
九十卷

九十一卷 朝會
九十二卷 喪禮
九十三卷 謚法
九十四卷 士庶五禮
九十五卷 刑賞門
九十六卷 賞罰
九十七卷 法令
九十八卷 恤刑
九十九卷 赦宥
一百卷 財賦門
一百一卷 理財
一百二卷 稅賦
一百三卷

一百四卷
勸課
一百五卷
荒政
一百六卷
内帑
一百七卷
茶法
一百八卷
新法
一百九卷
一百十卷　一百十一卷
一百十二卷
一百十三卷　一百十四卷
一百十五卷
一百十六卷　一百十七卷
一百十八卷
一百十九卷
兵門
兵議
一百二十卷
一百二十一卷
禁衛
一百二十二卷
民兵
一百二十三卷
蕃兵
一百二十四卷

一百二十五卷
方域門
宮禁
一百二十六卷
河議
一百二十七卷
營造
一百二十八卷
邊防門
遼夏
一百二十九卷
一百三十卷　一百三十一卷
一百三十二卷　一百三十四卷
一百三十五卷
一百三十六卷　一百三十七卷
一百三十八卷
一百三十九卷　一百四十卷
青唐
一百四十一卷
女真
一百四十二卷
交趾
一百四十三卷
盜賊
一百四十四卷

總議門

總議　一百四十五卷　一百四十六卷　一百四十七卷
一百四十八卷　一百四十九卷　一百五十卷

國朝諸臣奏議總目終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漕運知府兼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宣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兼營田使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趙 汝愚

君道門

君道一

上　仁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　司馬　光

臣伏蒙　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　國家之所急況今立　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　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猶愚妄觸犯忌諱　陛

下旨令容覓賢未嘗加罪誠微臣一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
時傾輸胷腹之所有以副 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
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仁者非區區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
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
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
在斷之不疑苟不能感使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
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芟
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闢一
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
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 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
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
位以來垂四十年風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
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抑
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
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左右前後殷
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 陛下不
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 陛下左右前後殷
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
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雜若
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
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
楚而北行也伏惟　陛下少垂
月之容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
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嘉祐六年七月初除諫
官上殿進有旨畫中

上　仁宗論致治之道有三　司馬　光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
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
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　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
月以進秩循資望而授任苟曰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
而寘高位資望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
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
書虞之際然稽考降揔種益于山林垂爲北下[illegible]納言
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illegible]
尚使之更來迭去豈能知其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
固非八人之比而使之通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歲
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
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
苟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樂言以
譖衆多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
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
以然者其實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意不誅意夫名行

陛下救撫[illegible]六年七月
上有旨送中書

上仁宗五規

司馬光

臣竊以 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
朝夕之益陋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而不足以煩
淺失於苛細況夜惟惑口與心謀生歷累旬迺敢冒決與其
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 仁宗開業之艱難
國家致治之光實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
之基因而安之者易興功難救之者難為力故
作惜時道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故作遠謀登崖之火生於榮席
致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堂上之下滿於治以消故作重澱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巧文以避罪如鼷之
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 陛下所以南面改改
日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 陛下誠能慊遷在
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
小而有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令有勇略者為將帥明
於禮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
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有罪則流竄刑誅不
棄而更用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不
尊嚴事不治苦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
言罪 陛下耳所聞心所素知孰致治之要通以幼
之非默行之惟 陛下力行何如耳敢陳狂瞽冒

…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
下之人皆我敵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窮不能抗力
屈不能又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有德
爲之力其勞多則願分自非智力皆盡不能
則天下安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平之至難君
羣雄已收其心定天下之分明疆界之參差則中人之
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秦之不可易也豈是自騁權之
士一騎蜀現兵隨武朝秦暮楚神怒不恤一旦

漢然四方厭潰秦隋之季是已惰者洗酣宴安慮不及遠
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
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
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
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
年而失其柄王莽簒之十有七年而後爲漢更始不能自
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
有二年而復朝於洛邑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
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
愚宗室踳薄羣胡乘釁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

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而
帝無道九州鳥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
三十年明皇晚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亶讒以爲子孫不
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
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
于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隳壞未嘗有如此之敗有如此之極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
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應命于
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指麾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
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
勳未集 太宗皇帝纘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陵

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宥矣古之
之亡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
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一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
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
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己有人所營善身勞志謹而守
之不敢失墜況於承 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
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
下夙興夜寐法 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
接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
鳥獸草木無不幸矣

惜時

憂亟陽之極也而一陰生故盛
衰之相承治亂之相尋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
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卦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
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
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
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
實其堂基壯其杵石儻其垣墉嚴其
隄鑰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有
缺敗者修補之如是則雖百千萬年無頹壞也夫

之堂基禮樂者杵石也公卿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
也夫繼體之君謹守　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
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又夫逸欲以隳之讒諂
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
智恭儉之君黽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
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
紀定禹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
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抏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
難得而易失也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裡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車夏則儲雨況為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治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治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治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未賢於鴟徹也綢繆牖户者修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誰有侮之者庸何傷哉武陵窮見　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朝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得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之二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

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謀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東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

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操掌謂之千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竝 國家之利哉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論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跛蠱又類辟且病疿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飛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撲之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

而功冨是故聖帝明王甘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
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
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
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
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
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公曰昧爽夙興正其
衣冠平旦視朝厲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石以此思
憂則慮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　練使王繼
恩討蜀亂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
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

固請繼恩功大他宦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特
置宣政使以授之　眞宗皇帝欲興　章穆皇后及後宮
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
者　國家所以養六軍備不虞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
以重社稷也　眞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
眷明皇越防微杜漸之深可不念哉昔高帝黥布威侯
侯曰君有疾在牖理不治耳欲以不疾者爲功又在吳楚
間任腸胃威侯皆不信及在骨髓高帝竭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
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說其功以爲幽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

所及夫宴安怠惰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
言悦辭啓僥倖之塗附耳私語闢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
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隳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
夕押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
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
孔子之格言繼 先帝之聖志使畜鵜得早從事毋使徐
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 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
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臣昌
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言爲政必

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宇
子孫孝之實也弊貴賤
樂之實也古是非明好惡
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
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
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
本根不固有誠寔心而道宣
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
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
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

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法乎嘉暴不詳寃結不理而
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濫乎行能之士沉淪
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挾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稱任相
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
父大之謀棄而不省細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
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矣謂
膠柱為瑟搏土為樂敗布為帛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
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 陛下撥去浮
文乘時本實選任良吏以子青黎謀遠慮以保安宗

朝張布綱紀以下無細心和
非使萬事得正其錄姦惡佞
野無遺賢在有功退不職佞
諂無不盡擇有精練勇士佞
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
愚俗之耳目哉 嘉祐六年上
時知諫院

上 神宗論人君脩心治國之要 司馬 光

臣聞治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
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
敢先以人君脩心治國之要
修心之要有三曰仁二曰明
三曰武仁者非區區姑息之

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
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棄
惑昏信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
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
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
惟道所在斷之不疑義不能
惑使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
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
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
三者無一焉則亡百生民以來
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
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
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
此帝堯之所盡善者故人
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
采輕重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
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為諫官得
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言載之後序今幸遇
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
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
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治平四年四
月初除中丞上殿進

上神宗五事

臣以不才蒙
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懼無以裨

劉述

聖慮資盛德有孤　陛下任使之意輒嘗思之得當今之所
宜先者三數事謹具條列以聞惟　陛下裁其愚衷恕其狂
斐留神而財擇之天下幸甚臣聞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先
權數不足任也歷觀六籍之指歸未有不本於至誠為能終始萬
天下國家之治亦在誠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誠為能終始萬
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況其
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必至誠事其上
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是也述之古人何嘗不然詩曰呦
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
於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於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於懇
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

報其上者未之有也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此言臣下憂
君之極至於僕夫亦皆瘁病其於報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權
數以臨人而不繇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此非所以感
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則又將有輕朝廷之
心何也夫任權數者舉事於此而用意在彼人將曰今之所
以然者意不在是也蓋將有謂焉殆非人主所以取重於
天下之道也故夫權數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況
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　陛下者　陛下
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
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以竟之聖也知臣下之賢而
不自用必俟羣臣合辭舉狀後裁有所試耳其於退不肖也亦

然方鑿之圯族也堯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爲能堯於鯀不敢自斷於已而不用卒徇四岳之言以試之者何也堯之心以謂知其圯族者獨子一人而已而羣臣以爲能者且衆而弗成之績又未暴於當世是以不敢斷於已而從衆也且人君自用不足以爲世法此堯舜獨斷之權使威福一出於已臣而陋儒之論以爲人君必操獨斷之道尊嗚呼甚亦不思甚矣夫萬幾之叢胜臣庶之夥繁而欲以一人聰明斷之非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已耳非謂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爲自用耳人君自用於之謂也非詢於下而獨出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爭輔道之事能中非理猶得罪於

臣有持此說以誤 陛下者 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辯與訥固不害爲君子其質惡矣繁也是故發其質美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爲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觀其辭辯與訥也昔漢文帝登虎圈愛啬夫代之林尉對禽獸畜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啬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云其嘗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於是文帝乃止云云所愛以從直言天下莫不以爲

賢又武帝之季中年以後言取宰相封侯單于聞之曰漢
置丞相非用賢也要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以中國天子之
所爲而動爲夷狄輕笑可不重謹哉孔子曰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焉用佞孝言是以爲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願陛
下深信之而以漢之文武爲鑒不貴嘵嘵巧辯之人使中外
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
一出則天下風行而影從之不可不謹也書曰謹乃出令蓋
出令不謹則其施之也不能無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則必
更張之又不審則必至于再至于三爲令而至於再三則天
下安所從乎是故古之人君將有之是故渙然如汗而不可反
於興發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

也確然如金石而不可變也今令之出也不未及行而已
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
之臣所與陛下計事者誰賢是何不審甚也昔漢文時
人有言季布賢若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
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
臣爲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
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令行而數易臣恐天下之窺
陛下有不止如漢文之時也臣願陛下務持重毋易由言
研慮於內咨諏於外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聞
君總其治臣分其職君主逸臣主勞逸之分要之臣主賢

實是故曾子稱賢則君逸而臣勞主賢而臣不賢則主
勞而臣逸臣伏見　陛下躬攬萬機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
陛下勤勞之至此也今夫一品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擇
其人而任之況天下之大兩府之重乎苟卿子曰請問爲政
曰謂得爲政術也臣願　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舉賢
才而獨之亦不可少緩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紀綱日益不
振天下之弊日入於不治此正勤求有爲之人使之有爲而舉興
爲之之時也當此之時不求有爲之人使之有爲而舉興夫
時也當此之時不求有爲之人使之有爲而舉興夫
千載盲雖有倉扁亦無如之何古人有言曰爲可爲於可爲
之時今日之謂也臣竊觀　陛下以英睿之姿躬親庶政焦
勞圖治日甚一日虛已以求讜言如恐不及間者嘗詔中外
陳時政得失今者又詔廷臣以次轉對欲以聞　朝廷之廢
闕措天下於安平其用心可謂至矣臣敢不悉心竭慮爲
陛下具陳爲治本末之狀庶幾有補於萬分雖不能正之於
將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於已然之後恭惟　陛下首推至
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只給之
人不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篤孚忠力有爲之人而委

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於天下矣臣不勝

卷倦之愚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爲知雜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

君道門

君道二

上神宗要務十事 錢顗

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所不通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撫卷感激思得其益以竭臣子之節庶幾有所補報也而蒙 陛下不以臣之疎賤使待罪言職臣夙夜念慮無以答 陛下恩遇之萬分唯有狂瞽敢言而已又況 陛下臨萬幾焦勞庶政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之稽古禹湯之責己無以加也臣豈可以持禄苟安而不務獻納哉臣謹采當今之要務參以 祖宗之成訓條爲十事

以冒寇聽幸　陛下赦臣之愚而賜財撙焉一曰爲君大體臣聞體者養也自古王者有治世之常法綏民之要術可養而行之履得其道則天下蒙其澤發矣其道則天下受其弊亦勢之然也故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獨運威權不得專委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證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語天下大寧我　太宗亦皆與呂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撫夷和陰陽使百度修理　人端拱無爲此皆前聖後聖得爲君之體也臣願　陛下法而行之則祖宗之能事復見於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聞治國者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其己脩己者先正其心傳曰正心以正朝

好脩已以安百姓豈虛言哉唐李泌嘗對文宗云正觀中房杜王魏每進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來鮮不有初能克終厥德者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竊見國史言　藝祖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願　陛下鑒此而審思之則言動好惡無不合於道也三曰審察邪正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辦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彊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沉靜剛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有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爲國家者其審察君子小人不可不早也孔子曰遠佞人王弼云放善柔之萬世之訓也我

太宗嘗謂近臣曰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故見聖人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之意也臣願陛下視此以為戒則天下何憂不治也四曰選任大臣臣聞之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則知君人者雖有上聖之姿自誠之性必由忠賢輔佐然後優游凡席之上坐視天民之阜也古之言至治者莫尚乎禹湯而得皐陶伊尹而王業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是之謂乎　太宗嘗謂宰臣呂端曰朕宅上圖無憚旰食前進賢退不肖使為稱職至哉斯言真帝王之任繫天下安危不可不選也故曰天子擇相相擇百官

修睦臣願　陛下力行而不倦則天下之幸

五曰聽斷不惑臣聞聖王端處於法宮之中而小大之臣來正紛紛羣言競進雖狀聽之於耳則必斷之於心苟不悅於道諛則無憂於悔吝是知聽斷之際其可忽乎儻容片言之惑小則繫人心之休戚大則極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誠人之情偽四方遠近無不通達臣願　陛下體踐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也六曰謹出號令古者命令之出議其經久可用然後宣布於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聽受而不敢忽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貴誼亦奉先王執此之政堅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此皆古之激切之言也國家令
之下隨事變更其能取信於天下乎臣聞　太祖一日朝
罷御便殿俛首不言內侍王繼恩進曰　陛下退朝不同常
日不知其故　帝曰爾謂帝主可容易行事耶早來誤指揮
一事史官必書之此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臨萬幾偶然一
事之差憂形於色況發號出令其肯忽之哉其肯忽之哉臣
願　陛下思　祖宗之所以謹於出令則天下未有不臻於
極治也七曰公行賞罰臣聞賞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
道不可以行之也蓋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有功罰者所以懲
天下之有罪賞當功則爲善者無不勸罰當罪則爲惡者無
不沮夫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沮朝無幸位民無幸生中

是則賞不可以喜而濫罰不可以怒而用賞罰不可以
上而必信於下故曰賞以春夏刑以象秋文此之謂也此
堯祖之點天全斌罰之公也　太宗之陞梯述照實之公也
臣願　陛下取日月之明乾剛之斷建歷然惟其初不賞
無功不罰非罪克紹　祖宗之大業所以五帝三王之舉也
八曰恭儉節嗇以　國家開慶之廣其世昌端內外供須
日增一日甚可慮也臣聞　仁廟慶曆中嘗令近臣裁減冗
費時議爲允以今較之國用空乏民力困弊又愈於　慶曆
末減時也臣願　陛下酌古今之宜思萬事之弊先自一人
減損至於後宮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絕示天下以儉約之
因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損上益下其道行也夫

罷不急土木之役去無益內外之費大臣遷職無名厚賜皆可寢削以寬民力庶幾可爲水旱兵革之備臣聞故老說
太祖創業垂統躬儉德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御之物皆尚質素此得前史所謂勤於爲天下先之義也臣願 陛下遵先訓而行之則恭儉之德不獨專美於漢之文景也九曰仁恕恤民臣聞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仁則濟衆有方恕則用刑不暴惟仁與恕有國家者所宜先之也書稱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無以守邦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又曰仁民而愛物觀斯言則民其可不恤乎臣謂恤民之道無他在平薄賦斂謹好惡而已故 太祖嘗謂侍臣曰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爲之 眞宗亦曰非理害民

朝廷所不可行茲見 二帝仁恕動恤之心至矣臣願 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十曰鑒戒安危臣聞觀鑑可以見形觀古可以鑒今覆車在前後車必戒故曰不善者善人之師斯言得之矣臣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必鑒於治亂安危之迹故創業之君勞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亂也治則安亂則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謂守成多逸而召於亂也臣請言其略方天下無事之時左右進言者少曰國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法令足以施設高拱而無爲矣有四海所入之財賦足以宴樂可優游而自肆矣於是君志日盈君心日驕紀綱敗壞而不知興復吁可惜哉後之人君得不以是而爲戒者也故 眞宗謂王旦曰前

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幾務惑聲色事奢侈此大過也朕
固不爲之 先皇所以恢拓之業致太平之道蓋由此也
臣願 陛下鑒於古視於今循其言襲其迹夜以思之旦以
行之則 祖宗之休德盡發揚於 陛下之聖明也非臣之
幸乃天下之幸 熙寧元年十月
時爲御史裏行 上

神宗論人主當不爲血氣所變 孫覺

臣聞血者陰也氣者陽也二物合而成人雖合而成人而無
心術之妙精神之運則亦下愚而已矣昔者孔子深見此理
而推言之曰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以謂二物之交爭則人之
欲心甚熾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至于違禮義而戕壽命又
又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二物既盛則令人喜鬬

則尚氣好勝取必於人以爭淺小而忘後患人主之鬬則彊
兵石武拓土開邊以爭利於夷狄凡鬬皆所以傷神明而悖
性理矣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凡人之老必齒而貪血氣
之衰自然況此故年彌高而德彌邵者謂之孔子之徒此三
者蓋論常人之情常人爲陰陽所役故一人之身而少壯老
三變聖賢則不然知禮義之可貴壽命之可寶潛心於妙道
至神則少之時不惑於色知神明之可尊性理之可樂夷狄
禽獸不足以校勝負彊弱之時不悅於鬬少而寡欲
長而盡性則血氣雖衰而不會陰陽爲之役而不得與之變
故心閒而神明體佚而壽考 陛下以睿明之質昇盛之年
求治甚切而聽覽不倦眞可謂有意天下者矣然臣之愚竊

獨私憂而過計願　陛下深鑒孔子之言而終始以三者爲
戒則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上　神宗論求治不可太急　　范　純仁

臣伏見　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太
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
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
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依進
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
晁錯受戮東漢疾横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
喪師唐文宗切於除敝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
王之龜鑑也故帝王之圖治必有顯仁藏用自下升高人材

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爲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稱
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聖人之治以無爲而成也
又稱孔子曰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
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
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任
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爲憸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
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沮排見疑以沮排被疑則不暇察其

忠以合意爲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修己篤躬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之爲豈惟徒勞睿思實恐以小妨大伏望　陛下清心簡要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爲大方以富國彊兵爲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　陛下留神而已　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　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務修法度

臣聞爲人君者在知至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僞也苟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勶而不爲中矣即易之乾以利正者性情是也苟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爲僞矣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

失之僞故曰假之也邪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謹擇
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
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至誠高明博厚而不息
也然後能定則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能定能
應則七情者不能僞而五善者無所未嘗不喜非吾喜也而
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爲貌也必正辭而無所
不莊其爲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爲視也必正禮而無
所不辨其爲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諟其爲思也必正道而
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吾心其任人
也舉天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
以紊吾行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善一而靜遠
而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道也百王之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
得之傳之臣得之致之君大者以爲聖小者以爲賢或並世
而以其身得或異世而以其言示堯之於舜禹皐陶則以身
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
知之文王之於武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
之於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武王也
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
之於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百世之上
平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

以傳之者一世爲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變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敢獨爲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仕之相與共濟焉非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义古元田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堯而敷治焉舜田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堯加禹又以命禹而平水土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徒教以人倫而皐陶以刑弼之於是乎天下以寧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舜爲已憂堯得舜而後不憂舜得禹皐陶爲已憂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何憂乎驩兜何足以爲舜憂哉共工何足以爲禹憂哉三苗何足以爲堯憂哉

或至日昃宵衣之士傳飧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有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體不知其術然也皐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可以觀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爲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立王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志而立民之極雖其迹之不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書服宮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貴賤皆有節師田弋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燕聲鼓色者舉屏去之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儀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

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揚禁者尊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　陛下鄉慕國以來孜孜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　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有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況　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默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又戎虜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思之不足為患所以過慮者在　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充賢才之未多法度未立也伏望　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順養神明精選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嚴穴篤行之士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育自京師達于州邑擇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官之責間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庶幾宰之寄自然百司庶吏莫不任職則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以禮學之士修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　陛下躬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彊可使制挺以撓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　陛下但優游嚴廊以神

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以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　陛下不以臣言為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二月上時知明州被召陳脩起居注）

上　神宗論王霸之辨在審其初

程　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倫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平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由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文之事而冒昧聖德仰窺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擾擾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者此也堯舜之聖豈有丹朱之惡哉蓋治亂之機不可不謹也

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立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淵然不

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監察御史裏行

上　神宗論修身配天於至誠無息　李常

臣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爲德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夫堯之爲德至民莫能名功業高大法度煥明如此其盛者配天故也所以配天者能則天也亦何獨堯哉然王天下者莫不欲然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王者之事也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配天王者之德也夫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求則天而配其德可乎臣竊聞　陛下即位已來聖德日新殆將天縱之盛際將在今日臣所以樂爲　陛下言也昔者子思論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其修身而已誠能修身天下國家之治尚足道哉其修身之叔亦必始於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上配天德然則志在於配天者何可息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皆言其不息也臣願陛下就天質之至明因聖術之已著法文王孔子之意勉之又勉極夫廣大而盡乎精微比德於唐堯之盛尚慮功業法度不輝耀乎萬世不垂譽於無窮乎非愚臣苟以責難之義事陛下誠以陛下睿智之資爲此甚易故也熙寧三年春上時爲

詁正言

上神宗論五帝揖遜之說　文彥博

臣讀漢史見錯之策云五帝揖遜而王三代繼世而守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

謂錯之言乖繆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不及君故自親事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云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堯之誠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爲司徒皐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遜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豈自親事豈非乖繆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

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
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己若
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
論深切以明之 元豐三年九月上時除太
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闕入覲

上神宗論人君在至誠至仁 呂公著

臣聞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
舜之主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
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
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膜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
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
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蓋動於幾微之間而情阻行於
千里之外強者不能制智者不能謀西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
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
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
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
於奪民利此四者隋民之坑毒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
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傅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
審能行之當獲四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
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
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由商
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
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

姓爲鞠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華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曾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若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威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元豐七年上時爲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此疏實藁載代作

上 哲宗論人君修心治國之要三 司馬 光

臣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 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 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曆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 仁宗也 神

宗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
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 英宗也今 皇帝陛下新承大
統 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臣且愧且懼無
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
神宗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行事之端盡平生之思
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率在於是不可移
易故區區首爲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孰之
語知臣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
原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斷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
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
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
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
由已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
君善用人者博收遠舉拔其殊尤徵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
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
賞有罪則罰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
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
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
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威公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
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亦升用之此所以能

奮而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證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重鄭太后甚謹閨門鄭充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恕雍齒而不忘其功錫太祖勳勞宴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仲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一人脫漢高祖於阨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幡綽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　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冒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

元豐八年四月
上時知陳州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

君道門

君道三

上　哲宗論修德爲治之要十事　呂　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　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悃愊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對陳其一二冒瀆　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　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恩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

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天治是用罄竭思誠考論聖謨講學十事伸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若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　陛下留神察之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必畏天必應之善修已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也言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閒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俗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脩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敬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蓋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憂子若布德施恩遂民所欲則民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頻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道其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斬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怨國危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之故古之獻用兵之策者實主事

以希寵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皆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脩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咈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故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又紂爲天子彊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慢諫自用則才智適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憂國豈故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

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無其有聚斂之臣尊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聘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上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虧國周武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況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朱劒善之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寃抑人主亦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遠

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猶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　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端呼遠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矣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而有四方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借曰漢文自以爲帶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儉而儉自生侯設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所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矣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

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畧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饗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

淫刑逮于仕宦之人而不可救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世之帝王皆以爲戒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以獻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於是明皇遂怠於政事遂致開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言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

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　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召爲侍讀提舉宮到闕朝見未對先上此奏）

上　宣仁皇后論治道在審識人情　韓　維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貧則思樂困則思息勞則思逸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莫不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民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民蠲息矣推此心而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孝成聖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立忠矣（元時知陳州過關）

上　哲宗論爲君難爲臣不易四事　王　巖叟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畧舉其要　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己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爲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苟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爲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曠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爲難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亂其謀故人君以兼小不忍爲難臣以謂爲國之要莫先察忠信而主

之使得盡言辨佞柔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　陛下盛德日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益願　陛下不以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新矣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上　哲宗論治道貴清靜儉約

王　巖叟

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者多矣然莫如書清靜儉約蓋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國家有緩急雖賞之而不爲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下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也由奪之而後困困而後爲盜驅若不厚其本而旋嚴其末雖殺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倫約也臣竊傷比歲以來好進之人紛紛建議天下擧於　事

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　陛下以清靜儉約養天下優百姓安且樂百姓安樂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內將不勝其富矣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何則　陛下自己有此心惟在行之而勿失爾不勞　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奉　其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

上　宣仁皇后論治性之道

傅　堯俞

臣聞之於書曰謹厥初惟其終慎其始始則念終不敢不謹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　陛下考古御今脩明法度兼儉以克己慈惠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緝覽萬機得其綱要所以紹　祖宗基業成俗爲子孫百世之憲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容

雖詩書所載舟書所傳於未有以過也可謂有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請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善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爲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僞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矣　陛下通達平均而政出於大公云爾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蠹胥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　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神化廣而不全豈可不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以圖厥終然臨政敬頒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十一月日

上　哲宗論君道在立已知人　曾鞏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召見輔弼延訪治道在深宮之中不爲佚豫之好可謂有克己　祖宗之聖質寬厚慈仁出於天性至於臨朝聽斷則明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鑠金石其利博矣然設之弗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其害也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爲江河細而爲溝澮其利博矣然導之非理則暴怒悍突懷山襄陵而不

勝其害也人之性洞以異於是哉況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聲妖冶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宮室狗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矣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矣而邪人間之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反而爲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導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爲君而禹告以無若丹朱傲以禹之爲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以武王之爲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召康公作立劉以戒民事又作洞酌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證可謂詳矣故以成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率爲賢君者設之待其當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天下之柄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強大而不可制夷狄或驕慢而不可弭兵或逐暱而不可使海內之賦入或專於彊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人主雖有特達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以大有爲此古今之通患也　本朝承平百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請宦寺供掃洒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　六聖相傳以至　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勢則便利　陛下又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質而大之欲王則王欲帝則帝惟　陛下之所嚮而已孔子曰爲君難

知爲君之難固有時而勢矣何以言之君道眞難於立已首
難於知人已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爲　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
制度文爲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
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
聽言動由於禮則內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
無自而入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
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
廷則莅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
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其守豈不約其效豈不博
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蓋言亦多端矣有誠有詐有善有
[illegible]

有是而非有近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
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爲是以佞爲非
則固善矣不幸及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
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
窶言入好卑近則邇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
巽作之謀用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
者謂之愚而君尊雜處於小人之間乃且迪其所順強其所
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則小人日親君
子日踈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

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韓
聽魏鄭公而納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
進易牙符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不旋踵而敗亡其效
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　陛下有克肖　祖宗之聖資有意
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禮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
惓惓以是爲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
觀物則見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
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爲言
所敝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
願　陛下及此春秋方富無氣未定早爲之制不邇聲色不
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爲也左右前後凡

以蕩心之物勿近也便辟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親
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無作
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
諸非道使姦言不得入虛心廣覽以採衆論辭寡者知其人
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誣苦辭枝者知其心
疑多至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
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必立已充而至於美風俗不難
矣有必知人推之以修政事不難矣方今海內雖號治安然
內則忠邪雜揉公非紛亂士節不勵奉公守義者寡而交私
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益蔽法不勝姦歲論大辟五千餘人
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俗未可謂美也　朝廷上下紀綱不

肅百司庶務類多文具宜不勝其冗而未有以革財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惻隱之書日下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尚多以至寇賊未究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修也　陸

誠能益留意於此正已以先之得人而任之力行以先驅之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以漸則豈惟卿士大夫相化以使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職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嚮方而宿業矣如是而風俗不美致臺未修未之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能無累聽言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而敗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意於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則風俗愈入於弛壞貴者自克況賤者哉近甚且猶弗治況其遠者哉非獨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不尊而望夷狄之允懷抑又難矣臣嘗故曰　陛下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意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充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不然則尹心雖勞而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爲術愈疎雖日接多士日求讜言而終於無補也書曰惟事臣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陛下欲致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已惟　陛下留意焉

書令

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
其身者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禄而不恤百姓之患
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講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
直也聲色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也而絶之財
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
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惑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
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虚懷之如不足俊傑
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虚心以訪道勇已以從諫懼若臨深淵
恂若履薄冰此人主之素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顧人主
力行何如耳　陛下誠能用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　陛
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　陛

陛以人主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聖人思所以嚴
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左右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恭默思道敬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
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
立通英侍講臣康請共範九疇至乂用三德　陛下忽啓聖
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臣不賢心躍而神竦既以初聞竟
言爲喜又以　陛下問德得其要爲慶臣竊已書之於冊以
示萬世竊伏思念　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
德者君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瀆史去者也臣
請爲　陛下列内而言之夫明君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
寥寂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

下勉之而已元祐四年二月
時爲起居舍人

上皇后先正君心

臣蒙　陛下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夜
不遑寧慮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
祖宗受天命四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
聖基業付男子孫成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
其心君心一正則萬事鈞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
謂也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進講及人君正心脩身之要
若子其人緊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快言　陛下
固已默會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
伏望　大皇太后　陛下日以　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
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　皇帝存之
於心若　皇帝　陛下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
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　陛
下深留　聖意以幸天下元祐四年五月上
時爲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王道六事

蘇　軾

臣治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
而惡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之守邊欲及殘年以施實效而
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
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

恩之日必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曰一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僞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聽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謹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朝親庶政不遲聲色謹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昔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

上哲宗論門者歸心之道　梁燾

人所忽易豈之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滯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一覽臣言以留　聖意天下幸甚（元祐七年十一月上時爲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侍禮部尚書執上謝

臣聞聖主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興嗣明德益有宗社天之付畀　陛下者如此之重　陛下必有以報　天順

帝而靈承之以對萬壽之福也天之所喜者在安民民之所
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靜而不擾夫靜而不擾者
人心之歸也人主以一身之尊居四海之上必得人心之歸
已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功矣今　陛下覽政之初
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心下慰人望克承　祖宗之
休敬用　太母之訓安兩宮之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
天下之幸也臣願獻愚忠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座
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願效腹心以副眷遇必知
其所用心則可使盡節竭忠也臣願　陛下戒喜怒平愛憎
罷小過以盡人之善錄小勤以勸人之忠如臂之使指如手
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焉此左右所以歸心也夫正　朝
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
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繩糾總者有御史此王官之要
也聚於朝廷各有職守不可使有朋黨交通不可使有朋黨交通
則蔽聰明亂國政而爲姦詐掩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
此不可不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
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敬戒而愈恭
小人得權則傲很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
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　陛下方以至明獨斷
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以助莽莽若不收聖文材何以多
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　陛下清心正慮以觀臺臣清慤
在至公無偏正慮在不惑姦邪辨別邪正銷除朋黨從賢勿

貳去邪勿疑辨讒以進忠容諫以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
明事信任以保功必求忠實正直謹恭以求助屈人主之
心則必有志身報國之臣以信任之故必有輸忠之功此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
如百姓聖人有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民定則國定民
富則國富用度百索出於民間常令足衣足食無困無怨則
事事樂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謀謨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
陛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實覈省賦斂輕簡徭役豐穰和平則
安養富庶之使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失所
臣下有覓愛百姓之請者亦詔大臣必行之臣下有掊斂百
姓之說者面飭大臣深責之此百姓所以歸心也夫繁[illegible]
之強弱安危者莫如表狄當[illegible]使其異域懷德謹職修貢藏[illegible]國

則有主賓之義禮信之所接屬國則有忠臣[illegible]道加常處於義信之間而後可以言中國矣自古以來[illegible]德
畏威為疆不務以闢地為疆也以先制人為安不以受制於
人為安此不可不察也臣願
材畧之士付以帥權無用私愛訣從之人終誤邊事謹守疆
場實有土地明信重威而貪鄙偷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
之不苟且目前無亂養成後患為 朝廷他日之憂必也有
恩有威使之知懼服從奉走之不暇此夷狄所以歸心也此
四者誠得忠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 陛下今欲發
英聰明廣其任舉任安 [illegible]
宮掖左右中達於朝廷群臣[illegible]至於百姓遠及於夷狄歡然

一意歸心於明君可謂安靜矣若夫羣心歡欣和氣充塞可以致陰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帝王之能事畢矣臣家殊恩擢自侍從歷歷輔佐竊觀　陛下行仁聖之事望　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區資願　陛下行仁聖之事望　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區報國之心也惟　陛下財敕而垂聽焉臣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元祐八年上

上　徽宗論人君之要道三　李　材

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學則思逸則荒故方其有事之時日具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又其無事之後日騶盈怠惰之意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政齊乎上百職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變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嘗觀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

謂深可畏者也伏願　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
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
之德而齊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
治而慮其難進則仁之勿疑黜小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易入
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
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說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邊隙
可慮莫若以自治爲守御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
儉爲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權
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聖政之所當急
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臣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爲
之保周公爲之師朝夕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間唐太
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爲學士雖飲食宴
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夜
分故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
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　陛下聰明仁聖性所
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　陛下夙興
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興治亂請得
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宮之中燕息隔召所以備顧問者
誰乎今縱未能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且追倣唐制大開
學館博選通儒耆德使侍經帷幄出納獻替之職孜孜與之講論正
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　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
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

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
主之要道也臣請爲 陛下別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
勝於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
則與之薄斂爲其欲逸則與之
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
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
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眉睫若
是是以天下爲匹夫役也故或賞或勝之以驅使或勝之以
或勝之以戰鬬安忍自恣仇讎其民民不勝其害則
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
人

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匹夫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
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
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閭閻之
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譏非誹謗之法以
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
也立爲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
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
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
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
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
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

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爲功動之以回邪淫佚則一朝而不可勝其患是何數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頻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喪者哉必主之以清靖之以誠悉然若宅益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　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建中靖國元年因陳瓘薦賜對上殿上此劄

上　徽宗論豫戒六事　陳次升

臣嘗非適用材不速人風蒙哲宗皇帝又叨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　陛下即位之初擢罹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煙瘴之地擢貳烏府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學問迂踈辭章屢上天聽莫回寤命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輒敢獻忠爲六事一曰體道一曰稽古三曰脩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以豫爲戒欲　陛下念茲在茲使聖躬無過

舉庶事無不治亦藝養君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體道

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無

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

職設爲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御七以撫四夷而

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

論之故能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彼皆不知或獨任宰輔或

偏信讒臣或嘗推誠爲其所誤而兩蔽之甚矣其惑也故

書史所記爲萬世誡

卓魔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盛

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捲雲

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投豐周廣之於安宋昇之於

梁武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

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移禍社稷譬猶蔑割

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語移日所言

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

爾後惟偏信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

詆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編譖訴劫殺親王訖未嘗有

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

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

而進無正救者故弼著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
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　仁宗
之御天下也民到于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
爲不執無偏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內服也
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
介以彈文疾傅耞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脩因范
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　陛下即位
以來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滋騰于朝
臣恐其竊弄威柄而　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諍臣
以墮於漢武之失苟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
則禍愈亟矣可不謹哉

稽古

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
若稽古而已而傳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
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大帝王
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脩
身治國之要偉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旨與夫昏庸亂禍
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之哉是
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高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
以學者如斯而已矣若夫略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
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蘊德行志
功名者鄙之況於帝王日有萬機而盡心於弄木之間極

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出己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寒鴉隨意綠豈又曰誤今朕不及夫高選亦當為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意於文學乃至陛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基無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驕此以為智能矣則必特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解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翻為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閔笑者臣聞　陛下潛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來好為詩曲以賜親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惡天下之人不能盡知陛下主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安以前代帝王之

刊精昌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為此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為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主風靡矣臣願　陛下痛屏淫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明閱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生民之休戚成者龔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脩身

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蓋脩身之應也如此歷觀古之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離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於無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不勸刑之不變於斯時

也而能肇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致治之效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哉蓋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户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及國故道德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以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寬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是三者皆非脩身則莫能致不然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僞行而欺之乎億兆之心可以興金聲實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高爵厚禄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況君者民之師表動靜舉措發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者其可以言率之哉此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是故堯之民比屋可封桀

民比屋可誅是民異昔哉格之者異出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賤守信則豈士異尚哉故好惡之者異也此皆前事之驗也其可忽乎

仁宗嘗書無逸於邇英閣之屏歲久而弊命工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暫置之左取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悉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眄雖以聲爲德而宜若度者何以尚茲其與事造業制度寶文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　陛下遵追　仁祖謹厥身脩日新其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棄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可忍犯上盜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猖獗如是則成康之治

可立而待也

仁民

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乎天王者之所以得
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
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
姓弗堪天命殛桀民罔不欲喪天訖商命黜首愁歎天亡
秦祀百姓怨望天前脩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索御馬為
戒者豈徒念民之孔艱用懼厥後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誠
恐人君因之不免其身而毀辱及其宗廟固窮及其妻子
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炭為人子孫而宗廟毀辱為
人子不能保其身以及其妻子宜忍哉是以盛王兢兢

業業以圖之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故惡衣菲食輕徭薄
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下而安樂之也
頻年以來水旱屢作疾癘尤熾而兩河之民服役科須煩
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竊恐
供者有限而取者無厭以有限供無厭天下一動變生無
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慄慄危懼也　陛下雖屢形詔命
備陳至誠惻怛憂民疾苦之意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
乃公然廢格是　朝廷之恩奪於州縣可不痛哉自古所
患者君澤壅而不下達民情壅而不上通以致君勤恤而
民不懷民愁苦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者踵相及也臣
願　陛下申勅臺諫監司常切糾察殿刑名以杜絕之如

救焚拯溺以幸社稷

崇儉

臣聞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儉于家以有天下再傳而之太
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爲傾宮而天下
亡之唐明皇之初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鉏鏤以供
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奢天下之侈
不足以供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示子孫其末
流猶入於淫靡始於克儉者其終猶至於驕奢況無以啓
迪後人不謹其始哉昔天下習安於侈靡久矣於今爲甚
貴介之族與夫兼并之家瓌瑋珍麗之物歌謠之具鏤雕極巧
以相傾溢金鏤翠羽異一領之細至有千鎰之直

者此風其可長哉臣願 陛下以道德爲羣臣儀表以
奇巧爲丧國之斧斤以珠玉繡錦爲迷心之鴆毒若
夷蘊崇之絶其根本痛自裁抑以禁之褒進朝士之約素
清脩者賤退其淫荒驕奢者以敦薄俗顧不美哉昔孝文
惜百金不爲露臺而天下又食茲殖晉武焚雜頭裘而士
敦朴素唐太宗以亡隋爲鑑而弘富給夫失節之嗟愚
智同惡由恥不及其羣類故勉強爲之以相高耳人主儻
能躬儉以率之其趣也孰禦臣聞爲蜀以珠飾漆器
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
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其所尚哉

臣嘗學稼於農夫凡播殖之宜耕鋤之功等則護無或異
苟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
則與之同豐穰由是而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豈非
以其無私者耶昔帝堯之治天下之良才而使之樂進以致治者
不善而使之退愧勤天下之
抑亦法天地之無私故能成其私耳後世不該不徧之主
經冗由是其於用舍之際或崇勢地而抑寒門或任親密
而棄踈遠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或悅其才能而略歷試或
重朝廷而輕四方或皆反是而益亂其故何也夫君子與
小人所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而言行非一事之可該出
處非一端之可見此愚智同知也奈何立賢而有方哉以

謂必出於勢地與親密耶而膏粱子弟至有不辨菽麥而
高車大蓋以爲民上則版築之與漁濱之漁何從致哉以
謂必出於明與疎遠耶而碌碌儒持方尺之紙書骫骳
之文以首千萬鍾則伊尹之伊周公之魯公何從致哉至
或採虛譽而廢卑賤悅其才能而略歷試內外迭爲輕重
是皆昏君之所爲可深戒者夫王者一視而同仁苟德義
可尊無擇貴賤故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用由余齊威王
以左右譽而阿大夫封成於當塗名著於後世可謂明
也已矣舜之受命之初且猶歷試諸難況其他乎近
古漢宣亦可謂意賢之主矣而蕭望之杜延年蓋其所尤
厚者或出而治民或出爲邊吏非惟煩使之以觀公才亦

所以維持四方扞禦外敵也其治優於文景者不其然乎
夫祿一不才爵一無功未病於國而終爲害者非惟其怠
賢者進而堪能者用也而賢能亦善良固羣或恥居其下
此其所以爲害也自古人君之於進賢退不肖開親疎貴賤
無有愛憎惟較其賢否故丁公於漢祖有活己之恩非
徒不用而加誅焉唐太宗不恤秦王府官吏之怨嗟以爲
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
擇賢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臣頻上封事伏惟
陛下稽古先王法天地之無私鑑漢祖唐宗之公正不以布衣寒士公卿
子弟惟賢是用不及私暱無所偏徇幾賢者羣在光御
之矣
維中靖康元年三月上 時除左諫議大夫

臣之緣忝對特蒙 聖慈論臣親自推明之意令臣勿心
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畢盡底蘊
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擢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
而已惟 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 今日國家
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
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 陛
下無以臣言爲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
心爲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矣先乎有德
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德惟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

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
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
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
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之小
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歸乎
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 陛下眷德東宮有
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孝友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重民
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臨位
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惠及百姓
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
有叛志以至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棄閒而起
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 陛下誠能効
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之檢身不及
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
焉往而不歸敢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
行之凡所謂虐政盡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善士盡
召用之凡所謂小人盡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
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
狄焉有不服敢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普願 陛下

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盡子獲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孰謂 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之夷狄爲畏哉臣願 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靖康元年上時爲左司諫

上欽宗論君道本於民

胡安國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爲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曰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妻妾侵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

設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爲萬世戒也昔漢元帝即位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馬假貧民又罷黃門狗馬諸官及省衛卒減樂府員罷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種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救弊補過之術未聞焉元日困少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杜稚圭之臣可謂忠矣顯請令引見於私室論議元帝之英也排擯詆毀公不得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公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率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尼乎主如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慧雖能辨上官桀之詐信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諸誠得君人之本耳 陛下有温恭

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
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皆已明白於宵中而不惑乎
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
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
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惟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 陛下誠能格物致知以誠
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
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

君道門

帝學上

上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

孫覺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質朝晏罷集用羣臣救弊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

者雖安動危雖強易弱可以倫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攬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　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爲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　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

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容老臣素所親信者虛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　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強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　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熙寧元年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誠明之學

陳襄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踐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誠以行之酬酢萬物

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
誠也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
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爲之謂也情也邪而私者也存而加
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
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獨而
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已則神高明悖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
而不息則化化而不已則明明則誠矣子思曰淵泉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寺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
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莫不
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只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 留神省覽熙寧
年四月 上 時知明州祕召除修起居注

上 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 程 顥 對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
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
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亡滯
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感悟適極於篤信知極於明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
事患常生於熟徹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

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
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
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　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
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
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雖熙日入愈薄未能讀誦復廉耻
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
之則天下幸甚（慶曆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學本於正心　范祖禹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　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恐臣等
無由塵瀆愚短輔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

[illegible]

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
竊欲　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一二惟　陛下留聽臣聞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
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
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
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艱難累世之勤
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
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
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初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豈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繫於

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德降
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無他術焉唯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
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
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稽之當今恭惟本朝 累聖相承
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
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政治天下 主無不好學故
也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
年尤好觀書 太宗皇帝聖學尤篤 真宗皇帝雅用讀書人則自餘
文士之流然後可用 仁宗皇帝亦由進士出身乃可參以

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當
可以獨不知學乎 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濬哲無斁無
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慰
今成敗耳 真宗之時益脩 太宗之業 仁宗在位四十
三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 仁祖之成規也
英宗 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 陛下所知不
幸 先帝早棄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付大守重傳付 陛下
嗣位于今四年幸賴 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毋臨天下
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欲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擅
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
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君子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
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能進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
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步也臣嘗論語記　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國之道
無不在焉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軌範也論語一書已講
說　陛下更加詳究尚書未講者亦講　陛下先聽其文一
遍以發其端及之則　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

上　哲宗論進學之時才可失　梁燾

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本亂而末治者否
有也故曰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
人未有不以脩身而爲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者家齊之
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
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
則德業滂洋而徧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
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

夫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矣道在明
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亦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
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學不稽古
從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卑牧蓋學之于身非一日而致
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之時不可以失也恭惟 皇帝陛下受
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頃擇吉日
詔開經筵優擇勳講進讀之臣使從容反復治亂之旨先
王之論辨歷代之績無惜聖問再三詔考使聖心曉然無疑
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意焉臣又願 陛下勤稽之
[illegible]

閣留意經筵謹擇羣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
講 皇帝陛下之聰明學不忘古訓博厚高明
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上宣仁皇后論 仁宗留意學問之時 梁燾

臣恭惟 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 皇帝周密嚴謹委
曲纖悉起居飲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之於其道
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 陛
下鍾愛 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爲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
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盛德爾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物
惟 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爲 皇
帝冲齡而未嘗學乎今 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

人君法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成人之道在庶人則爲童子
崔天子則爲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
歟望賢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
八之數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
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皇帝清明在
躬夙興夜寐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
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　陛下當天春布
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正競　皇帝早開經筵召見儒臣談
經讀史從容賜對孰復古今宮中燕嬉茂俊之人以誘掖講
說密邇聖質厚之人以輔沈潛寢服勤道義爲聰明睿知之德
陛下幼齒爲源遠書詩爲之流既以乃守固本生　右論

成靜公深爲太平之真主焉　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
自處保護之意有始有卒我
德於此　天下之願乃　天下之願非獨臣之願
陛下亦宜留意　陛下心自退詳深宮還辟

天下之幸臣不勝慺慺　元佑五年　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人主盡道在脩身節用安百姓

彭汝礪

臣聞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幽格
鬼神外薄四海遠及千萬世其原則脩身而已書曰克明俊

志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
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之唐二
百年有爲者衆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所爲終不可
以繼後世爲之不至而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蓋不過中
人孟子之爲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不以堯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去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
者也孟子欺予哉脩身無他在乎學而已大學之道始於誠
意正心終於治天下蓋古人以天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
一國而已以一國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家而已又以一身爲
爲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言
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言

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理甚易而其
功甚大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槃水焉正錯勿動湛
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臾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足以得夫形之正也心亦如是
矣至虛而能受至神而甚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別黑白矣
敝敬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
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
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　陛下聖學所得固自
邃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敷求碩德以侑勤講容納正
言以聞過聞思之至于謹辨之至于明問之至于慎積之以
漸要之以久持之以不倦行之至于不已其不正矣事至而

不惑物來而能名曲璟而觀惟
之盛蓋可跂而至也詩云僊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性人所
有也蓋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
所有也緝之熙之在學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攸蓄蓋學莫
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不可一日已也臣愚仰
識惟 陛下幸察 施行 謹此疏而 奉
上 聖旨 謹書 黃帝堯舜養生禔身之道

臣伏以 陛下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蓄成
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無所不通此乃 宗廟社稷之休大幸
元元之福而 太皇太后豐功盛德也 臣子載之喜忭罔

勝 竊惟 黃帝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獻焉者誠以爲
聖王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 祖五宗
之典法謨訓典謀春烈既日陳於前而猶聞於上然猶有不
可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慕
尚必行三聖人之所以養生禔身以
永保天下生民之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
聖人之遺心餘迹也哉凡三聖人所以養生禔身之要布在
方冊詩書周易傳記百家燦然備載皆可參考臣願詔經筵
講讀官討論採掇自古黃帝堯舜以來帝王養生禔身可法
之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事內時以一二上資 聖覽或
意義有所未顯亦宜雍容敷繹以聞願 陛下觀其所以致

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矚其及此而致不善者規警而
戒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頤之象曰君子
以謹言語節飲食言語猶節而況其餘乎臣贛愚匹夫之慮
不足爲　陛下至計方出守外郡遠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
惓惓伏惟　留神省察元祐八年上時出知河中府

上　徽宗論帝王爲學之本　鄒　浩

臣竊觀自昔才智之君固有務學以爲先者然而學非其本
失所以學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致其知致知格物此學之本也又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
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
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所學之效也楊子曰學之
爲子者書其已矣乎非舜禹湯文武汲汲大堯舜禹湯文武
皆禹世所仰以爲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
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恭惟　陛下天資聖神羣臣莫及方
且延納名儒入侍講讀招來讜論用廣聰明固已卓然知所
務矣所以爲學之本要望深賜察焉雖處宮闈之間常若對
乎天地則知人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邇言自如帝舜身爲法
度自如大禹不顯聲色自如成湯卑服即康功田功自如文
王垂拱而天下治自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博
乎　陛下不以臣愚而廢其言不勝幸甚　元符三年上
時爲右正言

徽宗論治天下在好學廣問　上官均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一日萬幾不可勝察也而明君操術蓋有要可以不勞而治蓋好學則知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通古今而達事情物理豈有不燭注措豈有不善哉故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楊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學也然而人主之學豈必學之學或以文詞爲工或以傳記爲能以文詞爲工則有不適用之患以傳記爲能則有不燭理之蔽非所謂善學也人主

之學在乎簡而知要達而適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五經之微言適用在乎遠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而近稽祖宗聖明相繼治天下之意因已然之迹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所以得失可謂知要而適用矣此人主之好學所以爲先務也天下之政有利有害百官之衆有邪有正非廣問而參稽之則利害未易見邪正未易明利害未盡見則事或過舉邪正未盡明則姦佞之徒或乘間而害正此人主之好問所以爲政要也臣竊觀

陛下寬仁而有斷中正而不偏清淨而寡欲溫恭而盡下可謂有上帝之資矣臣願

陛下退朝燕閒觀經閱史以明理義之大致達治亂之大體因進對之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群臣之志趣如

此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如白黑之辨矣皐陶之告
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燭義理而辨邪正則能官人能安民矣堯舜之治天下
不過於此矣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給事中

上欽宗論聖學以正心為要　胡安國

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
心者撰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熄微言載于六經時君雖
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　陛下心原澄靜聖度虛明蓋天祐
大宋篤生　眞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
陛下肯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治之
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曩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

盡　主位寖重日月益已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
合與抑若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
之學也伏願　陛下選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
之本名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
四海貢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蚓竅惟　陛下裁察

靖康元年上時為起居郎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六

君道門

帝學中閑經史

上 眞宗進經史子集要語 田錫

臣聞古者帝王盤盂皆銘凡杖有誡起居必覩夙夜不忘故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誡乃銘於凡杖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鏤之盤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窮黃帝興凡皆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戶席必訓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難得而易失聖人修德罔怠然佩

服暨戒終日不忘故至德大業求保天下也臣又嘗讀唐書見高宗命黃門侍郎趙智講孝經於百福殿因謂之曰大旨朕知之矣即舉此經要切處言之以裨不逮智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帝大悅又憲宗聽政之暇採漢史三國而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號曰前代君臣事跡書之六扇屏風置於御座之右出入觀省之臣毋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要語總一十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實之御座出入觀省所箴 聖德日新與堯舜禹湯文武比隆也 成平三年上時宋白幸錫應賢良方正直言知泰州召歸朝

上 哲宗 進無逸圖

臣大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後代聖君皆奉為至戒然

文 彥博

治道以克永世臣又觀唐史見宰相崔植對穆宗云明皇初得姚崇宋璟為宰相二人者房次孜次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布壤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戒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末稍倦於勤王道隳缺今 陛下虛心求治伏望以無逸為元龜程宗喜其對臣恭惟 皇帝陛下聖明稽古嚮學思道聞日御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臣近觀瀚所寫無逸圖臣慮禁中或未有此圖輒敢寫錄四軸并一卷上進望於殿內張掛及置於凡

宋以便聖覽臣愚不勝區區之至 元祐二年上時平章軍國重事

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 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 聖德昔 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 仁宗尊崇經訓如此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大子孝治章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知制誥蔡襄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序次今襄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當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此圖乃 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三圖並列如 仁宗朝故事以彰 陛下欽明孝治之美伏乞 聖慈詳酌古仰遵先烈之意元祐二年十月

乞 哲宗乞詔儒臣討論歷代故事以備聖覽

蘇 頌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稽考古道爲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謂 國朝號令風采超邁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間或有損益不相遠然唐之事迹紛紜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善

者可以爲規鑒惡者可以爲商鑑往在慶曆之初　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期歲省閱殆徧嘗聞德音宣諭以爲有助聽斷臣伏見　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閒多用仁宗故事外則博延英講讀經史內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亂之策固已溢於聰聽而積滯未盡臣愚嘗見猶有所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本先之心雖孳孳不怠故敢備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　本朝去近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寤寐之留聽也臣欲望　聖慈特舉慶曆故事詔史官舉士采錄新舊書中列帝王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編

日上奏數事清燕之間特賜睿覽詳擇所宜　聖燭未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　元祐二年十一月上　詔講讀官曰進於隊事後論其得失大旨同列遂以爲門遍增成再進呈四年書成上　詔以經筵要覽爲名

上　哲宗進經書要言以備聖覽

臣近於邇英閣進講嘗陳尚書要切之語望　陛下留意扎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閒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几杖爲銘於衣帶爲銘於戶牖爲銘於劒弓爲銘於矛戟爲銘於觴豆爲銘於盥盤爲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爲銘於履爲銘況於後世之君乎今　陛下纂

承 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爲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覽禹之戒湯武之銘伊傅一也臣職在勸講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扎所冀 陛下手書之目視之心存之既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元祐三年四月上時 即端侍講

上 進宗元符觀圖史 范祖禹

臣伏見 仁宗皇帝慶曆元年十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 宗室觀三朝訓鑑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古圖史以自戒 仁宗皇帝講習之外猶隨鑒古事不忘戒儆以 聖心又圖寫

二朝事迹欲子孫知 祖宗之訓烈如日 之二圖皆常須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 陛下以來日 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 創業之艱難不惟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未倦之一端也 元祐五年五月

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乞進讀陸贄奏議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雖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

則過辭如貫誼而術不逮上以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英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益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古今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秉聖之旨難窺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刊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聽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忠

同上　時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

上　徽宗乞觀正論　政要陸贄奏議　曾鞏

臣竊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夫宗主觀之治論者以謂庶幾成康自漢以下莫及焉雖聰明英武出自天資然其要乃在於廣延賢智博考古今容受直言從諫不倦故唐史官撰其大者別爲一書謂

之正觀政要陸贄奏唐德宗自爲學士至宰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其論議及復修暢切於事情周於世用而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雖賈誼董仲舒不能遠過爲今其言見於世者有奏議數十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其實百王之龜鑑卷秩不繁詞理明白臣愚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御珍羞必有以開廣聰明上當聖意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

德有補萬一 元符三年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上 徽宗乞 讀資治通鑑

臣竊謂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古今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以不

識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恩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爲監戒也 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爲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修書成取旨賜名 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序文炳若雲漢爲章于天自然之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雖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況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於文宣王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賢之一體者皆有取焉三子荒墜顛危之主亂賊姦宄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

志蓋自　祖宗以來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
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紹然後興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
厥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業大
極本該末揆萬事而復乎一制羣節而適於變六經妙義既
自得於心術之微而於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筵將
開而進讀之官尚循習舊例泛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
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俾經筵開日
令侍讀官讀貞治通鑑以承　神考所以繼述　英廟緝熙
聖學垂訓後嗣之意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乞觀無逸及漢文宣唐太宗事　陳瓘

臣聞商之高宗舊學于外作其即位不敢荒寧亭育國人長爲
民間而有天下後世勵精之主莫有及焉太宗年
兵除亂又數年而有天下後世納諫之主莫有及焉此三君
者方其在外之時斯民之利病朝政之臧否耳聞目見皆得
其實後雖深處九重而考往驗今不忘監戒此其所以爲賢
也恭惟　陛下久處潛藩存養聖德亦如高宗舊學于外春
秋鼎盛曆數在躬亦如三君自外而入置無逸於座右採唐
漢之所長則文宣太宗之聖蓋有燁然可觀者矣　神考所

臣伏聞今月八日有　聖旨宣取秘書省畫圖建覽格入神妙可以閱目非有補於盛德大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圖日月在目光宅四海伏望　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光華焉唐之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至於稷契皐陶周公召公相與講明治道以成一代之盛典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

君道門

帝學下　親儒生

上　神宗乞擇經術著文之士以備顧問　錢勰

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或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　陛下天縱之資睿意經術遴擇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然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恊盡規之義臣願　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剛彊著文之士兼取該貫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優以清閑

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紬繹顧問密勿獻替
少裨萬一則與夫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聽
聽勢相遼而所益廣惟　陛下財幸　熙寧四年八月上時爲三司鹽鐵判官
上　哲宗論人主學問在擇人　彭汝礪

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朝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惴惴
若方臨淵墜谷所以求其臣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
獨以學問爲先務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聖於乎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
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
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爲學士者十八人如房
元齡杜如晦之類是也崔伯谷討論古今考前王之
成敗是謂周識飲食男女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
不得二君亦爲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內外左右朝
又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
爲之愈也　元祐四年五月上時爲中書舍人

上　哲宗論人主務學在親師友　彭汝礪

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正無
所爲而不爲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
必務學學莫大於近正人　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
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
臣勸講見聞可謂甚悉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

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謂也閒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　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爲名而已是爲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遍英之講隔於內外見者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　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父矣然則　陛下退而與勵者其誰歟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閒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間不可無又炎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

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克舜如者未之有也惟　陛下留意焉

右臣伏以　陛下之於學問可謂好之篤矣然臣竊以爲學問之道貴於日新而不貴於守舊貴於博聞而不貴於多記貴於心得而不貴於口傳貴於自信而不貴於信人貴於自悟而不貴於悟人貴於自知而不貴於知人貴於自勝而不貴於勝人貴於自治而不貴於治人貴於自化而不貴於化人貴於自成而不貴於成人貴於自得而不貴於得人貴於自樂而不貴於樂人貴於自安而不貴於安人貴於自富而不貴於富人貴於自貴而不貴於貴人貴於自尊而不貴於尊人貴於自重而不貴於重人貴於自強而不貴於強人貴於自剛而不貴於剛人貴於自柔而不貴於柔人貴於自仁而不貴於仁人貴於自義而不貴於義人貴於自禮而不貴於禮人貴於自智而不貴於智人貴於自信而不貴於信人貴於自忠而不貴於忠人貴於自孝而不貴於孝人貴於自慈而不貴於慈人貴於自恭而不貴於恭人貴於自敬而不貴於敬人貴於自愛而不貴於愛人貴於自和而不貴於和人貴於自順而不貴於順人貴於自正而不貴於正人貴於自直而不貴於直人貴於自明而不貴於明人貴於自聰而不貴於聰人貴於自睿而不貴於睿人貴於自文而不貴於文人貴於自武而不貴於武人貴於自勇而不貴於勇人貴於自敏而不貴於敏人貴於自學而不貴於學人貴於自問而不貴於問人貴於自訪而不貴於訪人貴於自聖而不貴於聖人貴於自神而不貴於神

…詩三…使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可以爲法可以爲戒昔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發至于終始如此則聖學日進君道日隆堯舜之德不難至矣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日勸 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

奏德 元祐四年十二月 上

請爲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之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參諷議 曾鞏

聖聞三…華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行正仁義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治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

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臺僕侍御之臣慬乃后德修不逮邇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于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有嬖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昌言來典禮容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委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

十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沃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者乎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況靜謐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求治遴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謀議以備顧問　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詔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顏無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此增益聖躬裨補聰明漸染聖質日積月累德量日小補之哉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執御之

其損益相去萬萬惟　陛下留意毋忽紹聖元年閏四月上

時赴瀛州過闕上殿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七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八

君道門

政體

上太宗乞體貌大臣簡略細務　張觀

臣愚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成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實以輕亲國體況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紳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昔夫方今之急者鹵奴未滅邊鄙猶聲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浦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隧典未

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　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商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況　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凝旒旁視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侍開拓謏聞風上為　祖宗揩模體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時矣臣誠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堯舜豈能軼軍企慕劉昕嘗慮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哉同年而語哉　慶曆二年正月　日　諫官王素為監察御史

上仁宗論治必有先後無為

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致無為誠如　聖意臣退而伏思曰　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皐夔致君之術夙夕悚懼啓廸不遑又以秦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慮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為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狠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于崇山以其稔惡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傲狠才也殛鯀于羽山以其

頑嚚傲很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來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皐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成物之曰咨爾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二云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有爲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無爲乎臣究觀　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

元凱稷契皐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後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以　陛下紹　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庶官所莅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爲方今之務正在謹守　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矣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賢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　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無事而與堯舜比隆下視三代之盛矣

仁宗論不宜下行有司事　范鎮

臣伏見三司開封府居常以明有條貫事作情理輕重上殿進呈及進入取旨又諸司事有叢脞微細者並皆奏聞乃是陛下以天子之尊下行三司使及開封知府與諸司事皆有司不能任責以至上煩　聖慮非惟上煩　聖慮又失爲政之要而虧損國體伏乞自今後三司開封府公事內有情理極者聽依宜行遣諸司事內有無條貫須至申明者許申所屬大臣參詳處分所貴歸有司不至煩瀆　聖慮而盡爲政之體要

嘉祐元年正月上時知諫院

英宗論政要在擇人賞善罰惡　司馬　光

臣聞堯舜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無曠庶績爲非盛以天

下奉一人奉天下豈可不慎哉是以古之聖王必擇人而任之賞善而罰惡之故百官各修其職而萬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自己瞭者不能見百步察百官者亦不能見百職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而不勞而收功其大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自親政以來萬機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未理事有未舉其細則萬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　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　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邪正既辨其事不治者當使其人治之其公忠勤悕功効顯著者勸之

以厚賞募回惰慢無功與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
不舉兆民無不安　陛下可以高
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察錢
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
羣臣百吏之所守非　陛下所
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業而
不見其治也臣之獻若為職過　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
此乃千載一時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　陛下深
思出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
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仁宗論人君之職不當詳察細務　司馬光

臣光曰凡百君子莫不願股肱惰哉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
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要則下盡事詳則閣主
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察細務也然
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
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
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
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　國家舊制百官細事如三司鞫一
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豈國初艱

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　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
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頒
中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
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　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
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四海平
上時爲御
史中丞

上　神宗論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　孫覺

臣近陳愚歎願　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其類
數人皆進侍坐以講求治道因定國是興太平之功臣竊計
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　陛下御前殿後御後殿退則覽
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夜大禹勤儉文王日昃不

遑暇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急者近効而
數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蔽也上下因循之
積乃至於此臣聞　祖宗之時朝於便殿臨試士任嬪長之
我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
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　祖宗一
切之法而不知變則何以異於膠柱鼓刻舟求劍哉臣以
爲若軍頭引見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
司而責其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　聖覽者可令執政一
人從容二人取奏日閱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
悉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有司
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

焉今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細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
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倒錯未有
甚於此者也臣願　陛下詔有司約取唐式著　本朝式二
編付之有司永永遵用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　陛下
日力有餘矣及其間暇以與大臣從容講求治道按天先後
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難舉矣　熙寧元年五月
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親決庶政　范純仁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昃不講萬
乘增時時之勤羣下負尽素之責君勞臣逸願留聖慮
德不言而成戴星人無爲之治又況人主詔令
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經
繕出上意則事關綸言爲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寖久益少損
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
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阜民深思大體者
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
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太察
而勞神故易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
舜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是皆簡易博大無思無爲之明効也惟聖心稽而行之易若
反掌伏望　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思老氏清淨之言潛晦
聰明順養　聖慮擇宰司而委以萬務謹庶長而責其成功

廣聽納以導羣情察邇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然多士
懷得職之喜思智効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
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體要

司馬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勑傳曰近臣盡規以其
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
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肯盡
忠以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直懷寶待問而後者今百度隳
風俗偷情薄熙哉罷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洞
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今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
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無隱言無腆慮言善而不用狀
有厥咎之而即言闕爲不忠陛下明賜處罰臣以爲不然何
君之寶明勑罰馬臣以爲不然何　仁宗皇帝蒙擢在
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頃自喪元不及爲報誠竭訪問所不
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　聖英紹之勤督
責之嚴詢言如此臣敢營私避怨置情愛己　陛下別
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者治事
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
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當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
綱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執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
君子四方之綱古之善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

莫早有私若身之使僧稽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
何謂治軍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
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善治衆者事不
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衆者事不得不約則舉其大詩
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
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
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
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勔勔則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

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
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
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
又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下
日出視朝繼以經席晡及日中乃還宮晏入宮之後竊聞亦
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晝夜又御燈火研味
經史惟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
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未治於今三年而功
業未著者蓋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
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考課諸司外
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下不相叙此所謂

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
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詖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
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壞頹者也而　陛下用爲致治之本
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
接近之數言臣所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
文帝時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　陛下
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也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
皆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摠庶務主武若乃百官　長其
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收
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豈能精選曉知錢穀

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請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
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副實爲不能掩真安民
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
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
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
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
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怨困於下衆心
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
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
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
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

在上者爲無所用矣　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
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專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
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
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
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
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
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効而
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
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
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
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

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徧辨也
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
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
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況君實歲而不知利害
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
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
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
又庸人之情苟棄非己出則嫉妒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
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
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信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
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

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
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
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
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
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
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
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昔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
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
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
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
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
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
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
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
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
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
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善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
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大平之功未可
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
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
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

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
私謁無不爲已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
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
已者邪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
迹可見實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 陛下
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邪且 陛下雖時中詔所指揮
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築美宮邊潘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
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安敢除授之際竊恐未必
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 陛下所明知而黜之
者或更改官而未實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 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 陛下聰明剛
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
必欲威福在已易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
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
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
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
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謂
之威福不在已邪 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又行臣竊恐

以不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古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讒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兆庶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固人情之常自古以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妄亂之源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謀是用不得于道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謀是用不得于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聽如彼行邁謀及卑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廖然無有不服者矣今　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之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撦至于再至于三五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衢　朝廷之政體指　陛下之明德

而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恕在理甚明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府定奪者再命兩制定奪者三命兩府定奪者四前後出入者一事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簡擇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何以決之矣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熙寧二年八月上時兼翰林侍讀李士判都省）

上　哲宗論寬猛二道

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政事有

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患術雖不
而其蠹政害民一也自慰盛以來朝廷以法度整齊四方諸
路監司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為慘刻深之政郡縣
望風畏慄大抵以趣辦為事類文具而無實不暇長計遠慮
以便民為意而四方之民有憔悴愁歎之音此傷猛過急之
弊也自　陛下臨御數下德音務從寬大四方欣然仰戴德
澤然比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　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
旨一切以苟簡縱弛為事疲悴汙庸之吏視而不劾紛糾紊
繆之政知而不察外求寬厚之名以要譽於一時此矯枉過
寬士大夫守義不篤之患也方　陛下講修百度以差役之
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惡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若
急墮不舉委成於胥史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
媮墮苟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
寬不縱惡恩不傷惠之意若郡縣之吏庸惰不職監司太守
不加糾劾如朝廷遣使廉訪
顯有其實或風聞於上當
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之吏不敢覓縱郡縣之官不敢媮
惰人人警懼修職宣布　陛下之德澤以惠黔庶元祐元年
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　哲宗論聖人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
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　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吏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吏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　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非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寵緊宰相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已之私別無利害而於

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
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等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說便發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
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觀晦而觀明觀靜而觀動
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
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瀆言之操舟者
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
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棋暮者勝算之形雖國工
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實者有實於事而旁
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
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諸侯譁然七國之變
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
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
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
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武帝之悔遲故幾亡於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人終始不悔如孝文帝
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成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
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
之後天下無恨　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蓋
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
觀之　陛下之有爲德業豈不盛歟臣又聞

爲政拍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
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
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
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
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
臣不勝亡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元祐八年九月上時知定
州朝辭

上 徽宗乞通下情防太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
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下見已過聞人之
過則殺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

[illegible]意不過[illegible]
[illegible]京非[illegible]之俗[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猶可差[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即政之三日一
[illegible]人自安苟[illegible]長
[illegible]七十人一人量以十
人爲[illegible]數千通途永巷不
[illegible]語增情飾狀[illegible]
[illegible]親不敢誠朋友不
[illegible]非清世之美事也昔
[illegible]介必開深察醜詆排[illegible]無

吳王孫權用呂蒙計襲破關羽

罪以作威福其勢力詆其作
緣衙命不務奉公利在漁
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
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
召也　陛下豈不思畿甸之
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
議　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檢
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
也伏望　陛下以道御天
而天之啟而不知
顧默默

社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
勝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
有不祥必察爲明是誠不
召　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
人各有口能使之默默不
何獨察察於聾靜之下
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
然不疑無得而爲

者必鋤其根擅福者必封其
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下
無補昔有額而不
國朝諸臣奏議錄事終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九

君道門

聖孝上

上英宗論謹始數事　司馬光

臣愚竊惟　先皇帝春秋未甚高以　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　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權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　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　先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下情不勝大幸今者　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

可不謹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吉凶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
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鄉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
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
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 陛下維之謹之精
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而後發也 陛下思念
先朝欲報之德奉事 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
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 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
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
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編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
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
陛下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
衎燕遠詔俯循舊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
遊燕吉慶之事皆候三年燕後常以盡謹終追遠之義為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
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蓋
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
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
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
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孝哀頻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
歸美後世頌聲並興於衰亂之間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
以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

臣願　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
陛下聰明皆素知之非臣復區區進言誠懼不幸有譖諛之
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　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
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　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
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
粹全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謹

上英宗論兩宮當相恃爲安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
施諸人事君臣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
不任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

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
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
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
者也恭惟　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
陛下　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
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　皇帝至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
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孝慈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
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
潰於蟻壞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
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全美無間然

修福祿無疆也夫殺罪之人專擅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鬬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 皇太后 陛下 眷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甚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謹臣愚竊惟今日之事 皇帝非 皇太后無以君天下 皇太后非 皇帝無以安天下 兩宮相特猶頭目之與心腹也 皇帝聖體卒寧之時奉事 皇太后承順顏色冝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宗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 皇太后所冝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古賢聖止當以恩意相遇不當數數鉤考是非也臣愚伏望 皇帝常思孔子之言 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效有間說涉於離間者當冝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孰不願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 嘉祐六年六月 日 上 慈聖 皇后之大恩加慈愛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

司馬光 上

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内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帝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純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臣恭惟仁宗皇帝夏繼嗣之不立念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疹雖 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 殿下寒而慄今 仁宗新弃四海 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

危於累卵惟恃 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 效常人之家爭語細故使有絲葦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頂踵滌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 皇帝内則 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 殿下之外甥齠齔自童幼之歲 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 仁宗立以爲皇子 殿下豈可不以 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 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温仁動由禮法此 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顛錯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恠也 殿下聰明睿

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今
陛下雖日多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
醫工二三人以治 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
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夫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
謹於侍衛其璽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
增 陛下之憂憤 陛下唯覽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
家綱紀海內伏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
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
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 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
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大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
慮豈言盡此而已乞

陛下再裁擇嘉祐八年十月
上時知諫院

英宗乞益致孝謹 司馬 光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曾上疏以 陛
下受 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 皇太后孝謹
撫諸公主慈愛勿使數邪之人有所離間致 兩宮有隙以
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愚懇未審臣
言得達 聖聽或萬幾之繁不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
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
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
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
校列侯賞賚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
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抱持長育居其太半焉　陛下自襁褓之年爲　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　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　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　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　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蓋卿者　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宗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衆怒難犯如壅決川其如壅衆與防莫如自修　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妙方何　欽惟　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　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禱於神祇憂勞因悴以冀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　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嘉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　英宗乞　奉慈圖以全孝德　呂　誨

臣聞置天下之乎寶器者莫若若之若審乎安危之勢所以有守成之難有持盈之戒若正謂是矣我　太祖　太宗造

宋之艱難承玄泰之弊宇縣夏以爲一擾生靈於塗炭安寧
海於覆盂　皇祖以神武定二虜以文德綏萬方薦功高厚
著于金石　仁宗在宥四十二年循持憲度何嘗殺一不辜
失一有罪惠澤下流有生畢遂可謂仁信之至集百年之昌
期纂　四聖之丕緒矣而褒豫鄭王相繼不育天其意者以
陛下當其歷數錫之休命席平成業有以恢隆萬世之基而
又知　先帝明哲拔　陛下於公族慢之以震器　皇太后
翊養聖躬保護成德一旦恭宣玉凡之命謀先輔弼之助
陛下安步中外帖然功德爲重矣恩德爲厚矣　陛下報之
之道宜如何哉然自踐祚三日之內親決數事至明燭理人
皆謂其業於治平矣屬以聖候爽和嬰伏于今竊聞所上

奏聞未嘗服餌太醫診脉而不敢言病內臣依違而不敢
諫良以天威違拂震慴靡遑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
矣五百金之子尚有倚衡之誡而萬乘之貴殊無保邦之慮
那又聞流議騰沸謂　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無
節嘻矣不常執喪之禮未至奉親之道或關以至晨昏省問
晻絕者踰月酖損盛德莫大於此但外臣不知端倪果如是
乃　陛下重違天意不以繼承爲念忽　先帝顧託之命輕
萬乘崇高之體忘　聖母鞠育之恩違孝子承顏之道何以
上奉宗廟率教於天下也臣重受
之事都無可否而賴　皇太后處內大臣盡心中外循常理
黎民無怨言直以累聖恩德淡人之深爾尚恐曠日持久人

心動搖變生於內將安寄慮臣竊為　陛下寡心也臣備員
諫列既有所聞痛心疾首敢復緘默以謂　聖帝明王好聞
已過忠臣孝子不隱其情是以懇懇切言不避諱忌伏望
宸聰循省既往不遠而復起居必謹言動必思上奉慈闈克
全孝德矣　先帝付託之重寤寐置器安危之勢知良藥可以
利病則勉勤服餌謂忠言可以利行則廣其開納流言自再
休聲日至天下幸甚（嘉祐六年十一月　日　諫院）

上　慈聖皇后乞謂治聖明建立儲副　呂誨

臣竊為　陛下寡心也臣備員
諫列既有所聞痛心疾首敢復緘默以謂　聖帝明王好聞
已過忠臣孝子不隱其情是以懇懇切言不避諱忌伏望
宸聰循省既往不遠而復起居必謹言動必思上奉慈闈克
全孝德矣　先帝付託之重寤寐置器安危之勢知良藥可以
利病則勉勤服餌謂忠言可以利行則廣其開納流言自再
休聲日至天下幸甚（嘉祐六年十一月　日　諫院）

上　慈聖皇后乞謂治聖明建立儲副　呂誨

臣竊以兩漢而後諸侯王入繼聖統者甚衆或以功或以賢
以當四方之繼隆其間之所係以功與賢之所係以功與賢
而至者未有不基乎初

之類是也千乘之貴之盛飛令生而敏壽夭資英哲
先帝知其曆數在躬又當近屬實以親而賢授之寶器及誕
告于外謹聲翕然　陛下以撫育之後配德　仁宗主宣陰
教天下蒙福上自潛德之初　陛下翊育保護者三十年矣
先皇厭代宣導遺旨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下永我帝
業不功茂實固不待愚臣一二而談矣上違豫而來重煩聽慮
斷庶務允輯中外賴焉比聞流議喧傳上疾未間言或荒忽
承顏之禮時有所闕　陛下幾至不能容覆外臣罔測謂
之然矣臣竊慮小人乘間幸
事　陛下察其素履知其有疾故當責臣之輔助擇太醫
之調理又聞上意自倦服藥以致醫工久無效驗然病者苦

其瞑眩斯亦常情誠恐奉御之人但能備禮不敢強以服餌積日之深其誤不細惟　陛下廣平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爲調治強之以嚴撫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祐上之起居必遂安適不然恩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其如天下何其如宗廟何其如　先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弃臣竊爲　陛下惜之臣重思療治之法即如是言萬世之計敢不爲　陛下陳論漢馬皇后畢明帝世克全美德以至鞠養章帝勞悴過於所生毋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隙章帝終爲賢聖之主其保助亦已明矣史冊書美世遠益光臣伏願　陛下循修以爲法度念　先帝之顧託體聖躬之憂危宮中閒言不可不察方四海顒顒回

振給萬機取決不可持疑雖神宇暫勞而　知課院
躬平和還居清淨無怡壽考豈不休哉況淮陽王及諸孫天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愛慈繼繼承承本根爲重儲副之位安可暫虛　陛下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謀及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旁絕覬覦則廟社之福天下之幸　嘉祐八年十月止時同

上英宗乞奉養始終如禮　司馬光

臣竊聞近日　陛下聖體甚安奉事　皇太后晉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　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　皇太后卽　陛下之母也今濮王既

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況　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　陛下誼可斯須忘之　先帝立　陛下爲嗣　皇太后垂簾居中之助一也及　先帝晏駕之夜　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　皇太后爲　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二也有此一德者則　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　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　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　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意也今　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　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奉內盡其愛使考德日新夔夔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禄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事瀆聞　陛下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　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聖明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

上　英宗乞謹奉養勤聽斷

治平元年三月　日上時知諫院

臣累曾上言乞　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豈辭瀆訥采蒙　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數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鄉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　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　陛下誠詳擇焉竊以　皇太后母也　陛下子也皇太后儀天下　陛下子子孫孫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

司馬　光

陛下以為誰可誰順誰得誰失又　仁宗皇帝恩德在長藏
於骨髓　陛下上天無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
若　陛下上天　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輒有大寶
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
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　陛下即位將近暮年而
朝廷政事陰臻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
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皆以為常威福之柄寖有
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
陛下果何所利乎　陛下必以為事　皇太后之禮止如是
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
閒　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
事濮王皆委　陛下幹之無不平允　陛下寧　皇太后當
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
濮王之親以恩　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
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
特有所加則無以效治也憲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
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眷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
孫蒙福於　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為哉凡此利害之明
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　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
為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
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或無及已臣受　國家
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為　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

此而已伏望　陛下少留意察之　治平元年三月

上　英宗乞謹奉養勤聽斷（係第二狀）　上時知諫院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　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鄉所言事略皆施行今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　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弃於疎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皇皇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　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慚悚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　陛下以事濮王之禮事　皇太后又欲　陛下延詰羣臣鄙親政事今　陛下雖奉事　皇太后如於往日猶未及事

濮王之時承顏順意出盡歡心也雖省覽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　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　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　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　慈毋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猶在　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

游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才甘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

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 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親決政事而內盡子道 呂誨

臣恭聞近日 聖體平復中外均慶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

議者謂 陛下遜避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敢不爲

陛下委曲而陳之且以兩漢而下毋乃臨朝者衆皆嗣君冲

幼親爲輔翊並坐簾帷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既長有復辟之

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 先帝拔 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

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 陛下違豫之時非 皇太

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進策於國忠也然而 陛下臨朝

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足細領物禮畢

於手 陛下自未要決何所待也臣伏望 宸慈感悟無以

此爲念惟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和慈母之

愛益親明修政務操守威福自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

體其爲順自然 皇太后慰安 陛下意無間然適深宮優游清

靜含飴弄孫不復關政最非 皇太后之心耶臣區區鞏主

是矣 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君道門

慈孝上

上 英宗乞講奏養陛 皇太后之禮 傅嘉猷

臣稽惟 皇太后有旨更茶於內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
皇太后佐佑 先帝拔 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機
務又清明敢稽 聖神寶訓之歸之其始終恩德可勝道哉 陛
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塞固無窮已雖然自去年以來淺見
若干妄意當基業之堅願有淳議流於人間此誠聽所冀悉者也
今 陛下於九重之內鉥日極書閱之志行以奉事 皇太

后天下安得遽聞昌謂且順
隆顯之禮可以使士民共知
之聲聽傳於四海如是則端
給事 皇太后之心向若既
太后復辭慮其智識鄙短未
臣竊宜録其勤勞小推恩例
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
愚而特加收採則不勝幸甚
上 英宗論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臣伏覩 皇太后手書已罷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
四海大業授之　陛下其
遐之後骨肉至親繩有
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
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
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
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
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
如效忠內竇求媚以相間
有司加之罪誅　陛下
臣愚以為　陛下在外朝
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
太后而後行　陛下與中
尊卑之序明　慈毋歡忻
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
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
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
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
之際六交言之重之至也
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
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
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戰陛之政當自以聖心
子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
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
慈毋歡忻於
臣民須詠於下矣不然
有絲毫觸失流聞於外或
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
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
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

仁宗皇帝以
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
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
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
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
如效忠內竇求媚以相間
有司加之罪誅　陛下
臣愚以為　陛下在外朝
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
太后而後行　陛下與中
尊卑之序明　慈毋歡忻
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
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
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
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
之際六交言之重之至也
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

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陛下儻發雷霆入纂皇極
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眷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
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
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喜
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
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
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 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
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伯夷之廉勿弃也有器
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戚之重勿廢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
爲世所推者賞之雖讎怨之所在勿廢也有屬行立功
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
安不然 陛下若專居深宮暇自逸豫福之柄委大臣
取適目前不爲遠慮賢愚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
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
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隨紊羣生失所天
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
危之至要臣願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豈弟君子令聞
不已 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優美溥洋溢近者傳
誦遠者悦歎不過旬月之閒福於天下達於四表後日之政
如順風吹毛垂高永可久矣而成功矣 治平元年五月 日 知諫院

上　慈聖皇后乞毋子之間恩信相接　司馬　光

臣竊見去歲　仁宗皇帝崩統之初夔夔
成疾　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
四方無事　殿下推而不居若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
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　殿下之全美猶以
爲犹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　殿下初覽其罪而終
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
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
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事其長而不怨長者怒愚而不責則
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過也甚大又加以讒
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過也甚大又加以讒
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生並興無所不
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失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以慈
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備
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
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
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
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　皇帝皇后於　殿下兼內
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宜夫天下富貴孰云非
　殿下之力臣謂　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
以終大惠不可偏以纖介之失遂棄長之怒棄生成之厚
恩取疎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　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

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　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　殿下
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九醉而有過醒猶可赦
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違數以為罪
咎邪　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　殿下之懷分甘哺
果拊循愛育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帨以
事　殿下其意恃若山之愛不自疎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
　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對怨望不能盡如家人
婦姑之禮　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當過
之後　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
矣臣在關門之外無由知禁掖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
實皆言近日　皇帝與　皇后奉事　殿下恭勤之禮虛

往時而　殿下丁過之太嚴接
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向酒食之間已復遣去
此毋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
恐懼不敢自親若蓋以此也臣竊惟　殿下母儀天下踰三
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　皇帝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聖
之望光于遠邇　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
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
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　皇帝遇疾之時宮省之內必有
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　殿
下之知僥求祿位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
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

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　殿下之耳　殿下雖至聰
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　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
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懣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而不
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
天誘其衷　殿下潛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
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
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　國家與
殿下之計也臣願　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庶幾遠其人勿
置左右召論　皇帝以嚮尚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
子之間當坦然無疑　皇帝必深泣拜感激摧勵
[illegible]之歡一[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　皇帝[illegible]見之際　殿下

以溫顏留之從容乘往
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
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
窮與夫信任讒慝猜防百
禍亂橫生幾訝之言流於
下既能以　祖宗之業
恩禮之際終[illegible]能終回心息怒其故何
殿下骨肉至親止於　皇帝
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
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
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
以　殿下之尊富有四海之養今

毀下有此言責而不能自樂顏
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踧踖
而無以施展臣竊為 殿下惜之臣父子
擢於常調之中實之侍從之列
帝皇寵之後臣惟不避死亡
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
展布以開惟 留神幸察
上 英宗乞因降遂住矣 忠諫

皇太后閤陳謝

臣伏見 陛下 鄉者即位之初奉
皇太后慶恭欵至
皇太后撫愛 陛下 周濬周備懿
[illegible]慈孝之與豈違於中

司馬 光

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
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
皇太后之勢則言 陛下 與中宮之勢
則言 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
難復合今 陛下 奮發英斷
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臣竊
人之情與 陛下 所以斥去多
皇太后閤 垂簾 首陳謝其迷
皇太后之意今守忠既已
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
舊日歡後朝夕與中宮侍
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
[illegible]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

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
外雍睽善與行從診消
際兩宮之歡未能復舊則
下之人以陛下為非將傳
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治平元年八月

上特勑學院撰御
外聞若罔不欽扑罰
建失禮動墜度回
重加矜察臣謂大義之
知或伺隙報怨枝詞
察陛下若更加詳覽回
附離者多深處左右之人有
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如
聞四海與神器大寶
今躬人服寓
天下養育用誠孝以
無物柔伺陛下
萬物之論得行
天下之福皇太后必
感歡其則天人交

卷陸下 留神省覽

上 哲宗緝熙明道詔書 范純仁

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朕冲人一紀于茲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曰雖機務之繁並用 祖宗之憲永惟慈訓若極孝思而

上封之人罔識大體務為詆訐有佛聽聞其垂簾日除改及所行詔命不稱事歸有上言者兩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兼日章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

詔

臣近曾錄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 陛下稽俊降詔以識薄俗至今未蒙施行近聞刊狂人傳播擬兼自云嘗已進御又

臺啓言疏或已取用其就其罪非陛下尊奉 先太皇太后
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領行溥恐難禁止臣
今再録明道語書繳連上進伏望 聖慈遵 本朝之舊典
法 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貼黄今妄爲詆訐者已聞多矣 陛下容之則妨聖孝
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全伏望 聖明
早降指揮 紹聖元年四月上時爲右僕射

上 欽宗論父子天性宜一於誠 楊時

臣竊惟父子之恩天性也無容私焉一於誠而已矣夫舜之
登庸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
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之所欲也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
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夫豈以尊榮而取之哉心誠有之也其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本諸此而已孔子曰本立而道生此
之謂也恭惟 上皇付 陛下以神器之重天下載之如天
就之如日可謂得所欲矣 上皇東幸未還 陛下寤寐念之
憂形于色乾龍上壽亦罷而不講是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不足以解其憂也非 陛下誠於中寧有是夫誠至矣雖天
地鬼神猶將感格況於至親乎雖有鼓凶造爲浮言無自而
入矣夫以 陛下之恭孝 上皇之慈仁其心一也父子之
懽人無間言自斯以往讒慝自消矣若大內藏猜慮外矜觀
聽則釁自我作欲其無嫌不可得也疑隙一開窒之難矣不
可不慮也若事干 朝廷當付之公議而已三省者天下公

議所自出也大臣宜任其責 陛下亦不得而私焉一徇至公則天下幸甚（靖康元年上書爲右諫議大夫時）

上欽宗乞迎奉 上皇篤其孝心 陳公輔

臣恭聞 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 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 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 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 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夷狄作過深厭萬機欲行遜禪 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肅宗因星變咎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 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以除害昔以 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 上皇罪己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 上皇慈仁 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 上皇於 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 上皇之親無親於 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 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 上皇聰明睿智寬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 陛下方羔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複加 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 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未能爲 陛下感激

敷陳以解 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宣導
仍爵 陛下親書爲開具 上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更
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 上皇備加禮數內旨后妃諸王
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 聖意知前日之去
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 陛下承付託之意賊兵
遠遁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
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
供奉之物 陛下過爲儉約 上皇務加隆厚當於今式
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宗孰侍從臺諫中選有學
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問 上皇以備顧問開諭
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值從容游無事之樂頤不
美哉

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陛下貴爲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
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躬靡所不至
臣將見 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 上皇享萬年天子之
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
任言責妄意論及 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 聖慈裁
之不勝幸甚靖康元年三月上時爲校書郎

上 欽宗乞迎奉 上皇纂其孝心係第二狀

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敢有論奏已甘誅戮
而 陛下不以臣狂妄特賜 聽納更蒙 聖恩擢爲諫官

陳公輔

令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竊臣之愚何敢輒當此選臣已一面具狀辭訖懇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輒敢冒死再爲陛下陳之臣切謂 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爲言又聞聖語乃知二若果貽 上皇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 陛下實有此疑夫爲人之子若舜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悅之好色富貴貴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宜以瞽瞍之頑而且曏嘗欲爲舜者亦難堪矣舜然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 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典

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哉臣願 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李綱固可奏矣更得一二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而輸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 陛下言之臣料 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故宮人拆苑圃減玩好之具皆應奉之物此自是 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施行措置 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當敢以爲非乎 上皇久之視 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據依 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又恭聞聖語謂

皇后亦怒意欲先還禁中理會數事此時躁急之言陛
下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　上皇既厭龍德而
后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固當面奏　陛下當出郊奉迎
知容遜辭以理開曉　皇后若當此理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怒心哉若夫　聖慮所疑恐
盡或尚有憂國家害民侵擾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事處之
爲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　陛下任用大
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上下內外
無所不理雖　陛下不可得而私況　上皇乎若是則　陛
下不妨以孝而降私恩德也金人侵犯而　陛下威德兼隆
宗社復安　上皇既歸而　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
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爲　陛下喜也伏惟　聖
意勤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靖康
元年三月上將爲左司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一

君道門

恭儉

上　仁宗乞罷進珠玉匠　龐籍

臣近者伏見傳降　聖旨差進玉子真珠冠小臣踈賤不知所造服用然而職在耳目之官苟有愚見不敢緘默恭惟陛下自纂位以來積德修道日謹一日近無玩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明未易能過然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比有林胡之抗敵西有元昊之兇筵天宜恭儉節用以豐實制兵威而震耀臣愚以謂不急之服玩近奢之器物悉宜弁絕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曰無作淫

巧以蕩上心願　陛下規珍奇爲棄物以奢侈爲費財
昧死瀆　聖唯俟罪戾　明道二年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　仁宗封進草子乞抑奢侈

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慶德軍判官錢中孚
當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溫宗賢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
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擣去翅足和野菜
合煮食別無糧麥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
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
節儉生齒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宮
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糓
料院檢　祖宗之朝每歲用度之費數自比於今時則奢儉

日見伏望　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明道二年正月上
時爲右司諫江南體量安撫

上　仁宗論宰臣辭官取先朝爲則　廉籍

臣伏見連年災異天久不雨臣嘗自修比
年費用奢廣倉廩出納不嚴
破無緣鈔數虛實臣竊爲凡事興所用當中所費宜取先朝
爲則今宿師西鄙刀戰重傷方務救貧而內信讒佞樂官無
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曰謂之三官禍少義捐無厭今春李專
勵戰功慶恩不足平也慶曆五年五月上時爲陝西轉運使

上　仁宗論職

臣竊以古者太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戍武而勤後略不徒

何郯

事遊戲而亂小於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代興亡
徵於郊中忘之人聽者頗感良以士戚事寡出畋
近旨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論聖心伏以　陛下繼統以來
動遵法度不息不徵不數數出
舉事固必有因豈　陛下以
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請因徵之事
具有權文行之以時蓋聖略所敢議也然其中事
告　聖意果然誠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
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歟後
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雜處鴈徵皇講諭四千年校獵之盛舉
非宿時士卒又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
必多廣網羅聞去歲來興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
里而又吳衛不嚴警蹕不嚴從官不及待行有司不暇供億
遽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義而致
然歟而況以騎乘而自疾驅之衛或
御者蹉跌變生衝突之患
蓋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護
二隅變故難測豈無防慮
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於
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強弩而搏蓄兔詭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
陛下能留出游無重過舉

之規作游養神樂過從獸共在御廬坐乘危則宗廟生靈
賢有慶賴臣職當書書理合剛陳罔進厥誅貴以云補慶昏
三川上晴爲飛中侍御史先是上再收近郊南賊之役衛
士不及輦而歸夜有雄狐下殿中占者以爲不祥是月詔衛
復出陳布甚衆歸上
此疏明日有旨罷獵

上　仁宗論乞悉罷燕飲安神養氣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水旱異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
稼民多菜色此正　陛下側身克己未敢擅去之時而道路
流言皆云　天子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竇之費動以
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
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受民補袞闕之道也　陛下恭
儉之德敦信兆民議者以爲然願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左右非
職事者減損其數內侍都知相國尚在左右近
臣利於賞賚　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天天以剛健爲德
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
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戇不勝
望　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
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
宜數御以傷於和乃可以解怠天譴答天譴答之威慰元元窮困之
望保受命無疆之休也嘉祐六年八月內
上　神宗論百姓後宮乞身先儉約　劉　述

臣竊觀方今天下之事可謂困弊之極矣如大疾之人肢體
羸弱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脉理未傷心而已誠得良
醫而救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溫庶幾可以復全

也　陛下有明德嘉道堯舜之良者也所謂輔其
無政驕奢之良者也所謂輔其
無政驕奢之良者也所謂輔其
無政驕奢

待有功者而與之善哉人君之不妄賞人也如是古之有言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不妄罰非
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陛下誠能以身先之然後救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仍戒飭長吏使傳諭朝廷之意務崇約素以厚風俗若是
則民之生業日益厚矣雖遇水旱之困而有儲蓄以禦之矣民力餘於國用復省則徭賦之事自然輕薄矣茲實太平之
基而萬世之利也在　陛下勵而行之固而勿之耳臣不勝
惓惓之慮治平四年上時為御史

上神宗論買燈

蘇軾

[illegible]蒙召對便殿[illegible]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務深思治
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是以臣每見同列　未嘗不為道
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
陛下不以疎賤閒廢其言其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
竊謂　陛下之聖人不如勿賞而人自勸欲知　陛下受其言之
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輔助
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賤者下以此獲罪萬死無悔
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買浙燈四千餘盞不問貴賤
以聞　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
上令臣等聞之驚慢不信竊嘗以為　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第天下
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　陛下惜此

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 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以戶曉皆謂 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竇燈之民例非豪民壟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愚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故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逼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感故臣願追還前命凡燈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然讀易生可不謹歟可 [illegible]

賦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餞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摧酒之議更憂戚廩膳比數事朝廷決無然致此紛紜亦有以見 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當責己自求以消說愚之已而臺官又劾 陛下以巖刑悍吏捕而戮之動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瘵 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三六九窶莫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之絕之供故三顧 陛下將來放燈與民游觀兩宮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裁減皇恭恩例此實 陛下至明至公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illegible]之使知人主[illegible]猶若此而況於
[illegible]有[illegible]且[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
亮密圖[illegible]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
憂[illegible]江南採[illegible]輸[illegible]州[illegible]若水論之為反其使
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撥鏤牙合子等獻許公不奉
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盌子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
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 陛下以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
[illegible]亦不奉詔 陛下聰明睿聖[illegible]而羣臣不以唐太
宗明皇事 陛下豈[illegible]深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親見其事若[illegible]
不言臣罪大矣 陛下若赦之[illegible]則臣又有非職之言矣

於此者忍不為 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年十二月上聞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

上 宣仁皇后乞崇儉戒奢 范祖禹

臣伏以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
皆由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
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
親學問審質自長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 陛下所
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謹也自古聖帝明王莫
不以儉為美德後為大惡高帝堯所居之室土堦三尺茅茨不
剪舜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

尹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 陛下
所宜日以啓迪 皇帝之志若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
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爲美談
臣竊惟 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
若崇儉黜奢飭正後宮以輔養 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
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
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
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修潔少習
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蘇在 陛下陛下儉
於上則百姓富於下 陛下書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
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弊幸賴 陛下勤
恤民隱存養休息覩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
有樂生之意不忘之望當務之務宜痛爲節約昭示儉朴以
率天下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
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是帝導業務農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害蠶綺羅組
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此君之成康及
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
願 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丑周公孔子之

言下視文景之效則　皇帝必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
不知侈靡他日海内富庶自今日儉德爲之始生民之類受
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
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
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世遂良對曰舜雖造漆器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古之諍臣必諫
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望是以紂爲象箸箕子歎曰爲
象箸必爲玉杯因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
漸自此始不可救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　明皇開元
之初悉取珠玉錦繡服玩之物焚之於庭以儉德又其末
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人臣區區之愚竊以　皇帝即
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爲
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　陛下裁赦　元祐二年四
月上時爲著作郎兼侍講

上　哲宗論龍船費用　陳　次升

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萬貫少肆爲侈靡窮極工
巧必非　陛下之意也臣觀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以禹之德非無可稱也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
非不足於財也而必爲用者欲示勤朴以先天下故也恭
惟　陛下躬不世之資襲　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
所共仰宜可不能宣明　陛下德意所造不乘之而其費如

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　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益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爲來者之戒伏望　聖慈今後如有興造之類有司無令過度庶免勞損　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　紹聖四年三月　日爲殿中侍御史

上　徽宗論訛物害治　江　公望

臣聞理無隱而不彰事無晦而不顯言君子之樞機故不可不謹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惟君爲風下民爲草草上之風不有不偃者也故有所不言言無不彰有所不爲爲無不顯君唱之下民未有不應者也　陛下居九重之中可謂崇深閎遠臣民耳目之所不接一有出言不當則崇深閎遠者皆得而議之臣側聞　陛下適來政事之暇嘗能鳴善闢之禽龍奇羽雀喙之鳥以資賞翫之習使誠有之亦未足以害治也然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知太康之失邦不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而已所謂禽荒不必馳騁畋獵然後爲荒也心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昔唐太宗之臺一時使有諷李大亮以名鷹鸇爲獻而大亮密表以陛下絕畋獵又非陛下意而太宗悅其正諫元宗遣使求鵪鶉鸂鶒於南方而停若水上言以賤人貴鳥非所以望陛下而元宗賞其說向使二君縱欲而無度拒諫而不改豈復有正觀開元之盛治乎若以爲資房闥之

悅豈不聞華陽后樊姬之所爲乎秦王好淫聲而華陽后爲
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畋獵而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只非
惡味也耳非惡聲也抑所好以率二君於無過之地爾中宮
淑質徽音毋儀天下未聞有過舉事出於　陛下爲之中宮
當以華陽后樊姬之事以相警戒矣若事出於中宮以資戲
樂　陛下當以關雎求賢葛覃尊傅以相規正故刑于二女
所以爲大舜刑于寡妻所以美文王然惟　陛下財幸建中
靖國元年七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　徽宗諫獵

臣聞邇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贊鵰鶚入後苑捕
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御之中雖是近習之人敢肆猖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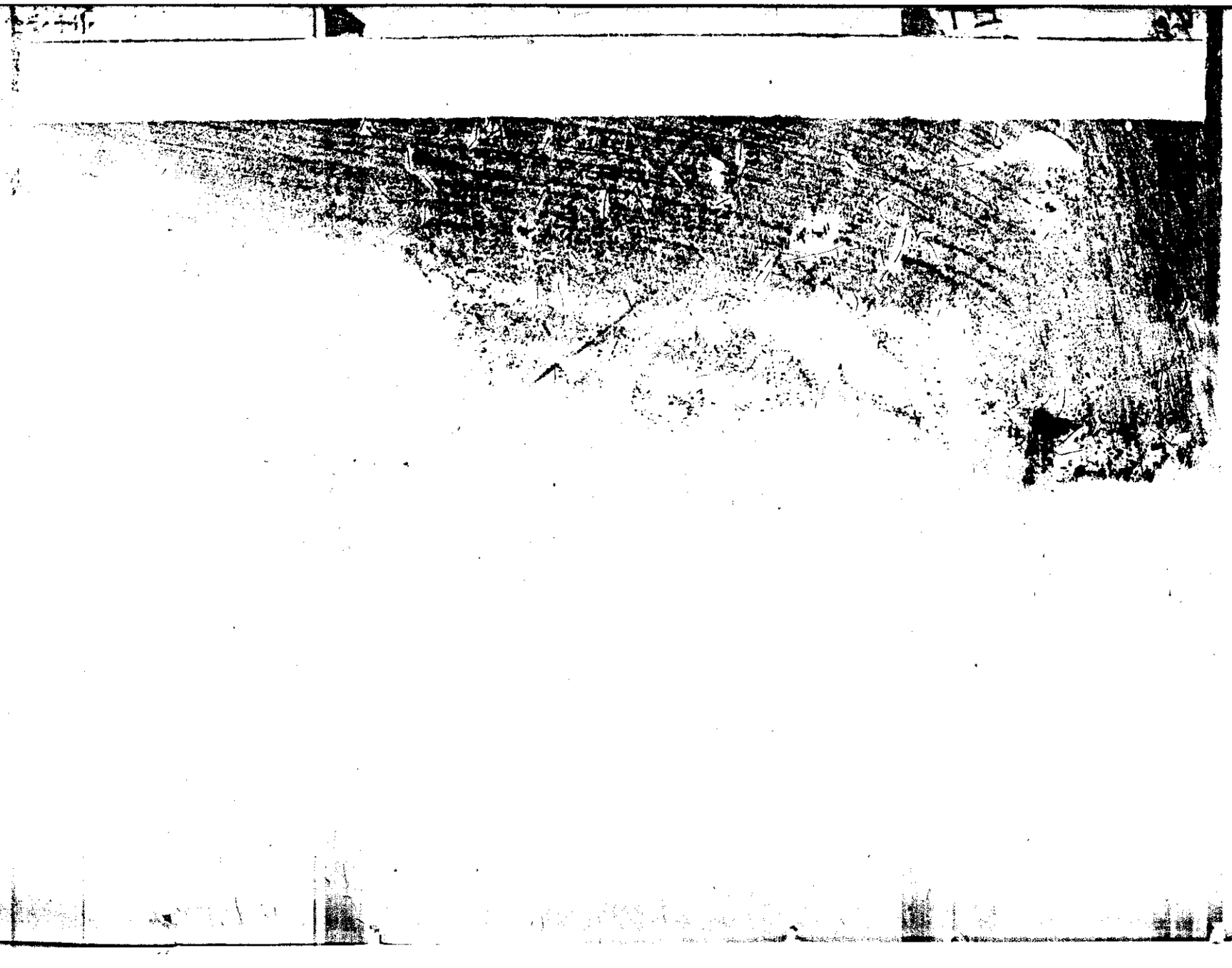
一至於此徐思之必有伺得　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　陛
下未應至此悠終疑而不釋也　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
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游畋者乎又況　陛下即政方踰
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
于道尚恐負宗廟社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
暇逐禽獸爲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宗廟之禮毀卵覆巢尤
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而於生
誕滋育之時爲毀卵覆巢之虐乎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萬乘之主豈無犯車之虞和鑾之節清道而行猶慮於
銜橛之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
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禽

則喧呼號歡分賜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百姓之膏血以重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撰之　陛下必不然也雖然與其後事而引悔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萬死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　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莊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鳥託深林獸育豐草魚鱉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沿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曜曜之態魚躍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　陛下不大苑囿之奉數畝之地

蠢動飛走恃　陛下天地之仁德依　陛下日月之末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及張喙橫羽延喘假息於馳驅啅噪之餘碎首決心飛毛灑血於猛鷙爪翮之下數畝之地依　陛下尚不得保全其生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無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遠與人同一理也以強并弱以貴吞賤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嘗聞荊文公得如黃之徇簡路之矯收於雲夢三月不反聽保申之諫受東失之答務治平荊兼國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元宗嘗觀禦苑中必視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而疏輒至非宰相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

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指遠詞婉而
意迫孰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
益於治祇取亂亡爾今　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疏詞
臣不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過失者諫臣
爾臣或不言　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縱
不實亦足以為異日之鑒唐高祖喜是馬射帖孫伏伽進諫
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既為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
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夫從禽
止少年諸王務也　陛下一日為之未足以害政第以天子
為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
傳有之耕道而得道徹德而得德臣願　陛下驅駕於仁義
之場游觀於六經之囿網多士弋羣凶大宇掃清王道盛平
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下　天威自速詩曰　陛
下以諫為職以貸任易天下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上時
為左司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一



君道門

法祖宗

上 祖宗舊制 龐籍

仁宗請改復

臣近因上殿面奉 聖旨令有事具實封進來者臣退量度
昧罔通政體誤膺詢訪苟有愚見敢不聞陳恭惟 三聖垂
統紀律大具 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祇守 先訓克臻至
治臣竊見 朝廷政令有漸異 祖宗之制而亟改復舊貫
者多矣略舉數事條之如左

一進退輔臣最為大事非止一時褒貶蓋欲垂戒後來
祖宗舊制輔佐近臣罷免之例甚衆有因求退得請者

有均以勞逸爲名者有暴其顯過者有隱其罪名者然
所授官秩輕重皆有區別伏見去年執政之臣最喧物
議内有廢弃典法公營私寵者此最昭昭於天下也臣
於去冬及今年正月七日所上書疏及劄子言之已詳
昨者外開銷院衆謂必獲罪而退洎制命宣行大者得
使相次者尋亦遷秩況使相請俸月踰千緡中當州郡
一年之賦未足充其歲給自非有功有德何以克勝且
登用未及一考而退之者是以譴罷也乃以使相及遷
秩處之以此爲戒臣恐來者不懼矣必曰當權之日雖
壞國法營私恩亦不失作使相及遷秩矣臣欲望 聖
明令史臣檢尋 祖宗以來進退輔臣體例著爲篇部
以備 聖覽此後倘有定準如此則忠正者持衡之時
務盡公理乞身之日得以禮退私曲者使之當權必懷
畏懼苟至獲罪永爲繼戒此事體大乞留聖慮

一前代職官之制皆有定員使上下不得超越增進
國朝建官雖異於古然於員數未聞過多近年以來漸
異於此蓋是好進者務平求寵名執政者不堅守舊制
故也今資政殿朝林待讀學士員數過多恐增之不已
更無限高欲望準約舊典以立定員員既有限求者自
息矣

一金紫者文臣貴服也 祖宗以來謹重賜與自前或
因差遣上殿特恩賜之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近年

伏見有差遣未出常調或祇是知縣之類因公事上殿
亦得改賜遂使三品之服漸成輕易臣竊乞愛重服章
無及僥濫

一竊知向來每因南郊大禮添出諸般差遣名目多於舊
日添一差遣則增一錫賜所以費用太廣實傷財力臣
欲望將來郊禮令有司檢尋 祖宗以來則例爲定免
臣智識愚下無裨聖德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
免明僥倖咸塞伏望 聖造留心垂采 明道二年上時
務封事 侍御史

上 仁宗乞編類 三朝故典 富 弼

歷觀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既立
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也 宋有天下八十餘年 太
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 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
 眞宗承 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
更兩府執守便爲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
行不思刻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貪冗而率未得人
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
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
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而淪胥至此也臣今欲選官
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討論以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
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頹綱稍振弊法漸除
此守基興救禍亂之本也 慶曆三年九月上時務樞密副使

神宗欽顯寅恭哲文睿武孝皇帝實錄

曾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焉奕繁衍父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既濟登茲者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歷三幽厲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中葉以後世多

故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帝始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出焉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八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宋興　太祖皇帝爲民去大弊致更生不再試而舉燭吳蜀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弭干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糾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奠四宇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大子莫高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　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遵求厥寧既定晉魏戡亂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　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眞宗皇帝繼統

遵業以涵育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撫服四類蓋自天
寶之末宇內版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
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
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
封泰山禪社首萬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
者宗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審法措愼規矩早朝
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
政事之臣委任責成悠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捨之
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勵莫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
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界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
哀不宿　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曾孫之
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少
之尊有乃之親故弃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感動
慟歎其得人之深未有如其所繇然者故　皇祖之廟爲宋
仁宗　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
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謹無所言議施爲
有爲雖章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
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
事省吏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慢然皆知其志在
配前人之付故　皇考之廟爲　宋英宗　陛下神聖文武
事事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慢然皆知其志在
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　自晚
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所出大抵踵

變奏重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
跡修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
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
後爲善何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
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
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
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　宋興以來所用者輕刑之制然猶
詳審及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
也由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
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
常講復除之科急擾農之意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

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召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
近習或在於大臣　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
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内天下不
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
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
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
柄孰忘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
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
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讋言信驩洽而萬里奔走山巖窟
宄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
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蕃貢者惟恐不及西

北之戎捍弓縱馬相與袒服盛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
與撚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序百嘉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
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慴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
三年或一二世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
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
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故曰生民
以來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籲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
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興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
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遠猷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
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
修於隱牛羊之牧人墜之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也

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
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
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
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
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
法式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
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　陛下承之以德猶武
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
明昭法式者關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德盛於文
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　祖宗神靈
固有待於　陛下臣誠不自揆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
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雅　陛

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
遠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
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
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
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實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
察而慮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無
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　陛下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　陛下之所擇

熙寧三年閏九月幾知滄州過闕上殿

上　哲宗乞講筵開陳　祖宗故事　丁　隲

臣伏見　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威明仁厚不惟有益於
當時皆可爲法於後世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首延儒臣侍
講禁中如論語孝經皆聖賢之言行固足以啓沃　上心導明
睿性臣愚欲乞既講罷經義更以　祖宗故事一二端爲
　陛下開陳仍乞曉諭侍講臣僚豫先編叙　六聖典故可以
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爲所行如
合符節威明仁厚之德源源相繼天下幸甚　元祐一年上時爲右正言

上　哲宗乞法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

臣掌國史伏覩　仁宗五事　范　祖禹

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　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　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下睿意所好如　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　陛下深留聖思法象　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荅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元祐七年三月

史魚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仁宗因禹進讀此奏畢又言臣觀史魚之直據孔子之言則是人君之言也人君唯欲臣下知直故言蘧伯玉不好佞此仁宗好直不好佞此仁宗爲法上然之

史魚以開臣下知直之路由是天下以仁宗爲法上然之

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

臣願

言無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樂善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樂言惟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荅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言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樂乃他日怨詛之端也故臣願　陛下既受天福又能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　祖宗恭惟　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　仁宗

君道門

用人一

上 真宗之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爲戒 謝

臣伏觀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嫚之事
臣聞古先哲王詢于勤羣察衆邇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
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書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
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諫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高嗣
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 先帝聖聰尋各誅剪然
爲患已深蓋此皆 陛下備見之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盡
去此輩是以天下感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

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臣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
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 仁宗則垂拱無爲海
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 仁宗聖
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 睿覽監觀成憲昔
遵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 元祐十年十二月 祖
上尚采集 仁宗聖政三百二十事編錄成書名曰 禹時爲翰林侍講學
皇訓典凡六卷上之自紹聖以後章蔡倡爲紹述之說而 仁
祖敕討刪新法門

鮮克有終望　陛下行之而淮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
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亦鞏
其事必先利其器善者輔聖善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
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盖從周召之謀文景
清靜亦用蕭曹之畫明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矣精練國政
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擾走之吏可當其任也　陛下深
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
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元年上時知虢州

上仁宗乞令韓琦范仲淹更往內外事

臣伏聞近降敕命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並
富弼

授樞密副使仰認　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
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當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
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如西寇未殄亦須藉才若
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內一名就授
樞副之命且令在邊兼棄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羣
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
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
見污爲其說沮　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
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
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佳是欲惑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
一至於此況　先朝聚曹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

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以爲例臣願
專採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
邊或許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
於此臣旦夕來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固
命 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 慶曆
三年四月上時爲貢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

上 仁宗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 蔡襄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
西鄙未寧懇辭恩命 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聞諫官
等必再有陳論竟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二焉曰使
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曰皆留住邊也使

之俱來者謂 朝廷之本意豈 陛下推恩隆之明採
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朝廷以備
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論固有繇焉邊臣最苦未奏而
綏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
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之勝由制未立無部分統轄
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
變之術所以一處乎內也西鄙已請盟而我公不可倘
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決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川
之險易未習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
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焉外也曰皆留住邊者此沮抑之論
也要琦仲淹者若於 陛下前百般毀短之 陛下必不信

矣若稱其材德而言　陛下不得不疑也以謂仲淹等盛
已著美戎甚畏今將素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
使美戎既畏其威名在樞府正議兵謀甚畏必甚矣若謂
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
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必是
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
之三臣之中勇其忠一也若
古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來尚當與於理甚
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
朝廷不聽辭避各
陛下任賢之堅意
仁宗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

所長

臣伏見去月已來　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
羣臣奏疏樞密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
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　陛下
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勿泰之彖辭曰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
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
下否　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若豈以一邪
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
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
臣竊憂之頃年　莊獻明肅太后私葬六宮　陛下親臨庶政

一日出令邪臣宣導天下觀聽洶然恐言則於一變以臻大
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龔常而恬於苟安
陛下憂勤之心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
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內外困窮北虜乘弊窺我疆弱遣使
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
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厲聲色幸而進用
庶其十力而大有爲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採
物論按而任之人人懽忻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
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
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甘安時謂養
適宜圖不病矣其在庶醫若能早去之病日深矣此二者
皆已不及而病在肢體正待良醫之時　陛下又選任良醫
儻信任不疑聽其設施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豈於此時
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
速效矣願　陛下思　祖宗社稷之重於四海生民之困憤
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夬決之道按賢才收衆策不憚改作
以成大功天下幸甚慶曆三年五月上

上　仁宗老令韓琦在中范仲淹在外　歐陽　脩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詣和須慮驕
賊猖狂忽兵攻寇凡關防邊備正要枝梧伏覩　朝旨已差
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
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

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長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且令了賊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慶曆三年七月范仲淹爲陝西宣撫副使丁未仲淹參知政事癸丑韓琦代仲淹爲陝西宣撫使故督上此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歐陽脩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纔謂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一盛事固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幸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用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

主而行使上不沾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
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
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總條貫因循姑
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
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
之則事不成誉臣謂當此事初允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
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父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 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 慶歷二年十月 上時在諫院

上 仁宗乞平時蓄養賢俊

余 靖

臣竊聞京西轉運使杜杞淮中書劄子奏 朝旨抽赴闕欲
今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朝廷蓄養賢俊民家
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
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撰遍判則又用杞京西發運城則
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暖而即移之是
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之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
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
去不成績效此軍旅營之患也伏惟 廟堂之上當思天下
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其人
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
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
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

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罵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
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惶移易如素不
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故田瑜爲廣
西轉運使梁載爲判官公謂中能出人今蠻徼繼動未見瑜
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逖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
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爲害不細人主一
下詔諭朝廷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
舍短取長之道也書曰羣臣咸諫于王而王罔攸協
[illegible]

上仁宗論用人大體不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
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昔漢明帝察察
德宗以察爲明皆幾亡其國非盛德之論然則察之好惡
察之臣下忠邪以察之刑賞繁苛以察之發隱摘伏以察
詔獄所治類多善士門酷僚吏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爲過
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
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踈縱及寄責稍重始
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立名節之效者不可勝紀此殆當
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故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
得咎刻薄之風寖以成俗既用之法罕蒙
三子言也又比年已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

開釋言搏擊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　陛下
采漢臣窺私之誠鑒吳主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
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
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
誅之所先願　陛下留神聽察無忘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
眷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
聖明財擇慶曆四年十一月
甲子監進奏院左
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
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
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
待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
討知復州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江休復監郟州稅殿中
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同延
判江州著作郎集賢校理同修
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同
延續監宿州私校書郎館閣
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
判官事時作監永徐綬監汝州草聯稽先並杜衍范仲淹富
弼等同朝政多引用一時開人欲更張臨事御史中丞王拱
辰等不便其所為交章劾之仲淹所薦且妻父也少年能

上　仁宗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

何郯

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體天地之
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
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為泰蓋之情亨通而
亡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
失繫時興亡傳曰商以兆人離周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
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
陛下以寬大之資紹宅丕緒以博厚之慶信待羣臣純用

文章議論稍侵權寔會湛奏院祠卅被劾前此用籍故紙
必盛召妓女間席會賓客世所謂劉元
瑜等幼奏因欲搖動街事下捕
自當朱等與妓女雜坐而休
棄并以謗訕周孔等之同時
而拙辰等坊自喜曰吾亦率網
尽矣時為直龍圖閣知潞州

德懷來報心然而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持詐之者博求多士其間豈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擧士鄉以　陛下懲文所任疑阻微生羣臣承風殊少開悟獻計議者迎　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約束者窺　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寖成其弊於國體有損於人情殊安今略舉疑貳之大端以明其害而監其失夫擇官而不許接矣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貝疑其沙私故常務頗勞於親密矣故若處不得而行矣分職者貝疑其異圖故多方而加其羈制矣傳訪者大臣之體今早貝疑其請託故宰輔之職今相一史貝疑其分閫者將帥之任一事

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也推
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正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而
召奉天之亂比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豁達則
興邦至治之如此持雄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
往世明驗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　陛下體天地所以交
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
而圖其安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召亂而防其危分國政以
授之相委戎事以歸之將至於羣司多士各得所職使善者
勸其要理者治其詐　陛下高拱而統臨之唯威福政令則
以自己出其他盡付之有司敢不爲　陛下悉力也傳曰
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　陛下今求治之心其
事在一易慮之間尒何憚而不爲也但慮爻之則風俗可不
變天下可享會治平之風去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懷治體
然病今之公卿大夫公疑阻相歎以成　陛下之失故敢觀
縷而陳之夫忠則語切而辭多伏惟　聖明采以狂愚而
遺其言則死生幸甚　慶曆七年上時爲言事御史

上　仁宗論宰執進賢當去形迹　包拯

臣伏見　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
以爲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
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
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爲身謀
則可爲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

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佐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修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伏見唐書太宗朝或言魏證阿黨者帝使溫彥博詰之無狀因令彥博責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證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曰賢待臣不進賢者安期望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羣官各已癱瘵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讒譖以爲朋黨況滯有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人主虛己詔納廣務搜訪不息思維惟允能是用讓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illegible]所以能致也[illegible]蓋由[illegible]永徽之代取號[illegible]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爲美談伏[illegible]

三紀日御便殿召[illegible]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儲宰蓄邦[illegible]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不[illegible]

不能知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舊而斥去形迹之嫌公正之路判忠佞

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重稽名器振舉
綱目則可使教厚于上民悅于下召天地之和致邦家於
永壽在　陛下日謹一日力行而已皇佑二年上時以天
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　仁宗論吳充不當以讜責禮生被逐

劉敞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吳充糊其卿並除知軍差遣館閣補
郡蓋是常事豈待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論議皆云藉真
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充只緣公事讜責禮生以此迕
旨不審虛實但比聲跡既布此體可惜何者吳充官則博士職
則禮院朝廷欲有興爲詢求宜適而屈吏議敢擅發即狀管
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吳充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於重體

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駁開封府受牒又曲爲
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謀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吳
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則然歟
情不能無感此朝廷久安逸習因循苟同爲府處處前且稍
激厲振職尚未知如何史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爭戒貝
云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譴以譖劾罷不如苟且豈不
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詢民言釋疑士誘善爲此也
伏望　聖慈追正前命庶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事
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矢墜切謂外聞此議實稱不使至

元年十一月
上　晌知制誥

上　仁宗論人主不宜好疑自用與下爭勝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懼亂於亂莫不欲
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
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
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
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
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
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所欲者從
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
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
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
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
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
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蔽而萬事
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稱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
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
相去遠矣臣聞書載傅說戒殷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
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
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
自用則古之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
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高駕
慈堯舜之用心也推　陛下
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
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
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事者好送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
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留意於用人其故
非他正欲杜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　陛下
一不納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
[illegible]

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
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
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
之愈切　陛下方患有以
因隙而入必有希合　陛
小事遂不可使小官動搖
用他人　陛下方患言事
不復察其邪使而信之所
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
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
者請　陛下拒忠言庇愚
[illegible]

史論還滴罪惡　陛下赫然發
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
能忘其身而愛　陛下者也
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
情除政差繆取笑中外家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
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慢戾之臣也　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
之　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姦惡無不照見宋惟倒置如此直
由言事　太切而激成　陛下豈
出視事此不足論　陛下豈
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
言事者之忠節執中之過惡
遵仲淹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
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
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
至和二年六月同
上　仁宗論欲用忠賢當去左右之私言　馬遵
臣聞自古人君皆欲求忠以
亂多者蓋其所謂忠者不忠
辭其難今　陛下至仁求治
爲易必欲得忠賢而用之
議則其人可知矣知而用之
言聖擇或補萬分

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尤肆貪墨人所共聞其再來望風畏恐　陛下聰明仁聖動倫鑒察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計權臣其直忠誠素為中外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　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

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志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啟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兼稱舉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　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　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

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議諫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　陛下視聽漸熟逐爾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深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昌朝　陛下遽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如今昌朝未去議論已如此則復之之後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　聖聽若不爾則昌朝果忘德

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　陛下深惡而痛絕之　聖意豈不快哉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之士其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偶夫外庭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　聖心求治甚勞而　旦罔上時爲翰林學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三

君道門

用人二

上仁宗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爲三司使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法各有所宜羈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羈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源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迹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雖聲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遜不利於

苟得不臺及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
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
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
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
以謂　朝廷負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望拯能執節
守義堅遜以避嫌疑而爲　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屢聞拯
堅決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平素學
問　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近降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
心然見得不能思義非所以事君之道常人也知
可而止而拯首違不思
[illegible]

指揮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還失然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言百端煽惑　上聽尚頼　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　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細矣今中外皆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而事無巨細亦悉言事是言聽原其自治開陳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哉誠可不惜誠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逆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三臣自君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我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

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為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曉暢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勵之非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 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 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 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嘉祐四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 英宗論優待大臣以禮不必過為虧辭

呂

臣伏觀前古至治之世君臣相與之際必以至誠而無虧節故光武能以赤心置人腹中而取天下唐太宗納魏鄭公之言不事形迹而開忠言之路竊見 陛下待遇臣下禮數太隆雖使臣以禮聖人之所重然禮既過厚則誠有所不通至如富弼病足不能侍從請解機務章十餘上凡幾及一年莫非懇至至以牛馬自比而 陛下不納張昪年幾八十體力已衰聰明已耗樞密之務紛然不舉昪哀乞骸骨而 陛下不從昪奏者一年之喪自古人君不呼其門而 陛下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越辭老不能當邊事至恐死塞上免以屍還家為請而 陛下不從外間物議衆皆以為不當然而臣亦以為過矣弼賢臣也 陛下將用

其人不止於今日使其病時得休於外則不病之日為報
陛下深矣奎才臣也　陛下將用其人亦不止於今使其服
喪之日得盡其孝於所親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　陛下
矣昇與戩既老矣又皆哀請而求去矣　陛下欲盡君臣之
分則皆與之間務使盡其餘年如此非獨弼奎昇戩之幸抑
使中外羣臣皆知　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
虛飾曲事形迹使四人者之誠不得通於　陛下哉伏惟留
神財幸　治平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秉行

上　神宗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　富弼

臣伏自　陛下踐祚以來未對天妻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
政傳宣撫問叙旨丁寧特荷非常之眷絕出流品仰戴恩德

天地莫量方竭丹悃所纏步趨殊梗不得入奉　晃殂略敷臣
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刃　治多
惟　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聞　陛下好臨御好博
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
鼓舞歌頌以謂臣一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　聖覽而太
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
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
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
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
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
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

人常衆、今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專主庇民為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閑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苟為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慼慼戚戚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盖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

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隸崇社屬而為立堠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部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顧難欲亂不可得也恭惟　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略守　祖宗之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為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　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

須防姦詐小人感亂　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
不可不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奏而
密附之也只患人不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奏則順情而
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
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
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
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比惟在　陛下審察之謹擇之
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
方無事　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形
於諷詠若英俊果沉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
內行不守素履非善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父而不用如
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詐妄陳虛言之狀以動滿聽
亦願　陛下深察究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
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奬群臣使
役使之伸自奮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一柄而已捨此
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德稱其官功効其賞雖
官至高賞至厚不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之者
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平之論則無以為勸
也近日上殿臣僚頗學多面賜紫學者臣子知當賜與未當賜
但聞多於往時耳無乃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
服華顯人亦貴重未可以為勸奬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
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及恥之為不足勸

也　陛下凡所賜與未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
僥倖者喜而有勞有能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
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儀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中書
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稱貴之惜之以爲勸爵
之一端也臣少而庸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
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說塵瀆　天聽者實恃　陛下虛懷
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　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治
平四年八月上時以使北朝河陽

上　神宗論除拜大臣當密　富弼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兼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
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疾求解使相章奏
頻切上將許之卻爲相公既未能決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宰觀使且留鄴下
訪問時政得失臣輒前開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
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此皆　朝廷大機宜大除拜
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
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逵捕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
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
欲不去蓋爲求去者甚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強且住誰復更
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節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
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
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前四方傳來二語都無小異如何

使臣不信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事國機大事預令
四方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陛下
疑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惟必慮
陛下微失防謹政事泄漏使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
去此田文所謂主心國疑者也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正如今日
陛下之事然數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
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
解其疑使之忻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
閒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皆貴事體兩全況韓琦已下
七人盡是朝廷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
招天下云云之論臣竊以為員冒恩寵便為觀使優游輦下醫

藥充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上慰知有所大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
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
陛下雖都不書出使傳宣撫問
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九百朝政豈豪問臣也雖
或遣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
百朝政臣皆刺口議論其短長也
能使人不疑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
八人者還有不解躲者也漢宋昌
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一公受私今使臣於閑宮觀望
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大臣一一解躲是公耶是私
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竊

從　陛下私竊之過而輒便當　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
罪於　世主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　責矣若猶　先
人固不足惜然於　陛下為君之道合國之躰還無所損乎
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
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得與不信爾永晏子謂用賢
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以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
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實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
之亦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捨大臣豈宜幸乎今
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群疑而不肯任則　陛下
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未甘或難四但請　陛下如
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頒

欲一見當弼者無他只為是　先　舊人都無固必他既
來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
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更敢求去乎　陛下若決
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
雖仍從其舉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題即　陛
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　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
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　陛下詢訪太多聽信
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溷
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　陛下所聞之
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
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

臣前所奏微臣養劉子正爲此也更望　聖慈并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宗社生靈之幸也　治平四年九月上時判河陽除去懷州充集賢觀使

上　神宗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　獬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　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　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　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爭趨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舉鞭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甘藜糲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　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固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川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繇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閒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差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踊而援之故劉備父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振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爲我用者正爲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爲

宗思賢其精誠乃通平夢寐於是得傳說焉此用心之顓也
臣願 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共策而
至矣言陋意拙惟 陛下裁赦 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爲崇政殿說書

上 神宗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臣前日僎奉 清光親承 聖諭以知人爲難堯舜不盡所懷退竊私喜 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兼聖之慈而以知人爲難故四凶舜禹舉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舉之則難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舉之則難堯舜於知人信任偏敵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堅編性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之而況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爲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昧矣尚何人之能知哉 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羣下之情臣願 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 留神財幸 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 孫覺

臣風聞臣下之論 陛下蓍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

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　陛下有輕羣臣之
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感焉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
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爲乏少　陛下欲
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眞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
必拿夔稷契然後爲相太公方召然後爲將則臣恐難以待
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
譬之　君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戾大車者輪轅衡軨
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
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隼莊王謀事而
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由　公亟臣與之魏武之驕其
臣楚莊王之自以爲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

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大王之與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
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而不已明天下
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
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若如是雖謂之王可也故古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史獻書師箴瞍賦蒙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
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瞽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
況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若弼違之賤夫婦之愚王若有所取則其兼賢廣聽
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之謂索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
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

臣風聞羣臣論 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羣臣未能
有以於他日此甘 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曉然無疑羣
臣所以事 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
下之患最大而无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
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 陛下欲使
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
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第之以理此大臣下欲為
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
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 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守之則二者
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

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傳待
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奏事則
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 陛下又或易之
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 陛下若能改用
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
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悠而來矣 陛下
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多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而簡以
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 陛下之所若甚則所安雖近
而當論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
不謹哉 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

臣爲不可任也　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
爾言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
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臣竊竊然疾取諸此以
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　陛下欲維下之不爲比周一爲
[illegible]　陛下之不爲比周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
利之所在將疏遠使人而貴近之功罪之所在必罰而賞當
來進讜言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
不[illegible]　陛下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見之堂上誠諦講怪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招撫無不盡
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為人用者也王
者得此人焉任之同心同德德元首股肱焉付之以
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
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舟輿檝楫之為器輪輇棟宇之為室
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
以慮外而不可慮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
賢也則仁且有智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動其心不以
用舍得喪撓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留立
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靡君而後起並以人主
之取舍輕重務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鄰之其次

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
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
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主謹
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者譬之馭馬若夫
鸞旗在前萬里在後清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
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又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
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
亦謹察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嘉貢內注駕之
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昔不信盛匡又聞詩曰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宣王興孝
友之臣勵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勵乎內者

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　陛下欲興太平以繼祖宗之業而即位以來所發號施令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使人者載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引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使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孰而規以從君之能察非至明莫之能勝故雖若顓子者孔子猶使遠之若周公之聖人者奉公循理忠信而萬實終不以亡爲有以虛爲實能明其所用大小各以其敘至於無常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使況士大夫乎臣恐日侵月長若此曹輩在墻進充塞于上之政也今　陛下欲興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

羣臣未有以望焉分者故有爲臣謂此輩獨可藉其料力收其智能棄取而使之不可以爲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侵月長若此曹輩在墻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　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違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　留神察之不勝

大幸　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四

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孫覺

臣聞君子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陰陽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萬物通達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亡則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譬猶空乙之二不相入水炭之不同器黑白在上則賢人出見

於是將以有爲此其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
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舜有大功一十舉十六孤去四凶北
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
朝鯀共工驩兜之流於外以爲功讓舜能辨群臣之正邪處
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政公曰若子之言吾君也
士父老曰以士善善而惡惡也臣願公曰若子之言吾君也
何至於亡士父老曰不然部曲善而不能用去
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適或而
不忍又其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摧沮

則其不亡者有幸臣又聞書曰
迪上以非先王之道謂人主
士則其行爲貴士其貴患信
士之患莫大於昵習小人之言人主不必盡用書曰
聽言政大矣古之人若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出初
勤愛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驅而駈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
先意承旨卑躬屈人主所好樂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說苟
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
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
下注心拭目以待陛下以堯舜之上忠邪混淆君子黜古而

不敢言亦人徊徨而欲去歲且荐暮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　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游圭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　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　陛下之計誤矣　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吾秦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內外之常處以成　盛治所進賢去佞之大切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爲郭氏所憂一清耳目之路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　熙寧元年七月

上　神宗論二外大臣以和由君子小人並處

宰臣伏蒙　朝旨擢冠宰　非機務不得預聞稍稽入覲冀得覽告

爲私謁然不敢安居當今切務從容伸報塞而事頗紛綸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　天聽伏惟

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得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得成國爲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

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喪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和不可也欲天下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者當時聖賢此足見羣政者和則類無猜嫌羣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天下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羣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史書之數百年者矣昔貞觀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不知治獄問一歲錢穀幾何陳平謂各有主者勃又問主者誰陳平謂主者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勃自知不如陳平及孝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唐太宗召宰相房喬議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讓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政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別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分拏

貪逞私憾之雠何邮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
意從論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
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
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者悉皆歸服憲宗
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
不妨度功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創造謗訕百般中
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
朔徐汴再階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携爲相爭黃
巢邀請節旄事携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笏而起喧於都下
然後議畋語爲是携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
黃巢搆大不悅益固執不 巢

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
僖宗不明終用携說巢果大發擁衆百萬自嶺表攻行天下
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西京陷沒僖宗幸蜀
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此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
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玆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搆陷
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隳族何
足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效也
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 參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
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一或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
從論思及內外羣有言亦不可謂其小職而容有不和也苟
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脈支節血脈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

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心予有臣三
千唯一心夫二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時歷官惟和不和
政庶注庶衆也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
朝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其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變易合
煉藥石設多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
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謹所擇也夫內外小大之官所以
致其不和者何哉正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
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待動靜語默不
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
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曰泰矣否卦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則曰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

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且小人當衰小黨衆則小人必勝君
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泰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
則陰陽相交結爲朋比駕虛交扇巨慝雜揉千端萬緒惑
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履肆毒於善
良心迷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
亦止由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爲亂
不得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三聖必不於小人道長
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
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
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勿用君子之器以待其時

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人之甚者也書曰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注棄叛保安咎災也比謂用小
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
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矣則安
可使之並處哉所謂安能得其懽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
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
主明君皆有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
矣其若愚闇惑亂細故則非所明之要也夫前聖者後
事之所法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禹
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恭惟 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詢眾朝之業繼祖宗之
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
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宜者未可遽棄
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
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
察焉是也孟子者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蓋宜主聞曰吾
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
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
以謂之出於眾議而不可不然
之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

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真侯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類毀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冊素甘辛而好惡之甚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賴之至也昔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爽　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憑信而遽行之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之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惜毀譽偏見者皆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　陛下至公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

謂堯也仲尼獨取堯比之於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　陛下可不謹之謹之又謹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其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冊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　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聖謹之謹之又謹之

熙寧二年二月上時為昭文相

上　神宗論責君實小人太深　范　純仁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辭向不合仍加獎用不蒙聽納緣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非賞罰差失必須竭力陳論況臣曾任陝西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祿結舌保身況居聖神之朝當盡強直之說愚臣自切近職固亦上體聖心無

非獎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
執政之心喜人承順故不能分別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
下之人有疑於　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獎小人太深
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曰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
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責君子太重也　薛向外官
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呂誨是御史中丞詔許
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也　陛下閒或遣內臣走馬承
受董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僚得知其或言不審詳必隱而
不責又況肯使與罪人對辯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
而來其言也　且薛向在陝西變法已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
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豈有不[illegible]
[illegible]使與罪人對詞一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違忤以沮其
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史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
假以來之則近倖之[illegible]違忤者汎之則中人之性盡移
如此而望風俗之不偷聽決之不惑不可得已　陛下天資
睿聖超越前古臣等遭遇千載一時徵臣尚耽於枉尺直尋
於　陛下固不可啓寵納侮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
伏望　聖慈捨己從人勿憚改作二人之命悉賜追還
不惟賞罰明於一時實系天下幸甚　[illegible]寧二年十月[illegible]上時爲同修
起居注兼同知諫院

上　神宗論推擇太[illegible]

臣竊惟　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
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若不足之人臣竊以爲人之難知堯舜猶病
共知而　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
以言其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
尚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量進　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
無濫賞之過然群才難進謹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
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慢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冗累月
弗臺唯　御史故陸贄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
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易啓謀
臣已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　陛下與執

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理忘去形迹
不曉矣　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
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
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
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
而累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
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　留意焉甚　熙寧二年十月上

上　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所聞於臺閣人物

臣聞近者召對屢僚雖感跡遠微賤　陛下亦賚天威賜以
清閒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其甚盛之德也臣聞進對
之閒　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
使之區處題品此雖　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
爲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
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未必
盡知人之明問荅之際　陛下不能不徵見聖意傾向
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行觀所惡者醜其所短
即所對必流其所言大臣聞之又懼開
[illegible]

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
臣從容之中忠佞熟賢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
者時賜察參伍其人才不至於失士

上　神宗論不當遣張載按獄　程顥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
德義又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　得召對蒙
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宜知　陛下崇尚儒學優
禮賢俊爲萬世之人軌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
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
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矣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
爲臣今所論者　朝廷待
之道願試之以治獄雖足以

見其鈎深練實之能攻摘奸擊之用立可試諸能事非所以
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 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
以微吏之事試之則執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 朝廷
尊賢取士之體抑有所失也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 日 侍御史裏行

上 神宗論御臣之要 呂大防

臣伏見 陛下求治之意可謂至矣四方孤遠單賤之吏或
一言可稱或一詞可錄不問其素之高下皆傳召而見之燕
閒從容盡其所蘊聖心退託猶以爲未至又詔百官五品朝
者各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廷下自爾以來月數數年
伏惟 陛下觀天下之人才不爲不多而聞天下之事理不

爲不衆矣然人才多則賢不肖益進而難知事理衆則可與
不可雜至而易惑恭惟 聖鑒之明固無遁照然區區之愚
竊謂古今人主之臨治動則貴精御蓋天下者事也羣臣者
馬也法度者轡策也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要則車
安而馬習轡緩而策簡御失其要則車危而馬敝轡急而策
煩人主之所以貴要者無他在此而已區區之愚以謂御臣之要
必先退讒柔而進剛重略言詞而責行實然後爲得臣體見
近年被召用之臣其善者固不少矣而以浮辯巧說而進
者或有之臣竊原其理蓋有二焉或以一切違衆徼倖速進
及考其成敗則不足恤或以接引古義以譬況見不度宜適
而謂今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異而事理則同此

陛下不可不熟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爲戒者蓋巧言之於人易眩而難辨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爲畏以靜言庸違爲患以善人讒說爲憂況其下者哉以此論之故冒專進集實良之士以奉成聖化雖言有佛戾行有簡其若巷之就之漢武帝愛司馬遷嚴助好許敬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謨此明主之鑒有以區處之矣以 陛下之文明致治將薄于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難必不在堯唐之下 臣 神宗皇帝好惡重在用人而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異路邪正者異門人之分非

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唯義所在小人爲惡頗得依眞以售其僞而欲興善者深治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

 陛下承百年太平大有爲之會羣寮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捐削民財爲功以興起刑獄爲才 陛下振之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

之事　陛下與羣臣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
民生靡無所赴趨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之罪特其心之
所向者不在守義而已貪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
故顚倒繆戾又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意出憂國
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
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
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
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　祖宗成法
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
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謬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
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
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
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當此以彼爲流俗長義
者以並進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一野如此士無歸
趨臣謂此風不可漫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
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
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
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不明矣度願　陛下虛心平
聽默觀萬事之變常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
已爾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

長稍抑虛譁輕儇志近忘遠意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其高舉卓品制疎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　陛下幸察

熙寧四年六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　神宗乞參舉才德之士　錢　勰

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　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　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以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　陛下操大有爲之志而當不可不爲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此能[illegible]文武之用[illegible]臣竊嘗深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　陛下先器能而後爰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未盡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具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爲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　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若世間豈有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內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走之便而堪屬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爲表率臣願　陛下參察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充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　陛下至明不惑之

資洞見情僞器而使之天下幸甚（熙寧四年八月上時
上　神宗皇帝　臣司馬光判官
臣伏見　陛下講修政務採訪人材雖憂勞萬機未嘗蒙收采
英識宜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
明聖問宏奥幽穴之士仄對清光擊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
罷夫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爲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
辱況士人或緣匿僚薦舉或爲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
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　陛下覆
載涵育之德也（熙寧五年三月
上時爲御史）
上　神宗皇帝　收人才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陛擢官職觀　陛下自臨御以來
虛心留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超至顯近
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之曰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
棄臣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
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　陛下降由
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皆有餘人雖不盡嘗試誠
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
今日詔意謂之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　陛下素知其能
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實忠厚欲爲
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緣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
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爲第
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

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甚有進惟　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熙寧十年十一月上時自河陽召赴闕提舉中太　宮

上　神宗乞選用前日議論之人不終遺棄

呂　公著

臣聞自古帝王治國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堯舜猶病何畏乎言今多邑孔子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岳以辨任人納言以聽說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詖辭險言者不能移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經陳納稼而朝廷清明群小斂跡政事日欲增善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未能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容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異同之論而今不異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是壞法度之人可復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見端人良士類遭排擯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緝細聞之皆以爲緊當任御

史嘗有所言　陛下不以爲過有採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
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欵余　數日後回者
而龍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忍當為一
二識者私道　陛下盛德寖以爲　陛下春秋昇盛羣臣高
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志人之過極天地　陛下之量
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大之臣雖苟曰頗
得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況天下賢才固未甚少
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未甚以言定也臣
竊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有未善於善
國上心愈久而益明者其風安得不厚哉
言行卒爲　陛下所照者豈亦未少也見人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捨使讜直之人二
端而已捨使者進則人主日有聞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
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
所為大率捨使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
觸忤旨意使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
緒仁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
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 陛下
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
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 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
看詳列但舉其大要惟 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
禍亂將至 陛下雖欲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元豐六年閏六月上時以
臣六馬區區之志略陳其槩伏望 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
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元豐六年閏六月上時以
司徒使相致仕 詔素二語輔臣曰富弼有疏來辭子厚曰弼
言何事 上曰言供左右多小人子厚曰蓋令分析執爲小
人 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
龔朝子厚真安禮禮部右丞
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要須不謂之小人子
厚無以對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五

上 宣仁皇后論察賢使之說 王巖叟

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爾蓋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威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不賢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見以謂旁求素蘊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密觀之則賢使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使之說 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為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趨也言行則惴惴

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違違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爲樂而不以己之安爲樂以國家之危爲憂而不以身之危爲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爲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寧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　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爲　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使人之所爲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爲則爲之不惜其民之疲害也進人不以爲國家而以爲己謀事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苟容龍人情之所共獻而不自知也而曰以爲忠後日以爲非而不悔也然而自古申材之士未嘗不爲所惑者其巧言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材詐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　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爲　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　太皇太后　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賢以輔成　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爲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元豐八年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自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蓋莫不有

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
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人材得之未多朝廷
明而萬事當理者愚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
之間除授之際常覺難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 陛下惜耳
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
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僅以自慊 陛下內篤此誠以自慊外勑
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
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 陛下道其理略有
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喜於補心則為蔽喜於補己則
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自是而不以物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 陛下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儆戒之庶
賢無遠近無隱顯皆將得之為 朝廷用以賢 維賢宗社之
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元祐元年十月
上時為右司諫

上 哲宗乞審於進賢果於去姦 王巖叟

臣伏覩 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
行其言以華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
於內外故 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
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 陛下之心漠然若有
聞百姓相與哀泣其送葬者遠近不期而集老幼之言平生其
特德其法十又五年之間安人興治之效人無異言復將安所
君乎無乃疑為異謀不邮 國家之急以為吾民乎護護

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蓼莪
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
陛下益厲乃心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今
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蓼蓼於進賢
二端而已兩未大悉在朝蓼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爲
也光覺蓼人今不可少留久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當果於
去蓼也　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
下將觀　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　陛下當審
於進賢也去蓼進賢豈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
而憂其惰　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臣竊自古人臣因姤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

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見信於　陛下下則見信於百
姓人人自耻以不及也臣惡此後必有姤光者陰以
言毀短光之所爲以疎　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
入其邪說行其蓼謀以壞善政此　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惡
小人或誤　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
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　陛下持之益堅信
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天禮後
罷張璪輩二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先失
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爲歎恨之深者也今因璪輩自
有請願　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賢以重　朝廷以爲

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違失治辱
廟堂使君失望四夷不安也元祐元年九月上

上　哲宗之親賢疎佞堅其船纜　梁燾

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爲先得之賢則
君德清明政事忠厚百姓和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
治之所由興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頻
苛百姓怨讟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亂之所由起者在
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
佞人常多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夫治
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判如霄壤之異人君
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釐差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
盡忠盡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
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疎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善志
勵其不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
既安而或怠於爲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隙
而又疎之也賢人疎則佞人乘隙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
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爲私爲私則言皆諛悅事
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
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
既安而或怠於爲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
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而率至於治亂
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率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

而甚者則堯舜之分宵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　大聖人爲
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始終收天下之忠立
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
大公至正制臣下　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　祖宗親用
忠賢風節頗厲踈斥姦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尊忠厚
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百姓寘敬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
可待矣誠願　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之意不
少動於清衷奸兩端之傾危排根而去之明一忠之靜正舉
類而進之將令風俗純厚　朝廷尊安近者獻其忠遠者扶
其公仰望　仁祖之治下難及矣惟　聖心少加意焉臣愚
不勝慺慺之誠昧死以聞

右　哲宗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　宋　龔原

臣聞自堯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邪正之
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惡手
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實不
敢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爲佞爲欺無所不至恭惟
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實諸朝審知
邪臣之在利遠之於外臣願
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則
天下何患乎不泰也　元祐元年上時爲左司諫

上　哲宗論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漸致邪正不分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
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
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
以亂也在易内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内
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
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
爲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内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下皆無小人也　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爲先登
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
爲然雖舉十大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
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

今日之省卞他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
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曰準人綏
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
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害風俗大則傾
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内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
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爲肖
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　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
求賢多引讜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在位爲他日之患
以副　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元祐四年四月上
時爲起居舍人

上　哲宗分別邪正修[illegible]

范百禄

七

臣愚竊以爲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
謂正直之人或天資朴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
名節所謂邪惡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
或鱼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
如後

導人主以賢直使之處中聽納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誤過拒諫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德義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功利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尊崇廟祀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簡崇廟祀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恭儉清洁奉循典法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禮章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卹典法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原情讞罰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爲姦邪
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爲公正
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爲姦邪

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 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大馬之忠 元祐五年三月 日

上時爲吏部侍郎兼侍讀

上哲宗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

臣惑其邪說遂使忠正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毒薰猶共器久當遺患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但當置之於外毋加察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悵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豆溫之亂諸豆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豆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豆民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豆民而置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

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邪慝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又確起被罪有司徵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盡秉何正臣肯身爲待制而明當爲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檄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脩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惠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稟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大厚德但本末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薨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言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人其在門庭無所損益過流便轉殺忿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姦竊柄誅竄爲亂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傳操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崇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　元祐五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哲宗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係第二狀

蘇　轍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劉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以陳其詳以瀆　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　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與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按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亂也凡興衰所載都此一頻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

爲詳盛其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通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君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遇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君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雖在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突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諭人者至矣獨未

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說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曰前
所上劉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
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
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
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坰牧夫一無此理也且
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鼎必爭一羊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
敗何者小人貪利忘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
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昔 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親覽群臣之俗將以綱紀四方
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渾沌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
[illegible]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
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蹤踏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
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
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illegible]其黨
臣謂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成害正人漸復舊事以
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蓋
自熙寧以來小人親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
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朝之以禍誘之
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竊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
審察遂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

三日數疏食淚面無恐言諸葛亮治蜀嚴峻李平為長史
[illegible]又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甘垂泣思亮夫駙立平三人
[illegible]猶之貴臣也管萬之所以能載其貴臣而使人無怨
[illegible]非有它也賞罰忿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
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
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
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及覆為憂惟當更
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離未久
皇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
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甚

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竊不
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 陛下早發
事獻言罪合萬死 元佑五年六月上

上 哲宗乞用君事 仲素道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
泰致之易守之難善善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惡惡其未
一善惟恐未之能去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去潛心於謹微
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子孟於安樂
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
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人

嚴於聽謂慮之隱者爲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爲不足防至
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
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
終治安無患之時者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千並進賢去
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橫斂不聞
一夫有怨嘆之聲灾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
以古驗今可謂泰矣　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
好無聲樂之玩無敖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平戎之喜不謁
不行黃道絕跡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勸政寒暑不廢
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
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宜猶慮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隙
事初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隙我泰道爲　陛下所
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　陛下
審聞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親其間必擇
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
矣備矣　陛下以純一之德守千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
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元祐六年上
時爲發書極密院事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七

君道門

用人五

上　哲宗論爲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　梁燾

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爲高而政以忠厚爲本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　皇帝陛下仁孝恭儉敬靜淵疏通閎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　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爲政之要在於辨

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聽正人呼
邪人固爲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爲邪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
在辨其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爲計不
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　兩
宮而一其志爲　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
開廣內外大安豈不爲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
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爲忠直內陰懷姦慝其言似忠而其
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
也自謂純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今貪祿競進猜忍傾奪專
傷害善良爲謀而又附託權要以出死力爲之靡大不懼不聽
以肆其毒毋恤國之憂屑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
言其爲傾搖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內
外大恐豈不爲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
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己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
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　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
定深辨姦詐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
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
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貼黃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　陛下照物必盡其
情僞而遇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其次序雖古

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
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
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　陛下亦以為是知邪
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正人多則可治　陛下亦以為是知邪
正人多則可治　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
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
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
乎臣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
如不悟則姦邪乘隙數數進言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
所宜早辨勿為清毒所蔽日之憂悔也
臣竊　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
陛下之恩者今在　朝廷不過數人輩小人朋比結為
朋力謀排間若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
可行大姦有狡求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事難守為憂
孤立難安為懼若非　陛下知其從來志身忘家當怨
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於今
日也在於今日之勢尤為難立仰賴　聖造終始主張
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
一如此則為　太皇陛下即日之悔為　皇帝陛下他
日之憂此可為太懼也願　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
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強橫難制縱終能制之憂
勞亦已深矣伏望　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

開若重開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　朝廷日有安靜
之望　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
人蔽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慢似敢
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
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爲
戒聖明不可不察也元祐八年十二月　日　時爲翰林學士

上　哲宗論臣察上毀不得差遣　蔡　絛

臣竊見　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
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疎遠小臣偶緣薦引仰瞻　天顏
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君臣道義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柔
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倉卒變章且器使之以觀其能
既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瞽瞍
有司收修謹遵簫鼓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　朝廷
方患人材之少職事官員闕員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
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
自抑不敢以賜對爲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
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
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
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　陛下圖之　紹聖三年三月

上　徽宗論君子之道直而難合小人之言遜而

易入

曾　肇

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邪正不分而欲有爲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　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公正小人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知者遠且大小人所知者近且小也君子所趨者義小人所趨者利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孰能不屈於此而出於彼哉

堯之聖而曰長哀四言令色孔壬以辨之舜之聖而曰遠佞之聖而曰即善遠惡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忘然後君子有以行其道而小人不能害君子苟爲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國事擇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幽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爲非以白爲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爲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爲人君者豈樂盤君子伸小人以招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辯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姦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淫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

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
地九雜處竟朝竟能賢舜禹而退共鯀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
仕於魯魯公賢奉盍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
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為漢元帝
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邪進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
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緜延而衰諸葛亮嘗與
蜀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
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鄭威公任管仲
桓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昔
大儆唐明皇用姚崇宋寧宗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

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
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
邪正惟　陛下留神省察元符三年正月上
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　曾肇

臣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俊不以一途故取
魏證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取王珪杜淹於流竄其餘
罪亡俘虜之臣咸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正觀之
治及我　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為先方是時承五
代衰亂之餘　太祖皇帝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
多闕略又自郡周以後藩鎮專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
蔭入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歲取進士止三十人

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既難不無滯材　太宗知其然故存位
三十餘年所擢士必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草澤遺
逸之人收拾略盡　本朝名臣多繇此出後世稱誦以謂
太宗明於治體必天下為慶非衆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
至籠豪傑為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主後嗣所宜師法者
臣伏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要外則藩府守將類多闕
人有司患之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
或曰乏材而進臣請古者不
用之不廣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限則材者不
少用　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
能抱　之士有鬱塞不伸之嘆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　陛
下御以來銳於更化其所引援固已不專一途然臣愚竊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 陛下留聽毋忽 元符三年正月上

上 徽宗乞示好惡明忠邪 龔夬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 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又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 眷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爲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於董面以求自入或甲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 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 貞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審察其要只欲變亂是非渾殺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 [illegible] 用已害使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爲撓變則必 [illegible] 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必在朝

周知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莫惟 先皇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 聖訓勿爲阿附以蹈首守今臣不言則爲上負厚恩平居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 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陛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元符三年三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 徽宗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 陳師錫

臣聞堯禹稷契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仟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威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

於姐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
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
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得用惡
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
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霸且王
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為管仲者乎　宋興一百五十餘載
英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　仁宗皇帝
宜稽當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
郭必退自明道中親攬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
首宰相呂夷簡極意使張耆蔡齊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
日詰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賢志之初地震夕當用
宰執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王
同時見黜臺丹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姦邪曰
罷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
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仍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
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　本朝其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
代之風者　仁宗孝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備位言不見用
賢善不進用姦不去則安能嚮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
願　陛下遠思堯舜事親孝去邪之道中采齊威管仲善
善惡惡之戒近法　仁祖納諫進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
可見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

上　徽宗元符三年五月　初除殿中侍御史

取人無鄙曹元祐之間

臣日者獲遭清光親承 聖訓以今日之治體當以繼述爲
先復賜宴間側聆 耆旨以 朝廷而患元祐人爲多
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辜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必
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爲美 哲廟固孝於神考
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
君爲異一語不相合時政必目爲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
指爲橫議借威柄以竝公私隙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
動人主故元祐之臣舉屏斥殆盡爲之一空所引陰險憸輕
浮於薄之小人內結貴近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
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爲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

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興人材化而治
浸潤披拂菁菁者阿陵之養芃芃足新棫樸之用一遭幽厲之
禍人才凋落宣王中興有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
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
新田舊畬培植護養者力故南征淮采而足用也元祐人才
皆出於 聖宗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黨錮之後凋殘落漠所
餘無幾天假飛揚者往往
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
沛咸被洞開不旋踵召賞甚近或布在臺省要潘便都班班
有之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
惟不失前日任官章章者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懷
恩 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皆臂之使指者事也之扞頭目

豈復有不順哉　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爲多不
過惠其實爲傳爾此正非所慮也　陛下操利勢持名器體
乾剛之德用臨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羣物人臣結髮
對親奏實就仕既移所事事　陛下豈有驚猜不爲使哉
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強其所不能得從同協力遵奉　神
考已成之法度修將護墜不繼述之義意勇天下共享其利爾
爽威釋射鉤之讎而治　桓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咎斬袪之
怨而勃鞮得以成其名　陛下珪魏證易所事弗不以陰計爲詩
書所戒其寘而不成仁義之治　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
後用捨之間豈無彼此之隙也　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又信仇人而用之用舍蓋隙猶是以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
者乎豈益爲　陛下盡心也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錮立矣搢紳之
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　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爲
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所宜用捨惟義之所
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
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陛下欲渝此言其
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
由舊章而閔予小子所以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
由舊章而閔予小子所以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
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其伐功者也
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
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爲常道也伏望　陛下

以繼述爲大計以因時損益爲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
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爲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駕御
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頓轡而爲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非迫
其所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
使御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
所御雖狙詐且爲之使況不爲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
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　陛下明諭
羣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咸勉承　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富貴
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陰陽爲公心陰結兌黨專意異論
務沮成法或怏怏非其君而驁不爲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
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爲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焉先之以
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
子不惠若茲多誥蓋有不獲已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
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　陛下
御之而已矣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
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五
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諫　陛下善置人焉雖水火之
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　建中靖國
元年上時爲右司諫

上　欽宗論用人大易　楊時

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

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
觀　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輔弼八九人大臣民之
表古之天子體貌之而厲其節者也其進之也易故其去之
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
之夫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逮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
可以無疑矣然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
夫湯之用人惟己由此道也昔季布為河東太守人有稱其
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
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
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為人固無足為　陛下

道然其言有足取者臣恐　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
以窺　陛下也近見百司羣吏有待次二年者而復除它
人代之此近日群臣受賄賂而私請者之所為前此無有也
陛下欲盡循　祖宗之法不可復用此例謹之於始猶懼不
終始之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　陛下重惜名器無輕以授
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生不可忽也仍願聽言
而加察焉見賢而後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奉天而已

上　欽宗論用人大易

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尊益與之不重則下
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者朝廷此

而哀狄服矣 靖康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舜尤甚其流至今未之能革 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取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越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効而與峻職者有自下僚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僻禍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尹伊呂高宗之於傅說不過一人而已未聞當時百執事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宂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裁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 [illegible] 事特加詳謹毋備具官僚毋超躐除授毋徇私愛用非才使朝廷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名器修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八

君道門

廣言路上

上　眞宗之追寢意莫不得留中詔書

李　覯

景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令檢討前代臣僚上封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衆位之臣咸服官聯庶幾固傾輸於誠懇悉砥礪於康哉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爲常勵競相緣免而苟或做同之曠廢或出事之詐欺宜頒申儆之旨明洽至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陳寵遇宜在蠲讒乃所上章故無隱覆則盡瘁奉國復何忸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禮蓋有爲憎是構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聽聽不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

今後所上章疏其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
樞密院即臨時相度合與不合付所司依理施行

臣伏覩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留于禁中四方開之以謂
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更乞留中並當付
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爲敷奏所累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
事若升殿論奏不聞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誠密機
之事不可示外者豈得須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
奬納規諫白樂天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章奏應緣路藩着
諫疏言極忠益知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之制且忠臣
以啟誠結明主　陛下亦豈盡審諸臣才器若悉付外
人復啟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開去月上旬比奏　真宗曰觀殊未明朕意前詔但爲禁
禁之黃門傳旨樞機密大事不可付外者即不在此限因

上　仁宗乞免上封事令李安世罪　孫沔

臣聞主聖臣忠朝有直言之士下情上達外揚進善之旌前
王思廣於聰明庶政莫能於雍蔽諫臣願祿竊位懷安
故於觀闕之前尊設匭函之制言之無罪誠不問於卑微來
者可追庶獲聞於讜議時加激賞猶避深譏或致嚴科實爲
止言今竊見上封事人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讒言不識
朝廷之儀惟擾市井之事毀撤日月干犯雷霆死有餘辜身
不容責兼聞下吏審問文辭致詰飛聲推窮敗類然極索姦
之理或傷招諫之仁雖曰狂愚猶勝諂佞況自道輔仲淹被
黜之後龐籍范諷致對已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千里

之外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訓上犯顏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豈有至聖猶忌直言遠流傳爲議非美殫棄之如其類惡傷彈雀以珠所惜者大伏望皇帝陛下府回造化貸以寬恩特免竄投以勵全節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內愧之心況臣與其人素匪交親未嘗識面縱于大典絕不相因惟恐吏官直書於違愎可嗟言路重設於艱危伏乞矜天威用在咸

豐景祐二年十二月上
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沈仲淹不當以言獲罪余靖

臣聞位卑而言深者罪也知淺而謀深者妄也臣敢自緘默苟有開陳者懷忠事君不敢自愛苟一益國死無

今月十九日以來都人大譁

官甚知饒州者臣竊謂仲淹秉朴忠之心懷直諫之節不識忌諱有可矜憫觀其臨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國夫豈私身哉況歲起自艱所召居顧問之職爾時正人端士酌酒相賀蓋喜

陛下納善思治招來忠讜眞聖帝哲王聰明之政也今茲遽聞以言獲罪左降僻遠事出不意驚駭耳目何其進之太暴而逐之太速乎然則仲淹若以官政闕失自取罪戾國有常典誰敢議之今以剌譏大臣指訐時政而不示含恕重加譴謫臣深爲

陛下不取也昔堯舜之帝商周之王嘗云諤諤以昌不聞誹謗爲罪況仲淹前所言事在

陛下冊于夫婦之間犯顏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禮尚加優奬正人端士所以相賀者以

陛下屈情徇道超越前古

若是者也今因進對之際言大臣長短縱令謀論疎淺褒貶過當未必盡合　聖慮此則斷在　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與議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廷毀平津之多詐張昭論將以尊崇漢疎漢帝吳王孰聞此議兩用無猜豈損令德臣今越職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內外各有職分但以諫官御史畏罪而未言遂恐嚴人之議不得上達故敢區區不避誅放臣之所言亦非營救仲淹何者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間至更部員外郎比於常流此乃踰涯之寵今雖落職　於仲淹　國家大體耳古者斥去直臣皆有所損但所論者　國家大體故宰臣始忍怒以示容納彼非不能快意行辈營

讓事在二十二年　陛下自親政已來三逐言事者矣習以為常不甚重惜則恐書於冊虧玷太平之政鉗天下之口塞　陛下之聰在此舉矣不可不謹故臣披瀝肝膽冀　陛下察之伏望　陛下以舜察邇言為念以漢招直諫為謀常以壅塞而是憂不以誹謗而加罪追改前命無重過舉則天下幸甚

景祐三年五月　日　上

仁宗之追寢戒越職言事詔書　孫　甫欽

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尚書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丁亥救陳烈潮堂曰為臣之方檢言罔上者有辟行已之道挾私立黨者必懲貿於舊章敢廢公議范仲淹比緣要權委劉頻罔畏宮闈之際專為矯厲之趣奏述狂肆疑貳朝廷多既妄露於薦稱但密行於雜間本于躁率但述誕降守方州尚寬憲然念士風授任者以宿業為重徽規者以順議為得沛徵名譽協之大唐以列最辨材謙侵事之舉咨爾多士各敬攸司勿

廢已以營他利若能排擯此輩庶幾衙直警
私寧或取悔尤思中正之吉辟開揄揚之旨自勞修以
稱朕
意

臣聞治平之君使危言不離於耳則天下庶可久
安也高位之臣使顯覆寵祿之禍不絕於心則百職可以無
曠也苟治平而忘危言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
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
神之君好聞忠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
民有隱匿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機至
繁事有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
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竊觀
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懲艾或往往竊議
本於寃喪蓋 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羣下以來讜直故百仁
皆得轉對又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
相違豈非大臣蔽塞 陛下聰明杜絕忠良之口不惟虧損
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
自任末或不云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
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 陛下垂拱法宮之內何由得聞
天下之務乎臣前見 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
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
坐得鄉輔蓋不敢負 陛下委注之意虧臣子忠義之節而
昔惟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奮氣雙上咋舌目覩時弊口不
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

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惠之大者是
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
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賤隔之至也尚以
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　國家班設爵
位列陳蒙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嘗之使諫尚恐
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輸念于此可
爲驚惶伏望　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勅於采納之端
冀求觀四海之安危垂念　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
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消默罔成風則不唯
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區區
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爲衆所忌

上　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劉敞

臣昨聞吳充駁官馮京落職謂其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
實有不可是以觸忤　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
奉宣諭充乃是根職非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合容
臣竊驚駭不覺憤悶前日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

下　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賤〈賜進士及第諸科出身者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
陛下留意焉景祐三年五月上時爲光祿寺主簿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擅侍恩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
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遷速升降之序其進退之際不宜全委宰相上百官廳揔其次第曰如此
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仲淹聞之又爲四論以獻一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識揔時政之體夷簡大怒以仲淹
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識揔時政之體夷簡大怒以仲淹
語辨於　上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應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
淹亦交章對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
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遂降是詔

致震動臣下今　陛下慈仁好諫覽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
不務將順　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
末反謂　陛下不能聽諫詔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
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
不敢言得以利已得以罔上　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
經傳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皆爲
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開　陛下欲爲善
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悟　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
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
之三戒也當儀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慮
有此節五行備則常陽寒則常雨　陛下得中則地震日月
薄蝕皆非常之事此事近於倫理必感動陰陽或能遂致變
異臣等前地震日月之責望　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盡
言獲罪　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狀稿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
口讀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全

元祐元年十一月

上時爲知制誥

同前係第二狀

劉敞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論官本末面
蒙宣諭云中書怨其太直不與容臣其時實奏言若如是
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揣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
有地震日食風雹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
臣所言五日之內淵文京師雷震復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

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陛下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氣起戾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而不虛動傳曰臣之蔽君則蒙氣起戾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祐　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望　陛下靚緝自成永綏四方世不可不思不可不慮今　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懾已非常時　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決令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上所聞特二留中詳加省覽至

元年十一月降同知禮院事有旨宰臣不當補外馮京最後上疏言急切宰相劉沆怒出京知濠州

上曰何罪然猶落脩起居注出

此疏蔽天有疏疏已見用人門

仁宗論章疏多留中不降出　孫　升

臣僚所上章奏多有留中不曾降出若臣愚

竊以近日臣僚所上章奏至要至重　陛下宜深思而遠慮少

留此一事於朝廷之體至重

可也帝王喜九重總覽萬機防謹之先在於壅塞統心精

密最重其原尚或聞有欺隱故作弛放弊將如何臣即不審

之然耶將權勢使俾妄生命令而

[illegible]一奏人緣此陰結巧僞公爲稽秘果有警急事

[illegible]不聞大臣不得知其如何可駭也且書稱明四目達

聰堯舜所以成大聖今自　陛下不喜正論遂使讜臣端士

[illegible]恐四方閘之謂

[illegible]結古熙不敢吐非廟社朝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欲

[illegible] 陛下敕中書申明自來條約指揮通進銀臺司及內中
[illegible] 經歷處分應文字並須立便批鑿投進或降出不得稍違時
刻仍一一點大臣商推可行可止之狀以慰中外物議則
陛下聖德不損於昔時 陛下朝政愈新於今日臣不勝懇
[illegible] 之至謹奏 [illegible]

上 仁宗乞不罪王起上言虛妄 揩 折

[illegible] 臣竊觀 [illegible] 宣旨下御史臺根勘大常博士祕閣校理王起虛
[illegible] 言定州夜會 [illegible] 事 [illegible] 開 太
宗皇帝朝有雅 [illegible] 臣 [illegible] 稱頌後宮讒嫡 太宗謂
[illegible] 臣曰武程誅茲 [illegible] 知宮闈中事庭給使不過三百
[illegible] 筆啟令知之 [illegible] 武程妄 [illegible]

往暨置行黜削以懲之 太宗曰朕固嘗當罪人但念其不
知宜終不加罪今起心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
中外臣僚人人緘默豈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
路壅塞由此始矣伏望 陛下上念 太宗皇帝不罪言事
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聖行若然則芟擇誹謗舜
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 至和二年
四月上時

為殿中侍御史

上 英宗乞詔中外咸上封事 呂誨

臣恭惟 聖德踐祚之初臨朝聽斷擢紳權臣中外同慶方
天下延頸傾耳仰奉新政冝有講求以獻皇望竊以 章聖
皇帝御正殿之二日詔羣臣直言抗疏咸求治之君未有如

是之切必有以知開闢言路誠邦國之首務矣　陛下承
先帝仁明之治萬機無閑臣尚慮四方幽遠明有未燭百執
因循事或過舉在繼述之體所繫尤重臣欲乞　陛下特降
明詔俾中外臣僚咸上封事指陳朝政之闕失時務之利害
採擇善言恢張治道則下情無壅聖聰日廣昌明盛業自此
而始羣心屢賴不勝大幸　治平元年上
時同知諫院

上　神宗乞令侍從臺閣條對當今急務

劉　述

治平四年閏三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
公卿北民之上惟治忽在朕朝夕嗟嘻上思有以奉天
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幀不敏明未燭理大開言路
通下之志欲治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
若知見思慮之所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
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

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
厲文武其各體朕兹令之非徒下也

臣伏覩近降詔敕許內外文武羣臣直言朝之闕政國之要
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此誠
治虛已待人圖新庶政之意急先也天下幸甚臣竊思之內外
文武職官固多英俊之士其間論議或有可取然不若侍從
臺閣乃天下賢才之所聚也臣欲乞特降　聖旨取當今之
急務問以所宜令兩制兩省及館閣臣僚一一條對既以究
其利病亦以見其器能候內外諸處奏到文字就兩制館閣
中擇智識優長練習時務者三四人置局看詳議遂旋具
事理於所屬中書樞密院參驗後進呈取　旨施行所
奏庶政交修下情益達　治平四年閏三月　日
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　神宗乞施行封事　司馬　光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　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　也今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畧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苟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弃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敝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以盡心精簡竊於義理可施行者擇其精者決自　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　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置諸左右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　治平四年四月光得旨同張方平詳定內外官斷事奏後上此奏時爲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聽言之道未至者三　彭　汝礪

臣聞之凡人莫難於爭臣我之所長君我之所短君我之所喜臣我之所憂也非能輕重之非制貴賤而有過則必正之人臣我之所天也能制禍福能能榮辱之而有姦惡則必言之以至賤應至貴而言其所惡聞之過失以至孤敵至衆而發其所隱之姦惡則危辱怨禍之至如歸焉危辱怨禍不獨其身亦及其子孫夫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皆可以成業而端慤來之名器舍是天下之至安

而投不測之危禍背違衆人之榮譽而非無窮之怨惡則其
爲其計非爲其家亦明矣　陛下至誠懇惻願治如臣不肖
而優容假借尉藉之良厚則知　陛下盛意於天下之賢雖
古人不能過也聽言之道有所未至者三蓋有所疑有所易
有所尊此臣之所未喻而不敢諱匿者也臣聞大君所以
交於天地應於萬物者無所不用其誠也在我者無所不用
其誠則人之誠亦至焉臣竊聞　陛下勵精於治纖悉必躬
而不能無疑心周其言王中王事　陛下疑以觀正不能
成就蜀中士大夫故其言之[illegible]後知說者以爲天言國恩
與鄉里孰重必曰國恩重而取於天下[illegible]君與得於人臣孰重必曰
人君重違重而取於天下[illegible]所輕而取小人之與臣子恐

不敢如此臣伏思　陛下於百官之中取六七人者爲諫官
御史使得察百官邪正辨天下利害而言之則必以其人爲
可信也以爲可信則任之而不疑以爲可疑則去之而不任
既任之復疑之既疑之復任之非誠之至也蓋上以疑待下
則下亦以疑事上上下之志不交則不足以有成矣　陛下
所委者外臺也今外臺之罪狀顯遂者日夕不絕[illegible]　陛下
以意度之以爲其人爲某事言其事爲某人言其人臣[illegible]
所不能徧臣非爲尹姚恐　陛下以是心待天下則賢才如
丑者知有所不言矣臣所論多
知　陛下之意未以不肖可惡而將告教之也臣雖已銘
然公義有所未安則其告之亦
不敢後也蓋君視臣如[illegible]

則臣視君如腹心　陛下知足以落天地攝足以慴萬物
敬日躋方登於堯舜而羣臣曾不足以驚髣於帝之
佐其何能仰望清光哉　陛下歸視收聽退藏於深宮羣臣
猶且縮慄震慴未敢以盡使以明爲用則發號之次必不能
爲光矣臣每見陛下之臣稱　陛下高明博厚比於天地論
之於古則貫穿遮世而不遺施之於今則周旋萬事而無盡
臣下知嗟嘆而已臣獨有疑焉不知本末臣誠山野未更於事然臣前論市易事蒙宣諭以謂
天凡所欲言稽之古參之今聽之民謀之士大夫反覆至於
無不同然而後言少疑闕之十至於八九焉則於本末之際
不敢言不知也　陛下誠盡察之而少賜寬閒之燕使臣得
道盡於前而少容盡其區區之愚則臣之言必有以當聖心
者蓋天下之人散之則愚合之則智故曰君子之道譬乎
夫婦夫婦之愚非足以言於君子然有取焉以其有所長而
已不以其不足聽而忘之也如臣閒才謝拙數其言之不善固
不足道惟　陛下以誠心待之則言有善於臣者有不得疑
之矣臣嘗言之曰是非在於衆人當與衆人共之利害繫於
天下當與天下共之蓋雖人主有不得專也昔嘉閒之薮欺
險諛自大臣以至於僚屬之賤皆朝廷以及四海之遠蓋無
不聞知所以愛憐而不忍害者備　陛下而已夫人君之於
人臣固有所謂庸之者能有益於國而於民爲損能有利於
上而於民爲害皆非先王之所庸也傳曰民功曰庸則先王

之所以庸之者以民爲主而已夫辟土地以彊國實府庫以富國以拿吉之如所謂才也而孟子以爲民賊況嘉問上欺
陛下下欺於民實未有以益國羣臣皆足之愈切 陛下待之愈固臣未知所謂也夫嘉問區區實不足數爲 陛下道然
陛下以是待天下之士是害有甚於嘉問者 陛下有不得
知之有所疑似乎不能毋者意有所易似乎不能毋我有所喜
似乎不能毋固凡此皆非微臣所望於聖學也有所疑則忠
信之士不至有所易則禮法之臣不勉有所專則正直之言
不達忠信之士不至則所與者諛許而已禮法之臣不勉則
所任非所嚴者矣正直之言不達則過有不得而知之此不
可不戒也臣聞之治國猶治疾不能望而知之聞而知之
切在一體副治一體以一支
外有傳之內小有積而不
惟 陛下剛健不惑日勵精於事夫下指日數月以望虞
成周之太平今有爲十年矣而事功未至於成就而其弊有
加焉凡此疑皆言路不通之過也惟 陛下加察 熙寧元年

上 神宗論近歲用言好同惡異 彭 汝礪

臣伏以 陛下自初改爲今幾十年損益屢續紛紛莫知所
止條令數下使車結轍於道郡縣之吏不能勝任言理財者
幾悉矣而公私之用愈屈於不足風俗彫弊德義陵夷浮虛

刻核如無復有所憚也是皆水潦飢饉疾疫加之師旅遠方
騷然不安矣此固　陛下勵精夙夜綸以臻理成之時也
豈願　陛下加謹焉毋忽於其動思所以安之於其煩思所
以寬之於其易思所以鎮之於其簿思所以厚之此今日之至切也夫潛神於一堂而欲以周知四
海之表制法於一時而以施及萬世之久夫豈一耳目手足
之力哉惟在盡人謀而已臣淺陋實無益　陛下毫髮之
事惟　陛下益廣言路以通下情下情通則忠謀日至而利
害之迹邪正之實不得隱於天聽矣蓋事繫於天下則當與
天下共之事繫於衆人則當與衆人共之非可以私也臣竊
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譽之以爲高才爲知治體而
果甫之異之則衆毀之以爲同俗爲不知治體而果慶之
是非在理不在同異使同而有所忤焉雖同乃所以爲欺也
異而有所取焉雖異乃所以爲忠也夫上所好惡民之表也
上惟同之爲好則民亦以同爲貴上惟異之爲惡則民亦以
異爲賤人不能無賢不肖能無利害而人人雷同環合
以可不可爲一則辨泪君子而爲小人將飾罪而爲功虛方
欺而爲實利方詐而爲義末流之弊臣恐不可勝治矣　陛
下道濟天下而智周乎萬物嘿笑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羣臣消釐終何足以有益耶惟深爲天下屈意聽納以荅天
變以同民慶幸甚　熙寧九年十一月　上　上哲宗乞下求言詔書　日　監察御史　司馬光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
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
若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
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
里今　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　太皇太后同斷萬
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謹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
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
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
壅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
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
願上帝垂休歲不大饑　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大

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忽
歸　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傾死亡思有開
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
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
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
榜曉示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投下委主判官書畫時進入在外則於
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州通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
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户者蠲其雜役省賦其義理精當者即
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
亦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

無隱　陛下雖深若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悉措施爲惟
陛下所欲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　陛下若以臣言爲可
取伏乞決自　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
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元豐八年三月上時光初自雒入京　太后
臨向垂簾惟簡閒光所當先者光上此疏

上　哲宗論宋彭年等言事獲罪乞速下求言之詔

司馬　光

臣昨在京師伏蒙　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疎無取遣使訪以
得失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爲堯
舜復生禹湯再出可待也當是時天下
召黃諭求直言之事先陳所
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　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
之間未能盡合衆心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元州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
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顛倒者報聞罷去亦不之罪又
者並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元州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
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顛倒者報聞罷去亦不之罪又
臣若跣弟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
走通險阻能無傷乎賈出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雖
人主猶恐懼而不敢自蓋況衆之以威壓之以重平頃者王

石秉政欲廢　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惡諫者
憂於位讎嚴禁誹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口
生瘡苦無聊賴所從告致怨謗之語上又　先帝臣常痛心
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
苟有肯進言者　陛下必加寵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
骨捐愁蛙之意也召詰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今　皇帝新即位　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
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　朝廷惟
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
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須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
涼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謂乞令依保

馬光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賞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
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
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
耳夫阿意苟容自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嫉惡福在己人不敢
言此大臣之利也默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咎至而不知於
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謂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
不肖但惜　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
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吐舌
相戒則　陛下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不
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宜當廢而不行
亦不旦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壅塞

之使不得舉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爲盛業主選
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于芻蕘
未聞有使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言
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
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言事
差臣知陳州竊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
徼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奇取
習讓而忽閣疾幾願納忠之人滿言源源而來也臣無任懽懼
謹文書政事堂言出入下謹不識忘謹不

所顧避以此尚知於緊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
復用於聖世矣上孤　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爲徵臣
平生願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目　加陳州詔令過闕入見

上　哲宗乞刪去求言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
之人並許直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出榜曉示鼓
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　聖旨令入見於今月
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
瞽妄言曲荷采納竊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
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
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

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窮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遠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道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優劣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窮機事之重或與朝廷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疾苦可革則可以謂之衒

感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矣望　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　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須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劉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悉若合符節矣

元豐八年六月上時過闕門下侍郎

二　哲宗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韓　維

臣之著於靖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示大信招來羣言皆欲仰副　主上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天下幸甚然臣尚有若干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字非元論聖言

之本意似增飾而爲之者何則前日至於拂心逆耳猶將欣然容而不拒今以賞罰勸之後所云則異於此矣又以黜罰懼之且機事之重何害密言已行之令容有未知朝廷之意苟善何惡其觀望流俗之言必淺自可以勿聽藉使有犯此四禁者亦未至拂心逆耳猶在欣然容之之列豈可便行黜罰若此言出于 陛下則是詔文前後自相違戾疑誤觀者若出於臣下議論則是臣巧爲辭說以懼來者陰成其邪志也古之大言必曰毋有所諱又曰毋悼後患今則多設防禁又以黜罰懼之是人有所諱而卓後患也古之爲民者宣之使言下至道路無壅今則出榜出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既乖古義亦非舊體然非可以推廣聖德普及於遐遠開闢言路不聞於幽側也此事若不改正臣深恐自今聖德漸成雍蔽敢臣在 先帝朝嘗奉 聖旨以災皇撰責躬求直言詔下之日都人歡悅甘雨亦降不數日災人希宰相意上惑 聖聽別作一詔蓋掩前詔之美庶護新法之失人情疑懼遂不敢言前詔但成虛文而已今榜後之意頗亦類之此事於國體不小伏望 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之引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接前端特作 聖意批降拘束云別撰詔文倫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 聖人樂善好之心披雲霧而觀青天曰日豈不快哉豈不大哉元豐八年六月上

知陳州過闕留侍經筵劄子

臣伏睹近降詔旨以臣等留侍經筵爲治論蒼沃者豈特受之而已固曰不愛高爵重祿以獎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

拒也若刁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宥
行之令上則觀望　朝廷之意以
之情以若懲警審出於此而不
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願以即
凡列位之言宜悉此心務自竭盡以
輔不逮旦夕　陛下史臺出榜朝堂光等上疏爭之於是始改前
詔今備錄于後朕紹承　燕謀獲奉　宗廟初攬政務鬱于大
元夜祖艮不敢寧懼無以章　先帝之休烈而安轉天下
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
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備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
予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
以遂文武之功朕仕纂　鴻緒中外臣庶及庶民並許實封
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諸司及諸路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觀
政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
考求其中而施行之

君道門

范純仁

廣言路上哲宗乞詔內外百官條陳本職及所經歷利害

臣伏覩六月二十三日詔書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合聽大臣間採若可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滅默竊以陛下之令觀前以故事治國采觀聽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藉數事而已其餘敷奏歡呼者是也蓋近年敷奏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

[illegible]遂謂然否則　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求之廣也然
中外臣工猶未能盡聖意樣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
疾苦不能周言喉舌之臣又以利害不切於己
亦不言也言路既亡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己
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
或有疏遠而莫知若乃憂國愛人者盲未嘗言而人
愧於言矣如此者固不一也僕非　陛下深詔執事及舉
司使各盡其所聞肖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為空文而天下之
情終不能盡也盍亦來諭延修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
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其慈父愛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
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
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矣有司奉公吏之行法者不恤民之
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守其官姓疲斃而
無告也然則郡邑之斃守令知之一路之斃職司知之茶鹽
利害民兵刑法若役之斃守令知之邊防之
斃守邊者知之伏望　陛下明詔內則敕曹四司外則
專委三路三帥自司外則委提舉提點邊臣救守以至令
佐監當官豪吏修舉職業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三
年事利公益國可以興行其事煩勞費可以簡省其事毫釐
公私可以整董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略知其人之
才識然後　陛下參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庶為羅
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黨盡乳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
勞而成惟　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元豐六年八

上 哲宗論民封事乞降出施行 司馬光

臣伏見 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竊有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見有付外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者冀輒下杜延年正處其奏 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臣寮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皆謀長策不可謂無以眷明所燭詔旨纔無一二悉皆置全不施用欲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為參攷

前奏降付三省及詔政官分頭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元豐八年七月日 時為門下侍郎

上 哲宗乞早施行四方所言疾苦事

臣伏以 陛下憂四方之疾苦而惻然下詔使人人得以自言盛德也四方之人承詔鼓舞爭以其情赴愬 陛下延問而不行不若不問之為愈也蓋既問之則人人有必期惠澤之心或議者以謂事大而未敢決害小而不足行日復一日別有命令不肯取信朝廷此人謂 陛下以空言悅之後日別有命令不肯取信朝廷此

陛下臨政之初不可不謹者萬邦觀政在此一時伏望特留
聖念早賜救弊行以副天下朝夕之望 元豐八年上時
上 哲宗論看詳臣民封事乞留備規戒議施行
司馬 光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宮庭閭闥之
間皆如拍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 皇帝陛下高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
九重 太皇太后陛下深居
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
知之 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
疾苦仍降出今臣與諸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二十
二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
取者已用黃紙發出進入訖伏乞 陛下取發出者更賜詳
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鄉者執政請
聽臣僚上殿 陛下謙退以爲 國家政事多采詢於臣僚
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普疏舉集於前者非
陛下勤於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 國家政
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
發出甚無欲 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爲政在
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
不附國家不安而名譽不榮哉惟 陛下斷志而力行之

元豐八年八月上
司馬光時爲門下侍郎

上　哲宗乞養誠心以來諫　王巖叟

臣伏以社稷有安危天下有治亂羣生有憂樂繫人君措之何如爾夫以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深而察萬里之遠非諫諍以寄聰明於萬有使人爲我視物物爲我聽則何以遂羣生之樂成天下之治保社稷之安哉然而聽諫非難來諫爲難（來諫非難在誠以來諫）司姓至愚也誠心則可以感四海至廣也誠心則可以達鬼神至幽也誠心則可以通天地至大也誠心則可以動而況於眞餘乎人主苟誠心於好諫而誠心以行之則天下之人皆竭以誠心告之惟恐其不至爾好名之君蓋亦未嘗不自以爲好諫也然天下之善不至於前而天下之

善不歸焉者何也無誠心以將之也無誠心以將之者患在敷於有所偏好爾有所偏好則小人得乘間以進而君子之論遠矣小人固亦自以爲能諫也特順其所好而補助之以爲說豈諫也哉然其君自以爲忠於我而日加親近嘗不知所以說己而成己之惡也君子之於諫直捄其意以攻其偏好而勉之於大道然其君或以爲異己而惡之其害至於爲謗己而害之此安能治亂豪樂之所以分也臣以謂養誠心有道守之以至靜處之以至虛持之以至平行之以至公而不置臺輦輅使之以至正之間則誠心得矣誠心得則明則是非不亂而忠邪判矣忠邪一分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伏惟　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聖德方進願養誠心以來天下之善不

偏好以杜小人乘間而使君子之論日聞于前天下幸甚社
稷幸甚 元豐八年九月日上
時為侍御史

上 皆異之於求言詔書兩除去限百日招攬

臣伏覩元豐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敕中書省檢會今年六
二十六日已降詔書應中外臣僚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廷
闕失民間疾苦自降詔後雖有奏到文狀數尚不多竊慮臣
庶未盡奏陳八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開
封判官諸州軍各於要鬧處出牓曉示如有所見疾速依前降
指揮奏陳仍自元降詔書到後一百日外不在收接之限須
至論奏臣竊以自古以來甚盛德之朝必兼天下之智以為

朱光庭

聰明守庸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之末皆所以通治道而來讜言也固未嘗限以日月伏覩六
月詔書俾天下臣庶並許實封直言此盛德也必使知無不
言而言無不盡然後廣諫諍之路博聽善旌旗之設初無以異若乃
上之治底于無為下之人至於不議然博訪之道不可少廢
聖政日新方發聞所未聞豈可於求言之始為日月限哉
欲望 聖慈復詔天下臣庶無依今年六月詔書並許實封直
言更不限以日月然此則 聖治可不勞而成矣

貼黃所有昨來天下陳所言事臣未審 朝廷曾與

未曾採擇施行臣竊以調弊政大臣日以奏事爲事竊
恐不能究觀天下直言章奏兵食將降詔後來并
今後再許天下臣庶所言事並奏聞有可
以施行者即具事狀條列開奏取自 朝廷指揮所貴
下不徒言而上收實用 元豐八年上
時爲右正言
上 哲宗論爲君難不可不求言 范祖禹
臣聞尚書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舜曰俞乍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
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羣臣
君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爲臣不易也君知爲君
同心求言於臣臣知爲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

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爲德矣君知爲君之難此孔子所謂
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爲君之難則所樂者惟其言而人
莫敢違也夫爲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
言而喪邦也舜知此故咎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
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
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之賢人
又動必稽于衆捨已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
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
堯爲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
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舜王發政施仁必以救飢與此正相違蓋
王爲民父母坐視齊國飢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

復言璧豈之過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舜王不忍一
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
民見牛將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是以民飢而不
救此所以爲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
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
生之物一日温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爲不
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 仁宗謂輔臣
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雹足稼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
乃署令不罪州郡吏而聽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
請加之罪 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
不聞今守臣言蝗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 仁
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 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
臣願 陛下以舜禹之言爲法以 仁宗之心爲心以齊王
爲戒知爲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
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

覽元祐七年七月七日
時爲翰林學士

上 徽宗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臣竊觀 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
忠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民而乞言之禮
未加於黃耆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
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

有彊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不敢則黃耆之言或不樂
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耆秦穆改過復詢黃鬚詩書所載
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之意
必有嘉謀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 陛下上稟
慈閫議而行之天下幸甚元祐三年三月
上時爲正言

徽宗乞罷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曾肇

臣待罪右省伏見置局編類元豐八年五月已後至元祐九
年四月十二日終應干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以給舍都司
郎官兼領自紹聖二年忽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據本局人吏
稱已編寫一千九十冊投進及在局淨册納訖見今書寫
訖見今書寫摠密院中 書省門下省
淨册未曾申納續 中書省送
下章疏約五百餘件 元編類給臣以職事須至論列竊見
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未嘗置局編錄蓋緣臣指切朝
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 朝廷若有施行往
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愛惜言事之人
不欲暴露使招怨怒若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
見之必成深隙 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所編錄
既非 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旦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
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
不編錄而獨編此二年章疏耶臣所未諭臣愚欲乞指揮將
見寫樞密院中書省淨册量留書要並限催促修寫了當外
其續送到章疏更不編錄只送中書省上簿收管其餘編卻

雜錄人等並各放罷所貴朝廷事體均一不至多留人吏
枉費請給元符三年四月七日爲中書舍人初給聖二年十
九年四月十一日終應干時官自元豐八年五月後至元祐
修寫成冊申納三省院三日章疏及申請文字奏院亦合編類詩奏上
來臣察章疏及申請事件逐名編類元祐以
乞便施行上從之置局凡五年至是始以筆言而罷

上　徽宗乞至誠終始納諫　　鄒　浩

臣伏讀虞書見舜命羣臣作股肱耳目而戒之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面從以成其違者是諛也後言以指
其違者是謗也二者非事君之道也有虞之臣皆大賢豈不
知之舜且以此戒焉是知拂心忤意非人臣之所樂在於人
君有以導之而已此帝舜之聖所以爲萬世法也臣愚切觀
陛下即位以來憲天聰明首謀言路旋因日食臨降詔書咸

俟納忠無有忌　豈容憚煩欣聽從諫賜秩賜官風動天下
而諫疏遠劄莫之聞奏莫不鼓舞遭遇思日盛堲以補初政之
闕二而況敢言目之寄又安有不盡其忠者乎帝舜之聖
今得見於　陛下然臣觀太宗乃近古明君魏鄭公且曰產
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
年勉強無諫而終不正其詳惡有據驗太宗悟曰非公
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於是知納諫固難而謹始尤爲
難也子思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伊尹曰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彼太宗聞之而悟真大過人者顧不能持以三誡
日新無敝使鄭公不得而窺焉則其去舜也遠矣　陛下方
稽古以御今如太宗之事亦願取以爲鑒以隆太平之偉績

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間大體指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參考陳述利害事事有司者即令降付政府畫看詳有可施行旋具聞奏此則聖詔之出不爲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唯　陸下留聽　元符三年四月上時

翰中書舍人

上徽宗乞法　英宗雄斷直言　曾鞏

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人直言無有所諱此堯稽衆舜好問之盛德先王立謗木諫鼓詩人箴之誼也天下幸甚臣切以謂　陛下恻怛之誠心既已形於號令則其於開導獎激使人樂於盡忠獻納亦須有術況詔書所謂　陛下之所以自責者可所以則有賞之文則宜其言必信天下庶伏聞涼四年　英宗皇帝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又下詔上書人所陳政體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特加甄擢其次則賜詔書獎諭布告　天下於是有朝上書暮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唯恐在後謀慮如此其詳至有朝廷政事故闕寧元豐十九年間百官修舉功業其鉅細雖聰明睿智出於　聖性亦虛心採納羣言之助也臣愚伏願　陛下明詔輔臣討論治平四年之令舉而行之其上書言事有合　聖意者涼加旌勸則遠近聞之孰不感激智者效其計忠者獻其誠　陛下不出戶庭而海內之情畢聞於　元符三年上

上　徽宗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鄒　浩

臣准中書劄子進到錄黃一道爲太學生張寅亮等三名
裁減　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竊觀寅亮等所上
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詆
訾朝廷用意之深況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　陛下察其無知特從輕典又且追改旁出學押出
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爲過
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爲時大弊　陛下勤求開導若克
通達世以稱賀獲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
後人復畏避不敢　陛下聞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　聖政所
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爲鳥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愚亦願　陛下以此救之而已所有
錄黃臣未敢簽書行下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日時爲中書舍人

上　徽宗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上官均

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好問至於芻蕘者樂於聞善也誹謗
之罪不誅者欲以來直言也蓋君臣之勢隔如霄壤進言直
則有犯分之嫌持論高則有出位之罪畏嫌避罪則緘默者
孰視拱默而不敢論矣政事有闕偷安固祿而不敢論則九
重之與萬事之機安得聞歟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
勢重非特萬鈞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顧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豈有不摧
折者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聖人知盡言之難也故
嘗諫臣以廣諫路之意使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賈議於市所
以集天下之善而成雖魏之功也自　陛下即位之初開廣
言路虛懷開覽擢任用者賜官增秩以奬其言四方之士
歡欣鼓舞人人出其所長陳其所蘊露章抗疏幾無虛日
陛下神明天縱苟違衆情微固所自得至於政事之臧否人臣
之邪正法官之命次纖惡洞照者孰爲道士殿舉比士大夫與官非輕罰也張寅虎擊陳愚狂瞽
孰識　朝廷　忌諱然志非懷邪比庶人謗於道可也今被

之以重罰疑罪　陛下開廣言路之意臣竊妄度　陛下聖
度容納非加怒於無知之小臣特以其言有及執政之意言
涉犯分故稍正刑罰以明上下之體然四方之遠難以户曉
必以爲　陛下前日許中外之人得上封事既招其來又罪
其言前日賞之今日罪之非意朝廷有厭言之意臣中人以
下安能觀知政事之有闕往往趑趄畏縮而不敢正議矣且
加罪一二進士固未足情竊恐沮直臣之衆鉗多士之口自
此始矣臣以爲往言犯分貸而不罪其爲害輕誅責賤士以
沮直言其爲害大臣願　陛下採之聖心權其輕重更加矜
容以稱　陛下初政之意以解四方之疑天下幸甚

三月上旬
爲給事中

臣聞漢武帝殺人如麻楚莊王誅不盈尺之諫宋朝淮南之謀為鑒一赫其威一戮其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云國而已然未聞有沒黜之切直何也至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既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虐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發機之拔揭翩然徑折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喋喋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廣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攬推勾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臣之直故　陛下諫也無首鼠之疑詩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滯情致人破膽聽吏縮手民賊弄國狗希鳴驚直之氣日益銷摩天敖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陛下德宇宏博出於天性羣臣進諫涉狂朱嘗誅戮復加優容天下之士孰不欲為　陛下盡忠況在言責者乎傳曰興王賞善罰惡逆耳之言信斯言也然臣聞唐太宗正觀之時導人使諫二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受諫既願治之初必厭於諛昌已安之後遂肆武帝剛忍之主也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強明之君也而至有怠惰之失相去遠矣惟　陛下體堯舜建中靖國元年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人

送吏部
陽潮縣

流於百世堂下遠於千里聞人主陛下博延群臣廣開言路詢之門使悉良謀誥之訓使盡忠規徒不難塞而下情通實天下幸而惡之送吏部陽潮縣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

上 徽宗論學校議傷事 許翰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監謗而喪周亂禁言而強秦亡無遏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跡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盡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毀之何爲　陛下方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
至今其患可見　陛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說流弊
務鎭羣情前日宰相呂敏留李邦彥止是選嫌分謗因以鎭
撫士民而或者未達其心謂爲力排公議或私相譏謗眞臣
不言臣謂但使　朝廷德日以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
聞臺臣論奏學校謗偷宰相等事臣恐　陛下遂行其言則
將使忠讜杜基讒慝不開　朝廷蔽蒙後如前日此亂亡之
機也不可不審伏望　聖慈勿下其議以來四方之言而通天
下之志　靖康元年二月上
時除御史中丞

上　欽宗乞留陳東等勿誅召還李綱職

陛下聖度如天容受忠讜之言未嘗
好問喜拜昌言不過是也又取其尤者昔帝嘗賞之導人使言
凡有知識孰不竭愚盡慮以貢芻蕘之萬一哉近者太學生
陳東首爲忠言獻之　闕下書國家大計人所難言莫佞佚惡
之肆爲浮言以誤　天聽學官承指幾欲舉斥非賴　聖明
獻忠者身幾危矣不學正言若數上書議論不撓言事者以
爲鼓唱諸生是致　朝廷亦行罷黜如此則何以來天下之
言伏望　眷斷賜東一官還若舊職以昭　陛下容受忠讜
之心　靖康元年上時
爲監察御史

上　欽宗乞官陳東

臣竊惟　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
陛下不惟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納之

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炳觀　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　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致百姓紛亂之罪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綱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與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欲退避而百姓遮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為亂哉臣觀東非唯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思誠奮發之士　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有為議者又謂東書深詆李邦彥白時中大臣宜加之如是則　陛下欲以公議用

大臣以拒意沮之也安能容人　書謂臣屢　陛下不惜一官以勸忠之士以慰大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九

國朝諸臣奏議卷卅七

君道門

勤政

上 眞宗論勤政

韓 授

臣伏覩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章奏事此蓋 陛下克勤令德虛旁採芻蕘幅員之間蹈詠斯極伏惟 陛下曏運圖大握樞御極行一事必遵典禮法一言必訪古今十三載過密之中過形哀毀萬機聽覽之後不啻旰宵每春澤稍愆宿痗未夷必親臨祠觀備薦蕭鄭滅御膳以焦勞走使車而奔千並禱羣望盡降五刑昭感上穹必獲嘉應雖有襲汾安能為災然臣輒以封菲窺測著昊迺循偕

越難避鼎鑊況罪近者微有言及
以　太祖　太宗二聖在天
國來王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暫加災眚以儆耆聰昔魏
對唐太宗曰正觀之初開言此蓋識其漸也貞觀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傲
玆厥後漸惡直言此蓋識其漸也貞觀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傲
佚易生人之常情也元宗開元十五年以後深居高視傲
臨御內寵嬪嬙外事征伐連起詔獄無辜誅戮遂至大盜
滅中原板蕩蓋亦升平之後驕怠致然也臣伏聞　先帝祖
祚延洪享國長久孜孜勤儉未嘗一日曠於萬機自端拱以
來益勵精爲理臣嘗推繹職司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
元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於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

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甌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
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願　陛下　太祖之至圖遵
太宗之遺訓就就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之圖治者在平法
使人杜讒口書曰聖謀詢謀僉行震驚朕師詩曰取彼讒人投
豺虎臣觀今日　朝廷自公相以下悉皆正無邪佞之
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以　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
虞然願閣從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
居安慮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咸平三年十二月上旬知袁州

上　真宗乞恭勤守治

陳　充

臣竊以古先哲王嗣守大業遠則漢武帝近則唐元宗英智
天資聰明神授雖茂功克建而至德未周蓋以享國年深在

位時少倦於動儉或至怠荒不恤民人多耗國用子孫繼統
無以取法今德方策布翰無以備書大猷覽其始終良可歎
惜兼以 皇帝陛下君臨寰宇富有春秋撫一日晏坐朝無
一時倦聽政言必合道動必由禮郊廟祭祀之煙未嘗興土木之功未嘗納珍奇之貢訓練士卒也務嘗邊鄙
不衒於武威編修班籍也用廣於文德魏魏蕩蕩
蕩然信無得而名者矣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賦租
感遵詔條悉協程式至使小有違過尚可懲革如人之腠理
平適膚革充盈但生微痾不畏難療畏以為方今天下但恭
勤而守之足彰祖宗之慶黔黎之幸也然則日謹一日雖休
勿休有諸格言斯實垂訓伏慮 陛下以明堅寧泰情有變
遷安居九重倦覽萬務近習可畏關邪頗難尚書曰惟王不
適聲色道德經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史記曰由余見秦
宮室大奢戴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民矣尚
書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四者人君之大戒也其或小人乘
此而競進聖治因玆而闕修則追思漢武帝唐元宗英智聰
明而至德未周以為前鑑乃小臣之所以愛君者也周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道運行無有止息是以四時
推移萬物生成也聖人之道宜取法上天勤而不息是以政
教克舉華夏以寧者也臣伏讀敕命朝廷之闕遺朕躬之過
失並形封奏得以指陳今者朝無闕遺君無過失豫伸忠款
免恕罪戾願 陛下長採斯言靜思闕義治不忘亂安不忘

危則九夷向化百世交社無出於斯而已矣至如指一小事
以為利濟陳一短見以為周通臣所不為也景德三年上時
直昭
史館

上　仁宗乞每旦親政振舉綱目　孫沔

臣伏聞隱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裒涉難則忠深而圖全居安
則志滿而自逸上自三王之世下洎漢之主撥亂者咸臻於至
治憂勤者多致於中興荒淫怠政喪亂相隨晉魏已降虐慠
無紀臣不敢遠引古義願以唐室明之文皇開基武定大難
招顧羣儒確論理體關乃失則知政教之微諭金治以來獻
替之道房魏諸賢夙夜盡瘁正觀之風終始無玷洎于高宗
猶比治平性務寬簡事積裁決外總隨聚而無忠遠黜內壁繁盛

兩二張用事許學誚上禍厲是階二十餘年變周因武至於
明皇治亂尤異開元之治內難方平又在民間深知國害灑
宮弊事忠盡輦去故任姚崇宋璟為相庶務畢舉遂致化成
天寶之後聽斷稍怠寵幸勃興奇巧厭溺爰入亂華威不克
愛故因林甫國忠盜位網條不修以至奔幸此三王事跡一
時龜鑑布在書傳可得知聞皆由世亂則思於恭勤時平則
敗於逸樂勢使之然由來者漸故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治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曰有始有卒者
其惟聖人乎伏惟　陛下纂紹寶圖務敦淵靜韜晦英謀竭
神孝愛而內闡輔政朝制弗經宮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
亂無遺日覆不昭洎莊憲上仙萬

務循斷躬親大政勵精爲治投閒寺之臣當罷內降之私恩
升擢正臣黜浪竊位每旦聽政舊邦惟新庭宇再清幅員忻
戴將以軌之若金石行之爲一代之宏規冠千篇之良史豈不大哉比及周歲頗異襄
時內寵艷興中宮傾勢楊尚恃恩權勢特盛事由請行言自
政出君子小人膜誹竊議幸賴 陛下神明義斷廢黜外宮
雖謹正家之道未遑經國之宜功業弗彰簡編安在恭聞昔
者 太祖應天膺陸救生民於塗炭 太宗耀德開基平列
國之干戈 真宗修文守位下武和戎崇儒議禮封禪告成
神德聖功形詩播樂三朝盛事萬祀流光今 陛下自幹蠱
十年豈常專己謹言三載足以變風未聞可久傳被無窮累

民來和氣稍鬱水旱相仍蠭蠆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
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于天河決東郡疾疫流離生靈困
憊民乏菲食之資廩無儲蓄之積既庶而富固其若是正當
不足之時豈曰無爲之化 陛下不可謂時無兵革乃號太
平政奉簡書便爲端拱編恐禍生所忽亡有其存動至陵夷
無時逸豫有虞下詔覆車前春伏見詔書布下每旦親
政故天下之民謂吾君爲憂勤率仁之化翹足可待去秋以
聖體僅和臣心落沃愛君者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交
泰之誠遠臻有喜安之成豈可爲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
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日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
率無百餘日視事安臣上殿奏可待事止餘數刻天下萬務

德不曉哉雖云漢帝五日一朝則有伏蒲入閤據厠與語示無閒也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東西治堂延對信不忘也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鉅虧殘之餘悅耳目者紈羅艷冶之色高論九重叫閽千仞宸禁晝嚴乘輿天遠固宜見欵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閒暇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況今之政失於寬而蔽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是養其情也夫天下之本者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貧者無置錐之業天下之大者在兵兵之下者貧飢寒而驕者不敢役郡守縣令藏否無別冗食萬千蠹耗靡窮邪佞退而復與忠諫黜而未用此害之大者也設欲止之於未發救之於將然莫若謹

綱紀旨杜漸防微勤儉爲治權之一去安可再得豈宜崇尚寬大自從清宴若謂治神養性之方且非老期倦勤之際臣復以爲不然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氣志如神釋習常之弊加致治之心勤禹湯兢己之規敷文武立教之旨振三祖之基爲百世之法則垂鴻自我豈不盛歟願因歲首正朝之始端然不令誕告多方每自恭己辨色而坐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温顏俾之極論精思品藻校量賢否之實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之無狀老悖念息之輩以寬於朝按庭之中簡於幽曠以來錫羨之慶官寺之內刑損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勸干上民悅

干下足以招天地之怡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可見之事惟　陛下力行而已三王爲可伴十聖未足擬何爲恃當年而樂自足哉臣跡甚孤危言無忌謹妄陳愚瞽甘俟誅夷然念優慶憲臺過蒙畜樂屢自上隆食出民力豈可偷安不思盡節苟一言而萬死實以爲榮干犯　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景祐元年十二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　仁宗乞勿以治平自怠　宋　綬

臣聞自古守成之君每苦苟安畏患以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兢兢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已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謹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也又竊

惡歟下之道有三蓋（盖）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矣惟能守則務莫由惑斷則事莫由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　陛下愛養玉體節宣所以順四時聲味所以調六氣勿至傷過乃克和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善哉（景祐元年十二月上時爲參知政事）

上　哲宗論成於憂勤失於怠忽　彭　汝礪

臣伏惟自古天下廢興存亡見於書者甚備其成未嘗不以憂勤其失未嘗不以怠忽　陛下即位在政其仁民愛物之心發於詔令見於行事厚矣日月益久然終不能近古治誠意未加而已聽言之道必觀以事今察于天地常寒星變河

流未塞察於財用公私靡乏浮費益滋察於有司因循苟簡之弊日甚察於風俗廉恥忠厚之風幾喪役法既變民人益困邊備浸弛夷狄方海選舉法壞上迷所向而進言者曰今大安且治是非欺即詐天下大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安危之幾一朝一夕一言一動之間而已蓋自古人主饗國既久無至誠惻怛之心上下嫚安趣過目前縣縣延延日月以甚固雖無惡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此不可不察也　陛下因仁民愛物之心加之以至誠在所可爲而必斷在所可法而不疑在所可改而無咎如此則百官有司莫不奮勵承詔災異數病非所患矣臣雖不肖猶日夜洗心以俟故以至誠之論終之元祐四年上時爲中書舍人

上　哲宗論太平百年所當戒懼　彭汝礪

臣聞天燭於理又不徇於時葢雖冥昧自竭亦自知其無所補也臣竊不

則有危之幾則近時之旱荒凶札盜賊兵革亦數之所自有也觀之天變察之人事稽諸往古驗之來今以今天下之勢可以爲大安亦可以爲大治亦可以爲亂惟願陛下加謹焉臣之不肖自顧無益　陛下垂　陛下審察天臣以與政事選簡忠直以當言路庶幾利害邪正不壅於聞聽而天下終保於治安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元祐四年五月卜爲中書舍人

上　哲宗論守治至難

梁燾

臣過被聖恩駈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靜而不擾安無危內惠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慶幸　陛下聰明可謂知要矣君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　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未盡同衆人不忍不爲　陛下一言也願　陛下察臣之志

報難

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爲易而守之爲難也蓋昔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清心於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爲斯也亦既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美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爲不足慮

[illegible]之隐者為不足防姦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
[illegible]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君子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又說泰卦之彖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illegible]有治之理治有亂之機能濟而猶思禍患之潜伏此書
[illegible]人所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
今皇[illegible]仗恃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向百姓之欲刑罰清乎
[illegible]節姦宄已銷兵革略戢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
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
恭惟 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宮室之好無聲樂
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別讒邪戒抑[illegible]
聽

[illegible]之間宰[illegible]常盡[illegible]昭[illegible]之下物無
[illegible]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猶恐 陛下之未成之治為已
以小康之俗為可以安包桑之[illegible]
[illegible]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
之忠蓋已面陳伏望 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
臣[illegible]蒙 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曰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願 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
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貼黄竊以政事之本在於用人朝廷之外即是泰道如君子小
人混而為一則泰道何緣得成君子小人不可並用猶

冰炭之不可同器一長一消自然之理也此在人君當
留意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道可成而天下受泰矣伏
望 聖明留意於此夫小人而無材者雖無足畏然亦
不可也小人之性喜於媢嫉善良爲朋邪是不材者使之
得路必又將引用小人之有材者以濟其姦終爲國家
之害此其不可用也決矣願 陛下察之竊以臣之爲
臣也非特欲無慮顧室家之憂者可謂中心一矣 陛下
安得有是心矣豈不爲忠也可疎之乎臣下有愛
君憂國與上同德同心而能審於
進退同心不肯當路者

收恩寵擊排於營私者乃中心二也 陛下察其有
是心焉豈不爲患可親之乎此用人之要也伏望深留

宸念 元祐六年十二月 日 上 侍爲此 林學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一

君道門

聽斷

上　英宗乞裁決幾務　司馬　光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　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　陛下深執謙遜拱黙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懼焉臣竊以前代帝王即位之初猶謂　聖體未安不御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有頃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　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

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
勝幸甚（嘉祐八年八月 上時知禮院）

上 英宗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聖德意兆臺生不

臣伏見 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 陛下聰明英斷同
符 大祖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 陛下之風采然
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
者竊以清躬微疾猶足以爲辭玉饍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
實不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
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機之變猶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
思得聖人而後用以爲政耶則傅說何可數有哉是無一則
邊一出而不言耶將以左右幸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爲之

（嘉祐八年八月 上時知禮院）

上 英宗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聖德意兆臺生不

臣伏見 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 陛下聰明英斷同
符 大祖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 陛下之風采然
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
者竊以清躬微疾猶足以爲辭玉饍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
實不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
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機之變猶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
思得聖人而後用以爲政耶則傅說何可數有哉是無一則
邊一出而不言耶將以左右幸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爲之

臣竊爲之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是以新腹心又何
發而不與二說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爲辭也非帝王南面謨
勳之大務也 先皇帝時惟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
善者備而不暴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爲生而秋之
爲殺也 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 陛下
承 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
也今天唯唯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出而不尊如輔
臣却忠雖不敢亂大法而爲 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
而已一旦有鞅鞅誰可機舉爲 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蔑
人開此參廁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 陛下睠今日爲
治耶亂耶必以爲亂則邊兵不試境內無寇強臣孰謂之

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治平元年上

上　英宗之伸感斷

臣聞乾剛坤柔上下之定分君倡臣和古今之通義恭惟陛下德喜健粹學該治亂日昃論道淵默思政所謂有可致今負然親政以來過事謙抑神明之斷未甚聞於天下夫舜禹稽衆尚相戒敕今輔弼雖賢安得事事皆善古所謂委任責成者非謂若是與非一切徇之也大臣之言是　陛下所宜從也其非是者　陛下偶以爲然姑行之可也既已知其非矣又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雖愚夫愚婦有不可欺此神明之斷所以未甚聞於天下也今禪服未終天下謂陛下恭默不言耳從此踰月畢三年之制威福之權儻尚循

亂必以治則威令寖削大綱解而不輯軌謂之治臣竊以爲亂蓋陛下一舉措而事下治亂之勢分矣　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于芻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闇略者哉臣願　陛下馳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延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躰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矣　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万

故轍人將以深淺窺測　陛下伏望議政之際君臣各盡其意非非是是毋相面從閒於燕閒與羣臣相接總覽衆議以裁處其當閒有適莫務存大公則柄在　陛下而威斷伸矣臣雖亡狀竊揣　陛下資性有　祖宗之風眞勤儉有爲之主夫有爲者當於可爲之時今四海延頸以待德音不知何憚何嫌而不爲也時難得而易失惟　陛下不徒悔於他日

上　神宗論政府言職送相攻毀乞斷以大公至正之道

司馬　光

竊見近年以來政府言職送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旣然者豈惟人臣各務進其私志互相勝負不

恤國事而人主亦不得安其位矣臣愚以爲此皆由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羣下紛紛日鬬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也臣伏見　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節文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羣生之福也羣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鬬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主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昭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苟切當如此羣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　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祕密外

人莫得而知又詔令已下諫官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
論列　陛下遽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
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
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
也臣愚伏望　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　陛
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
不必顧恤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
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
執者　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
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
不當矣以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不悟過很不
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事得其正
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
不謹是非既明則在　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
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　聖明裁

上　神宗乞審察是非取其至當　張　方平

臣聞　陛下即位以來顧謂宰臣曰欲以身先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觀聽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

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斤兇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
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以糾違補闕規君過失歷代具員各揚其職　仁宗虛懷
盡下容納無擇　先帝英明健斷令出惟行　陛下祗遵成
憲以端治本王道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重固當無大而
必從所言非耶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
之大弊政事所以困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爲避煩言恤形迹
事日嫌廢大體名曰公前其實徇私名曰謹重其實苟且以
此爲適治之路臣猶未能其實而之趍也伏願　陛下開大明恢
遠度有以率勵羣下若而而後風俗厚

則君體以尊人倫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厚　陛
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編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
顧爲近爾

上　神宗論察官貪黷妄毀譽　鄭獬

臣比者進對伏蒙　陛下稱臣擢府尹爲治甚好百姓便之
臣內惟承乏繡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　陛下褒諭之意
故不敢祗拜以謝又以隆暑日甘不敢久對是以私懷鬱塞
恐悚而不安臣才能劣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
曰百姓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却閭里之疾苦除
弊興利使元元之衆耆艾歡而就安佚則無乎甘言也今臣
於此未有毫髮利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　陛下從何而得

之　陛下聰明好問廣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下
譽也當其進言時　陛下何不使修臣勿行便民之事彼必
窮而無對設使有對是實則　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
信令臣無是而　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
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未若其實既容妄譽必容
妄毀此臣所以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子陽子陽
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
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
知　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
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矣臣聞以白
為黑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

知殊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昔平之際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如此則當進者無徇私歡之恨以進退今
當其分矣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　陛下為祖宗
奉社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之舉措無不能辨政則非獨臣之願實
天下之願

（熙寧元年上殿劄子）

上　哲宗皇帝書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陛下當兢兢業業

司馬光

或政有大疑議論難一儻 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察邕獨斷劉漢制百官會議者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若今於上意者又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臺二十之萬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下令各具劄子奏聞然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臺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 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無疑則亦不移如此再思而行庶盡衆心事亦少失 元豐八年 時爲門下

上 宣仁皇后乞皇帝同御前殿以後議

臣聞不能知危則不能有天下之安不能知憂則不能有天下之樂古人觀歷代之興衰以觀深宮之中體安文編日甘滋味耳聽音聲目便技巧一日生變則隨而有天下偃然自以爲吾固當有之甘於樂而不知憂於安而不知危內爲後靡外習苟簡讒諛之說用兵作而猶不悟雖有聖知亦不能善其後矣臣恭惟 皇帝陛下以盛德寢帝位今八年矣內無遷舉明哲方發如日之升淵默不言與天同德非 太皇太后所以扶持擁護何以至此謙虛退託隱而未發於言也者蓋聞而無所知而無所命臣聞詩曰弗

彭汝礪

朝政蔑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此言人君擅闔闢予奪之權以制萬物之命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此而後能治其國家今有行則弗朝也其事則弗親也雖有至德民有所不信矣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於是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蔑民不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夫人君之失不獨暴戚虐馳騁田獵而後謂之憂不能知人不能安民其憂莫大焉臣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至德受天明命清明博大齊莊中正自周以來母后之德未有如斯之盛者也今人人皆曰　太皇太后陛下無意於任天下今且將還政臣以謂　母其宗高冨貴上無倫敵其於稱制也宜矣故其

非難既還政而俾　皇帝陛下能不失其聖焉難其道無他在教之安民知人而已欲乞　皇帝陛下同御前殿悉令近臣及知州職司入對俾稱見人才察其邪正賢不肖之實遂聞知天下之事令三省進呈公事以發聽斷俾日見之行事益謀道德忠信之士置之左右前後使告其所已治而規其所未至損其有餘而補其所不足使一日專政則利害不能惑君子小人不能蔽一事天地而享以治萬物而安以承宗廟而固　太皇太后所以擁護之者可謂全矣

臣竊聞人主之治天下考得失察邪正存乎知言聽言之難

元祐七年十一月上旬

在平同異之際聽納當則政令善而衆心悉納失則政令乖而人不服兩漢以來治亂成敗之機未嘗不在於此世俗之情議論是非往往以多同者爲是然而情有愛憎識有明暗公言苟同而多者或出於合羣而爲朋黨異而少者或出於立言而獨立剖是同者未必可盡信不善不能盡非其辨得失之際果不繫於同異之多寡審擇之是非以定去取耳貴詢明於治體嘗曰聽言之道必察其事觀之則立言者莫敢妄言議事有顯迹推事以考言則詐者不能變白以爲黑巧者不能飾非以爲是此知言之要術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出政令行刑賞稽合義理順於人心者不可勝數其間固有出於獨斷或有取於衆論公聽並觀不牽於異同之說天下之人皆以爲　陛下至公無私以治安天下爲計故能洞照眞僞判別是非無所壅蔽此中外之所歌頌非臣之私言也然政令之小益百官之黜陟萬機日新自執政大臣以至侍從臺諫官御史皆得以言　陛下實仁好諫是非兼容而又得以盡言者所聚則意趣未必合識慮未必同意趣不合識慮不同則進言不得不異言意既異則互生愛憎朋黨相排毀以務相勝則是非混亂太爲難察伏願　陛下於衆言同異之際更加審擇推究事實凡言邪正者必考爲行之實迹則同異之間瞭然而判然後在廷之臣不敢挾情飾言以變感　聖聽故邪正區別政

令刑賞皆合公論天下烏有不治哉

上　徽宗論好問不可不察其人邇言不可不察其實

王觀

臣謹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夫好問不察而邇言則蔽者蓋舜欲有問必擇乎端人正士而後問之所問皆端人正士則不察而信之可也察其人在前故也至於邇言則有不問而聞之者矣舜不以人廢言亦不遺信其言必察其實偽善惡而後用捨焉故不問無以致忠言之路沃不察無以辨邇言之是非臣伏見　陛下大慰天下之望雖天縱睿智如　陛下自春至今凡施設慶賞莫不以深究民情洞達物理者亦好問察言之助也　陛下當潛

龍之日政事無所預威福不在乎己至於聖聰有所未達言或少英斷而公論歸令下而民情悅不亦宜乎今　陛下尊居九重奄有四海慶賞刑威卷舒於頤指之間有所聞焉或畏威而匿情或懷利而曲說況於邇言情偽萬狀欲如前日無心之言豈易多得故好問不可不擇其人邇言尤不可不察其實也舜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舜之好問察言者既如彼用以命龍者又如此可謂重且謹矣　陛下以大舜之資行大舜之政臣敢以大舜之所重且謹者上塵　聽

上　欽宗乞先恤公議而後謹獨斷

鄒浩

臣嘗讀孟子見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邮獨斷不可不謹人君之所急務在於此焉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意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夫公議之所在既已察之矣必待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則所謂獨斷也惟邮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惟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之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未有不出於此者也臣愚伏見

朝廷之事稍疑近日以來頗有異於 陛下即位之初者衆聽人言往往有嗟歎不平之語非若前日之無不和悅且今去 陛下即位之初纔半年有餘耳然憂已如此不知自今以往又將如之何也況衛朝乾畢普天之下莫不延頸拭目以俟初政而初政者乃人君謹始以正其本者也尤宜察乎此今日臣願 陛下深思孟子之言務使公議先達于上然後斷以獨智庶幾有爲惠恤天下之望

元符二年九月 上時爲左正言

上 欽宗論不斷之過

曹輔

臣聞萬機萃於一日可謂至難以至煩至難之任付於吾君而欲責效於暮月之間有撥亂興衰之志奮而行之則暮矣若支偶補漏循襲故

常臣不知其可也今天下危疑之事駭心動目卒然而至者時有之矣當陛之間相視失色無借箸之暇而有失匕之驚甲可乙否紛如聚訟俯仰踟躕而機會已失不可追救往往轉易而為難垂成而遂壞痛心切骨貽悔無窮者每每有之

曩者賊去渡河縱而弗擊是一失也非不斷之過乎至今天下調兵饋糧疲弊生民以貽宵旰之憂殆為最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僥倖之門正如市道平旦啓關側肩而入以其貨賄之所聚也紛紛勢利之場又甚於此前日盛思冒賞稍行禁止而一時橫竊名器之人亦皆斂迹僥倖之門似將小塞今又大啓剖賕不廉之徒彈冠復出曷嘗已得梗塞僥倖門小夫下伍躡足俟進是必有以姑息國士動

聖慮既以姑息為恩以造謗生怨為可慮則自時厥後小人成羣決不敢去而刑罰大柄得無妄墜而不舉乎是又不斷之過也僥倖既多奔競益起悠悠風塵誰復抑之不斷為患顧不大哉言路初開諫官臺臣摩肩而進其間亦有挺節御公捐軀報國之士欲効涓埃以助明時　陛下溫顏下訪若水投石　陛下之於言者可謂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縱或行之聊復應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許之抑又拒之得無有以私見曲說進陳是非者亟得無欲隔絕言路故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　陛下亦為之不信言官輒寢其奏又不斷之過也夫臺諫所採惟公論耳公論所許從而與之其所不許從而擊之苟

言官屢發弗言則公論遂廢不行古今未有無公論而能善
風俗者治道陵遲誠有以也不斷為患顧不大哉書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夫知其賢而任之又以人之言而貳焉則賢
者退藏於深淵知其邪而去之又以人之言而疑焉則邪者
朋比而求援公者蔑諫在位能盡去乎能盡罷乎　陛下明知其人矣言者屢上而依違不遣是又
不斷之過也卒之為蔑使有朋比欺蒙上下蹊隔蠹恩弄權
妨功害能預兵柄者縱暴違戚呼吸變故蜂蠆在懷去則必
後不斷為患顧不大哉人主之於大臣待之至優責之甚重
一、優則不足以示君之旅一、重則不足以效臣之報古者公
臣天地有大變賜之　牛酒則以不起聞矣職不勝任策

書一至則布衣出屏矣若有
其所責顧不重哉今聖主所以
竭所以報乎前書謂宰之設神師中戰發七統制自當盡心正
緣糧之兵飢廟堂因循失於措畫而敢坐視其敗略不動容
近日書星出東北十久不滅而論道燮理之臣鑿鑿無食尚
敢懸懸憂主憂臣辱主辱臣語猶為何說而天度包荒終不忍詰是
又不斷之過也臣恐自　利則相奪有金鑪俾妻
子之念無安國衛社稷之心堂帘造之基誰與共圖不斷
之患顧不大哉古語不云乎日小中必慧操刀必割宵寐而立
垂裳而治必取諸奇良有以也　陛下體乾之健乘夫之剛審履而風飛陽

開而陰闇君子怙焉小人懼焉中興之業何慮其不成也康靖元年八月上時爲侍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二

君道門

詔令上

上仁宗論令先定議而後行　孫沔

臣竊聞景德中知制誥宋綬等忠之故景德祥符之間每下詔令皆可遵守竊見近來臣僚凡有起請或陳利害隨即頒布略無詰難或未踰時或才經月有稱未便又復變去歲暴收錢秘今春權罷度僧之類是也故使如綸之言渙汗之令後中外民未嘗以爲必信恐非國家致治之道也臣欲乞今後中

臣僚有所見聞陳請者皆下審刑院詳議奏下錢穀與
小事半月中書一月樞所係制度大事即下兩制尚書
然後施行亦　朝廷謹重之意也　時為元年
上　仁宗論輔臣頻數　張方平
臣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頻為頻數其至三司日三數次
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
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而違
微之事
宣下所司
封駁等處者只令供
慢自應合行勘責即畫
侍省相度畫體緩急須即
出納有章上下得體　慶曆元年十月
上　神宗令詳定編敕所
臣近嘗面奏降
別有處分
居九重之中所以鼓動
則其出之

命羣臣轉對其語支曰
空文而已素仰詳明詔
伏悉以上聞然後公聽
不盡知然聞其大略試
副詢求之意若其非也
察虛實而言事之人已
於初政未獲進補而更
之君前君刻核之臣皆
令可得而行人民可堪
或謂陳言素行非美
又流俗不識大體者

夫之惡耳匹夫之惡不徵於前啟來者損而使天下之人
疑 陛下於不信臣竊以爲無大於此者 陛下若不以
此爲失而加追改而乃欲博詢細故以補聰明臣恐思慮雖
遠而所及者愈近施設雖多而所得者愈少也伏望 聖慈
特賜旨揮追還誤罰昭示大信

上 神宗令追還陳賀誤罰詔示信令 王 安石

臣竊聞轉對官陳賀坐言人罪惡被劾盤當習之爲人忠邪
愚奸臣所不知然 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二上下之所
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
人主之權輕矣故孔子以爲兵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
今 陛下命羣臣使各言有位之阿私又曰郡縣之官課

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納之則甚害　陛下之信此未要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莫不上聞　真宗位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未有大夫也然在位者遂以爲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蓄其谷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贓汚而　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衆人所不喜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爲虛實而　陛下遂以爲大惡則今孰敢爲　陛下言人之好者乎奸不上聞則雖大臣復有贓汚狼籍者　陛下亦無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於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是非善惡所

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皆已即之欲聞人之惡則蒙蔽滔天方命圮族非堯之所得也堯所以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能公聽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堯者以其能疾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人主所以爲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非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　陛下此舉過矣其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　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甚

陳習可特召還與依舊差遣
（熙寧元年十一月上時爲翰林學士上批）

上　哲宗乞出令必使大臣協謀門下封駁

劉安世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昔曰謹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傅曰令重則君尊又曰謀國之安莫若出令凡此者聖人謹重之意也臣伏見　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暮月而已甚者朝行而

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敷原蓋由講議不精慮未審人情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守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安平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　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弊當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革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賓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

上　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劉摯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
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播紳之間有不能推原
朝廷本意希功措辦或妄生邊事或違起仟賦積其源流
乃知其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振風俗
修整紀綱敕出大公蓋不得已而罪黜者已正惡鉅者已
斥則宜蕩滌隱慝開略細故曾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
已甚孔子不爲御衆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躰
應今日以消有爲此事耿耿著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再劾有
司毋得施行冬俾自新同歸
美俗布告中外体朕意焉
歸

臣聞　朝廷議欲降詔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
儻果如此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
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旨坦然明白
矣今於壞私貿鬻竟迄不赦而悉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
皆能道之臣猶不知　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户曉也若
詔令者黜責二臣恐將離黨翼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
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士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
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　朝廷罰罪之意出於公議惟責
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今但　朝廷何遽人不知之近者　朝廷法
大躰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遽人不知之近者　朝廷法
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按堵自如正宜鎮靖無事而何汝自
生疑貳猥欲望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
恐中外有以窺　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
就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
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
抑臣聞之人才實難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
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尔

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 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拳拳 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爲御史中丞始糾繆責除州言改了詔慰存反側俾市中輯及后薨欲下詔公著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斬胎患他日公著卜治道去秦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豈人才寔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乞降詔安反側狀

劉摯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 聖意賜與不賜竊朝士大夫臆度風旨轉相傳說不然非議之謂降詔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寖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已

可見甚罪 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黷冀萬一其說曾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若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城狐謀未發而聞於國人國人曰若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所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 陛下已修政事舍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閑事二則由外議紛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以實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 先皇帝養育人才布滿內外其中豈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 先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言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

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損治道無大於此然則人情安
與不安乃在　陛下立意行事並實行如此臣願　陛下深賜省察特罷
之後事體堂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　陛下深賜省察特罷
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元祐元年六月上

上　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朱光庭

臣竊惟王者出號施令示天下之大信唯其合道之極
參天心下順物理使四海內外之欣躍鼓舞咸曰大哉王
言故書載詩歌兄以為出法垂令至公至正而然也伏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自貴戚民庶稱頌　陛下
之德謂歷古以來未見如此之明故君子有
以伸其直小人不得肆其固而可信任後哲放去姦回　朝
廷清明自就太平臣前日風聞　朝廷將欲降詔慰安小人
臣竊以謂剛勝之氣常在於生扶持保祐唯恐其不長陰邪
之氣常在於殺消除殄滅唯恐其不盡夫剛勝則君子之道
也　陛下今日固進君子而扶持保祐願　陛下加意焉
陰邪小人之道也　陛下今日固退小人而消除殄滅願
陛下致力為如此則天下當泰而不否矣臣竊聞將下詔書
條列事目慰安姦邪之人有以增之人心適足有以窺　陛下盛德之過今日
有所懲不敢不竭盡於補袞之前願　陛下審詳特賜追寢
前詔更不須行臣愚不勝拳拳

貼黃今日之詔若遂行於天下臣竊恐羣小人因有浸長之漸執政大臣懷自安之私意敎陛下大公至正之道者所不行今日於詔書下之間得進意慾願陛下特賜采納收還前詔實天下幸甚元祐元年六月十六日聽爲右正言

十一 哲宗論安厝側不必降詔 林旦

臣近者風聞 朝廷欲降詔書戒約軍官不宜疾惡大甚動搖人心初聞之以謂此妄意 朝廷之言耳殊不以爲信而傳者益衆不能不以爲疑竊惟 陛下臨政以來虛已納諫招徠讜言四方之人皆謂 陛下者臣度其意不欲載此實 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方逾歲若遂降詔戒飭凡例詔耳以聽企足以望者得不解體耶此必有 陛下者臣度其意不欲載此實 宗廟社稷之福端而已一則務爲姑息以消不諱於 先帝夫有國之要道在於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已君子道長則德澤日被於天下而爲 朝廷之福小人道消則疾苦不加於百姓而得四方之心豈有爲民除去疾苦而反致人心之不安也若此則虜雖不當放四凶孔子不當誅少正卯矣聖人於殘賊不仁之人殺之而不疑今 朝廷寬大明正其罪惡不過冠軍人奪官職降其差遣而已何損於其身何愧於天下而便致人心不安也此等小人本無愛君利民之心人爽之又何足矜恤而更姑息之此甚倒置也且 先帝聰明睿知憂勤庶政不愛高爵重祿

而與士大夫共之乃望其盡忠竭誠以報稱其寵靈被乃結黨相因公肆欺侮醜穢彰聞無所不至使上之人雖有良法美意而澤不下流陰受小民之怨望其貧國害民之罪何可勝誅也向日執政之臣言事之官日擊耳聞不肯以告故使明廷未正其罪今罪惡已暴顯戮之雖有賜降亦只見奉行 先帝聖意讓厚不忍深誅而之人且示天下以前日未當之事肯容有建言之人奉行之吏出於 先帝之意遵而行之所以為朝廷過舉開後人改圖之門彼皆尚有

[illegible]

笑玩侮心懷異避而不得安其言事彈擊之官防察糾正若自為雖敢以啓人之端則此後執政大臣欲進擬前日不忠不良罪惡顯著之人置在要近誤 朝廷委任遂有以藉口而鉗閉臺諫管塞矣此甚非計之得也臣不敢聽過作非而重於立位止是愛惜國躰恐天下之人誤認 朝廷之意而起疑貳觀望之心尔利害所繫不少願 陛下謹之重之

貼黃稱 陛下去歲即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其間嘗以迎合苟搖犯分要譽為戒當時中外欲言之人 尚畏

憚而結舌顧天月再申詔諭豈是人始敢言以來言之詔少形戒約猶不敢言況今下戒言之詔明使不得論列則又豈復有敢言者耶若嬖邪進用略有指陳以爲犯令慢默而不言豈忠臣志士所以事君報國之義乎則比詔一出於國體所繫可謂甚重　陛下不可以不慮也（元帥元年六月爲殿中侍御史）

十一　上宗論安反側書（崇政殿）　王巖叟

臣竊見陛下從降詔書安人心反側則臣不知陛下所以安反側者果何如也臣既有所聞不可不以事而言以備采擇之資

臣聞於　聖慮邪出於左右之謀邪出於　聖慮邪出於左右之謀則臣以謂誤

陛下矣自古以來朝廷黜邪退姦亦是常事何須過以爲憂反動姦人之心將謂　陛下畏之也善良窺伺新政未可不戒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上合天心下從民欲斥遠姦邪獎崇忠直納天下善言而不厭革天下弊事而不疑故能使四夷賓服百姓歌詠以爲復見　祖宗太平之盛　陛下惟當日篤此心隆此道以永社稷無疆之休不宜少移初意也夫姦心抑之且不可止況於進之直言求之且不可得況於沮之長君子而消小人在　陛下一言此國家之泰之關而言長小人而消君子亦在　陛下一言此國家之否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機也　陛下不深思不可不預防臣恐詔書一出則言之後時故冒犯而先論願　陛下納臣愚忠收

詔勿下使羣邪自靜以養
家之勢天下幸甚

臣竊思降詔之後老姦宿邪則安矣而忠臣義
士必不自安　陛下方求天下大治以追　祖宗之盛
而使忠臣義士不得盡其心非　陛下之福也願因臣
之言反覆思之重此詔書之發幸甚幸甚去四凶當時四
凶之黨不應無人尚在中外未聞下詔安四凶之黨也
臣自風聞下詔寢食不復自安必料　陛下畏見多言
故有此指揮不知今臣今後如何居職有言則犯令不
言則負恩進退之間未知所處幸　陛下察之無誤此
寔言事官當忠於　主上公於天下是為稱職忠則不
肯立朋黨故言無所隱公則不敢任喜怒故言無所欺
或朋邪罔上或意在報私或厚誣其人或以訐為直或
陰懷顧忌則　陛下當深察其情能之則可也寘黜之
則可也以約束一切則其言則天下也如果有詔書即
望　陛下采納臣言只作　聖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
之心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　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係第二狀

王巖叟

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收攬紳之心輒犯　天威論奏不
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不切　聖心未加采納竊緣此事
出於　陛下舉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為俛

默負　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　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皷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此道不應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名爲安百姓實恐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厭言而拒諫若出　陛下無益於　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得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畀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動搖自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以蔽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不言也言者言之　陛下擇而行者而行之御不累　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職則言雖多而何傷臣初爲諫官

對於簾下親聞德音下寧諭臣等百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一主張臣感激至恩恨不倾瀝肝膽以爲補報今日詔書百臣所未論　陛下求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諫莫如唐太宗敢諫莫如魏鄭公太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正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二年已後見人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以聽受然終有難色太宗曰然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繆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服義景仰魏公之盡忠願　陛下慕太宗正觀之初心導人使諫羣臣亦當

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 陛下者以詔書未宣布間惟
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告忠之至
貼黃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誠愛君之人也或出於
全身之謀或出於爲子孫之計或出於養寇郭正之間
欲收人情而兩得或出於懷姦計以誤 陛下浸開間
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仗復爲前日之禍深可懼也惟
陛下有厭之之心不敢望皇安稍自去後來者必得循默
之人以爲稱職其次得苟且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
次得阿諛柔順之人雖敗事皆所以爲姦黨蔽下情
然罔之患復結矣 陛下深居簾幃之中又而安之浸
不復得聞天下之事此非 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
衆人之說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竊憶之所謂反側
者乃前世伐叛討逆之後餘黨畏懼誅戮有廢生偷安
之心當時恐其爲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亂之時姑
息一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
刑此豈何爲而有反側之心 陛下何憂而下安慰之
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者日益疎則在遠
者疑畏而不敢進姦敗之在近者日益親則在遠者踴
躍而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見而治理之所必然者也

元祐元年
六月上

上 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條第三狀 王巖叟

臣自風聞　朝廷欲降詔書安慰搢紳之心雖兩上章論奏不便以聞之未審故言之未詳臣今頗得大槩信如所聞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列　先朝搢紳之惡無所不有雖云臣下所爲然於　先帝之明如何也　陛下詔之善意未在掩蓋前事不知反所以彰　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嘗以喜怒愛憎妄責一人凡有所行必合天下公議大姦大惡不得已而黜者又曲從寬恕百分罪惡不過行一二分而已何有太甚之事今聞詔引庶人之已甚之語如是則是　陛下臨御以來所行之事皆爲過當及成自誣以傷國家之體此大不可二也姦人誑惑　陛下張大其辭言人心反側故致　陛下有下詔之意　陛下何不自察今天下生靈之心安與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靈之心所以安只因　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之人故耳若復見　陛下姑息此輩未測將來之好惡則天下之心將疑而搖矣　陛下之意雖以安罪惡不知反所以動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　陛下下詔未見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爲哉臣非故敢逆　陛下之情也蓋欲以惜朝廷之舉動全吾君之盛美耳夫爲國之道惟渾然深厚示以無心泯迹言語之間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議乃爲清寧之本也何爲自生疑心無故下詔使天下可得而窺可得而議臣恐益爲紛紛不能成清寧之治誤　陛下初心爾願　陛下拂除姦人先入之言

省察愚臣繼進之說或蒙
死無所恨矣惟　陛下憐其愚幸甚

貼黃稱此事非臣一人之意臣傳訪有識之士皆以爲
今已安靜不消降詔反動衆心臣竊恐下詔之後邑惠
鄉張盛誠一之徒必生怨憾以爲　朝廷行法不平只
爭詔後詔前有幸有不幸臣以謂若不下詔則都無此
迹也　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上　哲宗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王覿

臣伏聞近者　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姦十數告蠱惑人情不
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察舊惡不得復言
臣固未詳其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

少其狀於今月三日投進記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
劾有司亦得施行之戒竊以爲過矣夫爲　陛下之耳目者
言事官也爲　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僞萬狀宿惡
舊姦初多隱伏幸而發露著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
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清明　陛下可以無爲而治矣蓋
小人之宿惡舊姦發露著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
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無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
所憚則欺君壞法蠹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尚
安得清明　陛下尚安得無爲而治哉或言事官忠憤而違
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　陛下之詔書乃成
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爲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

奈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有所
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淡爲盛衰者也故在易
卦君道長小人道消則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爲否夫
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使言者
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
邪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昔帝舜雖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孔子雖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嘗閉絶言者之
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姦慶有司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
惡也今　陛下以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小之情則惟用闊
略細故以諭之可矣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姦宿惡
之人[illegible]者其事狀雖涉於罔上亦一切不劾而言者勿
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以爲小人之資也伏望　聖慈審繹
之熟講之謹於出令無爲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貼黃臣待罪諫官專以論議政事爲職朝廷進賢退不
肖乃政事之大者也凡論人之賢否須是試之事驗之方可信據孔子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矣雖舉之猶當以其已試之事況彈
劾哉然則今日以往奉詔之後若論及臣僚之素履及
其已試之事則不犯詔禁若少矣奉詔愈謹則諫官御
史愈成虛設故臣知詔書中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
施行之語不可以宣示中外也

貼黃借如臣僚或要今日以前嘗以罔上之罪今

日以後方乃發露論罪則可錄論記則不可書君言責
若守詔而不言則坐視待從惟要之地有周之之人將
爲天下之大患違詔而進說則不惟歷朝廷之詔令而
又將得違詔之罪進退猶豫而不能決則遂至於天下
雷同而莫凶得志矣　陛下如何處之言事官每月論
列動觸權貴之怒豈若不言之安但不敢輒爲身謀以
誤　陛下而已深恐詔令輕出之後不可追收竊聞詔
書今尚未下惟　聖慈詳言所以敢
上　哲宗論不可每事降詔　蘇軾
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
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已君言降詔
舜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手詔賜而丁寧
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人不信今者十利之舉
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利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
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己贓舉
主減三等坐之若令則徇私濫舉名重者貢舉從重雖貢爲執政
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未定又從而降詔
則是詔不勝降奚足請略舉公法朝廷所行舉之法凡有
七事舉轉運使一也舉提刑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
也舉重法斷公五也舉舉官六也舉十科七也七事輕

重略等若干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從一事一詔則
竊慢王言甚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
在臣願戒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
發則天下肅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元祐元年九月

上時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上　哲宗論敕榜當取信天下　陳次升

臣伏覩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榜節文云
至於射利之徒罔有成心盡從懲儆俾革向非推孚不忍之
仁開爾自新之路除已行責降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
復言當是之時朝命初下萬口一辭歡呼鼓舞歌頌聖君含
垢滌慚如天包容如地不以一言廢人此盛德之事也天下
人心恬然安定所以能編排元祐臣寮竄逐海表者皆出於
黃行下緣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有其餘一切不
問之語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天下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揭牓朝
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懷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遽
録下涘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
體伏望　詔貢檢會前件敕牓宣示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
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所以彰　朝廷忠厚之德紹聖三年正月

上時爲翰林侍御史

上　哲宗乞寬罷編排元祐臣寮竄逐海表疏　陳次升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牓其餘一切不問之語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以告藏匿採之輿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 天聽臣嘗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世書之以為美談惟 陛下即政之初揭牓許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以誤天下也後之敕牓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晉吳成王非輕其爵也以王言惟行

弗惟反爾猶令御史臺牓示前堂推鞫參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揭牓示曉諭臣庶可反之乎伏望 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

紹聖三年四月庚子詔禮部員外郎徐君平詳定元豐八年至元祐元年四月終臣寮章疏及陳請事編類申納樞密院此申上此疏時為殿中侍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十二

君道門

詔令下內降

上仁宗論干求內降乞降詔止絕　韓琦

臣竊以　國家祖宗以來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府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批指揮皆是出于宸衷只自意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有奏竟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妄謁或於內中上表或只口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臺綱寖壞爲害深　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爲治惟此又豈而不除至竊謂固非　陛下聖意聽其妄請必謂付

外之後自有收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
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令後降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
內中奏陳自餘臧罪之家及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方
開陳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
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旨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法有
司勘劾重行貶竄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 聖政無私朝規
有敘

寶元二年五月
上時爲右司諫

上 仁宗乞上絕內降 包拯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實緣盡由請託蓋緣陛下
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闈父濟 聖化洎 陛下親攬庶政首
革弊倖榮濫賞父不能以倖求頃年以來此路寖啓妨公
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冒請等
效以圖榮寵或比緣罪犯苟希橫貸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
上絕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
定完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明聖

皇祐二年八月上時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至九月即因明堂別爲手詔禁內降私謁與撤丈俱下手詔見後曾肇所撰八條之內

上 仁宗乞謹守杜絕內降詔 吳奎

臣伏見 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爲衆議所
移或與誥所破中外不甚爲信以此皆謂 陛下言之雖切
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絕內降忠
賢莫不增氣羣小莫不革心願 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
雖甚寵愛之人如敢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天平之風有望

上仁宗論傳宣與內臣轉官二府不執奏乞正其罪

范鎮

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几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　陛下近降指揮可爲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　陛下左右號稱執奏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之言出而爲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以示天下使人知　陛下之法不可輒廢至和二年二月宰臣劉沆等奉德音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外批出令二府

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內副都知石守忠等九人並送官故第上出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法令數變

范鎮

臣伏見今月十三日猥蒙　陛下召對臣以法令數變屋倒壓死兵士進呈制敕修屋致五日傳宣與免編管其法令數變如此又道士李可壽本初與三司吏人陳知深善又陳知深犯贓李可壽轉託職僧初不知情已從重斷今可壽內緣內降遂不問罪其法令不當如此所有敕維一乞依前降旨揮依前編管李可壽亦乞依法施行以絕幸門俾今一概直一道士至微賤者而能開通中禁變陛下法令大臣不能奏論後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伏乞　陛下與大臣更相訪論萬一說者以律無使小人數變

法令則天下幸甚 至和二年上

上 仁宗論内降指揮差臺官勘張懷恩等事

馬遵

臣竊聞有内降指揮差臺官中復往澶州取勘張懷恩李仲昌修河不公等罪事從中出不知所來内外聞之無不疑駭何則從來仲昌等妄遣朝旨輒壞河事狂費財力罪固不輕朝廷雖行降責而臺官累有彈奏之言重無尋有旨揮止令今敕未敘而已各人降官已經數月未知今者 陛下聖聽

可易紀律可隳自古亂階由此途出漸啓不遠厥鑒甚明不
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伏望　陛下博采公議特出英斷追
改前敕以李仲昌等文字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即乞改
付密院仲昌等苟有深犯自存嚴科如此則獄令平大公品
一代之典可用權綱歸乎至正而多門之弊不生制治保
實由此路　嘉祐元年九月二

上　仁宗論内降宜揮毫亹勤旅懷恩等事

趙　抃

臣聞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脩河敗事乞重行
貶黜雖朝廷量覆責降孰亦未快羣議　陛下采收下情憫
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輔臣

騰沸臣以當職兩具奏　封
駁繳之嚴如聞内臣傳宣
外聞之寖以喧駭伺目　賊廷賞罰自當公行禮曰爵人於朝
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皆謂公也今仲昌等二小臣
犯法非急切幾事若　陛下閲之書見之文字即宜付外
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宜　降文字駁物情
而損國體哉緣内降之弊實政之大者皇祐明堂之後嘗有
特詔上絶天下歌舞濫為頌聲今　陛下享壽日慶行恭
謝之儀肆赦改元祈
成憲取吏民之深幸
多聖心日勞非所以

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行遣之道四內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勘之遣內降文字張皇其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相臣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於昔時當盛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臣愚伏望陛下特賜 旨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官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黜責如此則 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嘉祐元年九月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臣伏見諫官陳升之起請抑求內降之人委 府勘奏干請者之罪蒙 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臣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升之所謂恩賞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內降或為內官及干擾人吏等本府無具執奏至于再三而求者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 聖聰以求私庇閹官小臣自圖免過及彰 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千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欲乞今後應有因

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重行責罰如本司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亂公朝敗紊綱紀 嘉祐三年七月上時以輔扶學士惟知開封府

上 仁宗論內臣梁舉直事封回內降

歐陽脩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官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准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特干求內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臣僚累具論述 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前告天下著爲信令今

舉直累犯 陛下聽其干求內降前後詔敕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典正 陛下尚有此過況中外臣庶等事更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且依元犯本罪豈可曲徇舉直哥爲愛其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不被恩寵列在侍從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 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詞謹具狀申

上 仁宗乞止絕內降凡進用恩與大臣議之可否

傅堯俞

臣竊聞近日內降指揮除官減用帶御器械事有臣

僚上言遂罰誠用事有不便諫臣輸忠天高聽卑遽行追寢
上下之分交得中外之心相慶然臣猶有所未諭者伏以內
降之名古今以爲非是陛下不睿非源乃制防檢付之有
司既而輒復違之須人言而後止在納諫之美則曠古無並
於剛一之德固未爲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
陛下者乞從 睿斷根逐嚴加貶責 陛下所欲進用者
不必從中降旨於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則行之不可則
罷之不安如誠用事數慕於公聽則 陛下日月之明無分
毫之累公臣孤拙無狀荷 陛下任使思以塵露粗裨涓滴
幸未以廢其言深留 聖慮則不勝幸甚謹箚 嘉祐六年十一
月 日 時爲監察

御史裏行

詔謂

臣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自臨御以來主上聖孝
杜絕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內出無非德政未嘗以私撓公以
人亂法親戚近習歛衽安分退就編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
論者以謂秦漢以來母后共政未有若斯之懿非 二聖一
心秉誼克已何以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
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干微未定例累
聖大公至正之盛德恐貽僥倖之人乘間隙轉相援
煽瀆 聖聽雖 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慮左右干祈
迫切不免曲徇其意壯漸防微宜自今日此臣之蓄愚竊抱

懲惩要之心使竭肺肝盡
忠　二祖宗在位四十餘年下詔書勤求内降今中
書門下及臺諫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
惟務下情一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了
絶姦弊出於誠心當時羣臣亦無以禁止内降為言朝見納
開設一時朝廷號為肅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動撓　聖政
者上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切務便私樂於徼幸比門一
開浸漸不止始自一二至于三四至于五六漸無紀極則
國家名器繇此輕矣朝廷百度繇此壞矣其流弊至
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　陛下極言之也且朝廷賞祿
有限人之私欲無窮尚不持之以公固將請託紛至於不給
其煩　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　聖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詰
加省察若有人干求用或臨近親昵自　聖意欲與恩澤者
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
請仍詔輔臣如有内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
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閤門御史臺常加覺察牓諭朝
官使人明知上意如此則　聖德日新朝無秕政邪枉之門
塞公正之路開遠繼　祖宗之明貫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
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具錄上　仁宗
少助省覽凡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

上此奏時為中書舍人
詔書八條具列于後

天聖元年十月詔曰朕遵　列聖之謀荷慈宸之教于
玆八載雖至小康未盡撙紳之間名節罔勵致臺文之上
奏謂吏議之不容矜勞者掠已以沽名希進者行險以
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朋翰者或奏請之靡憲主
按察者或寬縱之爲得貪而無恥姑務苟私老而非賢
曾不知退繇廉恥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臨朝以思於
朕何望用稽羣訓申儆羣倫尚少冒於官箴庶自投於
公憲布告遐邇體朕意焉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近年
內外職官多營求內降公行請託至有涕泗　上前以
布恩澤者請指其事以戒之故降是詔
明道二年四月詔比來臣僚宗室戚命婦多以進納

爲名干祈恩澤自今非舊例一切罷之凡表奏毋得緣
親戚投進禁中事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內批降官
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
得創修寺觀所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並停罷惟功德
表疏聽附驛以聞例有賜者令內東門司取旨
康定元年十月詔如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
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
慶曆四年十二月詔余靖言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按
事回上殿求改差服請自今臣僚父對有輒求恩澤者
令有司勒其依從之
慶曆六年四月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

歲以來除授多[illegible]批 聖旨俟半年或一年後與轉官
或改職且遷除之 體[illegible]率有常規若因勞賞擢之不次孰
曰不然事出僥倖縱歷歲月曷厭羣議登之貢人交易
於市作爲契券立時價非惟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
體請自今文武官輒依前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
從之
皇祐二年九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惠政之機持大
公之柄而比有險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貪罪希
貸率求內出門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爲甚雖屢領於
詔約曾未繩於私求兼慮臣庶之家貴要之列交通請
託巧詐營爲恣致貨賄密輸珍玩寘緣結納侵撓權綱

綱宗祀之治成德於[illegible]之均被嘉與中外細[illegible]非
於自新以底于治[illegible]今以降指揮[illegible]中書樞密院非
承受官司執奏毋得施行收以貨賂結託貢[illegible]者令諫
官御史劾奏之先是[illegible]謂輔弼[illegible]比有貴戚[illegible]貴緣
請託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
中禁之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朝臣等對曰 陛下
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闕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
幸甚[illegible]載之赦條恐未盡 聖意[illegible]別爲[illegible]詔嚴
同降
嘉祐二年八月[illegible]詔陳升之言昆曰內降[illegible]求恩賞
者多雖詩執奏而有司特有奉行自今請令中書樞密

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

嘉祐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王璋罰銅三十斤初璋求內降轉官前為知諫院陳升之所劾故也

上 言呂夷簡李偉妄干求內降挾私開二 劉安世

臣近以幹當南東門李偉妄干求內降挾私開二事為言陛下不即施行臣不得已再論奏伏蒙聖慈下院覆定臣前後所論皆非為己之事為偉尚在門下臣豈敢自已陛下不施行臣豈敢自已臣之所請

上　哲宗論李偉妄干求內降挾私開上僥求中旨之付有司按治其罪

劉安世

臣近嘗論奏李偉挾私開上僥求中旨之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令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聲奏取旨竊謂陛下之於請出於一時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　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不無違礙令偉忘在苟得罪實啟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帝人情生者不盡善若此奪若不得安其地所停之犯雖無足救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謂　祖宗之事苟有所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百司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其請足以示聖王之仁斷之於私足以啟倖門之漸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　陛下威克厥愛遠自近先正倖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旨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仍煩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全密杜絕僥倖

元祐四年上時爲右正言

上　哲宗論內降宜有司執奏　李常

臣愚不佞照寧中常預編中書條例伏見　仁宗皇帝屢詔中書條例使令行下如此之類指揮

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攸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寮干求內降
恩澤侵紊綱紀增長僥倖以　陛下明聖必不容許臣亦不
復以爲言更願　陛下戒之謹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
得入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上書為中書舍人

上　徽宗乞法　仁宗下詔禁絕干求內降嘗肇

臣伏見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
求內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寮遷官及差遣者並具
條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
仍著爲法皇祐二年因祀明堂肆赦嘗諭輔臣曰比有貴戚
近習寓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

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臣待罪左省
親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
者雖　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恃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
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
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
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　陛下凡有指揮須
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
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覆可否然
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
政大臣　陛下委以平章政事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
以奉行文書爲事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　陛下重委而

赦文中禁止之無潛清宿弊示信天下時輔臣對以載之赦
條恐未盡 聖意乃剏爲手詔與赦書同降蓋 仁宗之仁
如天於人之欲有不能遽慁一切徇情則侵紊紀綱虧損刑
政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人主致恩人臣守義上下維持
交相儆戒又令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則人自不敢因緣
請託故一時朝廷號令肅清閭有干請之人輒爲諫官御史
所劾 仁宗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終不至於優柔牽制者其
術蓋出於此也恭惟 陛下天資寬仁正身率下論者謂有
仁宗之德夫寬則無所不容仁則有所不忍臣愚竊慮內外
之人因此有干祈 陛下雖正身于上而迫於請禱無以却
之執政大臣又或不能一一執奏日積一日則侵紊紀綱虧
損刑政其爲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伏願 陛下監觀
仁宗所以防制左右杜絕恩倖之意特下詔書戒飭內外之
人不得干求內降如有內降旨揮非憲章所在者令執政大
臣具條執奏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責諫官御史常加
覺察牓諭朝堂著之于法使內外明知 聖意所在如此則
聖治日新朝無紕政小人安分於私室請謁不行於公家以
成 陛下寬仁之德以稱 陛下正身率下之意垂之萬世
貽訓子孫豈惟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惟 陛下裁

擇 元符三年十月上時爲翰林學士兼侍講

上 徽宗之令後內降頗多下至僧人恩澤開封府大理

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內降所偶無得輒受 任伯雨

寺所勘公事往往旨揮釋放此言虛實雖未可必萬一果有而 陛下不知則九重深遠詐傳敕命倚仰之間所繫采輕若止因左右懇求 陛下寬仁不得已重違其意則于亂政刑此風不可滋長且鴻都賣爵墨敕斜封皆出漢唐季世不可不戒昔 仁宗慶曆亦嘗有之宰相杜衍不肯奉行每積至數十即面繳納 仁宗嘗謂侍臣曰外人秖知杜衍封還封府吏屢至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傳教旨令工人市鈐府判龍籍奏其事 仁宗立命杖韓從禮詔今後內降無得輒受以此觀之所司守法自當執奏臣伏願 陛下降臣劄子付三省樞院旨揮所屬去處今後內降無得輒受

此亦 仁宗皇帝故事如此則祖

上時爲右正言

上 欽宗論御筆中旨

臣伏觀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違誤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矣法當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或被受即行不申三省事之甚微亦願宸諭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爲之其後五六大侍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於法不可者亦爲之最後執政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命令眾議或爲朝紳知私謁干請者亦爲之由是號令日紊綱紀日壞矣六三省啓院是之謂朝廷陛下與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

庶事若宰執不才易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來陛御筆而可以爲治哉　陛下初政清明參用羣輔宜無此弊然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此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內侍與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樞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庶幾不戾於法憲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杜多門之政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

上　欽宗論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取旨方行

臣聞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此年以來有司阿意撓法以

許翰
靖康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衙一時是以條約文具而不守伏願　陛下明詔內外今後有擅若有害事病民違戾條制並令有司具條執奏御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官司勿行覆取旨乃得施行以傳法信如四時而後令一而民定可以立政矣　靖康元年上時爲御史中丞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四

君道門

風俗

上仁宗論謹習

司馬光

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稿以國家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亦子之所有五方其聲一也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有司矣衣冠豈有是非哉誠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

名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
此而就彼則無不疑疑而妄言從矣晉秦廢井田而民愁怨
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然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
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
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
薰熏漸漬謂之化淪胥至靡謂之流捄救心安定謂之俗及其
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不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
重賞不能勸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
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艮爲背爲止爲手爲上下定民志
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卿大
夫上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

莫不率從詩曰
王皆昔民以謀
楚齊秦之強不
與也於是平襄
之公室將遂興矣六卿強而公
無軍卒其後遂滅韓氏卒分晉國晉於是乎大
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崇尚名節
以行義故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
之亦猶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
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
暴虐王室莫不引以爲戒知天下之不已
敵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
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
下凌上僭晉亡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選謂趙孫意如曰晉
之公室將遂興矣六卿強而公室將卑其是以晉實爲常能
無軍卒其後遂滅韓氏卒分晉國晉於是乎大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崇尚名節
以行義故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
之亦猶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

鄉應書亟之亂表船以詐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之人疾之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塵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罰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惟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媚體以相媚悅得閒則鉤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殺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滔滔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逆者生民塗炭及　大宋受命　太祖深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剛勤英斷重申羣臣恩義於月旦之朝伐刑賞斷於聖志垂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服矣於是節度之權歸於郡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官吏之臧否復置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綱紐立矣於是申明重

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至誅死而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清掃九州以涉禹之迹至于 眞宗皇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厥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狃威安乃曠世難成之業 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 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遜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中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親之也至于爵祿慶賞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威福之柄一失於下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所謹也又頃以西陲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賤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

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羣吏驕譎而斤
逐御史中丞臺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蓋
澤加於舊章之爲言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
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
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
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
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
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擘
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誕謾棄禮使之憤惋甘言諂笑使所
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然於上矣彼既爲之則已效
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前後襲之前後

効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然漫聚於其身而禍亂
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
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
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子弟殺彝父子官
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卢朔鎮人高歡
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謂家財物縱橫曰朝政如此事可
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宣宗聖斷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
矣　祖宗皆鳥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　陛下高拱默視以
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以謂　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　陛
下當羅剛健之士布在朝列之地使之參決大事質察其邪正辨
其臧否既開采忠求合於道然後當宸斷陟斷而行之則天

下軌不曉然甚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貴也
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
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
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
略安撫使或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
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
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
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亦皆階級之法仰斷者不疑
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說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化重
重寘廢黜公正無私御撫嚴整者富量其才能擢

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
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行隆教化進
篤厚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
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嘉祐十年五月上時以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 神宗論以質厚德禮示人回天下之俗

彭 汝礪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尋於無所終始者疑若甚勞
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為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
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
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 陛

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不難也而
臣自京師觀之遥麗之丈勝漢厚之樸喪誕謾之風長正信
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奢僭而不
禁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
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屬者
特其長非所以示萬民也　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
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
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猶拘牽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
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於
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
召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妾猶知有所不忍傷而非

夫之野也以古準今何其寡實也敝亦必有在矣　陛下誠
反而思之其弊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敝因循而未革
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敝所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
以德歟所取於臣下者急於功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
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資頫呻俛仰再撫四海之
外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
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
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
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所尚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
術也及　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知經術異時士人未
嘗知法律也及　陛下以法令進之而莫不欲言法令以此

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德禮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導之蓋無難焉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臣以疏遠妄及百官之家事以卑賤妄及百官之職業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塵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庶幾焉惟　陛下念之（熙寧九年十月二十日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　哲宗論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　蘇　轍

臣伏見　皇帝　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　太皇　太后　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　三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家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　陛下恭勤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風聞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姦慝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　真宗皇帝臨馭羣　陛下獎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秉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

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設心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　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　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鄉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　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關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

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主當獨聞須至留中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上下尚且廉恥道喪風俗委靡國將從之臣願　陛下永惟郅治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固黜小者寧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　陛下垂拱於上臺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元豐八年十月上時初除爲左司諫

上　徽宗論士風之壞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人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

游酢

笑之少則人感之又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之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雖力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可爲也迷國之成其孰可爲也章獻明肅太后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當君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鈍無恥一不容於清議不得齒於縉紳則成以爲羞惡故士之有忘於義者雖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喪節盡庶幾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患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元符三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上徽宗論士氣不振節義不立

臣竊以天下官吏不能奉承命令忘心政術紙漏名節以副陛下惠養元元修明法度之意而乃務於簡趣辦目前以恤民隱者爲吏儒以親庶務者爲俗吏見利苟進而人不以爲非忘義自營而心不以爲媿陛下留意元符三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養交慢令曠職士氣不振節義不立衆志相扇懶惰成風俗雖然未可以此期天下之士亦在陛下留神采聽或下詔丁寧以訓飭之或因事奬進以激勸之則士風可革

下傳革月

舍人給事中
遷禮部侍郎

上欽宗論風俗由大臣倡導

余應求

臣聞大公至正之道下行於時之參天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不立論諫相牽詐誕成風以全身保寵爲賢以

竭忠盡節爲愚以奔競進取爲能以悟退自守爲拙以刻剥
辦事爲有才以重厚長者爲無用疑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
而任己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修飾邪辭上惑於聽覽憎廉潔爲矯
誣惡正直爲介僻故貪者謂之有守闇懦不
顧身者衆必退之賢有才者則邪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
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
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
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
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
各冒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爲姦大臣賢邑以自娛故小臣
猶能以悟退自守爲拙以刻剥

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慊重實予理庶幾士風不變民俗歸厚以副　陛下惟新之政（靖康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上　欽宗之董其南之風　范　宗尹

臣竊謂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莫先於士風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受之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　國家自崇寧以來上下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塗炭姦慝盜賊羣起而　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　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事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

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實欺罔者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之不可後爲則　陛下深厚澤得以究矣（靖康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四

帝繫門

尊號

上太宗論省去尊號只稱帝字　宋白

臣竊去聖古傳　聖旨以近降御札省去尊號令只稱帝字令臣等商量者乍聆睿旨仰測天心見　陛下謙尊之誠重下之意寘畏天命超越古先固無得而稱也然則皇帝二字典策昭然數千百年以來改不改蓋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二儀成象兩曜齊明不可斯須而去之也聖意以為非稱上古歷代臣屬秦郡其兼名欲歸一字然肇于前漢襲至近朝莫不皆名不能去者何哉蓋天下行之已久人臣呼之已熟者

全書方一統四海爲家士馬精研巒峯服畏物讐望風盡
墨雲雲於徽號之稱增加則可唯此至尊之字減損豈難況
天命有異宜貴文互變一定之制千載不刊與其改作而謀
苟易若因俗而仍稽臣等職虛內侍當明庭心在討論未
曾請免如此大事不敢輕言謹倣舊典以冤請奏山呼轉
此志不移冒瀆旒扆嘗祈鑒納謹按唐開元二十一年四月庚寅朔日
於至治嘗有詔於虛名加美號抑損子之愛慕著方冊之典常軌尊崇大聖自唐宝
改陛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王之舊制悉應實實之
有論論然曰默不言等觀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子
爲去華情無不應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三祀泰
皇欲代周之！故陛
下志以定卿等明旨

奏乞宣降御札不受徽號

臣竊以 陛下仁德合天地至仁越古聖雖徽號累百亦無
得而稱焉蓋以三載一郊
聖美君上故萬盛名以達懷懇之意緩近年以來天地之
變上比而發 陛下亦嘗虛懷以來讜言平刑以降罪矣今
若圓丘展祀所宜責躬引咎仰答天戒其所加尊號欲望不
賜恩可如 陛下已有聖意辭遜不從莫若直降御札申諭
宰庭具述宸衷停徽數來表若修章表正上方示推拒乃從
來俞允之例似未協宜此事

元年上時爲右
司諫供諫職

上 仁宗乞罷辭徽號 劉敞

臣伏見 聖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 上尊號
准批荅不允此誠見 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
陛下自實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中遜之德上
通於天下信及民此上天所以保佑 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
以愛戴 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滿稱增數字亦人自滿
臣願 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
積年冲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臣 陛下尊號既已云體
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而至治則有普自於今百姓多困倉廩未實風俗未淸
賢不肖尙微訟繁多盜賊則羣水旱繼有四夷雖相定然未
 陛下厚利轉而爲福則非德之非慢也臣愚以爲
臣獨望 陛下以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言欲尊君固欲受
君然望 陛下裁之聖慮深行之則有高出之
名與道同符豈數字而損益哉臣等嘉祐[illegible]年六月[illegible]宰臣富弼等請
 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 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行之一
如之德豈能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天以二十年行之一
旦改之於義不可請推善歸美以尊 君父若臣子之當節也

同前

三近臣封事欲望 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荅不允厭
 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 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行之一
如之德豈能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天以二十年行之一
旦改之於義不可請推善歸美以尊 君父若臣子之當節也

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　陛下求執至
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
實恐及累　陛下二十年昭哀之美又今歲以來頗有災
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　陛
下寅畏天命正當卑仰　聖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普伊尹
戒商王曰有言逆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
非道今臣此言遜於志者也而　陛下求諸道而已　嘉祐四年
六月日

同前

臣聞喜過忠欲者　陛下簡不受所加尊號似未愛采納之
罪過人之善實以謂與　陛下之美實以謂與　陛下之

辭號不如明　陛下之謙遜卻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
君父古已畏天之論況事至大在　陛下力能行之不
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
遜之美不聽則合於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
以窺　聖德之淺深臣雖狂闇竊嘗借此舉不敢不再三陳

聞嘉祐四年七月日

上英宗乞不受尊號

司馬光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　陛下
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舊故事請上尊號以　陛下著聰
明徽柔懿恭夏盛滿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百穀
漂沒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　陛下當此

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釋衆心況尊號非古所出
有嘉　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
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　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
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治平二年七月宰臣韓琦等上表請上尊號光以九月上此奏時知諫院出是羣臣上表數不允）

上　英宗之不受尊號更下詔書深自咎責

司馬光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
靖國家享福百祿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
甚遠顧必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乃古書所
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虛妄然無知而簡忽不顧或有

陛下　或祚已來太陽侵色宇宙晝冥子大風書晦冬雷
年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芒怪變
胡東華門連月乃滅飛蝗生蝻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
秋之雨不既不收麥仍未種赤子悁惶流離道路西戎內侮
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勤導　陛下以祇畏天命動恤
民隱亦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庶幾致善祥而朝野晏
然豈不為意或以為閨門有常數非關人事臣以為景星嘉瑞
重譯而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誣上天罔
冒海內孰甚於此竊使上帝鬼神佛變不譴自天災以來
陛下娶此庆疾疢之加而未大愈出畫寢而深思哉臣不勝
區區忘生觸死伏望　陛下罷之豈得
不爾　陛下罷之

聖意止臺臣所上表章早
答謙四方廣開言路求
聖躬康穆政化流通天時
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
有喜喜生百姓莫不幸
不受之福謹盛德至今未已然則
上益美已興何以
陛下何損焉而
德誠見近日
臣言為
陛下稱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
合降不允批答已具
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
今伏見 太祖開寶九
祖以燕管美平卻而
肯有其名也 太宗端
且曰以理言之
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
不復增益 先帝治平

德不幸父年有諡諫之
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爲
者甚爲朝廷惜之若漢文帝遺詔上書以尺一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嘗
復爲臣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
以爲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
事上尊號冒瀆以爲
未又又在兒陰之中考
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吏不得上表則褊
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
伏望 陛下聰明睿智雖事有漏未然踐祚
陛下更加詳擇
請已勿施於實則褊
謙之聲

神宗之深思
天威者日履傾覆實
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內顧
手詔若曰云賢卿
陛下亦難當是盛與誠如卿
慙悚非是欺
以激厲之大勿受徽號

韓維

臣昨日伏覩中書劄子下
非起於治古而生於後世人君之修心平居爲之已累
施於實見流復之日實於
天下而河北尤爲已甚自
冬無宿雪春無暮雨寒暑
未止流民尚未復幾
夕發作乃欲以此時

答宜　陛下憂悶旱暵徧禱於天地廟社之司計其祝文必
須引咎謝譴毫應未答而遽辭推崇之禮雖　陛下冲挹未
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未誠一恐不足以動天消變假使
此事是實意切所欲得遵嘗自損抑以答天戒況　陛下
兼皇帝而稱之尚何顧此點字之美乎伏望　聖慈深思災
變之大務以至誠爲本毋事虛飾手詔推而勿受臣愚贛但知有
益人君則爲之不識忌諱惟　陛下寬其言而取其意則天
下幸甚

熙寧二年宰臣富弼等上尊號維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四年六月宰臣王
安石等七年七月宰臣韓維等十年七月宰臣吳充等皆上
尊號詔答不允元豐三年七月維復上此奏詔答不
德王以業各同時制名以奉藩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
足之上見盡文繁禮悉已革去中近司皇帝尤或時
覽請蠲出於歸美報上之忠悃北朕所以若謙光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五

帝繫門

皇太后

上 章獻皇后乞還政

劉 隨

臣恭惟 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入參萬機
倦勤 皇帝眷德東朝選賢左輔 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庶
多洎 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幼冲幼 太后保護之命心
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戒吏奉 玉冊 文
寧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之業於 皇帝慈
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烱簡冊垂映青史
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太后勤矣而猶初業益

暑勞苦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聽斷臣聞虛心以致浮言盛神仙壽同天地者不勞心而役百官也臣愚欲
乞令樞密院常務並送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陛下養精
神以聖哲壽之期內侍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

天聖八年上時務
侍御史知雜事

上 慈聖皇后論停人賞罰宜在至公不宜體禮數濫

司馬 光

抑損

臣恭惟 皇帝繼統哀毀感疾未能親政恭請 殿下同
庶務臣愚伏計 殿下念 宗社重爲四海黎元
言不得已而臨之非出心所欲也 皇帝聖體六日衰
殿下必推而不居若未 殿 力且總攬萬機考

要故足舉措動靜不可不戒謹留心 殿下念天下之靜
累卵小大戰戰兢兢臨淵若非君臣同心以外協力戮力
勞以衛 國家之安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謂哉大安危之本在
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老中外言事
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諂佞者疏則天下
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選不肖者進忠直者
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固喜罰不固怒賞必有
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亂罰
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
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足 御下之道
則驕驕則不可不戒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慎之

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春夏之
生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恩還
驕驕而越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草芥類等
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生
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敬太盛則人無所
容而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
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前後思亂為其害又甚長恐
而求如恩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
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
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怙者何也衆人
誠賛補援　皇帝於藩邸以纘大統之初海內未
功力可勝道哉及再降詔書權同機務內則保護聖
藥之喜外則鎮撫夷夏有大山之安若少加意以圖其全則
高世之德具矣定策安宗廟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而以
靜退成就其盛之德以取高於萬世者大業也捨此其
細微固可以恍然遺之矣伏望以四月九日元降宣揮施行
遂還政事燕處清禁從容以就天下之養身受無前之寵名
家真大賁之盛福全具繫一言之易耳況於謝外廷俟
皇帝康復日今天體清豫朝覲萬機不能知　殿下之深者
安得無慼惟　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其勤已甚儻始
終之際微有不全他日雖復痛惜何所及哉不審　殿下何

憚於此而憚一言之易以全大德而釋羣疑也如前世善惡是非毀下宜講磨已熟臣所以懇懇爲言者顧今朝廷之禮非使而無益於毀下且慮左右之人不深惟大體務爲姑息之愛因循浸久將累盛德臣輩不言責負陛下至於佞者謟造異端解釋疑似不可不察伏惟聖慈留神省覽

上 慈聖皇后令呂海

言未以毀下保佑聖子仁孝正月上年明明邦政文逾期月毀直泰元前社明慈因慈德是性艱哉以萬機浩繁 [illegible] 治德講之本也況 皇帝 [illegible] 聰令重 [illegible] 如此在於

可以慰安臣愚以謂東巡巖幃宜五七日一御諮詢大俾曠事庶務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沉機獨斷豫宣教令誕告明庭外形謀遂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豈臯全美豈不休哉卻祈聰悟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爲同知諫院

上 慈聖皇后乞罷簾前奏事 龔 鼎臣

臣伏以 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擇 主上立爲子實 毀下衔哀隱忍定策於演吏立 主上爲天子 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 毀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月自中都至於秦憂莫扰如昔者昔所賜也今 主上聖躬既豫事復兩立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

秦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信平元年四月

上時爲御史知雜事

同前

臣聞之於傳曰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臣今進說於 殿下者其幾矣臣雖狀臣備位外任不敢自已期矣此臣所以犯暨哲之誡冒謗訕之嫌惓惓而不能自已者也惟 殿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日嘗奏疏言邊政事訖未蒙施行臣之所言固朝廷之大議 殿下之深益大何未之思也今物議喧然疑有讒間交進故 兩宮情似有所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之則何以信於人哉 宰相臣輔以爲過矣且一飯之恩匹夫猶或死之 皇帝以明睿之資普爲通古今而日驅遠讒間使不得前則 聖德於天下者豈淺淺哉 陛下今於忠讒之辨其今以爲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猶所不及 殿下母子安康者也揭一爲十似是而非使 殿下心志懷惑若讒言也此豈可謂之難辨若誠臣前疏謂 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宗廟天復猶豫不斷將損盛德者非苟不也顧察之未熟爾今天變若是之重恐元元艱食盜賊浸起四方寧無或不可當朝廷能中外一心思消弭之術爲制御之策則庶幾其變不大惟人事動于下則天譴形于上 殿下當斷之于心復辟于 皇帝則朝廷之事體正宮體正則天下之

要解疑釁解則和衆應和衆應則導安感皇虞之變可消帝
制馭之策可爲 殿下退就宴次而玩信諫詞忘忽至計憶萬
萬先見之明乎今 皇帝康復已久 仁宗祥練踰四十日
億兆延頸以聽明詔萬幸早定可高視於今古議不時決旦
暮臣誠恐後圖之美名大業虧缺已多實不加矣事之善也
[illegible] 謂臣言輕所陳者非 殿下聖意所嘗用而
[illegible] 而已以臣愚忠不敢盡于 陛下之前 陛下
[illegible] 之論 殿下聖臣言極言而 陛下之回臣之
[illegible]

閏五月乙丑朔 上時爲慶申注何緯史戊申 皇太
后乃仙千壽宮中書還政是日 上不復分御國事

上 慈聖皇后之歸政 呂 誨

臣伏覩 殿下近降手書以 皇帝幼冲聖性仁孝遂成毋志雖前世有還政明辟之事亦未聞此月而成翊輔之功如此諫諫之言休聲茂實光照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 上 前臣有以知非 殿下之意爲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乂而後者留行實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渙此議論甚非有益於 聖躬亦於 先帝降書之意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於終之際不可不謹爾臣所以瀝懇而言萬冗無避唯初監照天下幸甚

上 宣仁皇后答誨文德殿受冊 范 純仁

臣近聞將來　太皇太后冊禮並依　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　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今於崇政殿受冊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移於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眾官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　明肅故事更不用　皇帝降詔便御文德殿受冊不惟不顯大后謙冲之德緣自　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　太皇前古所行班禮萬世尊仰不必事稽明肅伏望特自　太皇太后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

臣竊以易謙之卦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德俱備又

已謙讓至此尚書　已滿招損謙受益比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大馬之誠竊聞祖宗以來錄元佑

二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所有　太皇太后同日受冊依　章獻明肅之事　皇太后受冊依照施行一并

故事　皇太后如期　皇帝於殿上

冊同知

樞密院

同前

臣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戮洪萬

務敬天愛民動模兼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

將明　聖意一切檢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加討論萬

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極輒蒐古人事上薦於愛

敬之意竊見　太皇太后　聖中翰林學士承旨維等當上　章獻明肅皇

后御崇政殿受冊儀注復改御文德緣文德外朝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章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　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亦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殿受冊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荷有所懷義當聞達謹條仰瀆　聖慈臣無任惶懼殞越之至元祐二年二月上

時爲禮部侍郎

同前

臣伏聞已降勅命將來　太皇太后受冊依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　皇帝於大安殿發冊　太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竊以爲非宜臣子之誼復何所言然臣

曾肇

伏見　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在　仁宗出入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非以聽決萬機出於權宜蓋視事常禮則當然爾詳之受冊外朝始非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　皇帝述　太皇太后之德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誠可謂至矣臣竊謂　太皇太后之德宜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孝愈顯　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

地神靈祇不勝喜躍謹率羣臣恭伸兩誼俱得顧不美歟
伏惟　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竟堯
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世后之所不及則雖曰御外
朝未足爲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爲言者誠見　太
皇太后執心謙抑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加漢唐
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爲已之欲臣愚故願因此
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　太皇太后始豈非希
世之高行盛德伏見昨者
今即　英宗神御殿後建
動至於誥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爲而　太皇太后行
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禮成御會慶殿受冊上尊號便服
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大慶于恭謝之禮此
首故臺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　太皇太后
廟社稷謹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三代
憂過計實在於此也　太皇太后傳贊古今詩書以來垂后
得失盡無遺矣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
待罪侍從以論思爲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元祐二年二月
心三月二十九日批付三省將來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宜檢
用　宣仁聖烈皇后當御文德殿簾子垂簿豈得止此

章獻明肅皇后崩有司奉遺
太皇太后旨降詔權行斬
而有司用
皇帝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
宗藩常慕謙中
乃蒙愛君之厚所有將來受
子所進詔表微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
却有昔非之義可叙述
太皇太后頒
敬必欽
中書改定
語本祥禫既終典
皇后故事予當受冊於文德殿
尊
命頒行
詔天下
上
宣示
皇后論地
百官上壽
著
為

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
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已
延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
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
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亦足以見當時
異義不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合用天聖三年
故事臣竊以為朝旨令文武百官詣
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論也
不敢自同
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
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舊也
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
后之意特就政大臣史於不思爾伏惟
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
四海九州歡心愛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
將校敷列於庭然後為貴臣愚故願特詔有司一用天聖
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謙恭抑
損之志前後如一幸甚
書白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意無忽

臣竊見崇政殿延不至寬廣遇雨又須經繇延和
殿前簷赴坐若繇閤議事請齊宜不赴則是國使人亦不

得與上壽瞻酒臣愚以謂大聖中興萬國使人自可導用故事者以其外蕃遠來奏貢特許入與上壽臣愚自聖壽已成酌禮都符准　太皇太后已降　聖旨依今來出自因宣不可為例今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緣係　天聖九年　章獻明肅皇后御會慶殿典故今來慶　聖節崇政殿上壽可依天聖八年　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行上壽禮典故施行

七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今來

所得旨揮施行筆時為中書舍人

上　宣仁皇后乞還政　梁　燾

臣恭以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大下仁聖孝德之資

　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切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慶戴今政還正中陛下已得請退處淵默而天下之事悉以委之

應惟萬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衡人主不可過時此　陛下今日北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順神內景遵光前人豈治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

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

貼黃此事在　陛下必久已思慮固不在臣下之有言臣輒控至誠上干　宸聽以還政為指揮不須更問故事惑唯願早出　睿旨直以還政為指揮不須更問故事如臣下別有獻議伏望斷然勿聽如有合用手詔文字望降密旨遣使到院諭臣即當進入

同前　元祐七年上半時為翰林學士

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　聖聰　陛下

聖明洞察不勝疎尔嘉其忠讜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益堅
臣節重以身蒙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寧處期必
補報不敢少懈不盡之意致 陛下有後時之悔 陛下每
有宣諭必以不喜事爲盛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
嘗一日不思竊惟淵宸遠慮深識用臣前言適其時宜實伏望
撿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
之至 元祐七年七月上
時爲尚書右丞

上 欽宗論 宣仁誣謗未明 瑤華位號未復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誣
謗變而未明 瑤華 顯肅 皇后經紀有位號未復此二者 陛
下家事也宜抑不申如天下何如天下何臣雖不敢不言
無以宣責誣列事之本未條具于左

臣昔見元豐末年 神宗皇帝不豫 哲宗幼冲
宣仁聖烈皇后有司令收王嘉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其
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郡王爲
皇太子餘人無言者獨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
官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不可
誣也至元祐中蔡確作惡罪去其黨始造爲疲言以惑衆
聽冀徼異日之福紹聖中章子厚蔡卞用事欲中傷舊
臣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 聖明而以大逆之名加
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謂 宣仁亦有力焉其爲此謀

非私於蔡確也其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
衆覩積憤而不得發幾四十年伏遇　陛下剛毅神睿
如大明之升無幽不燭幸得備位諫省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也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皆以狀墜滅迹
則當時所加聖謨必無遺矣況猶存秘書省國史案猶
在秘書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存之以遺　陛下
使之明辨而審處之元祐之政記一朝覽觀足見
事實而後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褒
贈之典溢恩所被悉行追改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衆
臣不勝幸願之至
臣竊惟　元祐皇后廢立珪實首謀此

禍中外莫之知爲　皇即位初
欽聖憲肅皇后垂簾聽政自珪至薨不復召見
天下無不痛惜幾　欽聖上賓數月之間盡復其官
廢黜使其實有罪惡必不爲　欽聖所容或謂叔
無立嫂之文本爲非理方　欽聖垂簾嫂復歸位於嫂
叔何嫌焉臣愚　陛下斷自宸衷復其位號以承
欽聖之意下以副中外輿議之公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前
爲諫議大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七

帝繫門

皇后上

上 英宗不汎於諸臣家爲 潁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 潁王擇妃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若謹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色爲民之紀法也伏以 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

學以觀成德今下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目朝廷以達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為天子求婦而姑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勵俗及之雅正且無以示顯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矚禍福之原禍出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慮臣愚治平元年上時為諸

皇子頴王婦聘　欽聖憲肅皇后也

臣伏覩　皇子頴王天資早茂婚姻及期方　陛下即政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　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歐門羊酒鎮禮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不道行於聖旦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聘納儀節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治平三年二月上時為頴王府昭善跋奏詔令禮院詳定聞奏禮院奏開寶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　國朝所未嘗用今檢到　國朝會要皇親婚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上　宣仁皇后乞參擇后而素教之　彭　汝礪

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己者備內亦有助焉后妃

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肖是繫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責以聖人之事望于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之可不謹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以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

[illegible]助奠詩曰后妃在公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illegible]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illegible]之人其教之也素故其成也至詩曰誰其尸之有[illegible]女[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欲母道自其幼時婦事母道非其教之

與於此周南之治盛以其志爲卷耳其效爲桃夭其化爲兎罝其德爲漢廣觀有序本固有所在臣以謂 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明天下之教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至願休命立師傅保姆嚴宮室車服制度環佩之節陳圖史之戒非正之聲音殫色使不得亂其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得至其前及其歸也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喜皆其所嘗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嘗禍者也此可謂善矣以 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至配立而後言固則人未所以待內助如此然則擇之豈可不

謹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人幸而已矣幸非
可以爲法也苟非其人禍莫甚焉凡空之言稱其辭則小稽
其事若緩察其微則甚切惟 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忽 臣元
四年五月上時
爲中書舍人

上 宣仁皇后論納后宜先知者四事 范 祖禹

臣伏惠詔言 皇帝納后宜先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
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竊伏思惟乃國家大事
萬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
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 陛下
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
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
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
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
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
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摯之二女釐降于嬀
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
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
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
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
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
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帝之後也太

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太姜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
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
詩人美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
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
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
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文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
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歷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
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
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
所紀詩書所載至戒之後世以爲永鑑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
不正無足取法惟後魏馮氏以貴人正位宣德馬后以賢明
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世以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
戒而已焉惟　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
世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
也　皇帝聖德明慈睿質純粹大業甚大下必生聖女以佑皇
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
爲萬世子孫之計慎簡淑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
孰可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
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
子齊王肇曰王母家駟鈞惡惡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

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修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莫大乎爲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世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焉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者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夫昏禮者將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親迎男先於女男帥女道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萬福之本也寡人既聞此言也敢不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遷隆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苟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苟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達於士則一也臣竊

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參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義天下
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
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法於此者願　陛下一
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光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
臣聞古者天子聘后立公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夫國君尚公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
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朕仁宰之敷言其冊
曰宗公鼎臣詢言于朝先是參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
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爲聖者
能從衆也進言者皆出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記
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內外之事孰非　此

家事參否可問之人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諫臣
之議決於天下人望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愚　陛下一
日降詔立立其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
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君臣志既定而
衆議僉同則上協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
不可不慎臣幸備勸講職在以帝王之事神益聖德故敢
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陛下留聽元祐五年十二月日侍
劉宗社之福也狂贛之言惟　上　宣仁皇后論立后當采用德閥不當勘選

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是

呂希純

以自古聖主有婚姻之始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
宗廟成以昏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
上陳姜嫄周姜大任大姒之賢皆聖賢之後大邦之子其盛
德不可具載微音可繼故輔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大命歷年
長久未聞以聘納之際參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雖不
盡見於禮記及周禮儀禮大昏之義刻期如之議載六禮之
儀稍為詳備其男女年命勘婚丈之至漢唐而下史策所
載亦無此制　本朝制司天之官雖有婚書亦自信臣所為
來每建中壹皆用德閎不專以勘選為事　宣祖皇帝
方在側微天作之合固未嘗集太史而議年命也然而　昭
憲太后實生　太祖　太宗為皇后實生　秦國大長公主
皆不自信臣所為若自閨選后指揮
已是逾歲誕聖年月其誰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
外若今日以後申令餘家供
雖盡合書法豈皆可憑
無益而已　皇帝於后妃之議
茲愛之念固欲盡無疑兼以副
任其責況即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雖有賢
孫其於親愛盡不同爾乃敢
為難信要之均是為人臣者當推己之所安以
事君上不可如一視之論姑以逃責而已故臣敢同

殿貢試量言伏惟　聖慈少賜裁擇元祐六年上
時為太常丞

上　哲宗論納后儀制

崔中書錄黃三省樞密院奏臣寮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令同共詳擬定通呈合行儀制五禮命使奉　皇后行第發冊命使奉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命使奉　皇后入內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前殿

詔曰朕以眇躬嗣守丕緒夙夜祗懼上以承天下以撫民而德薄未孚治化未洽顧惟婚姻之禮實關風教之源朕甚難之爰稽故實參酌舊章命使備物以將納采之儀命使奉冊以行納后之禮庶幾協於中道以稱朕意

皇后入內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者禮用皇服無祕服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開寶通禮亦皆服袞冕發冊與奉迎同日蔣之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袞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與祭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伯溫等議狀已

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冠服之制未足為法也　聖

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又

皇后入內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　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依於國體為便合

與未敢行下謹具狀申　奏伏候勅旨

詔曰開寶通禮亦皆服袞冕發冊與奉迎同日蔣之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袞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與祭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

日乃服　袞冕服也　事親也音禮將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袞服與

事親之禮不同即與祭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

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伯溫等議狀已

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冠服之制未足為法也　聖

伏乞更賜詳酌 孔祐 給事中兼侍講

上 哲宗進 多人 表紹義

臣近以權往經筵 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
先降聖旨過端午不 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
自五月以後北郊奉 祖宗不權 侍伏覩中宮初建特行嘉禮
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 本朝 祖宗家法自三代
以還蓋未之有由漢 陛下皆不又也今 陛下納 后以承
天地以奉 祖宗內 聖慈外美風化將以爲萬世法臣愚
竊爲 陛下重之謹 之端本臣輒不自揆 所聞采聖賢遺言爲解義一
篇謹錄上進以代奉 聖慈少賜省覽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
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
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正莫大於此此大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
教后聽女順天理陰道后治此之謂盛德故天
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聽外治后聽
子之與后猶日月之與陰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
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
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
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順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者定象敖慢亦敖喜亦喜而天下之爲父者定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爲夫婦者定文王事大任刑于大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天下之爲兄弟者定詩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所以爲家人法也離火也風火相生故曰風自火出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推成故曰風自火出而風在外也君子之居

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爲家人法也離火也風火相生故曰風自火出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推成故曰風自火出而風在外也君子之居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謹乎初九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

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亡正弼曰凡教生初

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

之既瀆而後嚴之則難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蓋辯志無妄好所以閑家也昔

者紂戒於未喜故夏亡幽厲戒於未怒故周亡晉獻公戒於驪姬二世大亂唐高宗制於

武后廢中宗制於輦后身階大禍皆不能開之於初也閱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閉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爲陽不爲和故地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臣道皆遂在中饋則貞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子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幼潤飾蒸嘗之薦醯醬菹醢禮相助奠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衣裳謹修婦德其職在於供饋而已無攸遂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婦人之道備焉故物以泰宗廟

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于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妻亦采蘋藻盛之筐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總

收遂在中饋之事矣三代之亡皆以婦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剛陽居下卦之上爲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嚴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其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

道主於嚴敬故家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
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富者非
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
富以財而已家之富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
恤吉何謂也陽剛居尊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
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
愛人如愛身治天下而家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
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刑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
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本在身正身以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
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也詩曰之
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
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
者感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
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
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孔子曰君子不
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楊雄曰貌重則有威
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
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

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加長豈有不終吉者乎敬蒙曰威如之吉乃身之謂也元侍七年五月上吟

禮部侍郎兼侍講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七

皇后下

上　仁宗論廢郭皇后　　陵　少湮等

皇固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地容載豪釐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敢不盡陳之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　皇后之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爲　皇后毋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翊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爲淨妃臣竊乳道輔沆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上天之款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溺愛後宰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

蒙蔽伏以　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
懽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　陛
下意盖執政大臣假　天威以黜沽直也望賜思其事使說愈不行思邪有別則天下幸甚又伏覩
戒諭曰今有封章宜加採擇庶上毋得羣詆毀門對且伏閤
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絀之則　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效進而
言者況前仲淹喋喋為救言事而黜之
恐姦邪得志而朋黨之禍作矣昔唐陽城王仲舒
伏閤以爭陸贄之罪崔元亮申錫之冤皆得
之今　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狀議降為妃嬪
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洽德澤也況侵觸
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
言臣獨何人敢貪狂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竊痛
仁聖之具美未盡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久稽不遠之復
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　陛下陳清穆敬鬱之累易曰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
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必自內而刑外也昧者二府

上　仁宗論廢后有大不可五

大臣忽然曉出民間道傳 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爲
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臣等以 皇后職以謂 皇后儀萬
方非有大過而動輒則風教陵遲兒時入道降妃一義出自
臣下自妃后有罪出則告 宗廟慶則爲庶人而不下之
於天下不告之於 祖宗而降行臣下之議名乎 皇后
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當降爲妾妻抗章
請辭不家職召是非奏邪之人離間 陛下邪臣安敢出書
時執政臣備 皇后有此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
非天有一封者處 皇后不 聖斷故築修高旨在別
館臣等伏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
以安民心豈日詔出乃云 中宮有過掖廷共知特 不容容
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便自 慈
黜置別館爲后卒爲妃乎詔
立后一紀有餘而輔臣會不言安所取信伏以 陛下
默無敢爲 陛下言者臣所 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措紳循
職有曠矣夫 皇后動搖有 詔旁侵敝壓以累 聖德者蓋臣
之旦內外臣寮以至戚里皆 不可者一執政之臣獨不念
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 前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
人行則得其安斯大不可者 使 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
因掖庭爭寵遂行廢后則何 安乎易曰一人行則損一人一
已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書 也 陛下舉事爲萬世法苟
然公書史策未示子孫況 祖宗 祖宗爾祖業修德斯大不可

者二也臣竊惡蔽使之人引
陛下且漢武驕奢淫佚之主
當致君堯舜豈當與致君如漢
懼修省且 陛下仁恕之德
孚於天下而獨不加於 中宮
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滿堂
嘆又聞 中宮幽廢何嘗滿
位號杜絕非聞待之如初太
不美哉 陛下苟爲寵臣所
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
慮焉明道二年
十二月上

上 仁宗論廢郭后

臣聞右司諫秋閣授理范仲
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
愚慮輒敢冒 天威犯斧鉞
一陳愚戇惟 陛下裁察之
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
太祖 太宗 眞宗撫國凡
子孫不能遵 祖考之訓而
道宗天下何仲淹爲諫官所
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
懷億萬人之心 陛下又
爲 陛下不取也昔 莊憲
莊憲不敢行武后事者蓋

得縱其欲　陛下可以保其終
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罪而誅逐之　陛下以萬乘
之尊竟廢一婦人甚爲小事然所拘之體則極大也天廢后
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武宗世勳謂佐之
辭　陛下何以取法　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
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
後敢出之今　陛下貴爲大君以色欲之心廢嫡后民而不
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
也正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
貴補惜之　莊憲太后臨
朝聽政德死百　英太重
諫　莊憲太怒　陛下不得已遂黜此四人然心甚悔甚
莊憲繼往　陛下　正行召命優渥仍遣復職憲省修古雖死
厚加贈典如此者蓋　陛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
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　陛
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　莊憲時論冬
使天正君臣之分　陛下以此自擇用之既居諫列或聞
累當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　陛下欲聞過矣
雖古先聖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
之意而反及於禍是　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
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爲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
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爲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能幹之

是易爲也如仲淹者其爲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
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爲　陛下論事而
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爲易者而不爲難者也　陛
下一旦有難爲之事不知何人爲　陛下爲之居諫官者務
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
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無
訐直者可用請　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益賊如麻國用
空虛人心憧擾敵雄益熾此已有窺覦之心　陛下當竭惕
惕宵衣旰食日與臣等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豈可自
作弗靖以啓釁媿后遂譖逐侍臣使比醜聲聞於四方知
納諫言臣朝政不舉則敵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勢自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別宮暫還有年德夫人數自
復于宮闈社中外觀望之心全
日奏疏但無傳
本故附見其表

上 哲宗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陳 升

臣伏覩詔書以 皇后柔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迹從究驗
證左甚明而 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 兩宮慈訓
廢 皇后柔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
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 陛下廢之咸相與爲 陛下竊
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事
迹從容朝臣猶未盡聞上廢悾慙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
主事體至重非若臣下一言

推鞫獄詞皆付外庭未有宮
下宅見案牘之吏實爲一宼濫爲天下後
世議笑臣欲乞 陛下親
阿附之人舉置制院別行
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
不能無疑也伏望 聖慈特降詔書昭示中外
上 哲宗之意使天下人心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
也天子理陽道后宮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
以配天子實得不謹今 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
良家

鄒 浩

國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 國家有 仁祖故事不可
不遵用之耳蓋 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
既廢復立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
士族必選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表嫌也所以爲天
下萬世法也 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
氏之罪未嘗付外雖治其罪平世固不得
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
實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 仁祖故事存
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 仁
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實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
狀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爲后又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

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 國家不幸又見宗室
請 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
益疑 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
益信矣載在丈冊傳示萬世不免
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丈冊傳示萬世不免
上慢君罪德可不惜哉且 王霸者二王之罪人也其褒立之會
書猶且曰無以辛爲妻況 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
可忘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夫有以妾爲妻臣寮糾劾以
論 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
下故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爲害豈可勝

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　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
恐一毫不當　先帝之意然　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
法斥漢而下不取今　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伯之
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　先帝之論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
然哉臣此不敢議之所未喻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
稱其實也有子又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
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
不當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
劉氏亦未嘗有子以立爲后者以鐘英甲族故也
貴人之系貫馬援　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
事體固然異矣若曰貴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鐘英
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　孟氏罪廢之初用立　慈聖光
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也
隨駕焉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
而飛雹又自昔天地　宗廟禔祲以來陰霾不止以動人心
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　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冝思
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改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
可不留　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
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格諫而告以從諫則聖
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事天宗猶有恥君不及堯
舜之臣況直可以爲毒　陛下之聖豈不自覩見之乎

是以不敢愛身冒犯 天威圖報 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
萬一而區區血誠蓋於此矣惟 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
咎則萬世之下必以誦 陛下之聖者亦將甚盛 聖慈深賜聽納不以一改命爲甚難
而以萬世公議爲重追復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恭
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
元符元年九月上
時爲翰林學士

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帝繫門

嬪御

上 仁宗皇帝正宮拔 龐籍

臣前月十一日嘗上封奏爲內侍蹇保衡等傳美人前氏教
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遣事狀緊聽
科斷韓從禮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宮闈教旨並不得施行
外聞之孰不懽快有以見 陛下英斷實 九廟無疆之休
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 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
不以恩寵陰啓禍階蠹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
外親而干法上損 聖意欠奈朝綱實天下幸甚景祐元年
四月上時

上仁宗論宮禁五事　孫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釐姬文制寡而御鄭周陶歎關雎之德仲尼刪詩書爲三百篇之首實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載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爲家人之象言驗今之行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爲患而立法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旰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王致忘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

而陰陽未和災繆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頗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必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爲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妻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閹兩犯宸襟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轂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所觀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之本後貴品嬪御等並合修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

則所異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
當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　先朝之數
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千二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盛
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自養
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
示節儉也臣之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自養女都大數目
呈取進止若非游幸之所宜今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
本家任從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斗此所以消幽
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
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無逸役不踰年賞賜無虛
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宮絲竹聞於別院宮掌
館閣職事冗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恣冗食欲乞御藥
依舊只用二員餘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
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選宮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於
一子則內無公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
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微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
非禁戒不為備閫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
外言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
衆無不知惟宿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埋棄善道免刑要
賞讐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邇臣願邪能伺動靜
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姦而忽變臣
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十五已下者諸

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
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襟候能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
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絶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
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
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貴不節豈可容刻不
詰其敝今御寶遞由司內東門劉子取諸庫牽主金銀錢帛
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
多不可悉記非聞背弊偽聚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實
恐有司詳覆事須前後支用非此一吏也乞
差不干礙公吟有心力臣宏敞[illegible]取左藏庫等寺金銀皇王錢帛大數對簿帳及
謝恩表狀告作之屬并內
寶錢京都數逐件磨勘即
庫亦自實元後來內中支使金
見無涯費用積久其弊仍乞今後
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
劉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
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通
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
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
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闈之事絶于衆口
而朋黨不結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
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蔗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
不嚴財貨不計則益詐以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勝威昵可消
正甘言令色遜乎志先意承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夫

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
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業燔不干聰明愛佳盡決于道義則
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感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
決柔也傳曰振也慾爲得剛非用天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
難矣今吳賊侵軼西鄙攻守宜不敢進一策蓋儒者不知兵
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爲大患也夫手
足之疾侵於皮膚瘡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
疾迫於膏肓膏肓雍爲癰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
得宜則有無窮之福此五亟因循弗舉恐爲不測之慮覆霜
至于堅冰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
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

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者位之材愚未辨進賢
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徒於勸懲賞及於溫豈不謹
根蘖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
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採其說異日爲
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試於羣公不專攻於子德但慮
切直速怨貴權不能保身貽辱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
愧矣伏望乙夜之餘再賜詳言臨
幸甚慶曆元年正月上時
爲右正言知諫院

上仁宗乞止絕宮人出入

孫沔

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排
攢殯諸宮人真酹慰禮已畢今
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

全痛戚之情願涉朋遊之便道窺覘僕御喧譁恐至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暗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駭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請陛下以苦切在中周思不及臣叨司視聽須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祗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慶曆元年二月上

上仁宗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賜予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竊以大雪苦寒之際敵兵在境軍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宜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時務美

人張氏頗感恩澤大煩臣恭覩陛下以諫官每聞小有活損 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苟能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陛下近事寵尚氏楊氏余氏皆以宮禁近事言之小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陛下近事寵尚氏楊氏余氏皆以宮禁近事言之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日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婉退為美人中外皆聞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 陛下欲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

爲衆人中外議議則　陛下首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乖正
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
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恩澤父母因子而貴
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分陛下遠親戚各皆何往令一日當貴何必廣爲開入自
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往令一日當貴何必廣爲開入自
招謗議以累聖德若　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
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大多皆用度奢侈皆是浮損
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　聖慈防微杜漸早爲
裁損慶曆二年
時爲知諫院

仁宗論女御以御寶自制除才人

之所難惟聰明者哲
後能　以宮人數多
治亂　而不經留意者事
御　周書牝雞之晨
廷親覲遷拜者甚多周書之戒
品秩並高古有定員唐制止
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已
更有濫數妄入一不能詳知
不論　婦人女子與小人之
恩澤　盡則無厭之怨起御之
煩瑣　廣一人之俸月費

在[illegible]命之出不[illegible]司當盛時之事[illegible]忘[illegible]封墨敕[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文[illegible]上[illegible]

上　英宗論後宮等級

臣聞上心之興始於閨門故詩[illegible]
[illegible]嚴近歲以來頗隳舊制
[illegible]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
[illegible]市井下俚婦女雜處
[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緬之宮皆關而未備臣謂[illegible]

司馬　光

睹前世皆擇良家子以
[illegible]人競置私身等級寖
後相繼無時斬絕致有
[illegible]等置之宮掖豈
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
之時宜立制度依約古禮
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有幾
[illegible]後不可更增几初入宮
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
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
[illegible]以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

上　神宗乞減放宮女

臣伏以歷代聖明之君臨御四
人情必竭至誠之心以感天意
有弊必去閭善必行然猶陰陽
不冷者[illegible]臣竊伏思其一端臣
之間見在宮人尚多幽閉掖庭
[illegible]無然關之思以泪和氣臣

錢[illegible]

伏乞　陛下特垂哀憐無聽時之
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聽上足以感天
意下足以順人情哲王懿範莫
上　神宗乞罷上閤之疏　呂誨
臣竊聞去年下京東貢黃金數
之又廣南新鑄錢監許留若干
蓋愚者無知固宜民言造弄端
既除將適聲色漸啓服遠此甚
天下爲心必不爲神於此爾然
明盛之朝不當使民如是而議
臣職在言事敢不爲
陛下一
而陳之臣聞宮禁職位自

有限序士品銓曲非常恩不
言闥閤遂成其事　英宗踐祚因循權制真作無益
也何則既名閤分則異殿御供其之外仍置官僧幹增長事
變動有踰循日禮之所設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智今
日之爲實繫聖慮而況　陛下尊奉　兩宮與　仁宗事體
不同且虞倖進之臣漸陳無益之計臣愚欲乞　陛下
慮始臨事制宜俯畢二年之哀言罷上閤之制德音遂發人
心自悅別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立成一時之盛美
將見垂萬世之休光照區宇誠所願至矣　熙寧三年五月日
時爲右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上　神宗乞收內侍景氏　楊繪

臣竊聞内人兼氏者曾在
賢近已聽離却召入内者臣竊以文武之政法於在席家人
之道惟於近小而況已經從良豈可復慶矜掖哉伏乞放
之於外以清物議治平四年十月
上 哲宗乞進德愛身 范祖禹

臣伏見 陛下嗣位以來惕
今累年 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月如一未
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祐 皇家保育生民 宗廟社稷
無疆之福也恭惟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撫運沐雨削平僭
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 太宗至于 眞宗遂致太平
仁宗年十三即大位 章獻明肅太后定邦家調護聖性
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發令所至
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内外妥恕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
皆 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 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
陛下所以報之惟在於進德愛身而已 陛下進德則爲太
平高世之主光顯 祖宗之烈發揚 文母之訓使天下之
人皆欣然曰 祖宗饗佑 陛下本之 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 陛下愛
天 祖宗饗佑 陛下本之 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

身則無疾疢不貽　太皇太后之憂子其問孝孔子曰父母
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愛子孫之有疾疢他日　陛
下有子當自知之　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
之養亦未足爲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　陛下於後宮已
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爲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
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
竊而思之近幸左右　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祗畏
以事天地誠孝以奉　宗廟思宴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
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　陛下德業之光
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　陛下可不謹哉今　陛下未建中
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
福故君子戒之　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過
十三歲也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
重守　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
聖躬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
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　陛下上有　太皇太
后皇太后休戚繫於　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
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
陛下方嚮學開朗儒術欲爲堯舜君爲文武康之君尭舜
禹湯文武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　宋帝王十五六講學
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　陛

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恐先以嗜慾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illegible]聖[illegible]朝廷如天聖以來所[illegible]法則　仁宗而已　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聖之無[illegible]璧臣竊為　陛下寶之愛之重之　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　仁宗未納[illegible]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　陛下氣怯恐不能如　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興亡之[illegible]之情今　陛下生長深宮[illegible]未知也人之情僞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猥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謙臣杜口　陛下春秋鼎盛方嘗親經術講端士崇尚素朴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　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　陛下之德而闡天下治安故於　陛下有益　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　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　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不可不謹也

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遂欲無節終為湛湛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謹其細哉唐文宗欲納鄭仁基女魏謨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

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憲
謙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
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今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豈亦
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道聖德爲職懷此憂慮
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
臣之罪也臣今若不言他日
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
政事荒僻使天下以
陛下爲遠於之主則臣之罪豈勝其
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
陛下或專意聲色綢紜壞亂
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
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
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

之寒
陛下每思及此而
憲不已則將以道德爲
義務美聲色之可移於
爲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

元祐四年十二月上
心時爲給事中侍講

上 宣仁皇后乞
陛下臨御天下十
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爲
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
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
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
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
則天下安天下亂出於人君

范祖禹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
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內保衽聖
躬調護起居外成就耆德進學問則此未嘗聞有纖毫之
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 皇帝已近女色後
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 皇帝今年十四其實
猶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
況於貴乘之主乎 陛下愛孫
之道也豈如美木方長正當
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竊見
仁宗居禁中 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
護 仁宗皇帝皇為有法固已在位以後未納 皇后以前

章獻太后 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二四史 仁宗在乳襁
獻使 章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飲食 章
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動備然則 章惠保護
仁宗乃 章獻太后之意今 陛
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
右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 章惠
則 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 陛
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
責將帥人君關失羣臣邪正責
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邊
關失備將帥之罪也人君
進臣等之罪也至於 皇帝學問不
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

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　之禍惟陛下於大旱敗於無
節耳思之至此可爲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詔旨幾爲
言之伏望　陛下與　皇太后上　如詩論此事有損聖德不
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　章奏爲法令聖心已有所知雖
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倘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
嗣之路則　陛下亦可以不勞　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
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　不有　陛下雖欲悔之豈可
及乎臣竊觀　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
益進方當尊學以養聖功天下以望輝光之新傳耳以
聽名譽之隆德明之開發睿智之深春秋十五六之時
不可失也　陛下必欲　皇帝

盛德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宣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
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　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

同上

臣於今月二十七日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
日面奏　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宮御幸無此事者臣等
所聞外議皆是虛傳　陛下知臣愚不賜詳責復蒙宣諭
今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無宮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爲戒　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
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
戒也臣竊惟　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鄉學洒育仁義原

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
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
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
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以爲實戒則四海生靈動
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宥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
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十元祐四年
十二月上

上　哲宗再論進德愛身　劉安世

臣伏自前月末聞　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與龍節意謂將
有燕饗是以暫輟遽妥之幸用施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
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罷之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竊謂　陛下富於
春秋尚未納百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私議
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備言職當諫
其漸伏惟　皇帝陛下天賜睿聖喜慶承大業　太皇太后陛
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
而或者之言乃謂　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
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
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遑寧處　文王不遑暇食　陛下不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　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伏望　聖
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
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采俾開陳以助聖學無
溺於所愛而忘其所可戒天下幸甚　元祐四年十二月上
時爲左諫議大夫

同前　係第二狀

劉安世

至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聖旨大防所聞德音諭臣所論後宮事實事實有稽首承命感泣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眞源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産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　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　六聖憂勤積累世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置諫列使　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大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　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　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爲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已何補於事惟　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學問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

元祐元年十二月上時政左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內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芳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直各職在園薄進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出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按庭得在勾陳之

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重爲方宿齋太廟帝內中車子不避侠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者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幹當人施行 元祐七年南郊赦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此奏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九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

帝系門

皇太子上

上 眞宗乙卯建儲闈 田錫

臣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樓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已設百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無不行是開窺覦之端垂重謹之義非所以承 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請下制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今陛下日繼承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豈不慮重謹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爲圖也 咸平元年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乞選擇宗親試以職務 張述

臣聞深宮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檻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啻爲 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深宮之不若也臣實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 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俟有竟氣至而回極而繼理之必然者也

藝祖以神器付 太宗太宗以傳 眞宗眞宗以傳 陛下 陛下承 三聖之業傳之于千萬年斯爲孝矣而春秋四十四 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 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 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儉有天下之富而不自儉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嶽瀆分龍六宮用均愛施或未之獲則選擇宗親才而賢者畀以職秩試以職務使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皇祐五年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同前 係第二狀 張述

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晷象也二明相繼天象之常也 陛下御天下

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誠疑之夫嗣
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
則或宦豎出令或宦豎謀弒臣貢議貪孩孺以久其政
冀闔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爲計豈
不危哉 三元
上 仁宗乙參考祖宗故事以定大計 范鎮
旦伏惟 陛下 冀諫官言者爲 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
宗廟社稷計事 陛下若是不知諫官之任也 陛下不以
臣愚任之諫官臣豈敢仍
月中旨侍奉 慈闈 陛下之子漸時耕以言曰皆爲宗廟社稷計以慶 陛下之成

此疾 陛下所謂 宗廟社稷計也憂勞者得非皇嗣未
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 陛下之計慮至深且久也今 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
政矣而建儲者之言終行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
不決惟審與決而 宗廟社稷爲念 社稷後裔
普行盛大信厚篤實恭惟 陛下擇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
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察天人心異時誕育皇嗣後遣
還邸則 真宗皇帝時故事也初周王薨 真宗皇帝
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
而立 太宗皇帝者天下
太祖皇帝之公心也伏惟 陛下
觀

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
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
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
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
嘉祐元年五月
上時知諫院

同前 係第四劄

范鎮

臣聞傳曰決者智之
於事也季文子三思而
之之惑也孔子之所
宗室之備非禮數以
非之至辨而無可
而不解此是應也
計而形於言今已半
臣不為
天之報必生聖嗣臣
人心者何感而不為之
定以示中外臣不勝大
嘉祐元年
五月

七

仁宗論大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
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
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
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
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
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

趙抃

莫不動搖賴 宗廟社稷
福宸躬康豫猶上有譴
至于再三天其或者豈非以
保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誡
陛下意欲 陛下深思遠圖
至事所爲而然也權宜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孫通以謂天下之本
志尚以天下爲戲尊俞赤
亂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
以凶 二聖百載之基業
以破於維於城之窺

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戚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之美也臣竊見　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息而待若蹈水火然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警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雖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耶　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之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昏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謂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人情安公私富益謹慎有是言使謹處於今日當云何哉　陛下大事質之治亂安危之幾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然如日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　陛下曏者大臣憸邪之務朝廷大臣憸之務朝廷大臣憸之務朝廷大臣憸

子之孝非苦衆庶之於養親而已蓋將推廣之於善
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守其宗祀庶人之孝曰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至理非望之狂瞽也今
所以奉事　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秉闇　陛下
誠則鄉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能加矣況天下新罹喪亂
重惜非特禹臣而已臣聞禮太祖無子則同宗爲之後者
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且如此況父母
爲親親也伏惟　祖宗受天明命初德人未安而此等
子億兆人心盲響傾望　陛下承
宗之緒繼其基業之閑美神器之大寶養生之重坐勿聽荀
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誠擇宗室之中聰
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備左右以俟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儻　聖意未欲然者或且陝之輔政或與升京
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
賴　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齊
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大子幼彼匹婦也猶爲憂國家之難蓋
以魯國有難則身與其憂故也況臣食　陛下之祿立　陛
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任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
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誠知言者萬一　陛下采而聽之則臣
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　陛下采而聽之則臣

於國家豈細故哉 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
民之命固宜多矣願 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而不行忽
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僞以爲非
臣請伏妄言之誅僞以爲是願 陛下決志而速行之蒸民
此蓼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巽譽騖之時也憂喜教
天之命惟時惟幾 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
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 陛下之短孝者
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 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
懣之誠干冒 晁旒伏地待罪 嘉祐元年閏上時以集賢校理通判并州

仁宗乞歷選宜爲嗣者 龐籍

臣伏以中外之任各有分局職外陳事皆爲出位在臣則不
然陛下千山之遇實于侍從付之
非帝力今自己頹憊猶居一方上將之位則國家大事敢以
守界自外忍默不言上負大恩斷責重矣恭惟 陛下至聖
臨御三紀日謹一日德全業大憂勤機務焦勞夙夜今春之
初偶嬰微疹萬方臣庶心如焚灼祈禱宮掖集福聖躬矣
地降休 廟社垂慶藥劑有喜臻平復壽康之永人神有
賴然臣今昧前冕而思有所陳者蓋以 陛下儲嗣未立宮
坊虛位誠願 陛下深思 宗統緒之重下察臣民系望
之艱發自 聖明親加精慮歷選 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斷制
命一出四海懽忻天序既定 陛下增基

業之固奉　宗廟之孝無大於此也至如天禧之時　先帝違豫彌篤之誠雖慙霍氏而中外帖然安心者以　陛下在東宮故也此　陛下昭昭於耳目矣伏見唐出方鎮之臣上議諸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爲非而並蒙采用遂得福歸王室況臣感主之深殺君之切衔　盡國而死愈於負恩而生所以冒重譴而不疑不悔也且　陛下保萬世之業蒙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瀆亷上惟　陛下保萬世之業蒙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瀆亷上控祈賜裁懇不勝　(嘉祐元年上時以說文殿學士判通進銀臺司兼侍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　(嘉祐元年上時以說文殿學士判通進銀臺司兼侍御史知雜事)

水災之變天下一也　奏者且有十數都城水天雨不止所

沾鎮

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　陛下恭事天地禋祀肅祇蕭祇　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舉至於歲令必順天時也非盛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　陛下即位以來

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　臣近奏　宣宗子賢者優甘禮數試之以政以係天下人心族有聖嗣得遵還邸及今兩月餘不行正謂簡　宗廟也此變所以發也伏惟　陛下深念　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所上　(嘉祐元年六月以塞天變上時知諫院)

同前

臣竊以北來大雨入都門環廬舍漲入民　祖宗以來未之

李入臨

有世謹按漢書五行志曰簡宗祀不禱祠則水不潤下今朝
廷祭祀非不恭時享非不至而及謂簡慢者何皇嗣未立主
器有闕故也夫水萬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
未立上天深示災變伏望　陛下鑒今戒早擇儲嗣以前
定天下之心古者天子即位必有儲副以受宗廟易曰主器
者長子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是天子必有儲
副而天下獲安今儲副未定災變故天之示變深切著
明如伏乞　陛下無逆天時為社稷蒼生留意焉臣之赤忠
憂國大計昧死以聞

上　仁宗至立太祖太宗之曾孫　吳奎

臣聞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
今　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嗣續未立天地　祖宗開發聖
意不然何故　陛下無大過則廷無甚矣輒陳如此之忽異
乎在禮　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考和
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　太祖　太宗
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　太宗之曾孫　陛下所宜建立用
繫四海之心者也　陛下春秋猶盛疾有皇子則退所為嬰
煩優其禮於宗室臣子之心誰曰不然　陛下勿聽陰邪巧
計以誤大事假如奄宰之際柄有所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
書之史冊為萬世憤臣不願　陛下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
比也此事不宜優游願速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
間然亦不獨　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事

變紿置於感召災衆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豈無大于此時知制誥 嘉祐元年丁

上 仁宗論根本未建事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 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 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以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 陛下 聖聽煩瀆而其文詞鄙野又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 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 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苟所先後則功兵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沈溢是大不然彼

水災所傷不過于下及濱河之民若損兩稅止有司火疏而舉之則民已困復蠲濟非爲國家之患或又曰然則在於救弊之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救皇未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戍役侵盜是又不然夫戍役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御之有謀守備之有謀調度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莫釋此不憂而彼三者又捨其肺腑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民能復九河之道備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無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乎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

足道哉今

者　陛下不以此事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
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
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
陛下　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
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拱耳而
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
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
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日失
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
皆自前常事非有大可憂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
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
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　陛下察其愚衷特賜
詳擇臣前日所言亟行之以安天下

（嘉靖元年八月上時通判井州）

上仁宗論彗出宜定大議（第七狀）

臣伏見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
天市出天江者主水出天市者主兵皆是時朝廷不知
觀天之變以為警戒又不為防以備其災纔又一月而都城
大水居民室廬及軍營蕩壞者不知幾十萬區大變之不虛
發也如此近日以來晝見東方一星其色正白七星

主急兵白色赤主兵喜慶者吉　陛下豈有急兵至欲陛下
與大臣相救懼以求消復之術不可晏然復如前已也
陛下自丑月不豫至于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然羣臣稱得
進者罕不與語天下之人　共心皇皇所以感動上
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兼聞觀察　姦盜賊如大水之入都
城者乎　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爲德以畏天爲心至
二、八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　宗廟社稷之至計反
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
陛下　陛下以臣言爲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
以臣言爲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　陛下素有納諫之
美因臣疏使　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奉朝請謹

閉門以待萬死之罪　嘉祐元年八月　日　諫院

同前　係第九狀

范鎮

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冊　陛下爲皇太子
方是時　眞宗皇帝只有　陛下一人天下人心有所係
然　眞宗皇帝遽亡　陛下爲皇太子者欲預定其分以塞
覬覦之路也非私於　陛下也爲　宗廟社稷之計與天譴
之變皆當然也今　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
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　陛下以簡　宗廟之罰　陛下
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出彗以告　陛下而　陛下曾臣曾然
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
時大臣當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

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由簡　宗廟而不爲　宗廟計故天又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知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　陛下爲民父母視民有厭溺之患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爲　宗廟社稷計以荅天譴乎嘉祐元年八月上

上仁宗乞早定至策　係第三狀　司馬光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以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前遠之意若臣所言非耶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耶亦調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接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滿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謀之未遠是用大諫九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遜不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不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　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尚有知識忠

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敢愛犬馬之軀爲　陛下言之　陛下豈可不以留聖思而聽察之耶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　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　聖朝英傑間出削平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財糧足帑未嘗不嚴固扃鐍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開爽之人賢愚之業豈可不謹擇哉可信者使助　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　陛下重惜者也　陛下當此之[illegible]意不已決至簽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　太祖　太宗收復山川經營天

下夢寐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陳言者豈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僭官也臣聞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皆職掌異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豈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　國家雖有追切之憂何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　陛下之祿於今三世先臣以廉直恬退特爲　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　陛下鄙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

獨何人自逢盛際捨此大慈
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　陛下宜父天伏望　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
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
可施行者乞以　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
然無復疑則自然神服於上而災異伏寂庶悅於下而
嘉祥至矣幸甚臣職備諫官不敢被其福且功業豈不盛哉
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　陛下留神詳察　嘉祐元年十月
上　仁宗辭侍御史雜事御史七降聖旨民雖
罪中蒙除知雜御史宜令

以臣言爲是然父而不知其失者竊恐左右所習以爲
已安不用爲此以惑　陛下是皆成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
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謂　陛下既
安充當爲之以荅天意報恩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
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　陛下默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
之至言則大吉不敢畏避必能盡力輔佐　陛下以爲宗廟
之計臣前後十章凡十九次竊恐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具
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若異議者乞與臣廷
辨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

貼黃臣編聞臣所上文字只降中書樞密院緘不與議
伏緣葬事將大乞以臣前後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樞密院

令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平章鎮至和三年五月初置議至
嘉祐元年十一月以二十職
竟缺
職不滿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

帝系門

皇太子下

上仁宗乞因冗國公主出降選立皇子

歐陽脩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其實不敢盡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數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往旹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冗國公主近已出

陛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　陛下卿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　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承顏色悉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言善者録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間安侍膳亦足以慰悦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　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關於朝夕則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　陛下荷祖宗之業承　宗廟社稷之重　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謹奏

仁宗乞擇親賢優以封爵使入侍禁中

嘉祐二年八月上特爲翰林學士

臣聞帝王之治必隆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維申甫及周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
本　陛下以海宇之廣　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
係心　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
嗣以服厲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兼親賢然
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道之聽入侍禁中
示欲爲後使中外之心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　陛下他
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
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嘉祐三年二月上時爲右正言諫議供職

上　仁宗乞表異親賢輦固王室　包拯

臣伏讀前文具聖主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
以安億兆范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其有國之常典而歷
代所遵守者也伏　陛下紹隆丕緒已逾三紀仁孝恭儉
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亟固羣臣仰望清
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屬至切雖前後
臣寮論列者多矣竊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將久不決者
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本根本不立禍
孰大焉今既昌言論本降亦當
之地不可忽也臣願　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
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
日加訓誨仍與增補寮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

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
以挫姦雄觀望之意也唐太宗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觀　藝祖以艱難
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　陛下垂又百年　陛下豈可不念
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忘經久之策必稔
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　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
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　陛下垂用之意臣不忍為惟　陛下
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嘉祐四年六月上特為右
上仁宗乞擇　藝祖太宗子孫立為皇子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臣讀書為儒屢觀經史而於　宗州縣唯有忠義常盡於
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
書所言皆相悖　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當微天聽
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
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　三聖寶位傳付　陛下陛下
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　陛下曾不細思之耶若子細思
之則憂　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絕矣若未子細思之耶不當
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付　陛下寶位欲其　宗廟社
稷世嗣續不絕則　陛下之心　杜太后臨終以　藝祖得
天下謂無長君所以　藝祖得之　藝祖奉　杜太后之言

所以不忘傳之子而傳之 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
數年必當嗣位 聖祖自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 陛下當
思之 陛下昔讀實錄至 世宗傳 讓王若天意與 陛下則其中有 皇子矣
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 陛下則其中有 皇子矣
上天之意如是 陛下合當悟之 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
至尊高盛時宜審擇 藝祖 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
宜異其爵位試之以政繫天下之望 陛下許榮有賢德可
以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伸 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
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迷其數
[illegible]

之心耳 神宗之基業如是之卑微 陛下安康之時不
能擇而立欲至蒼皇之際倉卒立之此 陛下
不講量 三聖之基業何寄 宗廟社稷有賢有不賢
則朝政有治有亂 宗廟社稷有安有危 陛下之心固亦
知之矣今 陛下在位歲久政務日弛 但欲凝神
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不專於己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恩賞愛書日惟辟
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復霸堅永至盖言漸之不已則東漢
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主所以吐肝瀝
膽納忠謀輔 陛下感悟 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
而能擇繼嗣紹隆 宗廟社稷傳世世祭享天絕臣雖赴鼎

錢萬弊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嘉祐六年六月上時爲職方員外郎提點淮浙銅場

上仁宗乞罷禱祠立副君

胡宿

臣被旨令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嗣臣聞漢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請豫建太子皇時文帝亦待聖嗣然後擬議非爲安愚君之道願察宗室賢厚慈仁可以爲副君者立之則儲貳之分定天下之心安矣欲望 陛下臨御四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戀不避重言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勿而可教者權爲嗣 陛下慈仁崇儉冠絶今古天監至明所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 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重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預議如 陛下素有所偏已得其人則宜示中書豈權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竊乙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

嘉祐六年上時爲諫官

諫官 琦

者置于內學　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行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生歲間　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備者擢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　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　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　嘉祐六年閏八月　日

即奏此疏

上　仁宗乞檢會至和中三狀早賜施行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曾上言乞　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

社稷至計況今日侍　陛下左右官之讓誰為宮臣

宗室大計急之務無先於此伏望　陛下深留聖意擇宗室賢而有行者養之宮中使與諸王同學則天地神祇祖宗陰相聖躬保祐無疆豈止社稷之福

臣昨進三狀皆論此事　陛下取臣狀進呈而不賜施行臣竊惑之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先於恕恕莫要於推己及人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進用大臣皆以寬厚為稱而行事多反之

陛下每見臣僚上言輒以為生事沮抑不行

陛下豈不知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生民之命繫於陛下之一心乎

陛下每見臣僚上言輒以為生事沮抑不行

陛下豈不知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生民之命繫於陛下之一心乎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先於恕恕莫要於推己及人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進用大臣皆以寬厚為稱而行事多反之

愚臣所能及天神地祇保佑
謂　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
未有所聞　陛下以茲聖
右之人有所聞浸盛聖聽
者為太子也著於禮經昔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
四十以來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欲為太子　陛下即
位之初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　宗廟社稷深思遠慮
而未使之正東宮之名泄顧　陛下自誓宗堂仁孝
之

人如赤子憶兆之禍
憂其心之憂者也天下之本
以皇嗣而同慮也臣輒陳天下
方今皇嗣未降人心未安
夫於是歷代治亂之迹其明臣不獲
之順冲質之際漢祚幾絕
梁皇立嗣五侯專政
何益於漢哉威福既移
矣迹其所以然蓋辨之不早
於前梁冀之謀不得用則
翻然改邪之臣幸時矣

陛下如慈父未有為人之子而不
未有為人之子而不
朝廷之論而開陳之
安危大臣無若
之事言
陛下之
社自此
之後
策行
長文其可量乎東漢之事

家皆可見也然則可不預為久安之策哉臣愚伏願
決自清衷發於聖斷選宗室之賢
日聞 陛下之訓言日觀
為皇子實之左右使
陛下
則天下之憂去而
羣臣之謀戰矣皇太輔德其應於
至孝行將天錫聖嗣繼照四
海之人孰曰不然夫先機而謀則事克濟失時而慮則禍已
萌臣失今不言而異時爺
何益於朝廷哉 陛下如
莫若先殺臣之身而用臣之言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
望 聖慈宣示臣章付執
政大臣而行之天下大幸

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元祐元年宰相司馬光奏乞官洙一子其奏云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

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
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
汝輩當爲之備下奏非皆未決
聞見此事竊怜其亡身徇國繼
職方員外郎張逐亦以當時
爾齊郎伏望　聖慈依張述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

上　仁宗乞撿會前後臣僚奏議以爲定斷

呂誨

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
祖宗分別裔婿臣子之心詆
而深慮機會之失也雖然宗
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
言奮剛斷遏末然之亂
近奏彗星讒心宿請備西北
中曰明堂前爲太子後爲
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
臣又聞自夏秋京師淫雨諸
户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
曰月星辰極天建元良非
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
天愛　陛下之深數以
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
驚疑是亦陰沴之應窺
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
爰忠讜審擇宮邸以
四九

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蕞
臣陰有附會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最爲患之大者不可不
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定陶及孝安之際梁
冀蔑謀貪樂安沖幼而長清河嚴明三宮以順下人讜
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
難監成安隋漢之基祚窒蔑臣忱會之漸絶後世窺覦之患
早爲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 嘉祐六年九月上時
書內侍出海章宰 相韓琦等與同
章未及有所落 上慮曰朕有
聖擇 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六昔可也
左右頗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
琦請其名 上曰麟嗣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遣琦復奏
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 陛下今久要思之來日取旨
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 上曰決無疑也琦口事當有漸
宰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英宗備
咨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英宗備
咨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英宗備
咨

慮而已　陛下納諫從善博通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不違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
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釋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
導迎景昵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　宗廟欽重祭享而修
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表的聖意而示強宗之勢中外聞
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
而定仰見聖嗣降育則稱遷其秩使歸本邸進退之命無傷
國體莫不稱慶　陛下有堯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遜
而春秋美邾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跂及頃後宴聞稽緩四
方觀聽豈免憂疑或罪　英宗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
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録當差遣何必過爲辭避或者流言

云事自宮中嬪御管臣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且婦人近
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剔悧　陛下而不知返沮壞美
政昧陳英斷爲害甚大也風聞　英宗謂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
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
之人謂　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
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嘆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
恐自今遠近中外英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
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致後世
爭奪危亡使天一赤子棄爛塗地而受弊者也況數歲以來
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沿京畿之民訛言相傳
搖土而食近又龍鬬於南京之舊驛盛夏火王金當消伏太

白芒角盛大陵犯熒惑又大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爲兵爲喪人心不安爲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爲 陛下言之者 陛下於此時豈可尚復優游不斷恐懼修省忌妄戒哉夫天下者 聖祖 神宗之天下傳至 陛下使 陛下永享生民於安全之地 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 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表名也前日未命英宗舊講人人言其儲嗣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爲公言而 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 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 陛下猶豫遲疑自冬徂秋十月矣內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 陛下見疑獲罪敢盡一言伏望 陛下早賜聽納以慰人心仍下詔爲前日宗正不當之事以謝天下宗正職在糾繩而使之曠廢不治亂而已臣職爲諫官不言則誰爲 陛下言者以爲臣區區愛國之心顛沛彷徨而不能自已也嘉祐十年仁宗問陶欲別與一差遣名曰但可繫蜀人心亦甚穩當陛下若別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議

仁宗乞遣近上內臣召皇姪就職 司馬光

臣伏以 陛下以皇姪英宗舊諱知宗正寺 英宗舊諱辭遜多日不肯就職 陛下再遣使者召令受敕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爲非 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 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

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枉法冒進
特受　陛下聞於恩寵未
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
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
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　陛下兩遣
使者召之英宗雖未受恩命亦當入見而自辭不可在家
堅卧不起臣愚伏願　陛下之於英宗雖屬則父也尊則
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
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
大本未知一無以復加進
進者謂欲　陛下

皇子入內　司馬　光等
皇子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賫
詔徧徵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
者有受命不受違之義
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以
即奉命宜得備禮致命默然
月二十五日宣徽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
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遜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英
情願爲　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
外宅伏望　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
違臣子之職不可闕僅道抗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太宗正司

及未宣示仰以禮敎遣不得更容憑藉嘉祐七年八月同王
陛上時同知諫院

上　英宗乞淮陽郡王出閤　傅　堯俞

臣竊嘗讀記傳以國家之要務聖人之教其子也未有不
思所以護其闕而養其全是以古之人乾儀物防檢豈不慮惟
父子義則君臣必思義之兩行實古今之通道天下之本庸
可易乎故滿嗄生而具存越祇異宮而處用別嫌疑臣雖至
愚輒有深慮竊見　淮陽郡王尚幼未能知於勝衣年已踰於志學
其德望而屢其嚴恭者也伏願　陛下稍加省察存大體
評之出居別館稍親諸務問安視膳定規欲後進必
有常度左右前後皆用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英宗乞早立　淮陽郡王爲皇太子　呂誨

臣竊以事之深者貴於慮遠而慮之切者言何假於
兄任居言責出有憂危謹料爲全身之計哉臣以少
謂主者所以尊高於人上修子於天下以賞罰之柄專其有
也故威福不可移於下謹重操守而已恭惟　陛下踐祚以
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未嘗可否
悉付中書密院然　皇太后關決於中自匪親臣誰孝言兩
制近侍亦不得造廉須之下況疏遠之臣耶如是豈宜威
一歸於政府羣公則已院或差謬何緣取正下情不無於蔽
雖所以中外兼然未安者此也尚賴忠良一意上下無間萬

一藪邪得進盜弄威福勢不可不防其漸也爲陛下謀者
莫若早建元良自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
異心比當文之遺教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請豫建太子
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嗣尚以不豫爲憂誠有謂也況
淮陽王天資敏悟位當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旁絶窺覬
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伏望　陛下大開聖聽俯納愚忠
審擇栖不可移於下思機會不可失於時法漢文豫建之策
爲廟社長久之計下　　陛　后之明輔下有元良之倚賴
陛下高拱穆清成康正臣私謁雖泰山之安莫安於此也
清靜不言而化人神符悅天意眷補勿藥之喜計日可期天
下幸甚

上時同知諫院

上　神宗乞早定國本

張　方平

言開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國當大業其統本也三代遠矣
漢唐之盛君即位皇后太子多同時建立太子必以長其嫡
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忠臣義士所以不與守然之謀立嫡於京邦
開國知天命屬君　太宗故不與守然之謀立嫡於京邦
太宗自京屯戍祚　真宗自京尹登儲位　仁宗未嘗出閤
即登儲位　先帝入纂天統　聖躬未嘗行
陛下即位又今九年受天之祐早有前星之慶立統大本謂
宜時定上以尊　宗廟下以繫天下之心國之大事莫急於
也然　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愚慮所及敢有不盡敢不
避嫌誅謹陳忠悃　熙寧九年上時務書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二

帝系門

宗室

上仁宗乞立王宗室非親從兼

劉摯

已賢宗子維城用期磐石之固異姓為後適啓禾黍之
周室並建懿親炎漢乃分王善地有虞開國彌重親賢嗣王
郡三建忠甚衆皆所以強大宗室為萬久長豈比夫秦懷封
建之疑立無子弟之援也伏自 皇家稽極但推至公尊禮
親臣議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嗣王
無不行屬在繼聖今者臣僚遷擢多至尊官皇族繇聯未登
願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宜推異數臣伏觀

無遇聖節賜茶錫慶院見皇親數人坐於駙馬都尉之下進退俯仰同衆殿倏北使在延額揖不及非所以壯觀瞻業威禾遠人之道也今　兩宮明聖四海會同北朝歡盟人使交至尊卑禮序恐須商量庶使銀漢分派將漢淵以異流天苑權奏以異標而殊等臣職當書事輒避僭踰親睦之愚冗　聖斷天聖五年四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　仁宗乞令宗室幹當在京諸司　富弼

臣近上河北事宜以禦奴強盛朝廷為藩屏之固慮為夷狄所輕乞　陛下親擇宗室賢才之處差遣者充近京上里知州鈐轄及幾個知州縣以壯觀聽乞宗室試官至　中書門下兩府至今未曾差人出外歷試事任之處若遇邊事緩急無例讓以施行此誠　聖親必洗之議論然而

利於國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決行欲望且令幹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引見在京百司中衙司屋牧司等盤司翔林司御廚車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事務教育之階也俟其閒見得才效有可分補者然後出臺曆四年上時為權發遣河北事宜見遠

上　仁宗乞宗子以次補外　范鎮

臣伏見文公宗子衆多疏遠親屬二乞狹賢皇之恩以重祿別無職業使展其效　祖宗後裔皆至王而一廢之以副　陛下睦親之意如允臣所乞其大官者量加約束之庶大臣裁酌施行

至和元年上時為諫院

上 仁宗論宋庠辭賞 趙抃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塗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竊惑故事止絶僥倖之路特勑 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之貴又乞亦許所謂至于兄弟侍御史準同列十此奏得旨令止絶皇親僥倖

上 仁宗論宋庠辭賞

臣伏聞近日宗室中屢有陳乞例蒙 許奪者上干宸聽恐損 祖宗舊制壞亂 國家秩叙統紊之漸若不因祖宗舊制遽加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適有僥倖以啓後來之弊伏乞 聖斷特賜 宣揮 至和二年六月上時為侍御史中丞

上 英宗論皇弟宜早選賢王為師傅

臣伏聞少疏而謀親者忠敝於慈愛迂闊惟推心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遠則事始者也然則為人君父之職豈可不慮於事始哉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悉語深則於事非使輒陳愚瞽之說伏望 陛下思之臣竊念 皇弟二子克無悔豈非愛牽於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 皇弟二子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萬務則問或不周又於父子之間開寤東陽位與 頻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閤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父炙聖訓友于雍睦固異於人臣獨恐異時年各成長左右使令迭生毀譽歲月

漫公或有可念矣　如有卒
當爲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顥等幼少便爲節制待顥以下恩
意禮秩當與　頴王差遠使限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
之福昔者伊吉外廷臣不敢遽獻愚誠督令輒復陳露者望
陛下默留　聖意　治平元年八月上
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　英宗論皇子三位當示降差　趙瞻

臣伏聞別嫌明微首禮之大經並后匹嫡者事之深戒商周
廢子外爲藩屏漢親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貳　定分
著宗室之大法不使寵愛之私窺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
皇子三位興造大備歲荒憂疫作已爲譏況宮制院名居非
其所雖人子生行尚隆友悌而國家禮法貴示降差並列東
宮恐乖古典昔唐太宗修太子承乾之第親王恭居王武德
殿魏文正諫之以爲不過束宮大善遽欲省悮遣還外第然
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事常於所制而禮常生於所忽
歷觀前代聖君明父率亦不能盡其亂原惟　陛下精察熟
慮使安其所下此議于儒臣俾援證于典禮庶乎朝野陵僭
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悌之意愈深爲至如宮殿之制過壯
則侈心生工徒之役遠時則乘氣應因勿垂邮一切漸罷實

上　神宗論對　太祖後　劉攽

甲子手詔曰昔　藝祖之興以天縱之期肇造區
夏大讓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雖奉承　聖緒風
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
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

必遠庇大著報必豐其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
以屬近而行尊者立以爲王
于郊廟洲曲幼經以
祭典祖部本之志焉以示

厥後見手詔雖求　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爲王
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　陛下追孝　祖廟聖恩無已舉百
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諭恭以　太祖皇帝傳國
太宗雖爲兄弟相傳實猶周之諸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
太祖子孫世盛德之祀澤原流光垠在是矣何待複求諸孫
而王之如是則　祖廟有功不得立一廟有德不得祖天子
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
紹封之者　祖宗之尊不可與庶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
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　太祖明矣臣竊謂
陛下欲廣揚　藝祖之烈燕及其說按春秋傳曰晉蔡成霄衛
毛聃郜雍曹滕霍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爲周大祖子
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逆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
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和帝子才半之世則帝者
之世崇廣始祖之子必異於繼體矣　太祖皇帝之子惟
德昭德芳二人　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
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　執祖魏魏之慶　陛
下孜孜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贛待罪禮官知　陛
下推崇祖廟聖慮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
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駁對言伏望少加采擇　謹奏

上　神宗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　楊繪

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親不爲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出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則同其所自出者忍儳於踰之乎於是復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爲大宗者百世不遷也爲小宗者五世則遷周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其盛德至矣哉以求諸周親止九族之制蓋殫於此矣

者曷嘗　然遠尊其祖然而統之以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爲祖去祖而爲禰而爲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爲無盡也昔者魯僖公孔子在陳聞之曰其咸僖乎蓋以威僖之廟宜而不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仲都睦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甚適丁其時不能輔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一寄之中有親已盡服紀無者而未經製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然　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

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人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薄哉欲乞　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講著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睦九族之道　熙寧二年上時知諫院十一月下詔曰自我　祖宗親叙九族大則賜封於爵土次則屬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參奉朝議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服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實分於流品雖親睦之道等彝猷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總故吳存或以疎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利勸或諾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山之所行頃當今之未備實我制作動法先賢宜令講明參酌一代之通規載於編敕以為永式其令有司具條目以聞

神宗昭揚祖烈推親睦之恩故吳存或以疎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利勸或諾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山之所行頃當今之未備實我制作動法先賢宜令講明參酌一代之通規載於編敕以為永式其令有司具條目以聞

神宗之立宗子課試法　趙彦若

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猶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會而計之將來用須明命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

臣伏見　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　祖宗所未嘗有至　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寧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過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為舉首

雖復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諭當世然取其稍近古今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府猶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請宜具爲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頗亦優異書爲格令俾其競勸賢臧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棫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觝牾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元豐元年五月上時知宗正丞上

神宗乞特賜宗室以齒

黃履

臣聞棠棣之詩曰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孔燕蓋言安寧之時有禮有儀然後能不失其親睦之心也故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諸父兄弟無遠謂其以禮著誠每有隆而無殺也古儀曰玉燕則諸侯毛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蓋言燕之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臣伏觀陛下之於宗室以簡貴之以禄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可謂得親親之道矣至於與羣臣同燕休而有暇乎飲食燕樂則亦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未以齒循未之講恭惟萬機之暇誠一行之以爲太平盛事蓋亦美矣

六年丁時知太常禮院

哲宗乞早安存遭火災宗室

臣竊聞日近宗室火災熾大延及至廣旗沛倉皇不知所舍寓於佛寺暴露塵穢一無庇蔽都人觀望虧損事體極不爲便料　聖慮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聞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此誠　陛下所當留念伏望　睿慈嚴敕有司速擇可居之地早令安處以昭仁心以示　陛下禁非防邪護惜　國家之大體 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　哲宗應詔論宗室二事　王巖叟

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爲災　聖躬勞惻惕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今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愚慮謹條萬分惟　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忘舉其

一王者之道以爲親親隆仁愛爲先此臣聞宗室不係屬名授官孤遺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辦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爲疎遠終是　祖宗拍滿　國家於事體合有處置不當便若路人視而不恤則人言浮禮部立法今將半年不見了當慢猶固無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　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一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絕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　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忍不言按漢景

帝二年吳秦七國宗室誅除其籍至武帝元光二年復
七國宗室絕屬者歷代以爲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
居之爵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　陛下猶能復七國
之籍使屬於宗室臣以謂緣世居絕屬者頗　陛下
亦許得之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云爾

元年　四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　哲宗論令時

蘇軾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
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
其子弟也逮至兩漢猶用此道以親親向之文天下以爲已
實而唐之宗室武昭如前文章如白賀者不可勝一一

微言輕而身卑請也元祐十五月上時以
上 哲宗諭宗景以妻爲妻 陳次升
臣風聞有旨判宗司辭陽郡王宗景妻王立侍姬楊氏爲正
室者切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
若以楊氏爲妻在卑者必以爲尊在幼者必以爲長豈惟名
分紊亂未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
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爲
親媚氏起於甲微若爲正室未審果才突於上條乎未之禮
經若修法皆未嘗介指然成公韶者耳蔡立之會盟誓之
詞曰毋以妾爲妻以賤爲貴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
宗室大臣延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不止於

伏望三省詳聖二年十月
不勝言甚 時爲監中侍御史
上 徽宗乞不根治蔡王之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疑則物皆可入故 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
有跡則瑕疵畢露故聖人指故聖人泯跡於未著之際物皆可入則瑕
者離矣瑕皆可指則疑者實矣理雖甚疎衆者尚且
如此矧蔡王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
列況昔鄧鍾者有不順之語浸潤
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旒驚悸不
之時迺容衛私怨逞不軌謀離間
之於舜棘庶幾其逆心已
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
未嘗藏怒宿怨密封之

有犀而富貴之唯恐不得事象之心
陳思王且未能容故有萁豆燃豆
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人之大倫
尾相應之義有埳篪之和有交于
毋昆弟之言為孝善親隙不可開
跡不可顯跡顯則事難靡盛
子厚善處前持異議已有隙
達禍亂之萌故悟不為恤
已顯之跡復泯矣周意渥縛觀
歡矣與大臣區區未能忘天下
操心
[illegible]

[illegible] 無根之言置

[illegible] 陛下

[illegible] 魏文帝褊忿疑忌一

[illegible] 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

[illegible] 千足相捍之親有首

[illegible] 孫皎孔子有以不間父

[illegible] 則言易垂離疑貳之

[illegible] 倍天下天人歸之也章

[illegible] 一切置容已開之隙復塗

[illegible] 之情已

[illegible] 兄弟之

[illegible] 陛

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
事也伏望 陛下密諭所司凡無
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潤愛及
慰之莫若略治所告之人粗見
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
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
瑕可指一入智次終身不志雖
芽平跡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
天下也蔡主蔓一蒙犯霧露之
之 陛下將何面目見
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illegible]

語不識 陛下將如何
恣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
強刀可爭也以示天倫
言莫之離也儻形案讀有
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
離矣 陛下將何道以治
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
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
[illegible] 于[illegible]

于家邦故望陛下厚而勉之
上 徽宗論宗子有文行術者之加旌別

臣尤觀方今宗室蕃衍 陛下親睦於禹敎養作成亦有年才能並出咸拭目以幸干干載之盛然混於常例格於銓選有志於事參者不為不多英才特加 別無以昭示激勸欲望 聖慈特降 指揮應宗子有文行術名實顯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新自 淵衷不次陞擢 使人奮勵以副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三
帝系門

仁宗論禮康公主選尚之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

吳奎等

臣聞古者婚姻之禮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女之名歸宗廟而獲吉以夫家求擇之意謂之納采問一出朝廷不待納采之文公主封爵已行誕育不待問名而之若納成則既有所擇請期則有所擇日乃稱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使公主出降日令有司家主婚之人具

會府駙馬等陳於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
掌事者受其馬即六文時祐二年同宋敏求編上奏
刑太常寺敏求維知禮院

上 仁宗論皇女生跡夾賜予 劉敞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跡夾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
羣情皆云聖慈之皇女生也朝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
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此豈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
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開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
瑁觀察等錢又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
此賜臣聞無益之賜無益之費殆無甚於此若奉不資觀為
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

主為職豈可空受此賜後代事來諫臣願
戒之伏惟皇天開祐聖德儀祥之祥 陛下當明
謹政令深乾恭儉以昔上天之眷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
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贍儉德臣雖鄙賤竊獨惜此
故敢冒陳聞唯賜裁幸 嘉祐四年四月
上時知制誥

上 仁宗論奕國公主議行册禮

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兗國公主制竊聞議行
册禮然於事體頗有未便 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
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
縣不已偏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正觀中太宗
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證曰不

胡宿

可引漢明帝之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奇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大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遣使賜證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嘗行冊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貴妃亦蒙殊典有司各遵編告不行舅禮是母子之間二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 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母之聽尊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嘗行此禮行之則陛下好忠諫納至言庶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嘉祐六年六月上時爲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召兗國公主宅內臣 司馬光

臣近聞有 聖旨令召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生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 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謹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 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雝之美彰 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悱爲 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察臣愚忠追止

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嘉祐六年十一月上時同知諫院

同前

司馬 光

臣光曰上言爲甫當幹宪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幹當外議譁諠無不駭異臣聞 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宪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 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恣意戲成疾耳 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 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皇帝之子 眞宗皇帝之妹 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豈不知其恭有如寒畯奉公民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 陛下教子以義宜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 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

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後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嚴不可專以恩治也伏望　陛下斥逐梁懷吉等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　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旨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屬望詔命不遵規矩錐天子之子亦不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翠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若苟容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嘉祐七年十月上時同修起居注

上仁宗論主壻無過被譴臣有罪得還

傳堯俞

臣伏聞差駙馬都尉李瑋知鄧州事事出倉猝驚駭聽聞云未詳素行循謹不聞有過一旦忽然斥逐若以小罪謫非時召還朝廷事體乖宜為甚惟李瑋夫婦之間賤臣不當開說然三培無人非所曉知在　陛下父子之間賤臣不當開說然三培無過而被譴錄出倉猝而得還使萬口籍籍傳相驚議非所以日新天德美於事體有所妨者也恭惟　陛下誠意尚主之意蓋以寵榮皇家宗親　意慈皇太后顧復之恩宜當盡主之心以奉　陛下之孝心今聞考未達　陛下之心一有不為驚駭況諸主以次成長舉動尤宜重伏望　陛下出意深念不使懷吉徼倖以嚴後戒不使李瑋危疑以全初寵精擇宮嬪以道理磨切貴主則　陛下之孝心增廣貴主之浮謗

特息區區之心冀　陛下加察（嘉祐七年二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上　仁宗論冤國公主入居禁中　司馬　光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偉出鎮衛州冤國公主入居禁中偉所生母楊氏歸偉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　陛下始者追念　章懿皇太后選偉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懼嘉祐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　章懿太后息日　陛下闕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無哀感之心乎臣愚以爲　陛下宜且留李偉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遣還加賞遂令如舊備作什物上皆按堵不驚以慰母子之間

徐公義理時論公主應幾回意勿違德薄福淺復歸本宮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公主終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　聖聽皆由公主縱恣固應無所長慢數違君父之命陵虐大家豈可使李偉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爲主請受全無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嘉祐七年二月上有旨公主降封近國

上　哲宗論罷勉詩嘉彦　彭　汝礪

臣聞治國者自家治家者自夫婦始夫夫婦天地之道也陰陽之義也夫婦之分不正欲其家治家之政不行欲其國治未之有也周之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詩人美之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王

婦車服之盛宜以貴驕人而猶執婦道乃所以爲美也其事
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燕侯之子惟有平
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踰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
所不敢違周之興繇姜始乎此夫婦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今嘉
彦以不能下長公主而廢是婦得以勝其夫夫婦得以勝其
夫是子可以勝父臣可以勝君其源一開其流有至於不可
塞此不可不謹比聞朝廷無故而除三團練今又以私事南
嚴一都尉人皆以爲政在房闥矣竊聞天之命討在至公而已詩曰
天之尊有不得而專之者天命尚在至公而已詩曰
監在玆豈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豈之況
乎天者乎此不可不畏或曰皇帝陛下仁孝深至出於天
[illegible] 皇帝陛下[illegible] 皇太妃
[illegible] 天一安一危[illegible] 陛
下[illegible] 天臣不敢辨 陛下[illegible] 順承之如
[illegible] 安一人下 國家
[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 母慈 紹聖元
年春正
月己[illegible]
吏兼[illegible]
[illegible]
邵縣主

臣竊以奉
親將
皇
之後非
甘罪伏
不是工商
合之序
臣竊以方今
肖混淆
長幼如之何
有閭閻之人但富
婚姻素
參以士人漸復
乞
朝官武臣與

親將弐婚
皇
之後非閨元
甘罪伏俟
不是工商
合之序
臣竊以方今
肖混淆
長幼如之何
有閭閻之人但富
婚姻素
參以士人漸復
乞
朝官武臣與

命有司令
臣竊以方
肖混淆
長幼如之
有閭閻之
婚姻素
參以士人
乞
朝官武臣與

命有司令
臣竊以方
肖混淆
長幼如之
有閭閻之
婚姻素
參以士人
乞
朝官武臣與

不妨榮助者與轉至官州縣官令録奏 奉 聖旨依奏 簿尉差部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 訴訟 並 奉 旨 比類相度旨揮 仍 貴 相妻 灋源漸清仕路 時 事

上 仁宗 乙詳定祖免親婚姻條 奏 彭汝礪

臣十二月論石有隣與 聖宗 議婚事後所上 奏 未乃知 上下安於此文矣而臣亦惑之不敢復置論 體 統 不正司 條劉雖言祖免親不得與士族之家為婚然不知 如何 遂為士族又有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進納惡 流 婚之文比 緣於細麻親以上則 經 恐 容 冒親與工商進納者為無礙則雖 無 官 亦可也臣伏思 聖 旨 流 遠者澤 原 蓋以貴賤有所旨也天子之所親推而出而不忘則推而下之至於 折 遠亦不可以不 揀 也今宗室雖 祖 宗 司 繫於國體乃使污穢荒遠者得以貨取此非所以為

議親非以德望則 猶 以門 胤 式 正其 鵲 則 族以為羞為況於人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擅於鄉今 輸 金至三千及五千緡入為助教 簽 薄而 寫 士族之名多 招 數千緡求為宮親而遂得列為官戶 籍 龍 圖 國 恩威 授 第 宅為國 屏 哉臣今欲乞詳定祖免婚姻條貴 准 陛下念之 元祐三年上時 為 史居舍人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三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四

帝系門

外戚上

仁宗論楊景宗恣橫不恭　韓琦

臣歷觀方牘歎見后黨之從憑藉宰務撓修是故抑其勢則
護安縱其欲則招禍矧屬聖神御宇慈愛又親既務全恩誠
宜杜漸臣竊以新授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勳
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荏懦盜於列城侵總戎於要地肆情
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豪暴無改近者　莊惠皇太后上
僊棄驛歸關所宜哀號夙夜以極追慕而乃未及解紲遽思
廣第宅謂茲宅昔已賜給制度宏壯宇室延袤都畿之下鮮

況存國體也景祐三年十一月上時宰相司諫供諫職

仁宗論張堯佐不當與府界提點　余靖

臣竊聞已降敕命差職方員外郎張堯佐提點府界諸縣公事外議皆言堯佐識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　陛下損節浮費放減後宮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昌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人言籍籍如此臣深為　陛下惜之大凡嬪御親姻但多與財帛足表恩意至如堯佐進士出身自當隨其才望與之差遣何必踰等待之以騰物議何況比省府判官固是降等其始呂公弼亦是辭三司判官就此差遣未及半年早已遷陟

況乎左右民舍邑於處一旦驟令移徙不容尋下所居遂至毀撤聞聞驚驅老幼悉令暴露感使怨咨復聞於殿廷恣其忿詬輒成喧鬻必達上聰恭惟密禁至嚴清光甚邇臣下所寢跬步為常在于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內就遷便隊苟不舉劾其罪誠勉於後是使無知之性日謂愚迷可為若奉護華惠於宮祠于陵寢彼往來之際皇過求供億以至還奉朝請列居職位優為小過謂無罪輒而不問稔成巨憲豈宜律之當拾弃則有漸而故滋其弊誰恩而不保其終徒劇上仁足傷讎化臣敬之詔下有司深究其非或罪沃以俾之獨善或申前以懲其不恭盡瘁宸衷必霽興議臣嘗忝諫職但聲所聞不敢秉隙以傾人拥衛而言事義當欲　仁下全外族而陛老

議者不論其才但言是故相之子所以進用太速將來竟佐
若循此例異進外議亦只謂是斜封私謁之類竊恐上累
聖德若　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田一近郡正兴奏
陛下雖已從之之德於竟佐資序亦無所損也　慶曆四年三月上時為右
正言供職

上　仁宗論宗族戚里非次改官　何郯

臣伏覩近日宗族戚里非次改官稍多朝廷爵賞本以寵待
勞臣非素有勳績即須循年考今横恩過濫寵輕授無度竊恐
貴戚之家交相攀援人懷望若各從所求即是名器自下
啓以恩德　陛下至公在御九一爵賞皆循典制惟思澤
及近戚戚姻之內有所干求理不合與一切

所以致冒濫參員進之人衆而煩瀆　實聽況舊有條約量
恩澤如有內批指揮即令掖進文字求內批之自堂差遣又非次改轉
命婦不許因入內投進文字求內批指揮即令掖進文字求內批之自堂差遣又非次改轉
輒便施行朝廷著令如此明白臣下當守若從而遂之
即是啓僥倖之門塞公平之路此風寖行為害不細伏望
聖慈以義斷恩特賜宣揮其近戚干求非次改轉恩澤一切
止絕所貴重惜爵秩以允公議　慶曆八年七月時為侍御史

上　仁宗論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掌侍衛及樞
要之任　何郯

臣伏聞　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又任要官
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主郭承祐

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請院尚未有預領
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緣恩競相援引漸干國政至公
任使無親疎悉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
門下樞密院指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
除授典要等侍衛及樞要之任仍立爲永制以絶後來非望之

皇祐元年上時爲
侍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論不可令李璋管軍　錢彦遠

臣風聞閤門使李璋欲除軍中職名竊以李璋本由戚屬恩
澤入官三五年間坐踰顯仕未補邊防經歷事任加以人才
動遵之師旅未協公議竊恐之本所繫非輕且
成沙苑阜立動績者尚在李璋上者引

李璋爲什乞軍中職名則在
不與之則中心觖望可否之
即須出屯壕塹素無韜略之
人何以捍禦本謂愛之實害
加恩禮不若俟其少有勳勞推進官資則事體兩全名實相
副欲乞收回　聖意特賜寢罷李璋管軍言揮庶合中外公

議皇祐元年上
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張堯佐不可進擢二府　何郯

臣伏見三司使權部侍郎張堯佐三年冬從開州來是
時猶作南宮散郎自唱至今不五六年間歷臺要近兩府
京邑乃司計簿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

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時之況三司使
位望任使為二府之亞陛步便至今兼佐至三司使已踰年
若大饗乾元重衆議謂 陛下以酬勞為名必當進用兼佐在
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
陛下欲決用兼佐則當黜言者聽用言者即須罷兼佐酌之
兩塗必難並立然用兼佐而黜言者則衆德聽言者而罷兼
佐則傷恩容納則損聖能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弱無所
損外戚無所怨莫如當貴謹重之正得其也前古近戚成敗
之由其驗率不遠堂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至矣豈其家繫之抑
亦國隨而興衰也臣讀傳[illegible]

觀往事以察行校之前歲 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建
紛紜有物議欲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以天子刻嫡妃之
位明有典章若不預政事豈立無害今用兼佐至三司使
已是預政事況於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為如何兼佐
進用與否固亦未測 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能
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 陛下已損盛德固亦事涯
言冀 陛下審觀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
今大臣必言責在 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
外揆陛下多揚採納今以親老方將
陛下而遂不建一言則罪戾實重
懷寵不盡之責故冒將行不
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

陛下幸採臣章衛侯之議不徇一時之憂以全千古之名節
疑盡南山之祝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天罷一人而失天下之
心者不同日而語也（皇祐三年八月卿自侍御史知
雜事出知漢州新行上此疏）

上仁宗論張堯佐除四使不當 包拯

臣伏覩 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 祖宗謨訓未有及道
敗德之事 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羣臣皆坊
議三十年然而迹甚過不在 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
也何以言之蓋女謁以言動伺 陛下之所爲知 陛下纖
諭未立而有所私昵不潛有啓尚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
親 陛下以大義只從諫順指過當要職性非堯佐不滿其
願 陛下有私昵後宮之恩此豈愛君之心哉且以

朝故事宣之 昭憲皇太后崩 祖宗有基命之列其於
弟杜審肇董儀有德於 先朝有東宮之舊皆至於
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玄至於 先朝有東宮之舊皆至於
書參知政事才用爲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
士衡以尚書左丞爲三司使戶部尚書陳堯咨爲翰林
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叟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
觀察使夏竦歷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
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
知并州後方加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
則親若杜審肇兄弟宣徽節度使并必
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必若非內外協應蒙惑攄謾罔

至此哉若佐初據如此懇奏臣不知宣清朝之藏污曰喜之賜
貶地況下制之日陽精開慶氛氣繼起天道固於人事不遠
伏望　陛下斷以大義翦除姦黨「得已宣徽節度使攝冀其」仍罷樞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
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臣祐
二年閏十一月已未以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爲宣徽南
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庚申又加同羣牧制置使
亥拯率同列上
此疏時知諫院

同前

王舉正

臣伏覩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堯佐
以黃繚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牧以濟
其職守外咸謂非據義者豈

使而優加崇寵轉踰前授四使又賜
三子科名賢愚一
詞無不駭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疎戚庸
常之才過授寵榮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
紛紜固當引分辭避而冒昧以假寧未
已觀大用乃冀恩旋出復託以
疾求去虔若命豈謂其然
儀二元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
言自陳切竊居位
後世必謂我私後
宣祖咸　本朝　太宗皇帝孫妃之父
受其意尚若不足
帝時滿野王以昭
全後宮戚屬六今事執稱盛以取顯寵伏望　陛下遠鑒前
接南班散秩蓋保
已若其事宜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
鴻宇外之議伏以　陛下自臨馭以來
故孜勤政無有失德

忍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
四方駿任人之士一郡前輕國之心臣
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 聖慈開納
行即乞罷臣憲司出補遠郡
臣竊正言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請
郎守尚書司諫知制誥兼侍講充集賢
上騎都尉上疏不報後數日樂王留正
侍御史兼侍講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
日於崇政殿面奏請罷免 上問之
佐言亦言侍講侍讀景靈宮使乃詔

同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
進文臣震之以威厲之以重賞而
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
司馬 光

之士猶畏懦而不敢
之至言之大罪矣
著未之有也豈竊見

執之益堅拒之益固
不內中外之人莫不
覺野王為御史大夫
不用今主佐有野王
自盛夏日方中而灌
然灌之不以其時適
其分天下已側目扼
正日中而灌瓜也臣
忠遠慮竊恐非獨如是

豪諫官廣以張直臣佐事上言而
前日臺諫官等早閣請對 陛下
駁答以為無事重煩清閑 陛下
之嫌而乎其才 陛下不次
彼誠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
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
之瓜不熟而棄種而愛之非不勤也
所以敗之也今 陛下貴用寵佐重其罪
號而疾之又後摧折忠諫以重
竊為宰佐累心而 陛下獨不為之

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晦步相去寸雪水著
不釋日不解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
急緩當寒文按京房書讀之蒙氣
明上下不交疑惑不決之象
皆知其實　陛下性資純孝厚
此誠上之誤乃天下所共知
而不顧忌之言而不從聽　如
之間莫不天下之人有以議
之所以日益痛心疾首寢不能
陛下慶幸君猶子事
然而　陛下
陛下慶幸君猶子事
人事君若猶子事
父也豈有父獲大譴
戒惟　陛下
召諫臣使竭其計
陽采納其言而厚慰安其心
以厭上天之心解以延之惑開忠
謀之路塞讒佞之門則下人
明帝作德陽殿鍊讀意
曰鍊讀尚書在此殿不成
即時罷之後作殿成謂羣臣
意罷之者欲令諫臣之節
言竟佐者數矣　陛下曾
夫人主所欲為人臣豈能強
於竟佐者在列之臣噤口
也不然羣臣循習末　陛下
下察之而已矣皇祐二年
宮繼使
仁宗論張竟佐再除宣徽使　王舉正

臣所以張堯佐升除宣徽使三司會論奏貴人君御天下惟爵
賞爲大公受授非當勳業不可以寵緣後
宮叨據非分皇子未生先寵三司使除宣徽使制命方出中外
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累留班欲廷議而爭之事寢
宣徽使尚未節度今四方多事災異數見若非誠擇有
功任用賢哲則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豈堯佐自罷宣徽
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厚祿今復授之益增鄙誚之言
執政不令 祖宗基業之重順須固護陛下不能執奏制命誰當
荷擔聖德若 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其位之典即乞黜臣以謝不識尤諱罪責直之人

景祐三年 月 日上時爲御史中丞

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復下物議譁然
臣等又言爲職當說私自顧慮不爲自謀說且又言事
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或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
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恬固寵之原僥求覲望不知紀極
導宣徽使令施行前命付
覲即副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豈可
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熏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
望思已然之失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敕中書門下論以
堯佐比繼恩私不次超擢事此名位已爲過越將來更不令

勢使招之任又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所庶幾塵塞人情防杜開隙臣等不勝
月上時知諫院

同前係第二狀 包拯等

臣等伏以 陛下凡事已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公非若厭物情理彼此交力爭此事至於賜開納天下皆仰聖慮唯慮陛下即論列之行追奪者累章為朝廷曲全事體爾其知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生亂伏望以國家之事言為念檢會臣前後劄子勿賜施行不勝艱懇之
皇祐三年正月上時
命檢會供職進呈執
知諫院自今張堯佐則不得改恩
奏例今後宣徽使不得論

上 仁宗論駙馬都尉李偉指使門客 范鎮

臣伏見駙馬都尉李偉家指使小底已又四五十人至今不住傳宣差送又門下出入舉人皆豪室子弟僥倖無賴者又修建主第功役過甚伏以 陛下只有公主一人其駙馬所宜愛之納之於善不可陷之於不善今李偉年少正當向學而多使僥倖無賴之人在其左右修建居室寖大僭侈非所謂納之於善也欲乞指揮約定指使小底人數量留外其餘人放令出所有出入舉人亦宜揀選究致將來僥求恩澤事伏惟

上 仁宗已因發大慶恩恤先后之家 江休復

四年十月上時宜職未詳

上　仁宗論李迪劉筠永年無功除授　楊畋

臣竊觀　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殭寇對壘十餘年未嘗有轉官之寵蓋謂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邊隅然後俾之遷授今李迪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　陛下忽　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有扞寇立功者復以何官而賞之是以不敢命詞

嘉祐五年十一月知桂州均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兗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留後詞頭降詔它舍人草制而涼是當罷所遷官職以為非即有官命詞內批不許既而鎮撫有功除防禦使　傅堯俞

上　仁宗論劉永年再除防禦使　傅堯俞

臣伏見　陛下躬親大祫之禮祗見　祖宗之靈所以崇祖妣之恩識昭穆之叙凡在宗屬莫不助祭至於配祔之坐毋后之家羊祀浸深子孫替墜薦享之際其何以慰神靈之想哉臣竊見漢章帝詔曰四時陵廟無人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此蕭宗所以發德音也今駿奔在廟者不過一二近戚至於社稷之家宋祚之族興微紹絕未有聞焉唐開元初除昭成皇后四從叔太子洗馬仍令檢校本宗子弟此亦前代之令典也　昭憲皇太后誕育二聖為一代姜任今子孫失序宅宇蕩析僅存直言尚猶贖第還付其家矧　先后之近屬乎臣謂宜因祫享大慶應於　先后之家子孫替墜者糾合資

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其所以礪世者非謂人飽高爵而
厭重祿也蓋必當其勞則天下知勸苟異於是雖寫極班品
不能滿貪冒之心而但啓僥倖之路不能為勤瘁之激而徒
植營私之恩伏惟　陛下留神而察之臣伏覩單州團練使
劉永年除瀛州防禦使臣竊思永年進因恩澤未著績用於
榮藩固已優渥況有舊條武臣正授已上不計無勞敘進若
此官用又次能得則建節綠日日可取至於餘人不得援例
此語尤為奉元惟以庸制寧不當有引例之嫌既廢令假人
安可杜枝葉之端事體明著不為難曉豈有它日約束不能
限永年而今日盲揮可以塞來者乎是不足昭信天下益取
輕耳臣恐緣此煩聖論者衆　陛下無以拒之近錢暉知代
州亦未能改官不識水作何以異於前世伏望
新命加謹名器使圖穀發後還增員闕者勉且俾條理不為
紊生之害臣不勝銀懇之至言所陳七事五月
下時為殿中侍
御史
裏行

同前

臣近嘗論劉永年轉官之行寢至未行臣
聞賞祿天下之公器法令王者之大柄既不能以大柄自持
而以公器輕於人方後屢屢論之以不得援例此臣所以大
惑也伏惟　陛下平均之德固已虧
損況衆人可障於　陛下平均之德固已虧
器如何又令再不奪不作法以抑僥倖廢

傅堯俞

陛下成法保儉侳而為之地[illegible]
自永年始而廢於永年之[illegible]
朝廷之關若惟恐其不[illegible]
八哉[illegible]法遵[illegible]常十格七
置而不聽則安用言事者乎惟陛下又
同前
臣聞為國之要貌令必當罰必當而後
不行爵賞雖行而不[illegible]
近制武臣刺史以上[illegible]
宗政事欲使賢[illegible]
[illegible]
王濤

而朝廷可以自作而自廢於一人而廢之何以取信於天下哉
刺史以上豈更無一人歲月相深如永年孤寒之人隔在恩外不得與永年為比
五月上時為尚史中丞請
降官復為單州防禦使
上仁宗論妃不可同皇后儀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母制書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司馬光
代臣竊以為不可天禮之所謹在於[illegible]分別嫌明微故
國若沐梁大夫沐盖以大夫之以妨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近於君故推而遠
妃之際實涂亂之本聖人於此尤慎

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
今封贈之典等而為一臣實懼焉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
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
亦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鄧通嘗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
盎引却慎夫人席曰陛下既已
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
力爭流涕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
大禮皇太后追贈二代太妃止
歲之矣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
贈二代妃止一品禮不可以後
外姓之臣也
制礼

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皆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
差不可遽減列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
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
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
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嘉祐七
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

十一 英宗論本可推恩后族 司馬光

臣竊聞 陛下欲加贈伯僕相 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
旨令 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
為 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

伏望　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未可施行且俟他時條
議事一則示人子奉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
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
於聖德益有光榮治平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　神宗論向傳範除知鄜州　楊繪

臣竊以人主之於恩命不可不謹其源其源一開攀援其例
者數十年猶泥濫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於　陛下為后族
也高氏之宗於　陛下為母族也曹氏之宗於　陛下為祖
母族也伏觀奉防禦使向傳範知瀛州未行聞外議傳向傳
範寵專廉車之命于東平之守臣獨不信之未幾果有改差雖
不遽觀察異知鄜州兼一路安撫使之任臣誠不諳國

朝典故然其間所援近制未省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為一次之恩矣
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為雄職者若更五七
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
日之例而乞　陛下北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於后族
而不厚於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
乞則　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鄜州者凡
幾鄜兼安撫使兄幾州而可以為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請
據要津於理得為便乎若曰傳範之用自以才者則他人何
皆自謂不才乎臣忝諫職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　陛下
謹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時之易而難於五七載之後幸甚

上 哲宗論侯懌少欠酒課以搉當子利充數

蘇 轍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韋城縣百姓侯懌少欠酒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抽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亦得準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懌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準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惄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

帝系門

外戚下

上 哲宗論韓忠彥為左丞以其弟嘉彥尚主未當

傳 堯俞

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籍籍以為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臣切謂李德裕審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詞臣切今乃公主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自宰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若舉必書而

書事必謹其始　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爲比其弊將深　且書於史冊示始於

陛下使後世指爲議顧不惜哉願　陛下深思之　陛下用臣輩爲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　陛下之罪不容誅矣元

四年六月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哲宗乞罷韓忠彥政事　范祖禹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繫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　祖宗以來無此故事　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

戚預政自今日始夫　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壞

臣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爲後法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爲右諫議大夫

同前　范祖禹

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　先帝遺意而　陛下成之韓琦勳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　太皇

太后　陛下　爲至慈在　皇帝　陛下爲至孝然臣伏見　國朝以來　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已選

定宣繫而忠彥執政此非　祖宗故事不可爲子孫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　陛下始臣竊惜之　陛下一言一動當以

祖宗爲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爲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　陛下自聽政以來於親戚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

服　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如此非以報功也　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

勳舊如是趙普曹彬子孫何嘗執政豈是　祖宗不念功乎

自用忠彥以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　國家既與之爲婚
罷之有名　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
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仍恩是欲厚韓琦
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至於滿盈顛覆臣今已
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
又變　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欲去職不敢不爲　陛下一
言臣與忠彥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　陛下任使不欲
陛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忠彥
不協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　陛下知察　祖宗以
來無疆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戚太甚宜
防其漸元祐四年七月上時知諫議大夫

上　徽宗論士大夫交結向族子弟　鄒浩

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初　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協濟艱
難爲　宗廟社稷無窮之計　本朝故事惟　慈聖光獻皇
后垂簾之日與　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垂簾稱制
然猶父之方始復辟今　皇太后乃深自退託不敢引三后
爲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不復與政既又不俟祔廟亟
踐初言自古以來方冊所載母后之美未有如　皇太后功
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皇
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
況忠義有識之士哉　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
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　陛下以

此為私而宮禁之間所舉無所不至
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 陛下宴待母族之
意往往奔走其門務捷奏結其歡心致或效尤欲
因緣勢力以為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
舊來向使子弟所為稍有不善 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
人人畏懼唯務寡過而固寵等之素以循飾見稱于時縱
使士大夫切於自謀決不為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奎多其
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為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以動
公議臣竊有所聞者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則無以
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公論之至念不唯
難處在 皇太后慮之亦難且 陛下之立也大臣固
有異議者 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為心斷然不搖大計以
定而 陛下既立之後天地恊應人心自歸宮闈之間盡為
和氣故雖變異我狀遠在聲教之外亦莫不稽首內幸不
世出之遭遇是則 皇太后之功德又孰得而形容之耶功
德如此 皇太后乃委曲弗居深自退託雖帝堯之克遜大
禹之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念飽弄孫膺享天平之福與 陛
下同之如天長地久安可使難處之事蘄有聞於天下乎臣
愚伏願 陛下於從容省侍之際深以此事稟 皇太后之
自 皇太后亟加覺察考究議論實則見其實見之自
皇太后亟加訓敕以杜其漸庶幾列聖來慶 祖宗之法度
內則不動慈闈之至養復天下咸仰 陛下奉親之聖孝咸

仰 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
得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願焉不美歟臣昨以罪黜分郊薦
鄉蒙恩生還復以舊職實荏 陛下即位之初 皇太后垂
簾之日今身體髮膚皆 陛下皇太后之所再造所以圖報
大恩尤非其餘臣等之比若於此時有所見聞豈不啓口至
它日臣寮有舊不顧身命言之則臣之罪
大矣敢不豫以奏陳伏望
勝幸甚不勝幸甚 上時為右正言

上 徽宗乞罷王師約密都承旨 陳瓘

臣聞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之詩巨陳降監之言在茲
蓋言陛黜 神考之法度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一新

宜謹無大於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
承旨非 祖宗用人之法違 神考設官之意不可以不
論也 本朝矯袁唐之弊駙馬都尉別無有任事者惟王貽
永尚 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三十年乃歷遷任
名為帝壻實若疏外令師約賜第猶存而未歷邊任豈可用
貽永之例而遽擢於樞密之地乎 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
旨以支臣為之副承旨以武臣為之或參求外戚之可任者
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參也今以師約據文臣之位豈
神考設官之意乎 陛下遠師 英宗近法 祖宗西方萬里
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校實後而遽 罷成先之叡究

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擅寢進擬如此失天下之心實願
陛下留　祖宗用人之法籍　神考論宰臣元豐三年八月上論曰古正言
以免公議　同前　侍講第二劄
臣十二日曾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非　祖宗用人之法違　神考設官之意望罷師約除擅寢於者老百
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為　神考之所試
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論師約
之堅苦特以初政用人不可不慎故也伏望　陛下擢如臧孔之
徒以為　朝堂之表率　立賢無方古訓
嚴於之心以為　所以待賢之意
下採任臣之言　同前　侍講第三劄
臣聞知幾　神武戒則君無過舉孔堅而早諫臣之義有
明君良上下所待治道所以降也臣竊惟　仁宗論向宗良兄弟之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有衰安可不預戒乎漢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國　陛下守　祖宗之成法監衰漢之覆轍　宋德方
隆內外無患然以臣所聞宜預戒者有一事焉恐　陛下未
知也恐　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之倫盛家為世幾密
陛下知乎　皇太后知乎　皇太后功德隆備格于　天
陛下紹天下養未足以報其使我　宋興百年未拔之外
家享與國無疆之福未然後足以為報漢馬母后垂
[illegible]欲威福之柄父出于[illegible]戚因左右之請參與
[illegible]太后恒寤其以[illegible]戚陽城門兄弟[illegible]
[illegible]事光前古名垂後世　陛下所以
[illegible]是假借外家[illegible]

下欲除而宗良等開門儀同三司將鎖出于院矣而　皇
后語寢此命中外莫開皆歎仰　皇太后以為謙焉德
陛下以養志為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聽富貴
之家祿位重疊猶毋奢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拳拳王孝之行安親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
當舍飴弄孫未能復關政矣於是章帝不封其舅貽黃馬后
不復關政
之言惻怛如此可謂賢矣然後以兄弟干政後世議焉馬之
長孫皇后曰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預政事乃成其
馬之後此所謂開本源而塞之終不肯對蓋以馬后為戒也今
政事后不欲言耳二要之皆事也是以　太宗問后
皇太后盛德全備與天同功非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
補於外家而已想亦　皇太后之所樂聞也若不達　聖母
之心而自為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謂馬后之所

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內慈外孝兩得之矣　陛下及　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謙養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哀帝之初慈對諸舅孔光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朋朋何患不富貴不宜容侍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逼於傅太后不能從也今　皇太后此乃前古難行之事於今見之恭奠慈訓遂無容侍之舉此乃前古難行之事於今見之皇太后之聖德可勝言乎　陛下所以報　皇太后者宜如何哉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　陛下雖受天眷命曆數社稷然而力推異議獨定大策者　皇太后也蓋有功於　陛下者天及　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　陛下所以報天者宜如何哉　皇太后而不恃功成不居　陛下之所以

所以報　皇太后者宜如何哉　陛下以道制情能一喜怒私則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則可以合　皇太后之意矣合　皇太后之意則可以得天之心得天之心此道也治平之末韓琦為相中外協心定策為勃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異議定策為難然則　皇太后之功比之慈聖又為光矣　陛下之所以報　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於是責報不已而有貪心門生之語士道之強弱可見於此矣（貼黃唐宦者楊復恭策立昭宗後頗恣橫責報不已昭宗後厭之因令致仕遂與其兄子守亮書曰吾披荊棘立壽王為天子既有天下遂廢定策國老秦頠心門生何門生謂昭宗也）今者功出聖母國本既正唯　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大公之報報之大也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

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奢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
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裝彦臣無甚
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 趙元昊 貶黃臣聞紹聖之初裴彦臣
成就臣切恨此也 皇太后爲
主寺既不成就而却隨之徙因緣
平之心所恨 哲宗不知耳當時
彦臣爲是者有以喜臣爲非者
只因彦臣幹當不了以致生事
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機之事點陟善除 皇太后至今
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傳耳若
非 皇太后明諭聖意嚴加約束則籍籍之口未易塞也
仁宗篤於舅家尤以李偉爲賢節度使舉宮呂爲將領偉言行貪
穢之狀無以知士大夫之賢否 仁宗特許偉見賓客而令御

所見賓客各民以聞蓋 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
周旋至於如此 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
藉一人佾門不敢接一人不過以自娛樂而已 神考所以
寧佾而無厭者以其得外戚之體也 宣仁聖烈皇后戒訓
外家尤爲切至紹聖時利口之禍幾及門戶然而高氏之族
終獲免者則亦 宣仁訓戒之明效也 皇太后功德之大
光於前人念保持之艱爲無疆之慮事戒其漸正在今日老
子曰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凡未有之事今雖無之
後或漸有既有而後圖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漢之馬廖章帝
之舅也頗自交結冠蓋之士爭趨赴之遂至於私贈三輔第
五倫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王

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內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舉者登進排根者誅傷劉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杜欽谷永自託於外戚專攻人主之身而無一言敢及王鳳遇有災變則反推天異歸之他人以爲分戚之地懷二心之士如杜欽谷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據勢蒲朝成帝欲以封舅爲中常侍且以親近欲拜恍恍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將軍不肯成帝雖堅亂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日由外家不由成帝矣雖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漸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於是兄弟欲自貶損以謝太后太后閔之曰王氏驕盈於是大將軍惶懼乞骸骨罷就第天子復以音爲車騎將軍音讓辭職然而外家熾盛故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 孙考有言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交爭有覆霜之漸臣愚以謂欲見前車之失則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覆霜之漸則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事之有漸者無不然也 此極言誅戮帝王之過黃王臚懼懼以王商不附己使人上書天子感悟劾之謂章下微章直言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爲子求所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馬野王王音切知其語以告大將軍鳳鳳用杜欽討稱病乞散太后聞之爲垂涕不餐食成帝乃優詔報鳳強起之於是鳳視事後下章吏延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號馬野王貶免官衆庶多冤王商議朝政者杜欽復爲鳳畫策詔來直言極諫以救前過 漢之王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爲王鳳所惡一則死于暗昧之過一則

死千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簣之臺豈一手之所能成哉商辈區區嘗忝諫諍後時戒之不早何益於事今臣所論乃在於累土之初遏萌杜漸何難之有在 陛下從容求 皇太后一言之詔而已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平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 陛下採納黃之言薄 祖考之訓合 太母之心以流遠慶國忘身之士皆欲竭忠盡節以報 陛下慈聞若蒙 皇太后察臣愚言以慈愛之心公今日之任肖效而無所恨矣 陛下豈樂告之

忠朝廷有不諱之善好察如唐黃中之事也詩曰匪言勿言匪聽勿聽此二者相去遠矣在分聽焉而已 陛下通言路以廣聰明我 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安固之福一舉兩得豈特賤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則臣有僭妄重責之罪能照投簪理不可逃在 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寒遠賤之迹誤蒙 陛下過有拔擢責臣不輕眷臣方厚臣是以及時而言先事而諫豈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廢其所當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不肖而區區之言有益於朝廷有補於外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則忠言由此而進若以臣之不肖而廢臣之言則諂言由此而交入聽言治之基也信諂亂之本也 眇黃古者忠信之士語及外家則讒諂之指爲離間以激怒內外然後

姦謀祕計無所不行此計若則天下之士以言爲戒如此則國同必矣臣故曰信諂諛者亂之本也國家治亂之機在此一舉臣一身蠭蟻之命安危生死豈足道哉臣不勝慷慨懼罪之至 元符三年九月上

上欽聖皇后乞戒敕外家 豐稷

臣竊觀自古毋后臨朝暫杜稷亂天下載在史册可考而知手書還政未有如 聖毋遜抑謙遜之盛德可爲萬世法諫官陳瓘何從而知尚與政事臣嘗見奏事省親近之臣即外戚招權者妄傳於外臣今以外則唯聞尚崇毋宗良藉勢妄作欺惑於人內則唯聞張琳裴彥臣等凶謀煽熾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宮禁預聞政之言中外喧傳人誰不知陳瓘不勝衆憤獨先抗章忠義奮發開籍 二聖之心臣愚欲望

飭外家竊逐琳等點京於外 聖毋照慰宮闈清心養性大之事不關聲色安事 聖子晨省奉四海之養恬澹無爲以來萬壽 兩宮和樂朝廷清明非特援立功德輝映古今即亦合易之謙卦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盈福謙之義坐致五福流令問於無窮豈不至美乎臣肖踈遠伏遇垂簾枝擢至此不敢緘默孤負明恩惓惓愚誠伏乞俯垂聽察 元符三年九月時爲御史中丞

上徽宗論蔡京交結外戚 陳瓘

臣近爲言事不根謫授監揚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爲軍聞命益感惟知感激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

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兹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
天下有識之人誰不歎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
感聖恩而未敢僭擅薪命者誠有說也明道中　仁祖欲舉
羣臣爲　皇太后上壽沈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　明
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楷中謝確之聚莞純仁以爲不可
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
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
以　宣仁晚年斷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臣之有益於國家
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爲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
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閨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察京
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內纏墓誌曰吾平生與士

大夫游無如李昌武蔡公確我厚吾京亦厚於我厚於京
書一冊刻以自隨於李公如此之類非一事而吾京與第六
久在朝廷惡相濟下則甘言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得
衆所知也京作向宗良麻詞公死數日未命嘉言君
出於宗良則大誇以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出自閤門主府創
之傳書干制命揚於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
仁負無窮之讒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豈惟有
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　陛下盡忠於　皇
太后所以言也　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絕今古　陛下承顏

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爲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
朝廷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乎京所
謂孝則不然但欲　陛下接柢於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
宗社之福也　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當帝
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政事獨攬大柄足以有爲
而京之所以劬持　陛下者原其用意謂　陛下未可獨
爲也　昔宣帝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幸王厚鮒挾功自恣
然自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下首發邪論盜攘國柄乃
有所謂父以繼述爲說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忠之名加之
下朝廷之誅當示私問之好惡輕甚誤國首尾八字
事曰但當分敵態又以此意劬持　陛下使會繼
讎功之說盜持離間之謀偏察　陛下包藏禍心甚有所
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
舜之聖德報　大功豈獨　陛下之聖緊不止　陛下述
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　陛下慶兆
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
陛下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　陛下矣　陛下徇
一京劬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
之大義當死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
負　陛下不負　皇天后土　太后察臣之忠　陛下必不
欲如此言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家國未安臣雖移得羞遣若非　皇
遣有何安乎臣之一不敢受命者其

說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盡
盡悃悾之誠也 皇太后以無我之慈至明之照既已察臣
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又是亦蒙照察今雖未察終無不察之
理臣雖遠去朝廷仰賴慈庇縱未牽復於臣無損臣所望者
當以流竄謫黜爲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爲先也蓋功名在朝
廷則須日日進見聽言日進則日勞朝廷雖嚴不威刑而
天下公議若又以威勢奪之則人心離矣
人心既離則主勢孤弱則外侮何所不至非
所以奉承宗廟而保安 京師之道也所謂孝者天
子之孝幸願 陛下勿愛一官一職以慰忠義之心惟
陛下試赦臣之罪而察臣之言焉

上 欽聖皇后乞不以陳瓘之言爲念 陳次升
臣竊惟 哲宗皇帝彌留之際 殿下奮獨斷之明斥排異
議援立 真主上當天心下協 望功施社稷流於無窮
皇帝嗣服之初 殿下謙恭退託聖功不居 皇帝勤請繼
之以泣方同聽政暫濟艱難仍以祔廟爲期及大斂山之葬
載臨寧神之禮未畢又下手書先後明辟三尺之童皆知黎
庶國政非 殿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近者諫官陳瓘風
聞不審猶以預政爲言 皇帝重行貶降以明其妄謫命方
下改守軍壘中外相傳聖慈深厚臣下何以圖報瓘之言雖
甚不根然臣採之輿論竊謂 皇帝躬行仁孝晨省昏定之

際萬幾之勝慮或以聞而
省執事之人或但聞其語而不
考其實妄有傳播臺亦未可
妄爲足爲盛德之累哉況
之日手書屢降至誠勤懇昭若日月焉可誣也伏望　聖慈
不以攖之言爲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爲心雍容禁闥粹養
天和果非不足以關其慮萬務不使以累其中日加撫育之
恩以享樂養之樂不獨保聖壽於億萬斯年而餘光流澤亦
足以爲族系之慶豈不偉歟　元符三年十月
上　徽宗論鄭居中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敏中
臣竊惟　祖宗垂訓有餘年戚里宗屬不以與政非待之
世守之者爲甲令布之天下執不以爲平當繼嘗以鄭居中
同知樞密院事而後言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愚請罷免
陛下以其陳義堅慤終不可奪即以居中爲中太一宮使詔
書傳播聞者欣然有以見
未半歲乃復以前命權用居中自此中外未免疑矣臣竊爲
陛下惜之　陛下手詔嘗與世謨並傳示萬世而遽自改易
以開他日外戚任事之端非所以爲也後宮承　陛下道化乃

能推遠權勢以　祖宗典則屢陳義懇請居中儒者也不知出此偃然居位曾莫之避獨不愧於心乎　祖宗遺訓著之金石　陛下明詔爛如日星衆目所視不可掩也爲居中計者宜深自警懼以遠嫌疑優游祠宮涵泳聖世坐享寵祿長無憂辱豈復有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信示萬世以弭覬覦之漸二月詔百罷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信示萬世以弭覬覦之漸二月詔百官議之時禹御史中丞

天道門

祥瑞

上太宗論麟

徐鉉等

臣等按春秋傳云麐身而有角者麟瑞應圖云麟者仁獸也又云麟王者之嘉瑞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者明海內共一主也伏以陛下道冠百王慶延萬世睿智順陰陽之變聖文昭日月之光尚從欲以推恩每好生而布令帝功潛運天意著明果錫神休以彰至德表皇家之大慶垂青史之鴻猷而復道在謙光義彰好問俯從輿議俾考前經謹昌胜素

不崇重符瑞之事此又見大君大華務實之意也上天以肯

瑞禀聖功聖人以增修合天
生無疆之福也臣等不勝大慶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嵐州獻
牡獸一角似鹿無蹄角端有
肉性馴跪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詵爲右散騎常侍同
諫議大夫滕中正中書舍
人王祐上此奏臣宋祁等奏
詔宣付史館　太宗已珍禽異獸無
歲豐天下又安此爲上瑞
止令養於園圃遂其生
生之性不欲拋于外也

上　眞宗論周伯星現　張知白

臣伏覩司天監奏周伯星現請宣付史館羣臣詣閤稱賀者
臣聞人君之德可以動天至仁積於中則休氣應於外祥瑞
之出皆有所因諒感應之攸致非徒然爾故天人相與之際
考前王之格言以爲陰氣過盛則積而當然此皆其道畢
其體安靜今動而不止誠有所謂且念國家開拓已來垂
洪大干戈之役皆不得已而用之然而太平興國至咸平而
來二十年內邊防多虞兵者其義主殺
殺者其事屬陰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復念致治之源惟息兵
爲大務前年北胡之來議欲通好　陛下不矜兵力之強不
恃邦威之盛姑以安民在念惡殺爲事未阻其誠許以盟約
由是動植遂其生全億兆知其休息然後發德音施惠澤賑
貧民省寬獄數求時病精選良吏側身思道引咎於己益竟
兢焉翼翼思咎天譴得不感畏心招和氣哉故詩人美有
是福應所謂德動於天而瑞見驗又矣今　陛下
日大拱大戊修仁桑楮遂格祆不勝德見驗又矣今　陛下

修德可謂至矣非獨弭災復能致瑞應斯實我 朝之盛美過前代遠矣然而皇王之道在乎戒謹休祥存亡而講德愈隆不恃太平之基無驕盈之治必興焉思危者安必又焉斯前代之明鑒也古之君天下也患不恤黎元之疾苦患不知軍旅之勤勞患不勤患聲樂之不節患政事之不納今 陛下薄賦斂省征徭勸農桑務稼穡恤黎元之疾苦矣優恩撫士厚賞懋功解衣哺食推心置腹知軍旅之勤勞矣宮室臺榭不以奇衰害工服御乘輿不以雕飾過制所貴惟穀帛所寶惟賢才絕後廢之風矣獵之娛棄捐而不顧禽荒之戒祇畏而無忘澤被鮪魚及鳥獸矣敢遊之

樂作盛聲國冷妙伎存則勿廢用之有時遠佞遠聲繁矣觀書乞衣求衣未明即出昧旦決萬機將周十稔雖隆暑猶寒寒風暴雨不廢於朝克勤於政事矣明四目達四聰辨讒邪杜權倖使下情上達決壅蔽之方也流聞於天下矣延直臣啓言路詢求讜議樂聞上失納諫之規固超絕於百代矣斯不亦天下幸乎 陛下誠能寶茲數事雖休勿休則瑞星雖出臣亦賀鴈祥無窮帝史有光矣尚異於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矣夫善言古者必有證於今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自古以還伏富強之基居隆盛之運總於政事以啓厐亂若不可勝紀況今西北兩隅雖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

而體殊矣稱不虞哉臣以謂一星爲瑞善則善矣若倍之而責承平之效則慮憂忠小馳而驚備之方因而不謹矣蓋惟聖德之大無不周知臣聞三才者人居其中乃天地之和氣人心和則陰陽和陰陽和則日月星辰咸順其晷雪霜風雨不失其時則知　陛下一言之善必上動於天　事之美必上關於天道人君言動視聽必上法於天法天之義誠深矣大抵粗知之矣夫乾之體六陽備焉乾之用萬物生焉人君之象也非聖人孰能行之孔子稱其繫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天之運行其道不止終古如一未嘗懈倦君念於一日之差於一刻則六氣之物咸病王者之道亦當如是今　陛下法天之義而行健之德無不備矣復能念此故元終始不易則萬方受疆之賜萬衆享無窮之休臣慮陋無取法述詩書佩服素素書之方策得之師傳知君親之義不重治道之要至大莫不敢避刑辟愛身名默而自守狂夫之詞聖人採之或足以輔朝廷之謀開諫諍之路伏　　天慈收一於萬分之中則臣不勝至幸

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監言先四月二十日夜初更見大星色黃出庫樓東騎官西南漸光明侵在氐三度鄭之分野壽星之次後益闊澤按甘經曰星有四其一曰周伯色黃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又曰太一之王者制禮作樂內外咸得其宜四方之事無留滯君上壽考國運大昌則周伯星出天示殊休允符聖運乞付史館從之六月知白州陳堯咨言知白州在外而陳此言可謂知職業矣特詔

臣伏覩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祕文仰惟
上帝鴻搤乾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鑒之垂祥著著者也伏惟
陛下道掩百王功高
觀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三古隔一聖之不兼啓萬世之鴻基烝烝之孝口躋冥冥
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思元寅仁爲布政之規慈儉示固
自之寶巍巍盛德徧不可名豐豐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齊戒
思見丹書之言昭漢武虔祈遥啓竹宮之拜豁是上天即鑒瑞
牒爰臻遐垂多福之祥昭下地民之戒於鑠景命奕九齡之
足珊赫矣鴻休伊七百之會運獲睹嘉祥爲太
平之民已知大幸遇希世之德載念罪愆萬一有補是爲愛君稱以流德之人士今一勝
朝之嘉瑞濬生
忽藏之往圖或缺
陛下端守
祥凝神正道參內境
妻陳符瑞廣述
聖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竊惟
大之事往往有之
修身之要實資五千
聖治之言莫過
陛下御人察賢大和而延
聖算仰荅天貺俯
臣聞五載巡狩虞帝
雲始能封禪秦皇
秋享冬雷皆稱
民則下民不可愚慾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
識盡然上荅皇明不亦
上 真宗 孫奭
臣數奏祥瑞
臣觀民設教易明之何須紫氣黃
然後貴乃野鵝山雞亦形奏牘
後世則後世以不信服非竊笑
也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
上嘗爲

上　真宗論天書曰

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初因
瑞而　陛下崇信之以至富貴
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
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
聖恩思報萬一聽之罪之惟在
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腹有奇言見於傳記
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不驗坐
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　朱帝時右僕射
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謀亦鄭州至今
與謂之決斷唐明皇得羅公遠葉法善張果申泰陸
鈞申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覺悟　我祖宗時右僕射
魏林干郭兆　太宗　潛德　皆以勤

神以福我夫老君聖人也豈
安史亂離東京淪沒
皇帝僅得歸關復為李輔國劫遷西內卒以餒終此豈聖
無疆長生久視乎　明皇以睿哲之資勵高明之位禍患猶
至哉豈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
足聽心玩君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復內惑寵嬖外任姦
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
山中大臣尸祝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棄政
經民用離沒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老君豈肯
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慙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
棄今　朱能所為頗似王鈐等事願　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

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 天禧三年四月上時知河陽又言天
爲獨 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時太子右論
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化人君政得其
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契
所述

仁宗論五之

韓琦

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遣使疏決刑獄金明池等亦
設賑糶此又司牧者陳善閉邪之一端也然曩前詔如是雖古先哲王親之咸悟飭身正事無以過也
[illegible]

柱率詔近列咸就嘉事臣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于祥
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子人者懼意之安則其政怠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誡之深其旨
斯在臣愚伏望 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爲重於政教之
間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理
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 陛下仁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
雖休勿休爲念則宮吳垂貺荅 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
浸 陛下慈惠之澤自然家給人足時和年豐永獲上瑞之
報豈不盛歟景祐四年五月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
等以下冀目觀臣亦以爲詩頌以獻臣宗室觀文仍出
爲右司諫工此奏前奏乃見災異門
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

韓琦

仁宗論五

臣聞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識文略云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鐫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現時有聖君治世皇后劉氏合有聖子紹位觀其文字鄙俗固不能上惑天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　國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蓋是當年造僞人妄求恩倖有此刊刻後恐事迹敗露故隱而不言至今又經一十八年方爲縣民所獲即於識文自已乖謬　陛下至明至聖固已洞鑒其妄即緣却降下本處軍資庫收附乃是未詳真僞猶示秘藏臣恐中外聞知有以來欺詐之漸欲乞特降　聖旨下本軍令知而於體大故敢上言　寶元元年十七時爲忠武軍節度推官

上仁宗論沔州瑞石

歐陽脩

臣近聞漕沔州進瑞石未成文有大平之道固宜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比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九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翅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不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

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
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
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
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
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
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
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
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 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
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
少竢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
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揮太平漸

漸安逆則此瑞木乃慎人事臣見今年曾進芝草
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效爭生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
更不宣示臣庶仍乞遠詔天下州郡早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
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音容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
獻所以彰 聖德感勵臣民慶曆四年十二月上時務疏

上 仁宗論麒麟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底牛
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麕麋牛尾一角郭璞
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麋大麕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
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 聖朝太平與國九年嵐
已又唐龍朔二年麟見于介山又

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善當時以為祥麟

表稱賀臣竊前典觀之則麒如馬非麟公鹿形光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書史具書以唐元年秦名青閣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頻出書史所聞不同閩以檻車與象相觸放食草木皆中度有名目即朝建殆為蠻夷所詐不無其實非是祥麟海外別貨不少經過州縣連連之役動數千人以至京師日聞之費不下百萬領表之民例皆貧窮典合驗為瑞聖朝則固不憚民勞以盛事東井瑞物豈可以無名之怪獸而困一路

詔豈御極垂四十年焦勞萬機愛憎

勿休勿以所役細微則武王戒勿以綏懷遠俗則文帝有却馬之言昔西漢因驗雀帝好祥瑞有野雀集羊宮掖因改為之殿取笑當世脩羞史策以斯為鑒固宜審詳伏乞

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方百姓之弊臣素以寡聞昧於通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

臣不勝區區越職言事俯伏待罪

進言不用默守常職儻

詔退甘就鑕鑊死無逃

上 神宗乞不宣取瑞木

臣准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

元祐二年唐開雄進上此表緯未詳

曾公亮等

元稱公元三月所居之

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

瑞木靡狀猶

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
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一
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李家取索上
僞造如所圖樣即差齎擎赴闕
詳南方山木偶類鳥獸狀者頗多
道二年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爲
至於毛羽表異草木效靈昔涼德
州今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瑞
曆四年詔曰諸珍禽奇獸及諸瑞
踐行累詔更不宣取

上 徽宗論宰執曰

臣恭聞今月六日駕幸
人所居明神相之德氣無
以注清視聽伏見 祖
德未盛雖祥圖瑞牒溢于史館可以爲美終未爲善唯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朝廷之
華星辰順度天地之祥瑞
瑞也四夷安靖五兵不試邊境之祥瑞也格此四瑞仰賴
陛下以道治心以德爲政而已心以道治則明政以德爲則
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泉出麟鳳至朱草生
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使人乃謂之祥瑞稱頌歸美以驕帝
王之心臣愚狂妄或有小補不避斧鉞之

誅冒聞　天聽伏乞政事之暇曲賜　睿聽臣不勝拳拳之

至　元祥三年九月上時爲戴中侍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七

天道門

災異一

上　太宗雍詔論火災　田錫

雍熙元年六月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訪於兆人之上夙夜惟懼敢荒頹　九廟惴祥上天垂佑萬務祖治于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遂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朕躬抑畏震驚不遑寧處上天警戒災有由然豈非刑賞之有愆庶政未得之未當或近習有異擅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于此是數政經予心惕然思聞其失內外羣臣等所宜各竭忠懇共申讜議以期無隱朕將覽焉

臣伏念臣才謀不逮於古人職分忝居於諫省敢不常思補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二日請閒上書陳死亡事　陛下

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敕書凡數百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迺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求用而行與未行今日 陛下有所因方湯聞至言有所爲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責修德補新罪謂責在近臣而不在 陛下日近 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不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出許封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爲典憲敕無不當則編爲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責哉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 聖躬也臣又見 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

得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illegible]章

自此國家舉事有不便於時潛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 陛下謂昇平自得賢 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善諛所以 陛下出一言乃以謂湯武可偕 陛下行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績天位于今九年四方未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 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 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爲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大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于野中將覺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近臣聞 陛下感悟之言盛求愽諫官閣 陛下憂勤之詔誰

不彷徨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
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　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
外而　陛下委之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瘝之廢暇皇皇有
志思諫諍之未能今幸天啓聖心神贊皇運感　陛下虛佇
待犯顏之諫致　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瀝愚衷
復伸鄙見臣所謂　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
之置而不舉者農師蠶桑而不嚴者衣服也臣所謂　陛下有
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
差遣近臣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
寡德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
鮮去令不行法令不行則由規畫未當有如前年救下

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參令手畢　陛下郤令本州仍舊差
置又如前年救下應征科官妻限前得子即與超陞限外未
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征土田沃
瘠之不同歲時豐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
各殊而一概以程限所拘一例以　陞降爲定自後未聞限外
欠者降官限前了者陞一之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
之令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　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
而行之蓋　陛下言之則謂封章　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
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求而不可屢變變屢不定是彰
愚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
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　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

實願　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　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　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爲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請自職若舉則萬事從而理百官未脩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貳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怒魏文侯焚謗書

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怒魏文侯焚謗書

陛下固當知之令狐棐有辯謗論　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

得　陛下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也

雍熙六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知懷州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七年十一月兩制兒總議門

上太宗論書畫

趙普

臣昨觀　御批劉子云所爲書畫謫見引證古今眞知所藏自昃及暮實不遑寧每以恤眞訪求未能知朕意又云千思萬慮莫測其由者臣等伏捧眞蹤同承　聖旨皖惶戰慄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謬膺三台之貴獻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踈遺寧免尸素謫見揆至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爲都緣蒙蔽聰明隱藏善惡彼虐者無由披訴倫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聖旨情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得罪今則人心頗懽上象仍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惟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詢德音便欲徧與羣臣恩優加賞賜發

此一言之善須增萬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
綴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丙妾陳邪使之言深惑聖
明之德猥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誣謾未明真僞乞
加詢問須見實情之間司天臺所有前件奏陳未委按何
經典合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
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至於五嶽四瀆皆居中國不在
四夷而又尚書禹貢有雖罪在朕躬豈可謂契丹封疆不屬
禹之數區今老瀆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復以前書證
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合錄到故事五件謹具分析如後

一按漢書吳文志及諸書云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
逆則變為妖星石氏云為攙搶音槍又曰彗星皆
所以掃星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者或
竟天其狀如帚亦為客星客星有芒角
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
喪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禍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
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徧天下干戈並出四夷
來侵餓殍不盡為水旱飢疫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
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災殃如人臟腑生疾必先形於
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舜有彗星（只出舜之分野諸國本見）舜深使欃之（祭以攘除也）
妾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誣（誣疑也）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禳禹若德之徵禳之無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恭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焉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商之亡以嬖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聖德可以禳也

詭乃止其後諒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又按蜀志先主傳明帝問許靖曰天下三分鼎立何時當滅靖曰天文人事可知也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即崩蜀無事此其驗也

叶魏文帝居中國蜀先主居西州

地爲正對日宿當驗天文帝初崩蜀無事此其驗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大漸元年四月有彗見於五車上遂正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即位

時後魏孝明帝居北國孝武帝居江南

一按唐書高宗總章元年熒惑犯南斗武帝踞足下民慶毀滅常膳令內外五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雖享而光芒小此非國貴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獲常膳高宗未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證上曰我爲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褚遂良而禍不由正道因此用爲宰相身亡之後冥誅爲譴

右具如前臣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抑崇師古之文聊證順

情　說伏望　陛下勤求理道獲出前王雖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輔德已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災爲福之祥乃爲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賞勞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開世事古泰相隨倚伏參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已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僞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夷狄非聖德神功何以當兹盛事又聞物忘大盛前聖不欲恣情今則垂象瀕荐兆民未泰爭戰勞役寧有之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於窮黷而羣生造業隨緣應有於感招僞時運以相逢於聖賢而不免兢兢湯旱乃是明時之又竊聞　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恩罪交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聞於往昔殷憂啓聖方式見於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懇思達冀流仍須面具敷陳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鄙澁氣力衰羸步履猶艱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抱惟有感傷乞於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自知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前伏以臣謬浮鄙陋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姦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知彗之妖方抱恥於朝廷實難安於祿位伏見前代每逢天變必先罷免三公今遇靈

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

端拱二年七月　日　司天監言

六月十八日晝見

西

光弼長五尺行拂右擁提星至今月十九日隱伏西方太
宗命撤樂避正殿避素食分遣使者往諸道平決刑獄庚申
恩宥以答天戒普八月上
此奏時爲太僕兼侍中

上太宗論旱災

田錫

臣今奉敕差在太一宮用青詞文設醮行祈雨者竊以時雨
愆亢聖慮焦勞自秋涉冬諸寺及廟雖備祠禱未彰感通以
至陛下親降聖躬朝謁諸廟寺觀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
聖人邮物之心雖災診流行伝代戛有而帑廩儲積可備不
虞然自今歲岁來天見星祆秋深雷震繼以旱暵之診可虞
饑饉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仁浸下之職而燭理未
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玆咎譴彰乎降鑒戒天
文不變或診氛祆昨　陛下以天垂譴告之文勉精行政

德音朝發祆星夕消天不言而感報昭彰神幽贊而應
速今以粟麥秫種甘雨未降人心不寧農望已失或聞小小
滋盜聚散靡常數數熒黎憂畏實其行愆陽既燮寒泣厥疾
乃生於癘疵民或流亡穀必翔貴尚賴
　陛下聖德宗廟慶
靈蠢爾蒸戎驟邊稍息惠欽諸國底貢交修不然人心一搖
盜計斯得何以靜潢池弄兵之嘯聚何以禦胡馬南牧之奔
衝惟是秋冬又無雪雨此乃天意尚欲垂戒聖心諒亦深思
豈刑繫之間尚未平允法令之設尚爾煩苛或力役未悉矜
蠲或奢侈未盡禁節寃路雖啓讒者未少一一聽從王道
雖行孤苦者來必人人受賜或刑賞過於常理或喜怒失於
廠中嘉言納忠見彼於横議佳賢待下或難於至誠若然則

雖旰食勞懷實衷軫念孜孜萬務適足勞於聖躬翼翼小心
尚未臻於至化今舉大略上犯宸嚴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書曰謹乃出令今出惟行今朝廷所言或異於是謀始稍
虧於審諫今出無悔於改更以是知急速機務寧無錯行臣
之愚衷豈敢寖於誅戮臣之遭遇安忍背於聖明是以因事
上言庶裨萬一伏望　陛下因此時旱更降詔書引咎責躬
以答天戒進德圖慶以安民心蠲減征徭簡約科禁搜察淹
滯登進才良猛士守方無使黜賢召怨朝臣典郡正宜選廉
信能或雍別勤勞或旌閭孚德以備闕正蠲逋貸以救饑殍加佐收
恤以備闕正蠲逋貸以救饑殍加佐收
恤以備闕正蠲逋貸以救饑殍加佐收
恤

民伏壯詔令內外文武臣並直言極諫密疏以聞此乃 陛下祇畏上穹憂勤庶政懼一物之失所俾下情之盡達廣視遠聽求治深切之旨也臣雖不佞奉明詔承德音者所纂當敢緘默而不言乎臣聞皇天無親王者無私上下合符有如影響君王政缺於下則天譴見於上自然之理也切惟 陛下受 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推大統彰聞小心畏謹動遵禮法不行舊章所以得天必獲嘉應而踐祚以來三年之內日星一見時雨非愆者甚罕乖沴醜未盡服政令未盡順天所以示放警戒也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何以知其然今北虜未賓毒

作梗朔鄙有猾狂之寇江浙交飢饉之民慮甘來犯漫陸鑾爲賊益蜂屯蟻聚之衆須使討平猖獗偷安之羣亦勞逮捕此彗星之所以見也 陛下即位肆赦歸朝聽政單恩而宥罪施惠而及物然未蠲免殘租許行推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于下元元之民未盡蒙澤此時雨之所以愆也 陛下宜深惟二者之所以然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厭之不然則事有可慮者矣請悉條不謂者必更絃而改張之

聖朝享國四十年拓地一萬里經啓非不久統御非不衆而治或未至政或有闕意者法術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張者乎臣雖不敏輒敢條奏其事 陛下垂意而覽焉聞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此二者存亡

所繫也方今之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業
田或未墾兵多則用常不足故儲蓄空虛而緊急矣民
財盡歸於國國用盡入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夫周公之
制用積九年此堯湯水旱而民所以無飢色也今郡國三
月之糧貧民無終歲之食稼不一熟則有飢死之者軍儲自
贍不足何暇賑貸之乎臣地方百里每畝取粟一斛歲計得
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內方百里者百所曾不能供
足軍食而區區運粮於江淮間終歲所得不過百里之出者
由是而論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臣愚以謂　陛下宜詔三
事大臣輔相天地燮和陰陽使風雨調水旱不作省徭役
以寬其力勸游惰以增其業衆庶煦煦矣民
必務於蓄積必紓於績不出數年自然家有餘食而人
實誼有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則遠何招而不
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畝者於本上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手之民轉而歸南畝則人樂其所矣此農政之修也國家養
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下矣然自距馬
以來以還暨延年之後軍聲不震廟勝無聞一紀于茲蒙
恥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驕惰而不習
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
授鉞鑿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
代動相牽制不許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於陣圖事惟變適

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施智謀無所用是以動而弊比也
孫武曰不知軍之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
之退是謂縻軍此之謂也臣愚以謂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
擇其人寧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鉞明示
刑賞斷在必行孰敢不用命故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民
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今農人不知戰
戰士不知農離爲二途繩不相用臣愚以爲古制不可全取
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況江浙舊有義軍秦隴見
屯強壯執柯伐則其事可行以天下七地之饒士民之衆各
于郡縣量置若干略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試使

制之天下孰敢動搖我州縣本城隨宜定額溢剩者不令招
置老病者盡放歸休累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減太半矣緣邊
人物無票略侵掠後於弓馬勇於射獵此天性也措置之術如
上所陳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爲吏以繩之仍以厚利召募
願爲正軍者隨郡大小差撥數以備城守於趙魏之間少
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減戍卒之太半矣宜耕且戰足食足
兵前謂斂之煩苛免乾之勞薄賦斂之修也臣愚以爲
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無以惜費不惜
費無以育民不育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
陛下計之矣刺史縣令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三
代之諸侯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光

武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若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之也頃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甚差委也自僕射尚書下至京官奉職率多輕受未盡當任擁不足以成吏民禄不足以惠貧乏政皆苟且事出因循意者國家以刺史之官爲重大之任有文賜公使之貴奏薦僧尼之例重難其事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文武登朝官諸司使副不啻千餘員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未選任之耳愚以謂宜詔執事精練名實明揚俊賢各以類從長吏盡誠於事上極力於守民其可得乎臣愚以謂宜詔有位卑爾所知申命詮司惟才是擇諸司吏人不得輒奏能獨理績課最加超擢以行專漸崇教道專務勸課每歲以用令文考課之法以戶口增減墾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民受利吳簡易者事不煩節儉者財有餘今建置之過也官吏森羅於羣邑差命之煩也使者旁午於道路廩禄之費耗驛券之供給何可勝數無名之賞勸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麗工巧極其淫侈貢篚權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明租賦未

甚苟刑獄未甚簡清纔之儀未甚固惟幄之謀未甚藏法有
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其發
家忠計者不可一二偏舉也　陛下亟宜詔問大臣以當世
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撫治之瞑眩而針砭之使百度正舜
倫叙生靈泰杜稷安上下悅和享程明察建皇極之道立太
平之基　陛下坐九重負扆齊家南面而聽斷端拱而無為垂
子孫之貽謀光　祖宗之大業豈不休哉臣愚以為當今之
急莫若修兵農之政擇牧宰之宜定文武之策　陛下
稽古以行道隨時而立法易曰變通趨時若必行禁止必舉法數者易如
撫一統之運君萬方之尊號令必行禁止必舉法數者易如
反掌直傳曰雖有錙基不如待時雖鑽君策不如乘勢今

陛下立聖功之時興王道之勢勿劾　陛下躬臨太實已二年
矣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民古之人民也歷代陳蹟
間昭具存三王已前遠而難見魏晉而下亟不足數　陛下
自想當今事勢何如漢唐之盛時哉行士者不可以言貧者
民者不可以言弱以　陛下神聖聰明資之以天下之大而
未能比隆於漢唐竊為　陛下惜之伏惟　陛下全干業之
艱難撥帝圖之安遠誕布惟新之政博求無隱之言臣備位
周行宣風外計嘗竊之見高於前
臣又念御札云善者必加褒賞短者亦為優容臣不閑忌
諱輒進狂瞽伏誠知矣幸　陛下優容之　咸平二年閏三月

上時為京西轉運副使

臣除會昌晨忝冒通籍況在分曹之任豈忘報祿之心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於政事涉於軍旅非不諠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眼睛仰冀恩稍覽死罪

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坂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餘半當時即欲奏奏便值變動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又聞有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

掌雞忽鳴至天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二日雷聲自西北起與雷同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又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志皆以此詳校虎省毛蟲屬金金失其性

豬有毛蟲之長又云虎相食者其地當大饑雞者木司蟲屬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旦鳴夜

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雷之妖又云發雷

之地饑饉此皆符於儒學不在卦占何況兩月兩有冬雷之妖又云雞旦鳴夜

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

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昌端等請臣作避位表

臣具言星見蘆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

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

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

雖物故李沆已下皆見臣言之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

默雖祆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過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

今年禾小稔民下無廬然恐應在宅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
陛下恕臣拙直察古愚衷于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
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朱均
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暘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蠶雞夜
鳴百里嘉禾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
政失和合宜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宥昧蔽之
僥冒犯 聖慈無任惓越戰慄之至

上 仁宗論水旱蟲蝗之異 劉 隨

臣聞天地定位陰陽運行二氣至和萬物咸治且上天不言
不能自治遂生聖人以治之聖人至尊不能獨治遂求賢明
以佐之前聖人推誠以御下賢臣盡忠以事上刑賞畏其罪

賞合其當賦役均平暴橫不作天地之間無一夫不獲無
一物失所則至和之氣為祥瑞矣昔堯年為祥瑞舜年為詩考其試
刑不當罪賞不當功勞役不時賦斂繁重老子在下而未見
進用小人在上而未聞屏黜侵壞綱紀怨讟並興有一於茲
足傷和氣氣或繆戾則為凶年為水旱為災診為疾疫自古
常然甚猶影響今則兩宮明聖信任大臣一日萬幾宵夜旰
食刑必審謹恩無偏私誠宜歲必豐穰物無疵癘而乃去年
大水包山襄陵墊溺居民傷害禾稼今年經夏時雨甚愆旱
苗欲乾晚田未種菽麥未聞磽瘠州大水損壞城池仍知河北數州
蟲蝗作孽總戾若此必有其由豈非朝廷政大臣措置失所遷
除之際或異至公聽受之間或容慶賞或當未急之務或繼

詭隨之情循默自安彌縫或爽又慮凡關百執官守因循事
有依違或公行請託侵漁及於苛細喜怒由於愛憎刑獄之
中不無寃枉賦役之內豈盡公平或慮諸路使重州郡守長
縱侵漁之吏刻剥下民聽彼徭役之苛糜費事實或文移折變
有所不均或配率科須不從出產以容姦爲大體以受欺爲
上吏人贓濫之徒善承迎而無失清廉之士踈取奉以致嫌則
有五掩瑕疵拍爲和睦巧詞詭計目爲能官詢求若訪於吏
人善惡遂事於審實是以紀綱失序寃訴不伸如此之徒十
常五六積其浸釁有傷至和水旱蟲蝗因此作昆蟲性愚昧
備位諫官參校古書比方事類何啻合改更拾遺補闕豈
臣此言豈示所以究其事類伏願皇帝陛下

仁宗論星變

臣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輔相宰制萬物感
應天文是以政教紊於下則躔次變於上自古聖帝明王兢
兢業業不敢私縱者畏天命也若政有失而不改天垂戒而
不懼者君之道也近者天象變異驚駭羣情避殿曲赦深
詢古典臣誠不知星緯之術備觀史策之文謫見於天警誡
人主伏以兩宮臨御于茲七年體貌大臣延納直亮觸鱗犯
諱者未嘗加罪巧言令色者必察其非奉儉仁慈動遵典禮
故得上下無壅華夷父安嚴政無聞咎將安在臣晝夜思慮
疑者二焉切慮邪佞小人急圖富貴顧其資蔭未得陞遷致

有潛結姦雄密爲表裏謀傾陷於端士期進用於明時不思
捍禦國家且務教導樂達稍萌凶慝亦動星辰前史稱太白
食昴曰胡星昔書皆古人精思密謀之驗也惟望 聖慈深
加審察邪謀不久災異自消兼慮 三聖在天百孫繁衍定
王之外封卅大行雜於庶姓之間班在駙馬之下比使每至
無以威示遠方 聖祖貽謀實欲本支茂盛因循歲久未舉
典章古宜固有嗟嘆 三聖豈無動念伏望 聖慈於皇族
中選其賢明依唐朝故事封嗣王羣王三五人以應 祖宗
之意用固磐石之基其次選用大臣必從公議古者詢於芻
蕘謀及庶民事重之至也至於才高位下公議所歸或因例
合遷久未陞擢者亦乞申命府次第舉行昔宋景善言
天星六浪商湯自責化爲豐年而況
上天變異不足憂慮臣職在諫垣殊無器識敢乘任賢不避
忌諱
貼黃臣伏見唐堯至聖有四凶在朝大舜繼明方乃誅
逐是知小人君子自古並生君子多則小人衰而天下
治小人多則君子衰而天下危自古離亂則多太平甚
少其故何也蓋使言佞忠謀身巧計是以小人多獲進
用直言正色邪佞憎嫌是以君子多遇讒謗此乃邪正
各異故相憎也夫於防察禁制漸難故書曰爲君難爲
臣不易也今兩宮明聖君子道行小人之心皆不遂志
多方求進或受代貝財保證蔽罪上惑 天聽伏乞 聖

慈特加防察 天聖八年時爲右司諫

上仁宗論王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蓋覽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鬱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 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民情鬱鬱如昏墊焉臣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 劃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 陛下 陛下反謂刑獄濫寃之氣發洩於天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 陛下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澄寃則又加甚古者災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反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垂戒之氣發洩於天清宮靈雨雜下烈燄四起漫漫禹瞿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 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大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采納蓋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庶淡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 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昆門 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都市流衍撫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爲之虛竭 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潦雖

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
紀極財賦耗于內征役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況天災
而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
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 陛下弗悟耶豈知而故爲之
耶豈再造以祈天之祐耶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爲 陛
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卜佼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
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消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
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若得天見之變是 陛下
修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
朕奉承祖考夙夜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
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及
上都北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求已過是知古
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
行志云賢聖分別官人有叙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
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
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煬宗廟燔營室雖興師而不能
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華亥之應也今宮災亦有是乎願 陛下恭默而
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 陛下恪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
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業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
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 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

風指顧而可致也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王清昭應宮
存焉翌日　太后劉輔民泣曰
殆盡幸一二小殿存爾
聖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　太后詰其故雍曰
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所以
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
言聲簡各懷洪範災異以
爲太廟齋
郎上此奏

風指顧而可致也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王清昭應宮
存焉翌日　太后劉輔民泣曰
殆盡幸一二小殿存爾　先帝立成此宮一人延燔
聖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　太后詰其故雍曰
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
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　先朝
言聲簡各懷洪範災異以　太后有再興
爲太廟齋
郎上此奏　太后默然雍欽時年二十一

國朝諸臣奏議卷之二十八

天道門

災異二

上仁宗論水災地震

韓琦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讜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章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以文感人之效也唐明皇以大陽虧餘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二事也載籍所書昭昭可鑒臣伏覩近者興國寺災延及數刻祖有遺爐伏觀垂裳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災之開發

其猶影響昔諺罪徒然當是時臣請　陛下宜虛心以求讜言
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以勸絶基極幸之路有罪則罰以清
其蠹蟲之原推別賢愚稱節時用抑奢私過度之樂休營造
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以念　祖業之
艱難合天意之整言悟也而　陛下眷二京以肆赦宥走臺望
以鞫詞祝中旨禁掖外及觀寺並設齋醮速越晦朔令比道
數郡繼以地震上開即命使赦罪法供祠玆近畿俯接殊
邦豈無間諜之人伺邊釁而恐或誚無稽雖
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然未聞修德之實以塞譴告之道則猶未
焉夫弛刑網以賚頑惡之民適
不足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
湯以止沸無益之鑰信昭
然矣臣苟隱情惜已不能獻忠
薦佳辭爲修德除患之本則臣
之意哉謹按五行傳曰火南方
南面嚮明而治賢佞分明官人
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燿
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火妄起
救也此臣前所謂宜辨賢諂明
而言也易有流化與政之若是
說者以謂天陽也地陰也陽尊
靜乃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
以當斯變又夷狄者亦中國之

言使　陛下常以禮綏
六上貢　陛下懼災思改
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
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
偽說矣昌邪勝正則火失
所廟燒宮館雖動師衆不能
員罰黃令命戒奢逸者由此
而天不降福者哉且地震者
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
此乃勉宮室毋敢臣鄰奉法
陰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敕

改龍生龍馬生馬之爲惠平赤望貝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
脩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明軍法以整驕惰
之卒豐蔀實沙增儲峙之具或曰今秋牛盟誓約甚固奉
朝廷有襍初無釁隙保不騷動天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寬
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爲國計則疎矣臣竊意在部不識禁忌
儻 陛下聽斷之暇一行 睿覽采而行之少助萬分之一

上仁宗論星變

臣近者竊聞星變晝見備言災譴之理殆將百日
不賜妄言之誅 陛下知臣所陳得於利害而非惑上好
訕也然臣嘗考所未盡更思竭愚區區所誠萬一開悟臣近

日又聞大慶殿及諸處齋醮道場及分遣中使偏詣名山福
祉以致精禱臣以謂 陛下
達寅亮之深旨也臣竊以天
之感悟以爲祈禳之法則然
下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
殿 陛下法而行之復恐出
於常時稍用減節未獨仰奉
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爲是也且大慶毀者國之路
寢朝之法宮 陛下非行大
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嘗高
雜于上非所謂正法慶而墓

命婦於宣政殿慟哭表利諫曰
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臣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移于麟德
殿臣亦望太后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臣親逢
求諫之朝獲在可言之職宜推無隱思所為報願 陛下特
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貞觀十二年拾四年十二月上

上 仁宗論星變地震

臣旬日前聞民間傳言星躔變異 陛下
亦聞 朝廷建置道場庶幾禳救臣竊恐 陛下
陛下粗記臣言故遲延未敢更奏今又聞河東忻
州地震連月大壞官私舍宇傷壓人民頗有死者又命中使
來頻有祈禳而 聖意猶未已臣竊以道
而上臣是以不敢無言更思云補
以德勝妖則妖自息今不務
變而懼增修德政則將轉禍而
少為無足可驗不思警悟之理或
禍矣今躔次之變知星者必具言
舊史則大臣專政後宮用事陽
朝廷凡百行事皆由政府 陛下
斷亦大臣專政之應後宮之事
以答天變臣所知亦望采其大盛
身之所未患而思政之所未至
變於天下節宴遊以謹高機而
勤政率於天下亦修身之大

略也輔弼得人而燕發協其喜
陛廣備而將帥擇其材亦修
而行之則上天豈不降福而
高卧私室禍福禮上章無堅退
不畏人言假令病愈而出則
識暗而然也　陛下豈不由
謝之一端也又今冬以來
惟已覺愆二年兼恐人民疾苦
欲望　陛下躬行精禱庶獲喜
利無一人為　陛下切直而言
者若非不知直言為
陛下死論列不顧罪鐖之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所以天意順感而
人心悅豫也伏惟　陛下躬仁聖之至德紹積累之慶基尊
嘉式應文武並用邊隅不聳年穀屢登災而秋冬以來雷雪
不時流星為異今又地震并析之郡信殞人命甚可駭也推
本天戒必有厥由以　陛下恭勤寅畏動遵軌範宜不當招
致災眚臣竊思之恐奉時政有所差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將
欲應乎天而動乎人必當求其實而篤其行誠在　陛下與

慶曆四年三月十九日并州言地震壞廬舍壓死民畜甚衆并州
民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傷者五百四十二人畜牧死者五千六百九十八
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湧泉涌域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
民皆露處
謹上此疏

上　仁宗論并忻州地震　龐籍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所以天意順感而
人心悅豫也伏惟　陛下躬仁聖之至德紹積累之慶基尊
嘉式應文武並用邊隅不聳年穀屢登災而秋冬以來雷雪
不時流星為異今又地震并析之郡信殞人命甚可駭也推
本天戒必有厥由以　陛下恭勤寅畏動遵軌範宜不當招
致災眚臣竊思之恐奉時政有所差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將
欲應乎天而動乎人必當求其實而篤其行誠在　陛下與

執政之臣力行之也方行之道莫若先正其綱紀綱以
宗垂業典刑具在守而勿失可臻至治將外制四海而
京師故三聖以來因事立制凡百司務皆著條敕所以禁
踰越塞僥倖也向來或因一時爲例而破之或因臣嘗私
而廢之法既動搖政或隳廢綦而欲訓飭諸司規矩天下難矣
故要在執政大臣持守之者要在以身律人先國
後家以求賢之意爲急以
私然後可以守畫一之法
施恩必平不以勢地爲異
綱此實至要在力行之而已至於前代因天地之異
求厥理而消復之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人情懽
天理順於上此誠今之切務宋開朝廷行之恐但用
黎醜之文無所益也臣迹孤地寒材駑識闇上賴陛下天
地父母之恩獲立忠義之地敢冒天威輒陳愚悃若
焉之罪報也惟陛下矜而察之景祐四年十二月上
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仁宗論衆星流散月入南斗 韓琦

臣竊聞近日司天監上言衆星流散又奏月入南斗中
臣職在諫列得於風聞不敢隱情惜已容默于位實願輸盡
愚贛有補萬分之一焉臣聞人事失于下則天變發于上惟
明聖之君觀之懲悟責躬修德所以除患而福至是猶影響
相應一速也而朝廷自去年秋災惑失度及大平興國寺
災乃命疏理繫囚大慶殿至諸寺觀並集僧道以爲祈禳

之法繼之以地震北郡遣使興建道場祈若又聞太陰失行
後詔言減降罪人於金明池等處亦設齋醮臣屢封奏
極言無益所期庶妄之說少開 聖聽而前月中杭州又奏
有大風雨悉壞官司廬舍復有獻謀于 陛下者乃降敕李
郡無佛事以養之外方有識之士必有非笑者焉 陛下若
以徐偃數見非政教之失但可竭財以奉僧道寬禁貸罪
惡其如天戒何蒼靈公回則參百之論見又何從而致哉今
天之譴告攸攸 陛下未達警悟之意耶夫赦
者前賢以為倫杜之物非明世所行也苟行之則小人之
幸而君子不幸矣又金銀錢帛之賜尚宜猶節又況虛費游惰之僧道乎
聰明者智謀又知其不可今若再舉禳災之術復踵前敝適
足誤 陛下也臣不敢妄冒星緯但取前史所載開陳其端
夫月為太陰之精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也故
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南北又南斗者丞相太宰
之位主褒賢進士選授爵祿若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衆庶流
移之象也大之所戒者恐宰輔之任未副 聖心褒賢授
祿或失其宜故太陰罰斗以應之夫代天當軸之臣未副
聖心則政教浸隳是政教浸隳則陰陽失和而水旱移時水
旱移時則衆庶流移之患亦從而至矣漢史曰宰相上佐天
子燮理陰陽戴記曰通臣每和言近臣調和君事者也今聞
政府議事未甚和協互執所見或有違戾即如近斷一大刑

名此特有司之事又復別立頌　聖斷豈天臣之體哉廟堂之上論道之際必有甚於此者固非下臣所知矣如此而望陰陽調君事和政不失于下變不形于上其可得乎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賢宰協輔朝政使其同心一意推用所長然後賞罰一柄更思其中謂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謂紀綱不可寖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財貨之有限也則量用度而裁減之知軍旅之久惰也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計靈平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以斷天下之務則　陛下高拱穆清垂拱而治太平之基既隆且固矣雖有彗孛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爲嘉祥散而爲和氣矣

靈變或誠言不憖忝不忌思有報　天災驅擯之遇非敢訐而取

直也唯　陛下熟察之　時爲右司諫

上　仁宗論星變地震火災　宋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毋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

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其治之代不能無咎辟君

災在而自泰故蓋修而趣亡賢主以咎而自警故修德而蒙祉

蓋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

災青數見　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熟當蒙介福翻致大異

何哉得非事有召妄法有階隙天於　宋室諄諄存顧先幾

預慮災　聖心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

執王威壓銷未明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

今累感重譴不可不察若乃彗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
月行黃道地震兗州邑則邊戎窺竊陛下擅恣后妃將盛牟穀
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災興國寺暑延殿　藝祖神御殿已
而盜壞　宗廟鉏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
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　陛下何
不瞢形清慮推求其端文人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使論
危事必難取信然　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
假令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閒可任之將謂誰儻令擅恣
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　陛下禦
之靈得不素具於胷中哉然竊計戰慄請先言其要臣聞君必操柄
重臣奉命爲爲柄捨之則重者及輕命竊之則恭者更

僭竊惟　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貴戚羣言一出宸慮
無或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值
功要之事出于王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遂
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
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近習恩正賞者日月不之　陛下且當
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
恩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災
引愆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若能感徹神祇收還感怒而
疹氣爲太和化已喪爲中興　陛下誠照今古審詳至慶今

變書日星中外暴聞而罪已之誾不形於詔書惠患之謀不
留於詢逮要遠大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閒者但
引綸黃震齋交唱修不經之細祀鬯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
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
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莫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素儲普便
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紊然先見臣相舉六事以裨
萬一聊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劇雜陛下裁赦其
稟始垂省閱寶元元年正月上時
務直史館同知禮院

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雹之變 蘇舜欽

寶元元年正月十日詔曰朕綱虧命薾育中區
荒天地大宏休泰祖宗之成憲欽懷湯禹敢
怠荒一志于治六載良弘輔弼方隅庶尹百
僚罔不盡心維予夫孺重化勵同謂小康而去
歲以來衆異間作星文流變謫見於穹昊地載震
搖泠生於邊鄙宗廟之靈為害將深宮廬堂陋以雹
實蕃黎民壓覆而斯衆飛奏繼至予心惻然而又
春候方初蟄戶俄振退而備省罔究端倪蓋朕躬
道雖勤燭理猶昧以塙德而處尊位以敢貿而保
殆名致此譴祥敢忘戒懼爰申誥告式佇讜言其
或朕躬之闕遺教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
冤濫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仰
諫官御史繩紳百寮悉誠以言慰心無隱限半月
實封進納朕當親覽庶及有司擇善而行因非靈
詵咨爾多士
宜体朕懷

臣聞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廬城堞殺民人
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愕愕疑惑竊思自編冊所紀前代
衰微衰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海接統內外平寧
戎夷交權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
之作及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

臣以謂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應古今之鑑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貪弊積釁不和之氣上動于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修德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懼則非常之尊隨之今此異既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宜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孰事者豈有非賢才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乎禁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臣從遠方來未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事狀之事固未可知

定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又訝朝廷知此大異殊不修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心默然不怪如平常遇事時講官衛吏亦不聞進牘白見鋪陳災害之端必開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橫議咸有憂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效古以爲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靜才須與民同憂乃則又民爲邦本本搖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頑不當愛而憂耶則地之震矣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復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寵身當國命涵濡漸久長此躯便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聊見忠仲淹以剛直忤落臣果得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其奇悲也是時降詔求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

激切不避權右必怒横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發作陛下以謂 國家之失衆臣無為 陛下言者惟天下寧必告其昔忽之衆能霈發明詔罪臣像貶獻言召初聞之踴躍欣抃又謂雖有災異 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召嘉祥也即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絶不聞朝廷從而行之其言皆虚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惟誠可以應上天惟仁可以安下民今雖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蔽天聽不為 陛下行之豈言事者之間焉所取而不足行也此則朱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縷舉謹條大者二事謹以聞伏望 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 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之什臣敢鑽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己修己者先正於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 陛下數年以來多弄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昕昃方罷猶坐於後苑問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 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 陛下春秋鼎盛當衰甲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效也今又府庫虚竭民餅蓋藏殊欵科率殆無虚

且三司計度經費二千倍於
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　陛下修己以御人
洗心而聖物勤於聽斷省冗燕安放棄俳優近習之纖人親
近剛明敬畏之良士因此災變又思永圖效　祖宗之勤勞
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乃爲
史諫官而已今　陛下用人似不謹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
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
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
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爲惜我朝　陛下必
鑒之又石守道在朝行必欲講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

盡歡甚　語言以資笑噱今數
人佳宴所忽便災害鑒降而朝廷不尊重近臣多非才者　陛
下之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矣實恐姦奴輕笑中國大望
即非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爲御史中丞高
若訥爲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餐尸
祿詮儒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謹默不
敢攖揚其私時有所言必瞻相問說旁人顧之甚可笑也故
御史諫官之任臣欲　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叙下之策也臣以謂　陛
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
何由而生伏望　陛下少留意焉夫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

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書之異　宋祁

臣伏讀丙午詔書　陛下祗悼變異不忘元元受德引咎增脩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誰變所自前事立防精欲還風謫於天極苔震責於坤順雖妖王罪已商宗念德茂以加之羣臣莫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使誠有感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澤附輝煌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爲臺郎類非無知不容自棄謹條列近事上對聖音詔曰朕躬之闕遺臣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六年改改翼翼動守先訓不敢侈泰宮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變重人命無它過失聞于天下嗣自謂德遺愚臣昧死不敢奉

詔然有非來臣慮者臣願一一陳其崖略　陛下試參之聖慮揆之人事測之天災質之古義其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於一人尊彊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　陛下操決於百度大體乎一人尊彊稱見　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爲后稷然尚旦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可公爵以植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　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爲不可　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爲不可　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　陛下何所之人料時之人如此欲自綱於權豈慾自徇於公

若反入於私門威柄復移
陛下自今以往審擇宰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委国
朝但論其材勿限貴序 陛下以萬機餘景引入便殿
清宴普詢闕漏又以所得參校時政密其是非俾之中外相
庶更相推糾則彼之投身納賄 陛下之聽不在它矣臣
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苟不止要為循豫止最不可之大者夫
俄而有以為邪者因復中止要為循豫止最不可之大者夫
謀之雖衆決之欲獨詢同曰持不斷之慮若開羣枉之門羞
指此也臣願 陛下臨事即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搖惑敗
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也陳善而閉邪進賢而退不肖
惑也 陛下亦宜隱秘甘言語保全其人備漏露主名則為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今則不然前後相沿生姦出奸紛紜而歷二十餘歲不
決相旨不諫官御史旨不糾而天災不息陛下豈不
進拔者非陛下之私也若人若是貴不可以得人賞不可
虛施刑不可濫加陛下豈得而私之哉詔曰政事
之闕予實不德人有善惡予實不明其令百官各
陳所闕務盡乃心無有隱諱予將親覽焉於是
職事修舉

陸下誠言乎使言者捨富用
貴古臣故可諫官御史不出宰司之
門而政不急陛下不可聽一言而
進拔者非陛下之私也若人若是貴不可以得人賞不可
虛施刑不可濫加陛下豈得而私之哉詔曰政
事

仁宗應詔論地震書 策第二道

仁宗應詔論地震書 策第二道

宋朝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緣隙投讐事造蔽誣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　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倚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極利病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　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大闢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令議者皆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爲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爲治眞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爲國計而不肖者專爲身謀爲國計者必待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爲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

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蔽誣行矣於是言信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爲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故使終不得立善令方下而謀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爲不善而能敗人之爲善改白作黑以是爲非若朝廷已知其蔽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戒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在輔右弼參贊樞機納訪多對彌縫漏闕既少爲忠且賢而擢之材且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求飛語小則被疑大則

罷龍朝爲皐嚻暮爲檮杌遂令家無全節人無全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不聞誠任之失其理矣使使繼至者瞻前

畏後偷安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處苟身謀
以自安大臣如此　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爲報君讐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爲報此患之次也
聚天下衆急於點鎮天下莫詰於官冗財已匱而不
下莫謀於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
不敢謀豈濫而不知選而執
羣對而旅前取百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偷一歲　陛下又不
念此宗社朝廷福耶此患之又次也政如萬一邊境有事益
賊相窮甲兵宿野粮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兮爲國
興　陛下共此安危耶誰能執鎖讒
　陛下前死不顧
[illegible]治[illegible]

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
明紀律斷貪虐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興
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爲萬一不虞之備策之善者也臣智識
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狷惟　陛下裁貸其誅　實元元
年正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九

天道門

災異三

上　仁宗答詔論地震奏雷之異　張方平

臣伏讀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增載震搖先春而雷聲異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矣下明詔誠告衆官九上躬之闕遺政刑之差失阿枉之黨蒙蔽爲姦咸使容疏以言悉心無隱朕將親覽及有司臣伏讀詔書悵然感懼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裕之意敷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惟無疆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睿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祇畏罔自暇逸嚮若僕臣皆正

腹肱惟良沕心弼違將順其美　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
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之輔翼之材因
循蔽塞偷取一切治而無法弊不謀救洽忌成象變咎菑臻
遑遑焉獨貽憂於　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踈陋猥逢詔旨
詢于勤恳謹稽探天人之情參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
陳至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躋之下免報讎
於權彊是由　陛下少留神慮
察臣狂言臣伏思詔書臣館儒不通天官之
淳謹按前志說春秋星殞如雨爲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
況紫微垣太微垣上帝之坐天子之廷列星布位近臣之象
流移失次乃適臣不恭其職更相遏附懷貳包容不忠王室

之咎也地載震搖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
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陰侯陽也陽侯水神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地
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宅襄之地直王城西北
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大旨虛發春雷震者臣謹按
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
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
需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擊猶陽不閉藏發泄無愛
也又正月以來日蒙氣侵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
塵臣私祿及親族謂周歷歲月久溫也蒙一日五起五解下稟刑茲謂分威
善不請于上茲謂作福蒙蒙然大

蒙而口不得明知佞厚之弦謂陛蒙甚而漏泄蒙大罪也臣
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甚者警政者必
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夫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
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疑
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
不解甚者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恣為阿比以蔽聰明
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
小人之攸藏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竊以為
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難尚此矣　陛下幸加惠不以臣
之踈遠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察機事二曰
明威斷三曰厚委路四曰重圖往五曰正有司六曰

毛詩云戒懼何謂察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幾諫君之漏言是以
聖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幾諫君之漏言是以
人臣造膝而對說隱而且人吾明以察之所以行之謹之至
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羣下之言事者深言
切論　陛下或揣之於左右讒言密疏　陛下多付之於有
司凡國之庶政得失之跡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
其有指擿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　陛
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　陛下
體貌大臣篤其誠於勿貳踈外羣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
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參驗參
其情僞參諸理道辨其臧否言苟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

置而勿傷使下瑀其忠各效所見則效謀僻行不萌于下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要何必先此而今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為悉府灑翰為福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下情壅蔽國之大禍也臣深願　陛下先務此道以為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且斷在聖心清問之言姑讓於外泄念大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人皆為　陛下用也其二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用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必其挈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賞必可信斷而已矣若賞以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　陛下之英明溫睿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寫　陛下親政革弊去蠹按其貪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刑正政樞極一新天下翕然皆謂　陛下大機如　藝祖神畧如　太宗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　陛下寬厚仁恕徼柔廣容臺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蓋恬權之臣樓取邦柄故說　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於奉先志守成規矣　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操紀律明賞刑用正人去邪慝沿末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近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弊生必踐

而行以爲無改於　祖宗之道當要之以爲孝乎易曰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
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爵祿賞
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爲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興言不能進
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說不能退無罪若政無賢愚弛張用捨
一取諸例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
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蓋用事之臣自謀之
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己才而例退者怨歸于君人主欲
賞按忠良權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悅若輒曰於例不可用
事之臣猥引舊事授謀庸主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
然以致今茲臺閣混淆賢愚祿雜典刑前弛名器益輕于後

[illegible]時柄者便於引例之說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
錯之事惟其錯謀策安邊建於權義當　文帝之時天下
之口而史氏不能廣其意讀者更誤以爲文帝之說臣竊憤
痛忠臣之難爲也臣又讀晉書何曾之事誠其子曰吾每
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　帝語此非貽厥之道又身
而已且曾爲上公遠圖之不建往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
罪吏之知幾先識之善臣竊　惜痛諫臣之誤國也嗟乎
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又何獨長嘆於茲乎臣
愚伏願　陛下奮乾威發天斷正無采忍之愛采按周疏
賤之隔大臣者諸古小驗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世之本
原必正無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

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曰羣臣咸進
德修業諭子衆春秋之義大君
命讖大夫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於
貴臣願歸恩於彊臣不願受知於人主何歟得彊貴之心者
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
陛下之遇者亦未及安而已矣
禍各而又多逐善之人指爲黨
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
繼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甚白不其悟昔漢魏相白云尚書
劇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知禍變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
勤勤政理明於聽受者司馬式去其無門籍人有諫奏者皆
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闔
陛下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隨
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
即從而諍之此唐太宗致太平之
跡也至肅宗時元載惡相
臺臣奏事自先聞諸司長
亦慮不法傷己爲人吾所知因
閤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顏真
卿奏疏曰往日李林甫欺
擅權姦僞用事羣下悚言者舉
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
過於林甫也惟
陛下聞
造膝而有益雖犯顏而必悅
其惟慮言路乎其四曰畫圖
何謂也臣聞書曰鄰哉臣哉
此帝堯所歎以爲己密近之
舜所嘆以爲在己左右前後
爲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
乎宰相君爲元首宰相乃其
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

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君聽者乎大臣疾病君為之輟膳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優恩休家遂罷其朝謁則國家之有也伏以台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重不可輕況今災變荐作人心恟懼安危所繫實在于此伏願　陛下為宗社之大計爰降德音敦諭宰臣使之相應讀笘於上答示大公於天下勞謙畏誕降德音敦諭宰臣使之相應讀笘於上答示大公於天下自災異作　陛下憂咨尚安寵祿以妨賢路禮義廉恥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已而元首當國豈肯任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分天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衙石煩黷天聽三公不修其職而狠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苟謀朋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皆以為常偷慢苟安風俗益弊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公職之重臺省備矣而易冠之匪明之士蒲規鮮耄之言當鑑者須資格而無賢愚之別絕勸賞濫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雖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

召群臣來漸矣臣愚伏願
此群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楗莫如擇任三吏切摩治
本使夫摠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羣職
之任付之柄臣而責其效盡其才而安其成官守典刑無相
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　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
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
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古人命令者
以簡爲重以信爲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
則可久此之謂爲國之要爲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尋
即變改或俄復停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
違撓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矣滋歎君平巧詐之煩所
以法輕令煩令重紊盈乎凡聞胥明習者不能徧覩況郡縣
承用者乎隱慝於無善之地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
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爲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有請釐改
條制審覆勘會益加詳審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
息侮文之弊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七曰示戒懼何謂也
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是故或無災
以儆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
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
備而無患一則以修德而弭妖今茲之變亦在　陛下惟德
之修而已丞弼之臣戒其阿諛者惟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

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
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當用無小後費無微忿四方
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棄
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嘗加存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
其歟矣夫修省之方惕厲之意雖　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
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
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謫之異衆變重累何啻山川之災
臣愚以謂　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
揆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　陛下者臣願　陛下勿格
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　陛下勿斷於心明正其

副使李綸咸納以邀天之福則堯舜之世之
之生幸同於慶賴矣臣位單而言高有
忠有激計之各但使臣言一經
於　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猶甘命
不辭臣不勝
寶元元年正月

著作佐郎
簡判睦州
王　偁　纂集

仁宗皇帝論地震春雷之異

臣伏聞　陛下以災變頻數已降詔求
下讐言悟天戒憂勞聖心普及率之間不能
因災變之發累上密封所見臣忠無
裁納臣慮應詔而言者雖不即加之罪而
則是與詔意相戾而於朝政何益臣敢

察應詔上言一一親垂聽事節望早加聖斷或所
見非長及辭旨氏言計亦堅
之德以期上穹慎勿為福之應臣則點有物陳伏惟　陛下
以一臣之言所見淺未能符合　聖意　陛下勝慈賜再賚
狂直更不敢廢者　陛下可行者凡十事　具別狀實封進納又
臣伏聞　陛下御札求讜言直諫有在郡之見不敢文飾上瀆
　聖聽謹具狀奏事條列如右
一政府大臣乞選
　下仰成而報最
罷使時政日新
一嘗罰二柄本在
　者不問其賢否
行賞則務市恩
知其可罪則罪之
為臣下所挾而仗
一近日戚里之家

能而來錫賚唯固辭珠璣獻皇子深　菲獻太后朝尚
曾懇辭豈　陛下　睿明當宁而不抑其奔競欲望特降
詔諭罷行止絕　有補　治之重加　譴責
一今之國用不足　職在於　節所入者有限而所
出者無準遂令　外務令儉約及　宮　公正才識近臣與三司詳定減省冗
費
一自茶法改更以來　建　將銀絹　率河北人戶坐此困
竭明出却內庫　常暗耗却舊　視茶利法弊甚矣公正
近臣參定酌中　法以濟　緡川
[illegible]之急　在兩北二路[illegible]牧事尚多非其

詩御士卒訓練不至　修整亦望　諭西府大臣當切
量二邊牧守將帥　堪其任者易之更用才勇武幹之
人以壯　國威御　兵之法務從嚴整無令益其驕惰
一竊以　陛下萬機之暇當宵宴飲之樂所以寬憂勞而
紓游豫也然頻數則有妨政事無益聖　躬亦望節之有
度則天下幸甚
一宮掖之間女御之衆　宜無　充選在幽閉望選其無用
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陰盛之變
一臣等中有以言　獲罪　責者必本獻忠非挾邪近諂
之人欲望復其職任　陛下言路彌廣人思盡誠
一消變之法惟修德以　之則天道感應自古皆然若齋

醮道場豈不可恃以求福亦空費耳願
元年正月上
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論日食
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君政有治亂大
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捷若影響君德之感通泰天子臣義實
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應則變災為福
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為妖故治
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伏惟
日食地震為災甚固述漢史記日食之對則變見三朝為尤
異今
陛下天縱聖有所屬耶伏惟
陛下

繼隆慶慈謹守先訓兢兢業業十八年于茲四方底寧萬
咸遂百工修輔庶績咸熙信治世矣然而天變如是之大
有事警以啓聖神臣嘗學舊史竊嘗前志日陽德也君道也
月陰德也臣道也薄食必於朔望日月之交會也會而不食
陽勝陰也其在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是則陽德君道或有所虧則日為之食又曰敬天之怒毋
敢戲豫敬天之渝毋敢馳驅是則天變於上君變于下恬不
為變其過滋甚臣謂推災之初逆知當食　陛下宜出次徹
膳伐鼓用幣百官各守其司為變益救之禮庶幾天悔其咎陰不為
責今謫已見救不可追則當承下責躬之詔開敢諫之路使
講求陰所以勝陽所以虧之理災增其所虧損其所勝猶冀

萬一可厭天戒其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凡言無者言本有咎以能補過故得無咎然豈常荀諛之人必曰此常數也不足以為德之累苟內朝左右之臣以此紓官責臣恐非敬天之怒而失補過之義加減河東地震頻年大旱謹進對之臣以此紓官責臣恐非敬天之怒而失補過之義加減河東地震頻年大旱謹進對

今為此說正緣陛下深恩災異大博咨政教之開聖賢良方正能言極諫之士待以無諱使之極言或切至采而行之此之謂能以德勝災變災為福首臣幸以

[illegible]親近益旦職在[illegible]拔官居諫省闕智有得敢不盡忠

[illegible]之人擢在[illegible]司錄焉王[illegible]幸甚[illegible]康定元年正月十一日

為右正言知制誥

孫[illegible]

上仁宗論父陰

臣竊見經春以來時令失序沉陰不雨蒙蓋連宵白晝昏昏咳光慘霧按漢書所述洪範皇之不極恒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臣晝夜思之莫知所以天道遠災祥不欺人心至微氣志必應豈有變異邪者而終以無應若此伏惟陛下至明至聖察之謹之臣職當言事不所有疑不敢自隱異愚者之盡慮也臣又聞堂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邪者正之陰若臣迫於君婦陵於夫邪害於正則有陰蒙之眚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見于上矣大氣象如是在陛下專精勵意察事求端思所以致感之因行所以消復之道以答上穹降鑒之兆則天下幸甚伏請陛下以喪子感傷哀心悲戀又將廣嗣是念仇淑為意毋於庭堦之下頻聞珠玉之音是

冲和未融而結霜未解也伏望全神自愛節嗜欲之情戒寵嬖之盛鑄俎之間衽席之上無俾過度宴豐盡防微保聖德於康強發純剛之斷決察蔇謀焚臣下嚴左右於禁中若百事先覺則萬福來同庶可以克謹天戒永綏國家者也慶曆元年三月七日時爲右正言直諫院

上　仁宗論赤雪地震之異　孫甫

臣聞洪範五行及前代變驗白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潰訓羞百官廢職所以召蔀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而見臣下多道當寧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致晉蔀地震者陰之盛也變不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知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又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　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勿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允掖庭非典掌御宰蠹出之以省浮費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慶曆三年河北降赤雪地震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十二月上此

臣竊見景福內宮　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

諸路物帛多入內庫中外盡疑宮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
二庫率供燕後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
二庫後宮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口食者千餘人又有
私身當直者數千人矣臣近聞崇院計置紫綾羅甚急以備
宮中支用且言至藏庫所積紅羅去歲已絕它物將此則浮費
可知也　陛下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張牧媛寵恣
市恩禍漸以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
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慶曆三年
十二月上

上仁宗論飛蝗

蔡襄等

臣等伏覩　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孽譴責躬引過祈于天

敢忘而言之　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
人恩澤不及於下此　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
命無善謀善議以救時弊不憂過節以副仁用此大臣之
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正百官
少斷而不能辨四裔交結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
不能辨四裔交結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
此臣等之罪也今　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
伏乞　陛下必踐其言思行其實踐言實之要莫若專聽斷
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
大臣不舉職一過伏乞　陛下必致黜之由斯以往督責之
督責之又無止效則用災異罷免二府故事

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潦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救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手大繼有知者不能為謀臣等以諫官見天下之勢亡若如此既不能開廣 陛下恩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關失以救時弊臣致災異頻數憂懼不寧臣等罪咎實深伏乞 朝廷必加責遂以謝天下 慶曆四年十月同修起居注

十一 仁宗論災異後合行四事 范仲淹

臣近日聞德音以災異數降罪己寧使德音不行而災異不息臣竊以為災異之來必有其因因之而至猶影響也 陛下若不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以助 陛下救

仁之體也天下幸甚昨日等已奉 詔自行事此又廣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疫癘災異之出多成禍亂也 陛下今既畏天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於湯之心矣如更行於湯之事使天下安 賜其有災異過足憂 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補 陛下多事未敢引退恐負 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以來天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疾疫言猶在耳 陛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以助 陛下救

生民之萬一惟　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龍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去讒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爲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爲暴斂求盡分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貧羣竭於科率羣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弥叛而天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素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其的實事狀舉三兩人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

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

秦當議重行貶黜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絶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按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寃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今飛災非虛言也況

天下枉濫之法宜不召灾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
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官有用法枉曲侵害
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　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
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謹重天下之法
令檢尋舊來斷案文舊例去其繁誤可存留者著爲例
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糴糶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
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
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纔濟
整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
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
廷不勞忽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
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諸路
點刑獄令後得奏事方得別奏公事務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
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巡定勸農賞罰條約
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
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販之路官自行販困
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紋配歲月千
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爲此制皆非先王
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販則增息非多而固護

之弊未能革者俟　陛下之眷斷爾臣請詔臺天下茶鹽
之法盡使行商以通貨財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
久之利此亦
　上時爲參知政事　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慶曆四年

上　仁宗論定襄地震孟夏雷未發聲　李　京

臣伏以　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
感格日當食而陰雲斂慶感退舍無災異也然臣區區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
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
西北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地爲陰之象萬物
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地爲歸藏之象入地避羣陰

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是非號令之不信乎願　陛下勅
邊臣備秋成補臣謹出命以解禍乎未然之防無大於棄外
館多兵比聞復召入以有假媚道以蠱惑天意者宜亟絕
之庶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穀縣仁宗慶曆五年四月上
名器之分庶幾不紊聖政

一　仁宗論地震　張　方平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峽山東河北陝西三十餘表相
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千後兵難及今適當此際登萊山崖
摧北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
道也民也妻妾也推之今日凡任事外之重即與權強之臣
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

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徭作梗一方
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
可輕忽而又南海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
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全盛屢有山虞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
王室尋復鎮定至整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
擾遂致用兵費支國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
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軍旅起於細微禍常
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識御屏蔽緩急所
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遇寇賊淵藪其中所宜嚴備
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法不勝於
究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遊惰淫分往京東

諫院固非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
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宜敎悉聚游惰不逞
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稽選也後緣光化軍賊黨發　朝
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
州奏到宣敎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危劫盜庫小則
謀欲劫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言賞
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閒雖數閱乃同死戮無益重器坐
竭官私不征不役唐惟念亂脫棄舊閑必有憑響一勢此其
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遷經教閱擇乃為兵名籍常學習及
後招剌之時既聽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無身力例各

論官村落神祠妖妄所在禁毀

憲臣防之大略以爲

不勑農業遂樂惰游攘擾里閭侵漁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而冒禁僭緣凶歉搆扇流民結爲盜賊必先此類唐之晝巢讓因此起者此其亂階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氓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斂遍相敷賦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因猶妖品成也晉盧循二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間寖淫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邊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當挂長吏之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其銷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頃聞民間猶多當時所教兵仗亦令嚴降約束收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

天道

災異四

上仁宗答詔論旱災

慶曆七年三月詔曰朕臨御以來于今二紀夙夜祗懼不敢康寧庶合治平以至嘉靖自去歲冬時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失業無所告訴朕思災變之來不由他致蓋朕不敏於德不明於政號令弗信聽納失中俾茲青祥下遣黎庶天威震動以戒朕躬大懼不能承宗廟之靈負社稷之重若心焦思惶情失圖是用虔已以謝衆省躬而上帝不御正殿不舉常珍外求直言以荅天譴庶高穹之降鑒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庶用感格以底休成自今月十九日設只坐崇政殿仍減常膳庶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輔予不逮

臣伏覩兩浙轉運司飛錄三月十九日詔敕節文以今春大

旱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若竊念臣近
直言極諫登科忽擢不次敢自緘默苟養資格謹條方今急
政要事水旱原本少盡于慮之得臣聞天地有常數陰陽有
常度當進退盈虛之際兩適均等則氣和氣和則風雨時風
雨時則萬物育矣然陰盛則水陽盛則旱二者自然之理故
陽主德陰主刑德不可以獨任德過則弛刑不可以專任刑
弛則過甚害猶不及也惟元后輔相而裁成之在春秋書僖公
之三年春王三月夏四月兩書不雨者以僖公能宏二帝三王
之道以裁成天地之宜言泰極則安而無節無節

者夫西北二虜首我之堅敵天性驕悍以戰鬬爲生業非可與以首爭首校一旦之命且古之所謂夷狄言語衣服殊於華夏其來不過驅略老弱財畜産故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逐去則止今北戎据幽燕山後諸鎮元昊盜襲武銀夏皆我之州郡其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與漢同欲加以日夜伺我間隙收我亡叛迹其深淺非止敵略畜産而已往時元昊負固不服朝廷責戰甚速出入五載邊臣未有效自靈首而天下已騷然困矣下及牛馬諸畜皆錢如罷極它物可知曾納款錫命亦朝廷不得已而爲之紓一時之患可也我嘗按唐貞觀節財蓄用講過救失論長治久安然器械城壁皆以次補用不復銓擇士大夫高論後服以言廣旅望風北虜負恩乘利送死西結元昊兩道並來則 國家之事未易支也臣竊思之以爲寒心疾首臣愚如景祐康定中待元昊之謀則亦矣北虜土地廣甲兵精彊多非元昊比也臣願 陛下無輕待詔事不預備不可懈怠此 陛下宜深留意而又湖廣一道繚徭猺雜間其戕害劫掠生民流離調發督斂軍須百出而置之不問但責二縣生非有奇蘊秘略但能治文書辦期會深可歎也亦用兵三年未聞尺寸之效歲月持久其憂不細惟 陛下以此三方之急因天戒之明命大臣講長久之計以安元元惟命天下幸甚臣前所謂牧長之吏未盡良皆大小生民之命苛慘休戚繫焉刺史縣令

雖逺近閑要有郡縣大小然耕田鑿井出租稅皆　陛下赤
子苟守吏之失則一方受弊且久利害切於身飢寒偪於
彼不起爲盜賊則當危苦愁怨而死危苦愁怨之氣所以致
水旱臣伏見江淮諸郡地近京輔皆　國家之外府而守吏
年七十者十率三四往往耳目昏惑神用耗竭罷軃俯僂唯
以圭田稍食爲意縱有心力克壯者則倚其年齒陵轢吏民
夫長吏執千里之柄而昏惑耗竭則心輸其柄於下吏下吏
操刺史之威而毆良民士所不至莅於長吏之貪也江淮
一方計之尚或如此況天下僻左之地乎況縣令之猥衆乎
臣願　陛下悉按此問閱功狀命之納祿致仕優賜子弟官
秩俾之自養精擇天下長吏此救弊之大端也議者將云　國

家惠養老臣不當如此謂之曰古之[illegible]者則賜珍膳則[illegible]
任之以政事且　陛下胡忍此老耄昏聾而不忍天下千
萬人受其弊願　陛下思之臣前所謂天下之民未盡安者
臣聞隋唐之制有貲租庸調四者之入自楊炎變兩稅法天
下稱便自五代迄今歛名雜出兩稅之法漸弊民日竭力供
矣加以非時配率和市擧放利盡歸官而主計之司不復設
輕重均輸之法兼用兵之急唯督取諸路緡錢之用速濟經
費至專遣內侍西山販鹽郡國承望風旨竭取乃已殊不知
錢者以通流移用與利入公上民得資販今四方之錢月取
歲輸一去不復故天下之民嗷嗷商賈尖業酒榷商等課入
益虧此蓋專取緡錢之過平自　陛下即位以來蠲賑不足況能禦水旱

在　先朝時常患其若此有三說之法俾商人入粟邊郡而受鹽茗雜物於內郡邊食糸復給繒錢則天下之貨通矣其三說之法副在有司朝廷逮事　先帝諸臣皆能言之　陛下舉而行之然後詔主計者滿利害輕重之術不許專取繒錢於諸路俾百姓息肩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再念臣身遠處淺實緣　陛下詔旨而言之故妄危之語無所隱避伏願　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治忘亂降意才傑謹明賞罰庶幾災異消釋導迎善氣天下幸甚謹

嘉靖七年四月卜
晴知潤州

上仁宗論旱災狀

臣竊見今春已來天旱為害　陛下

誥書勤求直言陳神宗和獻寬貧民方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己無以之甚為故詔旨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嘗眷古之如是則　陛下杰宜勵精求治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謹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　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私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　陛下力行而已

慶曆七年上時為戶部判官

上仁宗君臣論星變

文彦博等

詔曰朕撫寅履極之尊託於億兆之上懼謙盈成之戒
豈忘懼與而監于獸爲未臻古治動於精
祲靡致咎祥比來星文屢有讁見夙夜畏省罔敢
寧居蓋慮德政之闕修刑賞差濫人有冤滯而無
宣上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官局具設而職
務弛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成暴
流有一于玆甚非祖宗之休欲畏天民詢救人事嘉與近臣交修徼
禍庶答靈戒以底休平今中書門下樞密院將
北十二時於官閤廣務中排平實事有合更張施
舉者奏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
即議施行咨爾股肱成體予意

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禪補聖政燮和陰陽以致星
文屢有變異下筋人事上貽聖憂 陛下留示包容未賜罷
免責以來效使之極言詔旨德政閎修刑賞差濫臣以謂刑
不爲貴近而屈賞不因僥倖而求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
德政自修又曰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
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
若猶未伸又許檢舉按劾固無壅遏之理然更須州郡官吏
常得其人爲之倚理則民無冤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
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之而力不足也若藏不急之
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管
用不乏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冗設而職務弛典
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謂爲官擇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

又於其任考其殺最而升黜之無使屢遷速易不為苛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　祖宗之法備在典冊舉而行之似非難苟上下一意守茲典章堅其勇但不為權倖所撓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而如金石行此號令信如四時則經制臣以謂刑之所謂減不急肆成暴刻軍政簡情而莫為經制臣以謂刑之所謂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至於暴刻矣謹擇將帥稍假威權撫綏士卒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撓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輕出而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遵而弗舉臣以謂令出惟行謹乎始出出而不謹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旁路頗甚由議臣輕建言之多言無據為浹旬之緩徐其事狀比類而須必行行之無效而後改制各舉所知共終無遺才矣又曰簿領繁劇賢任官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謹擇善省長官及州縣令長使如近

其大略蓋慮繁詞煩語徒煩 詩鑒無補大猷臣等欲
辦十二條革弊舉一兩條細述合並張振舉事件逐時面奏
委曲敷陳所異言之必行行之必當期少廣聖聽陶鎔都
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
舉行十二條事件
聖詔曰德政關修刑獄不濫臣等竊以謂刑不為貴
近所稱賞不為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請舉一端如
往年緣辦銅錢以進奏院賽神酬用官錢即置坐除
名去年曾無銅錢亦行遣其同事馬經亦遞加降復
均而曾無一停見任近日吏部文等又不置三十人
吏取受捐數盈千即不問贓數多少一例徵
替而昭文即監遣其同事馬經亦遞加降復
而繼隆等衝冒如故蓋昭文曾與葉以親近而從輕罰
辭欲繼隆等比踪不今未復舊職言體則是城司重為
城司官吏當平重事貴從重事貴從重議罪則張浩等比為輕非據案理似未均不惟刑
罰失平實恐貴僥壞法臣等竊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
更務均平當無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
以選課日辰便乞轉官任子磨勘無勞績乞額外

轉遷如馮琦潘季馴和沈鯉明之輩類　些下聖斷
皆與我朝祖宗之制合則後條事欲南

明遵守

聖諭曰人有常言滯而無壅之路臣等以謂人有冤滯
必由郡縣撫按官節級陳訴若有隱匿不行勘究及
過訴詞無理逼迫理問衙門官吏欲事輕約轉遷提刑司凡有理
訴並令巡歷詳加審理稍涉冤枉即選官就近覆勘
勿令煩擾致及貧窮婦孺無辜

聖諭曰官局貴設而職務貴舉臣等以謂得其人職務自舉舉才任官止見臣等之
貢舉不公資地專循資見當時大臣

[illegible]限之官又列詞之任近歲以來選改頗
舉非舉只如省府之官必須二年
之外方許遷轉其間最而升降之若特敕擢才則不
在此限所謂舉賢者　朝廷之大法　祖宗之舊制舉
而行之執而用之當有綱紀不拘成蓋近歲以來緣貴
倖之臣壞大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舉其九者

祖宗之制官有定員外而置官者多矣加設當皇
城司及醫官使副之比是矣又條祿之法各有定
制等級賦與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俗俸

者如此之類其待實繫臣等欲乞後更不添置額而
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　祖宗舊制不為貴能所侵
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處分
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古昔常譏舉賢擇才輔臣
之職補臣不能悉知衆才惟當謹擇臺省長官州郡大
史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幾無遺才矣然臣等敢不益
勵慤愚博求才彥因緣請託妄濫勞希望則降如此之
聖詔曰敷佐安民因緣請託妄濫勞希望則降如此之
祝及諸司人吏因緣請託妄濫勞希望則降如此之
類蓋守條制一切裁減而不流臣等當遵詔凡有推恩奏
聖詔曰惠澤旁流雖廣而不濫臣等當遵詔凡有推恩奏

[illegible]州府之獄不決　詔狂之意或遇寬之物宥除
[illegible]司大奈流竄之人可釋而未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
赦合放貫死物色如貧司以未見保辜文字州郡以未
受朝省指揮不尚行催理者今速勘依赦蠲除編配
之人除屬揀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令貝元
犯奏聞有詐依赦釋放
聖詔曰民已困賦而無策恤　賢又曰科役煩重肆成
暴刻臣等以謂國用窘則利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匱民
力既困國用自之雖欲恤民不可得已臣等請言其國
用窘乏由恭維　祖宗以來置兵與吏及賞賚賜予
皆有定制量入自康定用兵之後添

蘇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三十萬餘而歲所費衣粮錢物等約三千萬貫匹兩石東賜費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曆之後來添給二廣金帛毎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矣將恤民之困寬民之科役正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述欲於今冬別立揀兵之條密降付逐路轉運使候至春首依條計會帥臣同共依新格擇選必甚減退冗弱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不抑僥倖不汰冗員好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崇質素多方節約謂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國用而飭民心矣

聖詔已罷政簡諭害之事政自簡矣

姑息勿使貴臣驕將有所不安臣等嘗謂謹乃出令出

聖詔已教令輕出有所未允則數易屢改甚為政之大弊

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甚為政之大弊

若近日錢令鹽法為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臧未嘗

有言其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

刺義壯去歲却揀配諸軍人心驟然其始不能詳謹致

不數年便有改易臣嘗舉此數條蓋事之稍大者也誠

上仁宗論水災

臣竊見近歲以來水潤下爲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陛下
宜畏天命宜格黃黼反應以災沴甚警戒夫帝王之美
莫大乎進賢退奸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陽勝
而善祥叶致也不肖者退則小人各以類伏而陰勝陰勝而
災沴興銷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
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
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
重以內寵驕恣近習固拒諫爭狹榮驚寵邪交傷陰盛如此寧
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守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
事之後煩渾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
取皆沮抑而不行又從而嫉簒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
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爲事至於通判傷殘然後
倉皇於數路之間移易當平事貴以暴之不亦晚乎事將
有大於此者消弭之何幸一時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陛下留意
時知諫院
劉敞
臣伏以旱炎之通義聖逸而臣職勝憶禹稷日昃不
倦與皐臣等勤矣今又開以天久不雨之文降以旰食之
暴繫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於羣臣羣
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
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知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
之體爲羣臣代勞哉知今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
陛下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

不可不自愛也詩書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觧徇通表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災孔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優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　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　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　陛下視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孝　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若可謂考臣能職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　陛下裁幸　皇祐四年上

上　仁宗論水旱乞赦節用

范鎮

臣竊聞　陛下再過水旱或時災變必露立向天痛自克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蓋舜用心亦不過是然願　陛下稍推廣之推廣之術在於使官吏稱職民力優裕而已今民力困甚而朝廷取之不已是官吏不稱使　陛下憂勤於上而人民愁苦於下也伏見　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然嗟之氣上戾天地此水旱災變所以作也願　陛下推前憂勤之心明詔中書樞密大臣使考求　祖宗朝及天聖中兵數與官吏之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

陛下雖高拱深居無所事而天地之和至矣又何憂水旱災變之患而自克責如此其勞乎臣居常念此至熟今蒙

陛下選任不敢不自竭盡然亦不敢遠引前古難行之事所陳惟　祖宗時又天聖中　陛下躬親之政伏惟留神悉擇

（至和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嶺後有三疏具兵制門）

上　仁宗論黑氣散日及風雨寒暑變異　范鎮

臣伏以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散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散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　陛下以御

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為是即宜遠退執中以解天

意以御史之言為非乞赦執中起視事無使大意久不決也

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不當當賞不當罰而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押班未幾又改官石全斌不當為觀察使為觀察使未幾為內侍副都知其餘攀緣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　陛下有旨不應法律當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又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　陛下思慮若為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君脩人事以應天

變則災異可為福祥也　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

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　陛下
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塞中
外之惑也　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風之變莫若精
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
經史使後世爲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
者也非臣一意說也　陛下無以臣非才躓臣所陳先聖賢
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
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知也今春諸路無麥苗
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　陛下將
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爲此臣所當言責之地而不
得默默也臣四歲而亡父七歲而亡母今食　陛下之

母之養爲不及已其所可爲者合忠孝一意以事　陛下焉
若於此時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　陛下
也

上至和一年三月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劉敞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
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決漫田廬蕩盡窮困　聖慈
憫其如此多方救濟誠　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
羣心臣猶謂　向寬日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
醫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彊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
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彊者流轉
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甘苦

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臣不修也蓋
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　陛下何不
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變使之
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　陛下所憂
任皆已得人所施為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
憂矣若天人之際小有不合　陛下不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
不思救之或託言以諱其過或諉貴切今羣臣為　陛下謀者不
過論其小節未嘗為救源其實欲其聰明自解安而已非謀
國之人誰肯冒天下之大諱及其衰弊多端風雨漂搖使秋成不
可以望　陛下獨思所以救之乎

臣聞天下事在　陛下之一心而已　陛下之心正則天下事
皆正　陛下之心不正則天下事皆不正故人主之心不可
不謹也

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竊見今歲無麥苗　朝廷為放稅免役又以常平倉糴食
舍拯饑貧若不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
能相保若平居無事時發小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
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
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將一穀不熟五而流民如此就
使九穀皆不熟　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
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
冗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開計沃鄭等獻螟蝻
猶螟蝻蟲之食苗故頻年生螟蝻之所感也天意以謂貪政之取民

公主一五宗祀初屢歉歲饑而生民所謂
貪政之感也　國家自陝西用兵調發屢近年
不恤高盛重得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餘以助
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之發發不措刻暴
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作也臣前
所言宮冗兵多民困者是也今宮數日數興賦入之數立爲經制者是也
上不恤其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
平必先於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者罷兵節
費足食　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願　陛下勉
而行之

嘉祐二年四月十一日知諫院

上仁宗論水災

歐陽脩

竊伏觀近降詔書以兩水爲災訐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
見　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
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沒社稷破壞都城者此
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若如昨湖衝溺奔逃號呼
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甚幸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
棧露居上雨下水鑿鑿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
家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
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
邑或云河因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

田旱湯盡誉則大川小水皆竭
陛下所以警懼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
人之際影響甚速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
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請非小小有為可以塞
此大異也必當恩 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
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
君必有儲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 陛下臨御
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乃聞見之典也近聞臣察多以此事
為言大臣亦甘進議 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
小忠而不知大體皆固以為默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
甚也且自古帝王有至三十人者其材高年長羅列於

朝者亦衆而為儲君者父莫不皆喜其子耶若 陛下鄂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
人偶見 陛下之無皇子切聞此議遂以云云竊且禮曰一
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 宗廟之重亦
所以絶臣下之邪謀昔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
嫌疑之論是當無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
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安有儲嗣既以承宗廟之
重又以為 國家羣臣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
必大赦天下而為 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
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
子文帝再三謙遜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

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豈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
武人或出夷狄皆變唐明宗太子重霸臣莫敢正
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
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
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其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爲明
主也後唐明宗嫡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覬覦陷
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兄聞臣等所請但欲擇宗
室爲皇子爾未聞以爲儲貳也伏惟　陛下仁聖聰明洞鑒
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謹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
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
決臣等日夜不敢歸家飲食寢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
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騶孩書生衒衖道路發於至
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　陛下之德厚受　陛下
之恩深故爾　陛下之慮遠也今之論天下臣民所以爲
愛君計也　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illegible]　陛下聖
明康復又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
武羣臣奉表章爲　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
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
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也既可以徐察其賢
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
樞密始初議者以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禦有見過失而不幸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

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若者天之譴告苟不康發惟　陛下深思而早決毋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朕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　陛下言焉臣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至和三年七月上時爲翰林學士

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忠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若青留中而出自聖斷若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能知然其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　陛下未知之耳臣之前社則水爲災　陛下嚴奉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弟此之謂乎今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

天道門

災異五

上仁宗論水災為變上軫睿憂既一人形罪已之

歐陽脩

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睿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文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求入國門大臣奔走海浮和護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 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

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所謂而禍患之孽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辦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皆龍稷契之徒大舉朝大患如臣前所陳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耳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趙抃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

讜聞于　朝廷自列特從褒擢多補塞方今天災人事非賢臣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孫覺學問通達似不能直史館知襄州張環靜默端重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著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任者之勇此　朝廷之臣非州郡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是此四臣皆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

者名迹已著伏乞下黃詢採取
凡臣所言者又願　陛下聽其人私計也若量需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萬貫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讓當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斬草殺菑甚極矣伏惟　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無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災傷並當暑郵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　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

有所輕重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優卹之意若又放私賑救皆耗運司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材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措置事務皆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　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　國家之物自亦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以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外有三百五十萬餘碩未漕之物今年東南豐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

司勸會其實如臣所聞則之畫輟五七十萬碩給與兩浙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illegible]他時歲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大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嘉祐元年七月[illegible]日上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劉敞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於災祥察民情於言語俗固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必留意則[illegible]然矣前古賢聖之君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感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illegible]應嘉瑞則公卿稱賀異災

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愛[illegible]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祿而於儆戒吁咈理[illegible]未盡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言物怪變妖孽沴疾苛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臣素近列題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illegible]陛下留意於此不勝區

區嘉祐四年[illegible]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

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
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
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
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用徧華夷雲之
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雲翳蔽雖京師不見
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
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皆京師不見谷永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
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皆京師不見谷永以爲
百姓亟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
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

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異明著天下
皆知其變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
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竟得不謂之上下相蒙
誣罔天謫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
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
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
奉表稱賀以重 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舉
臣慶賀竟未敢不言謹錄

自後遂以爲例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呂誨

治平二年八月八日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享蕃以辰休平

臣伏覩詔旨書前後所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陰陽和則風雨時王道正則庶徵序今陰陽錯繆災
災沴臻茲而生矣斯政化不修則物不蒙性
宮戒人君者欲悉聞得失以成聖德之主矣臣聞
編保民之慮中無滯繆之實則各言其志
天地見效可信若天以變異
之初事無巨細舉災沴遠依殆人情又攄發愁懣之氣積陰而成
天意愛 陛下之深以是謹言
範曰肅時雨若狂常雨若舒者事之反君上則
言動必謹詘慮必審聽公必信賞罰必當一有其妄咎證斯
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水者北方萬物終藏
之地神道居陰尚下安靜虔恭廟祭所以昭孝道也頗者
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
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矣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飢而不
損謂春厥災水謂下民饑損去冬又春許謂等郡

今羌上方多不當之用後苑有遙巧之工宜裁減以崇儉約
量入制用正在今日也又曰避遠有德厭災水盖以有德之
人棄遠而不用也今則官不試職名不副實賢不肖溷淆於
下而況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陛下親清澄進用皆出權臣之門
忠良之人寧無解體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以
毀棄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斯見前世已驗之明者陛
下當體此思追採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
恐懼祗畏誠深方注意輔臣代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
天變於下致時政之闕失者將安歸臣備員風憲無補聰明
朝綱之頹弛日政之闕失職臣之繇罪在不赦詔令既下著
位之臣莫不輸忠盡節副陛下詢求之意陛下亦當無徵言或

尚書令臣行之曰誼一曰惟新盛德宜張治具陰邪民病
召和氣以塞災變如曰從繩愆糾繆數也治亂勢也四輔俱賢百工
皆舉一賢人事委之天理臣恐天心未應冷氣還復人情動
搖邦國喁喁萬臣之言不識忌諱陛下加察焉

知諫院事侍
御史知雜事

上英宗應詔論水災

呂大防

臣伏觀乙未詔書以水潦之變責躬恤物延問得失禹湯之
引咎漢文之罪己不過其道臣伏觀自古人君之失德必皆
有著見好偏為難改之行之生於政事或好征伐或好田獵或好
聲名或好行幸或好治宮室故臣下之言不可入而老上之
過終莫能改則天命壯變異以警懼之如漢文帝之賢唐太

宗明甘不免此累伏惟　陛下纂承大統一年之
間屢降勅書以戒百官以至兵刑錢穀之政
日於前數書皆無一焉而天變之大如此之甚
出於　陛下之聖明由政事之失臣愚竊恐非
其說蓋以天之告人不能詳悉而常以象兆示之
而言者引此謂陰勝必主兵亦陰勝也以人事
臣雖愚昧豈不知之然陰勝之故有多端非
今之故與今日之所宜無出八事大一曰親大臣
臣權太盛三曰邪說干正四曰私恩害公五曰賞
賞濫惡恣行七曰擢用文武八曰請求思澤當

陛下自即位以來所施設者兩府之臣數十
人而已所與相見接其語言者侍御史臺諫官
數十人　陛下之臣五日一謁於延和殿四五百人而所與
相見接其語言日纔一二如此則何以補君臣之情哉至如
館閣省府之官則　陛下選擇養育以備用之人而有平生
未嘗識　陛下之龍顏者此臣所未論也編類　陛下非憚
其勞而不見特以故事如此不能遽改而已唐之制有待制
本朝建隆乾德咸平天聖皆當行之又　祖宗嘗御便殿
次宣召臣僚訪以政事或行幸郊林接見儒臣豈愚以為宜
復轉對之制及許轉運判官提刑兼領郡事遣三司判官授差
遣及委審官擇大郡自來漕差知州人並令上殿仍之非時

宜召臣寮以問政事羣臣之情意則主恩立矣何謂匡權太
盛進退百執事皆由宰相則主威下移何謂匡權太
十百則百故中外之臣有拔任使當進擢惟知出執政之門
而罕有歸恩於　陛下大抵人不喜加此則望宣力盡忠之
失職為某人不喜加此則望宣力盡忠之
以為小官元職不必煩　陛下揀擇於修起居注集賢史
館修撰不帶侍講三司副使此四五職名儻及十年進
用兩制之門　陛下當不吝授之臣一旦有缺員則
此而進遂為　陛下揀擇於修起居注集賢史
當進之人退之則無名遷之則無補置而不用則
陛下親覽今日兩制之臣者有幾即可見其
[illegible]

不謹要之也　陛下何
可罪者記之下籍問
大臣議某人進某官
十人員則采察二十人
恩旨　陛下出大無
合　陛下意者當退
千正旦者朝廷參議
不肖上至　陛下左
統大義甚重不負復
世故事不可授用然
大臣不正之議而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進邪說以曰爲黑以是爲非惑亂聖聽中外切齒臣愚以爲
應因　漢安諡王論
定可否宣示四方則
自古人君即位無不
之意留意寵甚重而至
之漢文帝不訪宋昌
帝以張武而謂周亞
唐儉而引重劉洎焉
計其新舊親疎哉
甚厚外人不知皆以
則陛下聖德

顯陛則私恩雖厚未
臣和疑而父子結隙
遂有休兵願和之意
許與太原歲遺金帛
比之寶元以前戍兵
民力乏困而內帑泄
亡命與之爲謀有窺
乞增賜子而後已頗
利竞之賂羌則恃我
計耶臣愚以爲擇
則分諜詐之勢絕

任堡障之成得自爲政則吏
東之民日久爲盜之家往往
能爲害於甲舉之家不敢
則屯聚嘯集以襲後州縣
司纍縣計別爲堅官之格
守令則益賊消矣何謂
巷而起閉久而後
百人知縣監當者略同
當及其半年
而待
法一

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
和氣政能消弭變異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楮
之祥高宗之時有鳴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行德遂致
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　陛下嗣位之
初比年陰沴聖心驚懼特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
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詔亦世有之其如人
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
道於既衰者乎臣願　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
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
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出利病可以注元元者悉心以
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
若大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
世之弊而副　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
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
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衆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
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
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
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
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豈有殲滅之備而無警應之虞也民心
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蝗蝝之災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府
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伏
狄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

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
紀綱汙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
不以道更務之數雖時請才者尚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
循常苟安浸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
廷雖有憲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可
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徭繁賦重剥削之不息天下户
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言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
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不從共盲然而固之
陷之之道又非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無以於治則難爭
舉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邪本本根如是邪國若何民無生業
亟因則慮七民不漸善教忠利[illegible]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illegible]

陳蹤則爲盜賊今致治尚爾苟安設或禍亂萌起[illegible]
大變從發雖一呼[illegible]
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之用舉無三年之蓄民困壁
未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訓[illegible]
賈則又甚焉以當空虛之邑觀之有卓茂者百無二三困衣食
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覓
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
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
如何矣戎狄彊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修好不可恃
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猷小欲而
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

萬乘之衆宿於邊境餽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並驅情之兵縱無奔潰之意瞻望持久豈不思有消窮之慮又況征歛興廢而民心轉亡饑饉愁怨而盜賊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安危存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慮而未至於是者不戢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幸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然之事其可知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之患公由於无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伏有言釜之產子孫保守之敢不念　陛下承　祖宗

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先者有三焉請爲　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善謀陳善言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本不患無其用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以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而後已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

自昔人君執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觀　朝廷無有善政鮮克堅守成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設以飭之非不嚴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　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二年今

[illegible]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尚誠無之朝廷貧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非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

[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而已苟　陛下之志先立其[illegible]斷以必行之雖彊大諸侯固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　陛下以立志爲先加吾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與之訓篤信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宜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宏先王稽訓典經綸而無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不師古而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書稱旁招俾乂無可疑　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集衆人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藉輔弼

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弼為
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豈無憂治
之意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嵗予作霖雨和
羹調鼎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三德任
擇為本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則人致其
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謹則得其
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禮
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
誠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論道責之以天下
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善謀善斷之

大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
不繫敢之道如何爾是固然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
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亦行有九思可謂盖詢行考實之高康哉
歷觀前史自古已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
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亦多矣稽迹其由盖取之不
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
以爲賢而用之卒敗於事者古聖人之道其履盛德經典之訓
以其道也大率一言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豈不
循按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民害政不宜乎四海之
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皐夔伊
周之比亦可必有聖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　陛下

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
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爲患
勉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懷
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
朝之選天下重望　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　陛下延召宰
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
歲月乎當有所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
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
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普天賢德可以禮聞
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

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奈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　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爲明鑒今　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患願　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它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寮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孰得而用乎自

晉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以得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以道而求之道如何聞今聲律非求賢之道爾來不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豈不虞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吾知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之耶臣以爲致天下今日之弊莫甚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　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　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

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撫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爲意相先引拳世所罕聞訪道求賢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已可也上將安補今世

賢哉之何益夫以唐堯之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有賢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益甚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亦係陛下誠能專心致志改弦更張求賢益盛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之敞自然天下鄉風向下至於敦不以相先爲美揆拔既廣雜小才片善無所遺棄恥格而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

四汲汲下賢以首之賢昔堯之用舜

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令苟循常法
臺臣而用庸惡混雜並呈以為非設或拔一
次則求摭小差衆議譁然浮
具也設非君心篤信察
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
路在今廿為非常之
能　陛下擢之當也
陛下知人之明也如
未得其效亦無愧於
也當益崇聖德
君失尚公無不求誠

仁諭者皆喜臣獨
實有苦矣遂抑聖心
為意則天下將何望
下不以臣之踈賤而
下之本也臣非不知者
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
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
心生民為念以
萬一有萬一之補於
賈誼為漢文言治亂
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

攻一人誠恐
不得久留擢
陛下用純
雖千百出於不
北擾范仲淹
以非常之舉
純仁之言
在位多言其
亦曰吾之失
賢用賢
陛下用純

惟　聖明裁察　治平
時知碌

上　英宗應詔

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
雨雹水災
令中外官極言
得失指陳闕
失　陛下側
聽至公博
采衆論
於鳥獸草木莫不感動
況於人乎臣竊觀
前世之
君發詔以求忠言將欲因
而
行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因
而改之則
事未盡
善
臣觀前世之君
因怪變而求諫者甚衆
事未盡
善
而能
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
亦鮮矣
臣竊觀
前世之
君
之值災異者比
年而下
詔
有
能其所蘊以
爲詔
前

疊章累疏繁委而並集則
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悉
者則留中不出事係政體
密院兩府覆奏則又下
如此則是有求諫之名而
等耳臣竊謂　陛下萬機之
尊堂今之臺臣所言
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
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
也天下之爲言也甚難而
心則孰肯噤吝肝膽而冒

不好諫也好之者蘇其能發進忠直拯之也　太祖　太宗時言事者多被賞自近年以來並事寥闊　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慶　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加賜金帛無取高則報罷之如此則　陛下誠有實言得言有實用是使史哥書之以爲其年大水詔求直言用其人言畢以紬夫前出之爲空言者則無今　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數幅空紙而已唯　陛下斷而行之則臣不勝大願　治平二年八月　日　山陽縣主簿臣胡瑗

呂　公著

天之所以不能覺也聖人在上雖有水
旱而民不困者以其備先具也聞古聖
王之治天下也必先順於天而後行之
是以水旱不能傷也今之世不然上不
順天下不順民而欲以成事難矣是以
雖有聖人在上不能救也故聖王之治
天下也務在順民之所利而已矣民之
所利則天必從之民之所欲則天必與
之民之所惡則天必去之民之所處則
天必移之民之所行則天必隨之民之
所為則天必為之民之所成則天必成
之民之所安則天必安之民之所危則
天必危之民之所滅則天必滅之民之
所絕則天必絕之民之所棄則天必棄
之民之所亡則天必亡之民之所廢則
天必廢之民之所毀則天必毀之民之
所敗則天必敗之民之所殺則天必殺
之民之所罰則天必罰之民之所賞則
天必賞之民之所貴則天必貴之民之
所富則天必富之民之所壽則天必壽
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所安則
天必安之民之所福則天必福之民之
所樂則天必樂之民之所喜則天必喜
之民之所利則天必利之民之所生則
天必生之民之所養則天必養之民之
所保則天必保之民之所育則天必育
之民之所長則天必長之民之所救則
天必救之民之所活則天必活之民之
所予則天必予之民之所取則天必取
之民之所與則天必與之民之所奪則
天必奪之民之所歸則天必歸之民之
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所亂則天必亂
之民之所存則天必存之民之所亡則
天必亡之民之所興則天必興之民之
所廢則天必廢之民之所壞則天必壞
之民之所敗則天必敗之民之所死則
天必死之民之所殺則天必殺之民之
所罰則天必罰之民之所賞則天必賞
之民之所貴則天必貴之民之所富則
天必富之民之所壽則天必壽之民之
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所安則天必安
之民之所福則天必福之民之所樂則
天必樂之民之所喜則天必喜之民之
所利則天必利之民之所生則天必生
之民之所養則天必養之民之所保則
天必保之民之所育則天必育之民之
所長則天必長之民之所救則天必救
之民之所活則天必活之民之所予則
天必予之民之所取則天必取之民之
所與則天必與之民之所奪則天必奪
之民之所歸則天必歸之民之所治則
天必治之民之所亂則天必亂之民之
所存則天必存之民之所亡則天必亡
之民之所興則天必興之民之所廢則
天必廢之民之所壞則天必壞之民之
所敗則天必敗之民之所死則天必死
之民之所殺則天必殺之民之所罰則
天必罰之民之所賞則天必賞之民之
所貴則天必貴之民之所富則天必富
之民之所壽則天必壽之民之所治則
天必治之民之所安則天必安之民之
所福則天必福之民之所樂則天必樂
之民之所喜則天必喜之民之所利則
天必利之民之所生則天必生之民之
所養則天必養之民之所保則天必保
之民之所育則天必育之民之所長則
天必長之民之所救則天必救之民之
所活則天必活之民之所予則天必予
之民之所取則天必取之民之所與則
天必與之民之所奪則天必奪之民之
所歸則天必歸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
之民之所亂則天必亂之民之所存則
天必存之民之所亡則天必亡之民之
所興則天必興之民之所廢則天必廢
之民之所壞則天必壞之民之所敗則
天必敗之民之所死則天必死之民之
所殺則天必殺之民之所罰則天必罰
之民之所賞則天必賞之民之所貴則
天必貴之民之所富則天必富之民之
所壽則天必壽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
之民之所安則天必安之民之所福則
天必福之民之所樂則天必樂之民之
所喜則天必喜之民之所利則天必利
之民之所生則天必生之民之所養則
天必養之民之所保則天必保之民之
所育則天必育之民之所長則天必長
之民之所救則天必救之民之所活則
天必活之民之所予則天必予之民之
所取則天必取之民之所與則天必與
之民之所奪則天必奪之民之所歸則
天必歸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
所亂則天必亂之民之所存則天必存
之民之所亡則天必亡之民之所興則
天必興之民之所廢則天必廢之民之
所壞則天必壞之民之所敗則天必敗
之民之所死則天必死之民之所殺則
天必殺之民之所罰則天必罰之民之
所賞則天必賞之民之所貴則天必貴
之民之所富則天必富之民之所壽則
天必壽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
所安則天必安之民之所福則天必福
之民之所樂則天必樂之民之所喜則
天必喜之民之所利則天必利之民之
所生則天必生之民之所養則天必養
之民之所保則天必保之民之所育則
天必育之民之所長則天必長之民之
所救則天必救之民之所活則天必活
之民之所予則天必予之民之所取則
天必取之民之所與則天必與之民之
所奪則天必奪之民之所歸則天必歸
之民之所治則天必治之民之所亂則
天必亂之民之所存則天必存之民之
所亡則天必亡之民之所興則天必興
之民之所廢則天必廢之民之所壞則
天必壞之民之所敗則天必敗之民之
所死則天必死

之無於世而其終所以安危存亡者在懼與不懼耳伏惟
陛下盡政已來日益益於庶事然累歲旱潦人多疫疾又近
者六甫為淫雨民居墊隘 陛下徹寢損膳下丹詔之開直
言之路將克已自新以求天意然臣愚獨以為此皆常事猶
未足以彈大災也唯當競競業業以求己過自奉先養親以
至於任官使人求賢納諫愛民節用無不物物而思之行所
未行補其闕誤以謝天心以順人意則社稷幸甚 治平二年
上時為龍

上英宗論星變

張方平

臣自到關伏見 陛下以垂拱宴徹聲樂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
之家中外之臣莫不其辛事忘其舊綱目頹紊憲章
隳弛之責或者儻將以是為先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瑟不調
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紀何曾侍
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唯平生常
事非朝廷緊要之比也及貴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
乘如某言今天萬機庶政萬端在所宜頒 陛下以燕暇之時
親書閤之要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盡心

閱古直學十
閱進內錄

閱元為憂勞至以星眚為民祈請臣深惟 陛下以上聖之
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之閒風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
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繫未嘗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
以定治亂根本為議也前日之
之家中外之臣莫不其辛事忘其舊綱目頹紊憲章
隳弛之責或者儻將以是為先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瑟不調
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紀何曾侍
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唯平生常
事非朝廷緊要之比也及貴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
乘如某言今天萬機庶政萬端在所宜頒 陛下以燕暇之時
親書閤之要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盡心

愛治道之要以　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
興敎皇盛爲林時急務臣雖修人事期以承天意又比來災
言屢作莫由陰冷夫陰也者臣下也君也者人事之象也
臣人之象也　陛下留神幸察　高平三年三月
上　神宗之訪司馬光　光
臣聞　陛下留神幸察月暴雨多不時遠臣
詩感蓮甘雨解慍黍苗之篇　陛下
慮四方州縣尚有未蒙足
當恐之如一不可食對
　陛下　司馬光
臣聞天下之本在家無有遠
　陛下自前而已今者京城
望急於憂民凡

內外臣寮有四方來者進對
苗稼如何務遣責賤問閭憂樂　立相參考以驗虛實
開益　陛下聽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　陛下燭
見幽遠無所遺忽衛戴上恩實
陛下憫黎元留心稼穡不取自時辟遠殘民害物　陛下
一發德音以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　陛下永
久行之誠天下幸甚　治平四年五月上時以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地震　錢顗

臣伏以今月甲申至辛卯京師連日地震者五竊觀人事以
考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故曾子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古之王者或因天地譴告則必責第

修德弭畏省愆思咎以致之理日新庶政以答天變故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矣臣竊思　國家以來災變不一日月薄食星辰陵犯天雨毛雹害稼始則蝗旱作孽終則秋霖為冷河北諸郡大河決溃地復震裂廬舍摇塌人民壓溺幾以萬數其餘百川涌溢天下被水患者十有五六殊可駭愕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之甚也　陛下臨御未久精心黽勉以至德深仁愛育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暇豫之樂然猶言嘉氣尚疑陰陽繆戾豈廟堂之燮理有過盛者乎左右之言有非其人乎天下利賑刑獄有所寃濫者乎深宮之中女謁有所蔽者乎外戚之家有所陰謀者乎列聖之臣有潜慝威權者乎三蕃蠻夷兵革有所

繕完諸人為部下情有不通者乎主不盛而興不急之務有所妨費者乎百司庶府不當者乎賦役重困而民心怨嗟者乎水災地震二者應驗尤著宜非陰盛陽微之至也　陛下誠能以此為未前　陛下無謂堯湯水旱為大數也日月之食為三辰之行也彼首子之陳洪範劉向之傳五行皆非空言也要在應之以誠感之以德宋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過之言榮惑禽之退舍況　陛下之聖明其肯忽之哉臣願　陛下詢求至言矯革前弊容納直諫以應天變何災之不除何福之不至也臣叨居言職不

上　神宗論天災地震

鄭獬

臣竊見去歲自京師西南至于海隅地皆震今歲自京師而北至于朔方又大震泛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悉摧仆長河決溢灌深巢閭茲豈細故哉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有所召而不為虛應考之古而驗于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永初二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裂壞城郭說者謂宮人為宮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六震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令內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皇后溫氏臨朝令大臣非王敦皇溫之比則不為執政者發也建武所當則治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地震

癸辰晉成帝時冀州震而蘇峻亂近者 仁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以就穀此惟煩餒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自城綏州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餉縑金已費西白萬至於發四白萬縑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既可見矣重未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于內民財盡於外怨讟並起羌人據足其將索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蠭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裹粮蓄牧必

未能久駐治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也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馬既發糧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奔走爲備之不暇此正墮其術中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不爲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多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

本朝 藝祖自平定四方已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爲治今之難雖於 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五代之末四方之彊諸侯已死其立者皆舉子孫勢與 藝祖俱窮故 太祖 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草芥然易於爲功 至于 眞宗 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甚易也今 陛下非開基之一過已盛之時萬一浸以衰敝此所以難於爲力而甚於 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寇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謹哉如美人引衆而酒則 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適養生靈俾之安逸則天災自息雖曰有震揺亦不能以勝我矣（熙寧元年七月恩州河決水災又河北洲軍地大震自秋陣冬沿邊亢甚至有聲如雷移時累刻不止臨八月上此奏時爲翰林學士）

上 神宗命雹雨地震 呂 公著

臣伏見夏秋之交雹雨爲災頻甲申地震京師天威不遠謹告甚明此誠 陛下抑畏修省之時也臣竊考自昔人君每有變異或因恐懼而致福或以簡誣而致敗蓋古之三者如

福福無六自己故側身修行以求消復則天之應也較若影
響此所謂恐懼以致福者也至於後世乃以爲天地災譴
有常數或專修外事或歸過於下則是坐視天災無復自飭
此所謂簡誣以致敗者也恭惟 陛下以聖德在位新奠太
平然而災害重仍殆有以警懼 陛下臣愚以爲必須歷考
爲事正所未正則災可轉而爲福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言至誠之道修於己則足以感人然後可以動天也蓋人之精僞最爲難知上
雖以至誠待下猶恐有不應者昔人以古之王者臨朝接物莫
不以此爲大務故衆多之臣皆思盡誠以應之而不敢欺
公事其君區區忘家主百忘身上下如一至於無間於此二端

天意弗豫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
人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子者能不自用而
考合天下之公議猶恐未能盡天下之善也然而論議者固
有甚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實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則
後雖有至當之論亦難於以受也昔以古之王者去偏聽獨
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故能慮無遺策而不爲邪說所亂
昔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蓋佞人之在君側也先意承
旨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之在君側也直
言正行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必久而愈疎此孔子所以欲
遠之也書曰罔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
臣下所稟令不常其德則人無所錯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

爲可久之德而事未輕發方其合之未出也無所不謹則合之既出也無所不行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堯舜之聰明其於羣臣之能否必至於三考九載而後黜之者蓋以知人至難而功用復不可遽見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毀譽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賢不肖而進之則所處未必盡當所處未當則復在更易更易既多實矣昔周宗遭鼎鼐之異三君皆能因事脩飭以答明戒則其意所指蓋亦難知惟王者能反而行之既行者脩而天下安有不達然自漢儒以來言災異者始穿鑿繳

繞天人乎臣是以竊慕禮記之義不敢薄臣之說伏望陛下留聖意采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脩而行之則天下

上神宗論災變而非時數

臣竊見近歲以來災異頻數天文變於上地理震於下恐懼物論紛紜臣被詔至都復用爲相雖蒙給假治疾之閒朝見而坐於私室如在水淵況蒙累遣使臣促令陛堂臣誠

隕越寢食不安然偶於災異之閒或聞有說者不近正道臣甚憂之比侯入見日面具開陳又恐差繆益救蔽不可不急

施惠不可後時臣夙夜揣摩事無大於此者今遠以任責上

瀆 冕旒動聽 聖慈更賜裁擇伏聞 陛下自始即位期

親萬機每有災憂形玉色改政諏訪以求開天此眞得修
講敬政荅謝天譴之道也然臣竊拘累有人奏請凡百災變
甘繫時數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誠有之此乃姦人諂
佞之說上惑 聖聽臣所謂不近正道者也 陛下明著其
哲必不信納又慮姦人口才捷給能以甘辭致 陛下或時
信之信則邪災救患荅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忽則轉 陛
下之德損 陛下之政不爲宗社生民之福無甚於此焉臣
竊見春秋之時異災之大可懼者也昔仲
尼之作春秋不書祥瑞而獨書災異者蓋欲以警戒人君使恐
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不聞以災異歸之於時數也董仲舒
對武帝策曰臣觀天人相與之

際古良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重仲舒
爲西漢大儒之首所陳災異謂盡由朝政而致豈虛語哉今
不聞以災害怪異歸之於時數也夫上天之變炯戒高邈下
民或有不見而不知者若數路地震之異河北特甚則人皆
見之而親被其害不可悔也因而人民流散捨棄墳墓骨肉
而適他土去如鳥獸狂走不知所止餓凍病疾死於道路者
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獨得聖人之道爲最深而
勸梁惠王專尚仁政不可罪歲是亦足以爲後世法 陛下

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災異爲嘉祥繼禍患爲福
生民之福豈有窮也其或數人虧德損政謫佞不正之語必不
可令眩惑於其聞也又臣少時讀書頗嘗探尋天人之理竊
惟有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子談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試
陳其梗槩夫太極既判遂生兩儀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
曰地天地之間蓋載者曰萬物萬物至衆不出乎動與植而
已植物不靈不能有所運用造作惟動物惟有命比植物爲
靈然亦未能爲善惡知喜怒獨夫人又動而有靈者也可以
爲善可以爲惡者最人均爲善曰爲惡者皆小
焉天地亦隨而應之以福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
善降之百殃易曰作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蓋善惡感及其人與家者也夫所謂可以喜可以怒
非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人之喜怒實繫乎
帝王之所爲而然也帝王所爲之政和則天下人喜人喜則
其心亦和和氣既生充于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氣應之天地
氣和則陰陽順自穀成六食自豐天橫不作故民蹈富壽常
懷樂康雖欲使之爲亂而叛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
和則天下之人不喜不喜則悲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氣
既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氣應之天地之氣不和則陰陽不
順百穀不成衣食不豐天橫並作故民皆第困離散父母兄
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爲亂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
喜怒所以能感動天地致禍於國家如此之可必者何也本

緣天地萬物通是一氣所生無有纖間惟是氣之清者爲天氣之濁者爲地清澗之餘氣散於天地之間是爲萬物萬物之最靈者爲人以此觀之天地萬物同爲一類則最靈之人豈不能以衆善衆惡之氣感動天地而致福致禍於國家者乎是故先聖以萬物中獨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是知人者與天地本同而末異體均而氣通不可輕視虛用之也爲帝王者宜先以仁政調和人心使之安樂自固而不叛去以爲國家永永之福捨此而望天地順成天下無寧決不可得也尚書洪範九疇八曰庶證謂君行肅乂哲謀聖五善道則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富以證乃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富家五惡道則雨暘燠寒風則先後說之實則一也然而可以爲休可以爲咎者只繫乎人君爲善爲惡而遂分也洪範者二王所行之常道也後之君人者當常而爲之怒證乃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夫雨暘燠寒風雖

氣肹然人不可得而見惟以政驗之無不刻期以應天下
人甚怒之氣能感動天地之氣亦皆刻期而應也是故治天
下者宜以仁政悅民心和民氣使其氣自通於天地日星
山澤又皆有神靈主之則以必能默觀君人者所為善惡及人
之善惡助其自然之氣降福降禍豈不尤速耶豈不尤可懼
耶以此益見天地災變不可盡歸之於時數而不修人事以
應之然可以歸之時數者故時亦有焉獨堯水湯旱是也夫
堯湯之為君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氣以感動天地而致其
水旱也蓋堯湯大聖人其佐亦賢上下協心戮力無一夫不
得其所雖遭水旱之災而不聞有棄捐之於時數也然雖
有水旱之災而不聞有棄捐之於時數也然雖

流移轉徙之人但能盡力於道之
色而天下奉堯湯亦如無水旱之時愛之如父母敬之如
明人心熙熙和氣不戒乃是雖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國不
憂其危也自秦漢以降則不然兄有災變怪異皆由時君世
主不能舉直錯枉用賢退不肖使有不能行善道施仁政悅
民心和民氣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災異必然之理也必不可
歸之於時數也災異既作又不能恐懼修省自行消復之道坐
視蒼生赤子棄墳墓離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
相保守往往君自君臣民自民不相為恤而不加救拯
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然怒以思為亂者鮮矣民既怨
怒亂而國不危者又鮮矣彼既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協力

以致災變宜民而危其國乃妄欲比堯湯水旱以已之所致災異歸於時數是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天地者至大至厚至靜不可動搖之物也古今固亦有震動之時隨其所震大小遠近必災患以應之豈不一有日或十數震者也是豈不為大災異耶大抵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為大災異耶大抵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為大災異耶大抵震而未止

欲希進厚邑而都不以生靈禍福國家安危爲念也是可謂
大忍人也大姦邪也夫違天賊民背公無理臣故曰罪在
者也此須　陛下詳觀其語熟察其意復以其人前後所為
即參考之則邪正自見必不能逃聖鑒矣臣蒙　陛下召作
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對天表而不避忤旨輒敢懇懇如此之
切者何故蓋觀今災變不與常等實恐姦人以朋黨善柔之
說移　陛下克責之心而致　陛下不
專心於救患邮災以誤
我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宗廟社稷之幸

貼黃臣以此奏詞頗繁然以識激於中惟恐　陛下
未賜信察臣所以務盡大馬之志敢不覺詞之多也謹

直言無諱文字副
勿拘不敢徒事言向而已伏望　陛下
萬機之餘時賜一覽必亦粗有裨益如　陛下未以為
狂妄之罪即臣方敢更以管穴之見仰塵　天聽也

元年十二月彌既
言災異皆天數非
所畏惟天若不畏
必姦臣欲進邪說
之臣無所復施吾
以不速救即上此疏不可

上神宗乞以無災為懼

臣竊見　朝廷自今歲以來四方有年大河北流二邊不警
上下驩焉相慶以為　陛下勵精修德任賢去邪興滯補弊
於萬事之先故上天報之以德而動妙聖意發祥應祉皇子
挺生此固宗社無窮之休朝廷莫大之福然臣竊聞楚莊王

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故能成霸功臣觀朝廷之上未可謂無事號令施爲未可謂盡當北狄西羌未可方幽隱未可謂無事號令施爲未可謂盡當北狄西羌未可謂受賜鰥寡孤獨未可謂有養　陛下中天地而立盡有四海之廣治教政刑粗略如此天之報貺乃如極治之時此豈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歟人情飫爾天意亦猶是耶恐譎諫之人進容悅之論淺聞之士代太平之功　陛下苟信而矜之則臣憂天幸不可以爲常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伏願　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日新盛德而歡愉過於平時損宴游耆好貴不過聲色不殖貨利者楚莊無災以爲戒懼垂法後嗣傳之無窮則羣臣萬姓草木宜民

幸甚臣不勝惓惓　時爲右正言供諫職

上　神宗論華州山崩避殿

臣今月某日中使馮宗道至伏奉　聖旨令臣照管山崩處見存人戶以次存恤施行次第聞奏訖臣累日以來伏思聖慮深遠憂及遠民以致疲病發宮殿有恩意雖堯舜用心宜不過此然臣之愚忘有私憂者三過計者一輒敢條列如左

一山巒之地當仓卒崩仆者五十餘步臣謹按十月之詩已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水之爲患至於懷襄堯而山之傾摧臣亦其理然詩人猶以爲大變今哀其時人不懲其禍今不慮電而水而摧不比於其下而

徙之於遠岸之高者不止於為谷之深者不止於為
陵之詩人所紀尤為奇怪唐世亦有新豐未水山阜
移涌之變方武氏僭亂園不足論方今聖治日新厲精
庶政災沴之作尤為可駭此臣所憂者一也
山巒之地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二百七十餘尺臣謹
按漢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五丈大四十八圍
記者以為石陰類下人特起之象顧今之變則過於前
中所載此臣所以私憂者二也
一歲半以來人情洶洶皆言有湯火之急會序謹安社稷曆
志所述經歲四千五百六十餘歲五十七推數未取以
為據臣以為天命難知孔子空言固非學人之所能知

然閭巷之民無所見憧竊語相傳謂之必有竊恐驚猶
小人乘此天地之變人情不安之際狂圖妄作徼倖萬
一此臣之所私憂者三也
一三路京東人情素悍最宜防備臣伏覩三路緣邊則有
城池兵械作可恃之具至於內地州郡守具素隋將帥
之臣未至選擇三路京東守臣密付方略以備戎狄為
名今葺治城池講習守備真州縣政事但涉撓動人情
者一切緩之以待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其
隙萬一如有緩急京吾之待其變矣此臣之所過計
者一也
右謹具如前臣伏聞長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先王之所以興

也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後王之所以壞也太戊有桑穀之祥
其書曰伊陟贊于亳咸乂四篇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
原命高宗有雊雉之異其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祖甲有
飛雉之異祭未為大異然君臣相勸戒至於數四原天命修政
事之應之道當如此乎伏惟聖神昭鑒洞
察古今不待贅狂之言乃極事理之要惟乞仰承天威脩酌
時變為社稷至計天下幸甚
臣聞忠義之士報國之
則黃守帥之臣早望精擇須藉忠義乾利社稷設謀之
人乃可以消患於未然至如輕俊之人目前敏給似可
任使緩急必不得力伏望
又貼黃三路內地州軍
備性陝西最為要害講求邊
守臣以備西戎侵軼為名卓令修葺令歲內地小豐者
初可以興役
又貼黃去歲慶州叛卒數至二萬繞數百人並逃匿山
林未嘗干犯城邑其實懼吾已各驚擾失措即知守
備素不修矣照寧五年九月丙寅少華山前阜顯谷嶺
潰裂湍起堆岸各高數丈長若隄岸至陷民居六社凡
數百戶木廬舍亦悉存者纔近並山之民言比年以
來谷上常有雲氣每高隄雨即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
風雨忽於山上雲霧大地遂震動不及食頃
即有此變大防因
上此奏時知華州

上神宗答詔論星變

熙寧八年十月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
宋命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已
來災異數見山崩泉涸震旱螟相仍今彗出東方變
大昔內惟淺昧敢不懼焉已避正殿減常膳處

未足以祛天戒應申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虛心以改廢以消天之變焉

臣伏念向緣衰疾加之年已及格不能奔走職重遂求致政伏蒙 聖慈俯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冀絕私務朝夕待盡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三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感動矣臣伏覩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 陛下仰觀天變恐懼求懷潛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衷必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 陛下手詔乃 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比年災沴共如山摧地震旱煙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辭旨哀痛深切明已思義之士讀之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膳徹樂下詔責躬罪己之法 陛下攘災弭患責躬罪己之法 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 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減臣溫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 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踴躍欣蹈不知紀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惟荼毒流落破散不能相保若其為歡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喜和氣充塞則天意不得不回天災不得不遠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去年久旱 陛下增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者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伺候 詔命益切 陛下萬必不得

將虛心以攻此定見聖意甚長天愛民其已至矣然臣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宰相家多應不知人咸願條列逆于天聽冀幸有所裁並願已大發聖詔許直諫陳忠憤者必能不避誅戮仰竭肝膽悉以上聞也臣願　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疎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戒虛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允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天道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譴出見而上駭聖慮哉萬一發詔令入宸聽必感仰夫忠告爲美說恩詔爲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愁于下則天將曰是以虛辭令我迄無實效必同今日之喜喜戒日之慈變之作當又甚於前日之善

若臬在以近事說之此乃必然之理伏望　陛下深賜察納　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不勝天下大幸

千劄子

臣未敢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今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浪伏草野未嘗與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說妄陳　天聽者實見　陛下仰觀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成嘯聚爲腹心之患也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後來別生災害也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無幾有所補助而報　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終日窮野老相見民間疾苦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尚未

盡一二伏乞　聖慈暗賜省鑒而少留聖意焉臣又輒敢煩
陛下親閱羣奏審其可采臣察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憂旁
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察重存顧望意尚或
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容改悔之
意也臣固無他腸所憂若如此惟望　陛下特賜矜察幸甚
（點本八年十月乙未進此劄子時以御批下史以聞翌日上此奏時以御批致仕）

上　神宗答詔論書皇　呂　公著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書計中外臣察直言朝政闕失者臣
世受國厚恩　陛下涖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列藩召入翰林
故在左右日已陳手奏數進愚忠頻蒙採納今雖敭歷開外
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　陛下孜孜畏天戒
懼實欲子育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爲民者衆
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
傳記皆言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　陛
乎何其譴告之明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
孤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　陛下留
神幸察宮觀觀　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
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
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
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讒譖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
進其外則郡縣頻擾民不安業吠尨愁歎上干和氣撓老弱
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賑濟至於骨肉

相食轉死於溝壑者今陛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者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
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昨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
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
後紛紛詆黷　聖慮若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
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下懷斷可知也　陛下獨不察乎況如
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
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繆聖　陛下則若之明者
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為
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
則無以分　陛下之憂盜賊起則無以弭　陛下之憂事變
至則無以應　陛下之憂此數者皆事之急　陛下

免於旰食又況加之以不
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
也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
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
年于茲矣與人之誦亦未
及此而終未嘗然者殆左
不得聞也臣伏思　陛下
篤至下速請至累朝貴
邑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
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
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
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穢布新

變地震之異乎未見　陛下
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見
異於七年之前也　陛下雖慮亦
其詬之今　陛下垂拱仰成七
尊位以來上奉　兩宮仁孝
無不極於恩禮春秋之富而無聲
不能於宮中之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獨
安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皐陶戒
陛下以知人安民爲先除穢布新

以苔天戒則轉災爲福云云 肅宗
逮當時議者謂 祖宗制 云云不可變朝廷用人必須資級
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
不宜專較歲月但 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
今日法令皆不可 也 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
聽並觀盡天下之議事 善者固當尊之其未善者則當損
之苟爲非便不爲己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
如此則不勞 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
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來嘗有
一言仰達聖聰至於私居接
亦未嘗輒議時政今日所以
賊進愚悃者誠恐 陛下不
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爲
非苟謀高遠果亦未易爲也 熙寧
于弊者蓋自熙寧二年二
月以後王安石始制敗也

天道門

災異一

上 神宗論輔臣星工三十九員 四大冊

元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詔中書朕以寡昧仰承
宗廟夙夜祇懼上帝降譴屢以數旬而日食再
發未嘗出西方災異之來所以警朕甚厚朕豈
敢不畏而民政失職歲歉未埋勑吏不勤撫字
類刑政或誤於增減惟厥咎戾甚懼焉自今尚
書省六曹寺監長貳各悉乃心以救時弊外臺
寮屬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聽庶幾古先
哲王正厥事之意焉

臣伏覩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星出西方責躬引咎敷求讜言以正厥事臣伏讀感激以爲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

守外藩不敢不布肝膈小裨神萬一伏惟神明幸察臣竊以為
方今政事之急緩為三說九項上言　天聽一曰治本二曰
緩末三曰納言治本之可行有三一宜養民漢之傳國至昭帝
而六世藩臣之變外戚之禍數矣唐之傳國至明皇而六世
如漢之變而又有巨盜之患今　大宋之臨御而　陛下之
繼統世數與漢唐同而曾無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見矣苟
非累聖德澤涵養深厚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
心若此伏自　陛下布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蓄為良法便
民者為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為安惟源其所繇蓋緣朝廷
持氣大率急於公家而緩於民事竊觀先王之政上之憂下
也深則下之報上也厚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下之詩也而我公田遂及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下之情其
相親如此則忿惡不順何由生乎其間哉故馬周之對太宗
以為正觀初江淮絹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　陛下不憂之也五
六年來江淮絹數十數斛而民怨者知　陛下不憂之也此
言極要頗同今日之意臣試舉其一二免役錢本率衆以給
庸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積至有一縣之人出者半羸
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貧下未嘗有所賀
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便衆業而公利在
其間民有艱急置之期方之他取於富室則無倍稱之息
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搆刻無已徒欲収贏取賞而不顧
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隳産者有之予

民者高其物价以巧取息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
不專爲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爲急而不
問推行考察教益去惡爲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
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
此特法令之不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 陛下之聖明而
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舉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
爲先王教士之實今閒以才選者矣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
詞選者矣未聞以行進也臣竊以非變其法則終不能得
教士之實其變法謂何責其實而命之則士勸於實不專以文辭設科則
萬書會試甘所知而命之郡縣舉保任其才行以升於

士業崇于九也一防姦令則天下從之矣以 陛下之聖明
而修正之于五七年必收其效一宜重穀自古國家之患未
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歲管積錢所在貢朽而倉廩至無半
歲之實誠可憂也盍嘗平之法行而轉司各計其利於轉
運司雖有租稅征科之入既不足以充實於
儲蓄之計雖欲賤糴而不暇爲也常平雖有折納歛雜之法
而吏多不能推行萬一水旱方千里則相踵之饑將無用而
民之彊者流離瀕壑而無救矣臣近嘗上
乘歲豐積穀之議願令畫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財察凡
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之過 陛下之聖明而
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經治美狄中國本也

夷狄未也先王之政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國聲教所暨故舜之命官猾夏蒼治之然則不爲中國患者王者不治也或者謂夷狄之地可闢而郡縣之夷狄之民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九州之廣以兆民多士之盛而欲左衽鴃舌之人以爲衆徒見有糜敝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前代喪失之地尚非民情來附未足以用衆一宜緩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爲先也衛君問陳於孔子而孔子答以俎豆之事蓋神教有所未脩而先之以軍旅之事則語道非其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中禮樂雖脩而未可謂盡行然盡敬化雖布而未可謂盡孚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萬凡此非可廢之事特在陛下之聖明留意而條別之宜施爲之有先後而已人

無不得其所納言之官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置臣人人得諫故曰二堯舜以諫正尚書鉤命決矣所謂爭臣七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必有爭者有七人而後可今陛下虛心待下未嘗大聲以色而諫者未始有聞於天下諫而必爭者未始見其人之唐太宗之時當三隋之後人物寡少而諫若滿朝今陛下承累世之盛而遂使史筆無書諫諍之事亦可謂開與矣二宜寬侵官之罰凡人臣之居外見不便於民有害於政者大者聞諸朝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無必有失職之苦矣三宜郊祀論議之非自古有爲之者更制天下

之事未有不被毀訾於世者以堯舜之明周公之聖而不免況其下者哉蓋衆人者當循而不達義理樂因循而憚改作改作之始未見其利而先言紛然非之聖人於此豁然其無疑而覺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文深知其意直除其罪以慶容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遽止然愚慢之情不自知誤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其同之論古者喪服之師少以辭著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銘諸勳而日服之以為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然在於善同而惡異也舜佐三苗禹以為可益以為不可然不害並為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為一德說命議事以制周官詢多士民歸禹貢之議其

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若取其所同而棄其所異則是字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特非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設詐欺以附同不久苟惡其異則必有說隨面從以苟異若皆天使人臣皆懷誠忠事上治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以為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若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前導之輕重之宜在我則雖有沮議猶惠也況此無難改之勢而已如前所陳蓋

速應之實善

之形容於外慈宮得以端度而陳之至如　陛下聖性之淵
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達天下之志臣
之愚陋豈足得而測焉伏惟　陛下觀天心考古義紬奇以講而用
中道則天下幸甚元豐三年六月　日　上　神宗答詔書人院

臣恭惟　皇帝陛下實天祚　朱謀㙔明聖有超卓之資
嗣文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　陛下號慟泣血百僚在位之賢
及式　太皇太后厭世　陛下悲哀未忘山陵　未葬
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一日少懈後宮
燕遊聲色暨好無所聞園囿弋獵興馬馳騁無所幸方員闕
闔乎乾坤而光驟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其
設心措術豈待問哉仍年以來威福自出惟所指顧莫不服
從吉凶　陛下非哀未忘山陵　未葬
徙曾未數年莫敢莫不響應赫赫　魏魏朝廷益尊四方萬里盜賊
消戢閭里安堵　陛下誠固此美即此善據此勢藉此時以
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光軌度以之下順地
理則可使五穀熟魚鼈茂山川景盛至于景星出卿雲見甘
露降醴泉涌鳳凰麒麟可使在郊藪天人之際其形無有
以相過其變動有以相感格之以誠應之以實密與道俱則
其災告猶影響其合猶符節也如此則何災不可消何異不可

去若夫祈禳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一諸侯耳出入君之
言三炁惑爲之退舍況於
陛下之仁聖智勇儀廣南面之
勢不出殿堂之上而廣制海內只此莫非其
臣者哉以誠感天曾不移刻以德通皇帝不旋踵此臣所以
殫志畢慮不量貴賤不避見嫉之嫌而願畢其愚懷也伏惟
陛下留神加察無疑讒遠小臣未嘗得日覩清光奏盡愚慮也
然而聞從公卿大夫之後獨聽於進見下風者皆以謂 陛
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經而多識前言亦雜百氏
[illegible] 作聲誠等數未盡無不精
[illegible] 大辨變化無窮退而默不自失天人之
[illegible] 物莫能窺近視習之臣猶自誠諮嗟歎
唯諾聽從之不暇無能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況于單
賤鄙逆之人乎雖天之高不可得而階而升日月之可仰照得而
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匹夫匹婦之愚聖人有所與郯
一有不獲自盡民主則與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耕稼陶漁
以至於爲帝無非取人以爲善以孔子之聖而猶訟文辭可
與人共之者不獨有焉則所謂聖智者當掩衆人之所能
而成盖羣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處之使各效其長
羣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其是過天下之才力盡天下
之思慮然猶有所不及而後聖人奮其智能則所以待之者
盡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約矣已而有亦其長緣其是
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爲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計之於其

思慮之所不獲則天下之人莫不服何必耗血氣疲精神一切親事於法宮之中然後爲得哉臣竊仰　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舉事常若太速而謀之常患不博雖　陛下之聰明睿智百舉百中而愚者千慮之一猶恐有所遺也況或纖芥關滿略於彌縫而汗漫已施機張已發則譏詆敢出易試隙不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盛位襲五世之極治又有冠古之稱絕俗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時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虛也意者　陛下或有而矜之所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衰消益之機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涖衆既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

唐太宗自負其文武材略以爲實非將相然不知帝王自有體下兼將相不足爲能不若漢高祖豁達大度而謝羣臣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也方是時彗星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曰吾目謂三王已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謂是乎夫謂古人爲莫吾若而經時人則上下之情不通而無所不至惟太宗爲能知悔而又有魏證王珪劉洎焉周之徒更戒迭諫然後正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風而彗亦不能爲災何況　陛下盛德至誠避殿損膳深自引咎以來讜言放出宮女以防閑塞虛心克己效於事實豈特太宗之比哉子以收現反聽澹然與神明俱而默與造化爲友端拱無營優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情僞之變事物之來

有道以樸有節以察不勞而成不動而化兼享堯舜之名永保喬松之壽上以奉
慈
七廟慰釋 皇太后之心下以幸
惠羣臣而錫萬蒼生福則何繇異之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
動天無遠弗屆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殺德
主生則修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歲屢起詔獄深識遠見
之士竊量 陛下聖意之過欲大畏民志寃盡實又至便
毀親戚時亦有所縱舍郡府奏讞大辟類率從生非必專欲
求殺也然而治獄之吏典法之官但見逗遛不絕恐不能無
妄意朝廷便私自營冀撓盡方首公之名而規闚陰縱出之
責則必至於滋蔓刻核失出譴則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請
決鍛鍊已成文致已白因人雖有憂憐而不得伸朝廷雖
欲加寬厚而無所施則是豈國家之意哉臺寺深嚴自非事
守相關焉知其詳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亟人知畏也今無
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京師玩
習父安大抵懶弛而鄉者貴近狃於恩幸不知畏法方 陛
下勵精爲治有以督過訓厲之誠是也然而矯枉者過直矯
枉過直則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議者如追放豚既
入其牢又從而招之誠使百司自此莫不飭厲而貴近益遵
約束然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直而招之之類也書曰寬而
栗柔而立則是亦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正先王之所以纔檢
羣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寬之使赴功有餘地從容而不迫遂
故和樂而無憔悴節之爲卦君子所以制數度議德行然至

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爲正是
故先王議道自已制法以民也誠以　陛下天縱之才日躋
之德慮靡不周而志閑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舉
臣磨以歲月則鮮不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於纖
黑之間而譴訶有軼於度量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蓍
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歸和平固已
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不能
無過計也獄吏法官制在　陛下視以好惡惟所覓恤勢若
霆擊千鈞加兵之大投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
其死爭一跌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然前
消禍於既往是故帝王之師必出於萬全攻不必取不苟勝
衆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蓋以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瀘南之
舉師出不爲無名以　陛下之威武將吏誠勇軍士思奮校
之以言若老成人之策孺子前其有餘不足若益資之拉朽
儒擲馳鋒接萬全必勝而獨克然臣得之傳聞不知果否以
謂蠻徼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絕吏士羊腸鳥鼠不輕
得進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溫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
習其水土使蠻稍梁黠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
不可入曠日引久留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衆而餽
餉或不給師老械敝浸成懈延不然遊類醜徒上下救死爲
首尾之勢旁近種落相與唱和有啓齒之援舉熊羆之士而

輕用其鋒以與援狙之民角逐於崎嶇傾側之間以幸頃刻之勝厭養卒不備於行閒雖能暴戾其首領繫累其徒黨猶不若多養善士而歸巒或連結諸種呼嘯並出蜀地狹而人稠雖遇大熟食猶不足比歲錢積於官市用少而益貴米不加多而益賤則農人困矣蜀之所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禁時弛不講界上之民私相交易往來往往有徼徑潛通道路故號為險狹者今率行平林木故可以為障塞者今皆盡行斤斧不事而盛饑食不足錢不可以多得米貨俱發糴糶困山林之阻故不設備備有缺民緣道亦寇奚裹俱發糴糶又關守備則虜之南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人有言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總今蜀雖號富饒為朝廷外府以內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捍蔽之勢昭然也河北陝西河東又皆控帶戎虜率計義勇保甲籍勝兵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路亢為天下之捍蔽　祖宗覽假邊民稅或不及分河北特弛鹽禁以寬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重三路不可動搖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捍蔽鹽鞏齎奉饋餉獲後難之地者則急其力而緩其財守墳墓安鄉里不識戰鬬之事不知死亡之憂者則急其財而緩其力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勇怯彊弱之相資多寡有無之相濟蓋未有棄責而獨得者也　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戰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義募保甲也猶且恤之若

此況今日乎誠宜先擇三路之守令優爲勸奬之法稍稱職
者且使久任毋得以拘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講習戰
守指其通負覽其刀役平居無追須勞苦之歎則緩急可責
其效死果得民兵之實則西北之虜且畏威矣民誠效死虜
誠畏威則邊鄙不聳兵刃不頓不過几席之上樽俎之間可
以挫四夷因其亂亡之時踐其機捷其隙誠之以道德征之
以仁義誘之以恩信則可坐食重譯以迎王師扶老携幼以
歸聖德鞭撻不施況血刃乎方天變之來　陛下適意捐損
即有以反求諸身又有以固結其民酌輕重之宜謹先後之
施則夏遼畏黨蠻貊荒忽可使歸命向化矧惟宮殿之內左
右密勿常從宿衛之臣乎至若推廣藝類而修舉恩澤之政
道之近善采納惟　陛下所擇非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屬近
在輦轂之下首聞詔音猥先衆人而言　陛下赦悔不誅使
能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州之博内外臣民之衆方九
德咸事之時安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分進於今
之宜足以上答聖心抑塞星變者哉則是臣於國猶爲有補

元豐三年八月上
時爲館閣校勘

上　神宗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鈞

臣伏讀詔書曷畏天變引過罪己數求美言以新盛德誠意
惻怛發於心畫因以消變除慝況諫行言聽膏澤速下必豐
感召和氣溢爲祥瑞臣愚恍無所識學啓蒙陋聽從有淺
聞近見二事或可以裨聖治神財察幸甚臣

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清明在躬俊乂在官猶孳孳不倦
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豈切於堯
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至簡至要古今之人
未嘗能盡行故常為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勤行者也然
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時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頃刻萬變其
危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惟恐一息使之感物應變無所差失乎
道心者人心之所默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乃有生之民無
衆寡小大無貴賤莫不體之以為吾心就其間淵源精微之稍或不
明則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兢兢業業精明克已
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根於中睟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中禮發政令之
所加始出於善而其變故也常流
於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其變故也誠意之所行行義
之所履始若充塞其終常至於天下不為一家中國不為一
人凡此者皆道心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此二心者非
有二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自不微矣全乘
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全乘　陛下勵精及已之時謂
冥悼延德義之士儲精垂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清哲不生而明德不暢乎此臣之所謂
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人言謂　陛下勤庶政日不
暇而有司奉行多不盡理　陛下遠略方外軍政修舉而

將帥出征多不諭旨　陛下勸奬人材乘拔倚注而或不得其人　陛下優假言事之臣未嘗深譴而近日內外望風畏怯莫敢有言寃苗竟民力而下戶凋瘵日甚常平儲峙錢穀所以寬民力而下戶凋瘵日甚常平儲峙錢穀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經費日窘訓察保甲所以禁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局所以革敝而文書益煩異時歲饑羅貴小民常取倍息之貴亦能自給今年豐官出糶貴而糴細民而不甚爲苦今而易均輸手受困異時富商大賈豪奪平準而貧益深凡此皆臣之近見者也然推見其本而求之豈有他哉唯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敝矣傳曰唯道集虛陛下既明發德音虛心待物則凡過言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何如者此在　陛下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　元豐三年八月

上時爲館閣校勘

上哲宗論元旱

劉摯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元陽爲沴被災甚廣羣情咨嗟憂西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昔上不遠庸以類至則凡祈禳消災以爲末節小數而事脩政事以應之竊以休戚同榮辱者本在于有權密院執政之臣平公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議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抑傳相激相鬬其端往往播在中

外所以政令施而不行宜辭避於無名而不應於典故公道通於貴近而衛旅於踈遠私邪朋比上下隔并況當 皇帝陛下淵默詢問之日 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歸於大臣而大臣不協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美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乖繆戾而上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天報以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來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氣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今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曀

考之古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然以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天寧也伏望 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端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便者必解而更張之至於決徼訟之私枉揜諂諛之積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

貼黃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

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元豐八年十二月 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論華山推

梁燾

臣竊聞華州奏鄭縣界小敷谷山摧損覆壓居民者臣按春秋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聖人以為至戒而深懼然變之

事也或考之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而不類要之皆有天意顧世主所以應天意者何如耳應之得其道則轉禍而爲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爲危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爲邮故詩人哀之曰胡憯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浩滔天此君德不類之變也然帝堯自以爲戒故命禹之辭曰降水儆予臣竊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尊用耆哲登崇禹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普天率土罔不悦服至以百姓之心爲心撫而念之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也四海內外物情人意和樂而舒徐巍乎太平之象矣宜乎美祥嘉瑞交至而迭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見天心之仁愛　陛下欲以

篤佑皇治日新又新以監無疆之休故於未然深示警告願　陛下即思天心而內自勵同予臨兆民固懍懍乎無不懼矣豈尚有言動之際忽而不恭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交矣豈尚有詖辭說及易是非泪吾之明者乎正人君子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有不肖讒滑其間亂吾之真者乎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宿蠹深姦遠而難燭隱而不知或欲改而復存改已除而又作動人之憂者乎四疆固靜矣豈尚有惜虛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爲至計者乎爵賞不爲不謹也姑息以害公備差而素正者一能絕欺刑賞不爲不明也煩而寡要輕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審於思欺力役不爲不省也

用而不切偏而弗均者寔之至歟郡邑之治不爲不飭也任非其人過王澤而不流痛五民者抑之盡歟仰願　陛下因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愚不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以重人之言告而晉侯從之以自責春秋賢之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變也猶能亟召賢者而謀之況　陛下有天下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崇乎其可不畏天之威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　陛下鑒周之失體堯之言采晉之善情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以答天戒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貼黃臣伏思華山西方之鎭國家倚之以安靜者也今而崩摧必有天意願　陛下深加省懼不以爲怠天下

上　哲宗論畢爲工肅之罰

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消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修德焉乃所以變災祥轉禍爲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沙塵元陽九甚　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古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飢省土木之工以寬役親錄囚徒誅及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作肅時雨若也主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內必有肅敬之實施於政事一皆主於心然後

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　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霑意者肅欽之道或有所未備乎　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庶僉庶望者多而紀綱浸隳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眾而鞭笞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暨司百執事為得詞訟盈庭或淹留於曲吏之手此刑罰之不清也今盛暑日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決或一事而數追或累

月而決或一事而數追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辜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街冤無訴矣而今不正其罪此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派為平陸者數百里胡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之不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欽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況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豈願陛下圖之庶

幾乎南可致也 元祐二年四月旱甚靚言陛下必欲有以
利萬之罰也然後詔三省以其未能盡欲以致
陽防治軍政詔大曹寺監以振朝綱共民賊詔招捕密院以嚴
皆修舉之如此而雨猶未降臣甘勝誅以為妄言之誠不誠
舉上此奏時
為右司諫

上哲宗論水旱乞訂羣臣面對言事 蘇轍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診若至非水即旱
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未絕京東困弊盜賊羣
起二聖過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
近二百萬斛豈異時眼邮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
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粒數月之後公私無儲羣
盜蜂起雖若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 陛下必欲有以

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 皇帝陛下恭默靖重動
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論不敢
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
至君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和氣方至今
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
官御史不過十數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
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
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 陛下聽
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
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 祖宗故事內官有司皆得以職事
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 二聖臨御四方引領望治而

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
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羣臣
情之異同下以關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
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
常膳分命臣寮並起羣私心跋躡不敢遑寧輒推天意人
事景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　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

元祐二年四月上
時爲中書舍人

二　論陰雪

蘇　轍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罪民未餓相繼道路聖心憂
懼何所不至臣竊思其意大猶未也則陰陽之變尚
欲出言以警人主之失而況於人事之間乎臣聞天之所
以不雨而雪者蓋以陰脅陽也陰陽之氣和則雨不和則
雪雪之爲言脅也故臣竊感之所謂脅者非謂不雨而雪
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感之所謂脅者
論先行之說以爲據之不聽是謂不訓厥咎急嚴刑罰當寒
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暖煖春之末也
峻刑暴斂流毒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上無常
歲秦威熾烈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當大於急歟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革弊去煩施惠已普凡所指言雖未盡得而
民獲其所欲者多矣尚以爲急誰二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
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高宗雅鳥鳴於殷其臣祖己告之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
正之耳故臣切惟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
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二公非所

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之不驗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且臣痛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又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甘類以有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無弃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盛日月星辰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寬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臣以不敢有罪為賢那諛之意日深至於細民事情亦不聞有所以辨集聞者而朝廷方務含容非以不事為清靜之美而姑息苟且為寬大之果蓋欲以寬治寬而不知寬弛相仍縱擾相襲此禍亂之所由生也惟朝廷之意其實則虛也陛下誠欲消復化變宜訂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稟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漫往而不返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圄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薄書來監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

上 哲宗論歲星地震星隕

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疑凝以吏事固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 陛下裁擇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少部侍郎

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

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咸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
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薈萃而歲比不登和氣鬱結災害頗衆今春乃旱曠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尤甚農民嗷嗷
且又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庶神不宗疎決壅塞因降從寬
典而沛然之澤終未普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暑晝暝
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
感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陰變則靜者動陽藏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畏修省而不
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
文而尚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崇德鋪政之大方願
陛

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罪己之誠出內外臣民
極言政事之闕失尊禮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厥幾下情
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安守公多方賑濟
無俾捐瘠申敕緣邊諸臣及捕盜官吏常加警備以戒不虞
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若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
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
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宋景公小國之
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曰
聞焦勞輒效愚忠庶裨萬一惟冀　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
甚

元祐四年三月　上時爲左正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三

天道門

災異八

上 哲宗論日食

梁燾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博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豪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踰六十日間得一仰睹絜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爲變亦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爲常也日食則不善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爲 陛下憂之亦以爲 陛下之賀也自古衰亂之

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爲之最此臣所以憂也自古
明昌之君逢災遇變飭躬
聖此臣所以賀也恭惟　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
文毋臨制四方退託諫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
其天鑒昭昭示戒如警矣道敗度之君甚可畏也或者　陛
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
心垂以譴告欲　陛下飭躬畏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
矣臣願　陛下思所以銷變之道
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專志專於
爲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眞積力久爲聖益聖矣如是可
以迎天地之貺揚
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澹然萬

康坐擁上隆之符矣董仲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
亂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未盡欲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懋哉懋
哉皆強勉之謂也　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好學
之志嘗爲太平有道之主願謹威應純佑豈止仲舒之
所稱者亦在　陛下勉之而已矣帝王之學當知其大
者遠者不在辨章訓詁纖微蔽變文章法沸議論層層
若儒吾之爲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
可以靈承上帝者莫如敬臣願　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
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　陛下奉親以孝使羣臣之

喜樂毒惡者莫如信臣願
陛下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
人足者莫如仁臣願 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
行者莫如勤儉臣願 陛下治己以勤儉使左右安寧中外
附豫者莫如寬宏臣願 陛下容下以寬宏敬天之事蓋多
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
盡愛敬之乃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
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
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寬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識
勢大之體惟其進學則盡之矣伏惟 陛下舜遠譽名親近
書史宮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
臣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速常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業至

志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克勤于學則德明而君道隆不
于學則德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足為懼畏君道
之隆雖有災異可以銷伏 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
之志天心聽之悅然降福蒙濁之咎終無辰月之驗清食之
變必有雲雨之應精意所感古符是隨上覽 太母憂勞保
護之慈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願享國永年比隆仁祖此宗
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與朴忠向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
疎遠少忘愛君之誠狂直之言惟 陛下財赦 元祐六年四
月 日時知鄭州

上 哲宗論月食 王巖叟

臣伏見去歲月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二月望且食之既按十

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古以言則日月之食以爲戒者維常之語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爲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　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　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　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發斥爲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爲謫日下月食之災臣竊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聖明而聖心不以爲疑被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　陛下而欲令聖德無所歸咎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　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

使公得其實聽言之際則審邪正防奸敵之害以答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貼黃臣按漢曆志記月食之說今固未及二十二次而按元豐八年八月望晝食之說今固未及二十二次而復既則是不由既而既臣故恐天意之有以深警　陛下也陰邪之人所以難辨者其言似忠而非忠其行似直而非直依正以爲邪後公紛私非深考其素察其誠心旁質以公議觀其所立則未易辨也故人主不可不加意於此明以防陰邪之蒙蔽也　元祐七年三月

上時爲給事中極言垂簾事

哲宗論長天

臣前上仁宗訓政願陛下法則仁宗恒以至誠好學爲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爲天者莫如仁宗願陛下先誠於事天大臣闢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帝而已蓋於祭則降神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舜授禹之時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帝王之興受天眷命故一朝一夕哉行事動素合於天也堯有聖則文武之德故天命以有天下君子曰體大爲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位義備於此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位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故君子以五禮防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不擇其人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當有德罰有罪故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不擇其人之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民官不可以不擇其人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神而之詰曰天不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詰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唯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它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僞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德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

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哲不智哲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
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聲則有永有不永故不
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
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思也夫
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愁民悅則天為之和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 仁宗深體
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近侯見白去冬郊祀以來
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享佑 陛下至
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雷雹寒氣過甚節令不時
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
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觀小異而
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洛雷震則丑孚恐懼修省迅雷風
烈孔子必變敬天威然也惟 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變
小異側身修德以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
海幸甚 元祐八年三月 日 時
上爲翰林學士

上哲宗論日食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鉤見者駭懼以爲數十年來
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
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則謫見于天日
爲之食 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
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 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荅天

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可爲福異變可爲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譴大異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　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時爲輔弼

上　論災異疏　紹聖四年九月二日詔曰朕以菲德承天夫豈風夜不足以仰答天戒以治人事恐不足以仰答天戒以治人事乃者災異數見山川震動星辰錯行日食于朔陰陽不和寒暑乖序朕甚懼焉

陳并

光帝　乃作秋之大異求惟其咎將未嘗聞之光之明謫告之來非所以答天戒事已過正殺損膳羞以寬德祇懼書下之日百寮等其各悉乃心乃力以修乃職以消乃咎

臣伏讀詔書以彗星生西方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　陛下敬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王者直道而行則天下治邪道而行則天下亂今陛下所以治天下者果何道也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合朝廷不敢隨衆作諛讀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講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又惑佛老非獨治安也

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讒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感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厚莫甚焉　陛下亹亹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洛蜀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

今豈免偏私臣昨聞牓朝堂不得門會言事其煞重元豐無
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自爲同心朋言非是便相
語以指斥 先帝以爲罪臣安靜爲無甚過則以清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
以才部侍郎居厚爲聚斂掊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
諫臣 陛下再三宣可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
諫爲 陛下耳目宜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
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方按漢曆志有
掃除之象又天狗災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
禍又記孫景公時星見而道晏子曰君德於國孽也況泯則
驕以廣也爲書和同欲訪且大也則敏如攘奔諫參如讒

臺臺之 前權也是時皇后廢天意驗於下必當以人
臺驗於 心恐懼繳還殿頭被有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論
之卒皆論如 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
行而弭災宋 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 真皇咸平閒有
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 仁皇以彗出亦當下
詔求諫 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 祖
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
道誰惜尼言然臣聞論談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
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聲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
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
寵盛一也逐臣未見牽復二也五立朋黨三也百官趨時而

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
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　陛下日象也
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
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聖使堯女
能盡婦道文王以始于慕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爲恥況
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出而爲天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
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躰
合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諫善無過惡
不過諫責諫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詢諭使之改悔設
若旨不過猜婦人之常情今幽置冷宮外無以發其非
[illegible]實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illegible]

選后天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　仁皇廢郭皇后
爲婕妤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
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　陛下當論后之失教之別館擇
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
閤論列　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
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聖舜相公柰何以前世弊法累盛
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　后廢瑤
華宮其後　上嘗密召郭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
拜命今　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之上當復用漢唐
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　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　后
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

陛下殊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敵之也內則闕凡庸輔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辨上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盛而致弊法同其稱臣切爲　陛下不取也願　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册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遂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　陛下以妖星讁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垂元祐名曰棄簾其實　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左右輔相雖趨嚮背不爲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爲　陛下理冤顧惜國體棄此大霈靡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　元祐之政更爲形比　先帝則今

所有所行亦未無形比　陛下理宜顧惜國體棄此大霈靡遠竄羣臣已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　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　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察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　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齊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

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　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　陛下之天下　陛下乃　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憝以得勝爲快詆訐紛擾自爲朋黨蒙蔽則朝廷之上日尋人心既惕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消則朝廷之上日尋人心既惕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

進人令臺諫觀望而不言若有臣試言之害大宗有所主爲相者

魏泰諫近世如　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

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中心百官肖言義士感激無

陛下繼人之志守成之大業

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盛之

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

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

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

矩爲念百官之中小識廉

也其間尊君愛國少忠義

以近事言之王安石爲相

則移之吕惠卿之門惠卿

一年例行牽復或遂舊用如此則

臣所以得聞缺失陛下太平

文舜子重規疊矩守經武緯聖

已盛者父善守已盛者父善特宜

懷幸天誘　陛下之清衷節養聖

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

若會愛憎務肥妻子者紛紛如

名節自勵平百之中無二三人且

門下省不下數百人安能龍相

則熙前後之吕惠卿王珪蔡確之門

速元祐則移之司馬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
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李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
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
里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
登對甚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
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
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
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
人[illegible]

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
之所必喜言之惡必
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
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
人[illegible]

之人在元祐則不言
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
兩可之說非所謂一心
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
仇敵逸矣章子天下甚
還聚斂之臣復進闌官
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
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
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
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
外不許言 太后垂簾

君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
去就或以不收言而求他職意
謀制弱威權盡不振良以所用非
[illegible]

[illegible]之非能安其身遠紹聖之後
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
[illegible]者也細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
[illegible]陛下不聞遠矣助百官以報恩
[illegible]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
[illegible]內降妨公臺榭修費民力殫竭
[illegible]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
[illegible]之不聽未見緩言軍而出者
[illegible]者不過暴斂虐民黨之事多形
[illegible]容全是也 仁皇初即位嘗詔內
[illegible]大略曰 太后保佑中人

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喜稱
遠圖廢祖宗舊體今後不遵舊轍有上言求先獻式訪教本此
詔最爲近厚綱聖以後百事貴親時事及
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言臣竊
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用
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貴耳　陛下雖有此詔其
實臣下不行　陛下之詔意中書檢舉今所謂熟政官有六
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舉無方或取於漁鹽或取於
耕築或取於伎藝雖未聞止於末流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簽行之
爲翰林學士一月獨班宰相兼左丞兼元祐無衛如今日之事不知

所救何等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可已尋已以事責
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復何以自處或以　先朝嘗以善財利
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語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閩官不
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但
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爲王臣招致直言虛
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
帥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
恥爲名挑別起事侵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
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得甚微所失之所可憂者在
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粮器械積之府庫適
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大盛不軌

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攻徐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　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師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飢用無紀律雖驗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在外書生始爲蘭人李彥愍所逐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不爲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　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屢事未多天下未富羣臣不輕用其民進元豐間然後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城有徐禧之敗事　先帝讀在延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臣不信平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大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父侯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御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分道擊匈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燉煌四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北置都護鄭虔不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據擾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　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曩與尚世讎頡節鉞至四世外繼還叛盡據夏有銀綏之地導化中始納款歸服　太宗勇姓改名籍

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 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
其宗慈仁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
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
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復有
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
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董臣以所見戎
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
以攻取而元昊之僭可誾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
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無臣宜選帥訓兵謹備
庶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
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謂
願 陛下稍察天威容納而行之貴新之賤或有鄙朝之語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
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
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
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侈貨利者不得
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廟小悉之求助七月之陳王
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飛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
公尚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
太平今近臣則爭曰 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
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

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願
陛下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
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　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爭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一言貢天子十不負所學言之苟利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悔晉靈公忿宰臣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賞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能役張延齡侯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事伏閤不去帝感悟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

入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孰敢不直臣今八十與貞盛等
學術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諱忌願
陛下萬機之暇少賜
采擇幸而采擇
憲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
治幸甚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
紹聖四年九月上時爲縣令

上徽宗論日食

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狀以
朝奉郎始承天亭
臣大責重罔知
治水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
豈予一人所能偏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
徹奏以言輔予不逮則太史前告曰天將動威
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風雨
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弥綸初政消弭天災臣非
蘇軾
徽宗
仁宗
忠邪政令之不亦何怵凡厥臣僚之美惡朝廷之得失若左右之
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

臣伏觀詔書以日食正陽之月天下臣庶得以實封言事臣
退而伏思以謂人君敬畏天象治亂盛衰日食皇變山崩
涌水天地所以警戒豈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危亂之國當
其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先見者忠臣義士未嘗不發憤流涕
道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忽亂之既生又悔無所
及臣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夫大臣不畏
公議私結朋黨小臣懾和附下遺忘朝廷國可危也人主急
於政事言路壅絶威福在手移怒讁上歸國可危也左右謀

無儒學輔弼之士守邊將非勇猛之臣國可危也開
大境土外連邊郡川原曠野民力困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
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國可危也 先帝踐祚之初
毋后共朝政出房闥委任大臣紹聖之後 神考法度未及
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治黨逐
流離道路正士廢黜耆老戚近附下罔上相排擠以爲進身
捷徑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
善類鄙咎 先帝舊物至德自待從容至百執事非執政親
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豈以四海士人之富朝廷百
官之衆空之如是耶侍從臺諫在獻納圖牢以來未嘗有一
敢言事者畏大臣爲身謀甚籍愛重祠祿服冠帶出入禁省

朝廷何賴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蒙蒲重遷多非其人狂士
獻說雖冠三軍進兼畫策不計國體虛增首級妄邀厚賞猥
稱招降隨沒驍將兼人所過供帳相設道路騷然自陝以西
斗米數百金泉法倍昂無術以救重加困擾我落不顧士馬
疲弊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
以禦之邊境一搖陝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
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餓殍
填委蒲鞏著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
其死亡或以鄰守非其人朝廷罷斥後來者望宮以私意除
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利安之策不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
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圖利安之策不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
無憂國忘家為萬世之慮豈人有暗忘之哉得高拱而閱
所恃以為安者北虜耶盟好邊鄙不啻此豈中國可立備
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自開至今六七百里出嚴
重複林木蔽翳卜閉無烽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
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要重政令
但以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從容紛紛未有講究治具
建不拔之基為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為此也誠願明天子
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體常令所見施行因
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數言奏功考察名
實中外之任更番迭處使勳業著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
內被澤太平之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為度聰明思慮如

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惠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不以天位崇高幸天下無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內一夫失
所爲憂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爲樂也大約人情泰然無
患又則放佚生焉願　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漢文惜百
金之費儲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光照天
下誦帝堯知人之哲稽帝舜範圍之正　仁祖惻怛至誠以
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　陛下之所
宜法也臣在　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嘗敢獻一言今至
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庶　神宗皇帝時以世受厚恩誠惶誠恐治之世
不廣安危之機而徒忍默此紛紛也古謀國大體當爲
羣臣以聞元符三年四月　日

上徽宗論選天以實　王渙之

臣伏以求言非難聽之難聽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前不能
用非所謂應天以實者也臣切見　國家無有大變輒下求
言之詔畏天愛人可謂至矣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
闕失爲訕以阿諛苟從爲美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可
否相濟爲眞說壯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飾以默忘士
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隱慝能俾肆爲詭譎
可駭之論以爲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　陛下
虛心公聽言無逆違惟是之從事無公惰惟當爲貴久無同

上徽宗論星變

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熒惑常度歷民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切考歷代天文志災惑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爲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二祖之訓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脩警況因譴見乎貽黃心爲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耳　陛下即位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咎甚大變可以不思其故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陛下聖德日躋切於至治上法　祖宗內禀慈訓孜孜勉勉不敢皇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　陛下一念之興耳臣聞應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禱祥在　陛下一念之興耳臣聞應又貽黃彗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人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若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彗詩曰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尚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晏未知之所去也宋景
公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豈非至誠心而發於言也
又貼黃案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梁子韋而問曰熒
惑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未分野曰禍當君身雖然
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於為不祥子韋曰可
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飢必死盡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
其誰以我爲君乎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
之賜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賞君今夕星必
徙舍是文也星三徙舍乎子韋曰能受國之

祥是謂天下之王也仁宗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
宗詢宰相曰其祥安在呂夷簡等言變在殿角皆見之分 眞
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下之所謂賢也
聚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 眞宗消變
之術如此而已臣願 陛下用 眞宗消變之術察朝
廷未正之事勿聽衆論取其貶官人心則合天心矣漢
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
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
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堪猛者免官者勝臣竊以
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

以來宰舟之人實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
膽落亦已久矣自　陛下即位以來好惡偏黨同濟
之人採雲觀膽落之語廣詢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
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
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　陛下有未知也幸而蒙蔽忽
開陰雲披剝垂象繫示　陛下天心仁愛可見於此傳
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決去姦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
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星占為泰轉災為祥在　陛
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忌諱惟　陛下裁赦幸甚
又貼黃淳化二年榮感犯房其年宰相呂蒙正樞密使
王曉參知政事士沔陳恕皆能而改用寇準等　太宗
以是年大旱延訪臣閒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
曰天人之際應如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
祖吉王淮皆海法受贓吉既伏誅家自籍沒而淮以參
知政事沔之弟也故　陛下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
重輕如此乃漢之敗政殆不虛發也　太宗大悟明日見
沔切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
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貪誣　神考讒毀　宣而
不能奉承　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
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苟免之人則
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
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

又貼黃臣竊聞　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爲
十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鑑遇有天變則考其所
因以爲修省之術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　陛下法
仁祖之意置之留意修省以福天下元符七年七月
上　徽宗論天象乙申救太史無有諱避
鄒浩

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昔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爲福
斯不難也　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
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眞簡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
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修德在下氛祲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言人
雖在下氛祲積於上積陰之氣入之愈深而先見猶今之五臟有疾痛

而氣色見於面矣非　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公
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　陛下慈旨敕太史無有諱避悉
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爲助戒新之計
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七月上時爲右正言

上　徽宗論赤氣之異
臣伏覩　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晴而雨
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乖
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
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風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爲白各證
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
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

任伯雨

君正首日爲壬戌是　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
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爲陽西北方
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　朝廷爲陽
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
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
下干上之證也漸漸衝正西散而爲白即白主兵此夷狄搞發
之證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爲不哲時則有
赤眚赤祥又曰不明蓄惡親昵近習姦功者受賕有罪者赦
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　陛下近日大曆正元
寶歷間屢看赤氣之異推之宗太和中　陛下竟當之
朋黨交結今日　陛下竟當之多是時宦官用事
戚盛明之時固未嘗

丑妄未之比然天心愛　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
遠慮也臣伏願　陛下收攝大柄抑損宦
微訓飭將帥以遏絶生事開忠良黜邪佞正名分經姦惡事
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
異之起可轉爲休祥矣臣踈賤小臣誠蒙　陛下按擢於衆
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
不言不惟虧　陛下聖神知過孤負大恩抑恐有彼臣指爲
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　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
變則臣之大罪甘鈇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　陛下留神采
聽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奏爲言赤氣事按前漢五行志謂之赤眚乃

災異之變唐世屢有此異史臣實載其狀亦謂之赤祥
臣推考象類乃陽不制陰下干上之證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時爲右正言時輔臣對垂拱殿上曰元日之夕有赤氣起東北弥亘西方又之中出白氣二及赤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其旁災變之來甚可懼也尚願天文官掩匿諱順不以實言遂申救之乃謂於法主暴兵因顧知樞密院安燾曰遠則邊塞近則內郡皆宜嚴視兵防以謹天戒輔臣皆頻首曰敢不奉詔門下侍郎李清臣曰從前多惡聞災異故史官或不敢奏今下畏天象戒懼如此天下之幸也 陛

上 徽宗論赤氣之異係第二狀 任伯雨

臣伏見今月初一日夜赤氣未半月果有 皇太后上賓之禍其爲災變亦已明矣今來臺州兗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止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方位增添景象以肆欺誣以惑聖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滋長伏願 陛下嚴賜黜責以戒百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卜

天道門

災異九

上 徽宗論建火星禳赤氣 任伯雨

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嚴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變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一宮側欲建火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深所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爲諫官當救其源聞雖未詳敢不先事犬馬之心懷不能已竊以 陛下躬道德之知之資膺天人共與之運然即位以來災異屢降羣臣大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

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或者欲　陛下飛懼以謹厥初歟
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謹接洪範以五事配五福而
說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　陛下當簡廣聰
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
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爲休祥若太戊有桑穀之妖高
宗有鼎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
年蓋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
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若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上
天乃可私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普覆民以求報哉　陛
下必若建此臣竊妄計其讐不自禹矣　陛下即有司
耶則帑藏空虛經費不足取之有訾必且不辦取之
則捨刷內庭亦已迫矣河北一路物貴人飢前年至今流移
滿道朝廷孰視無力可救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緩所
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
慶皆以　陛下損己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悅而天意得矣赤
氣之異豈不轉而爲祥哉臣伏願　陛下速稽格王仰測天
意畏之以心謹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罷去祈禳之役則人
情自孚上穹昭答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

上　徽宗論月暈圍昴事　任伯雨

臣先嘗論澶州事乞　陛下俯徇衆議早定聖守之策又曲
論赤氣事乞　陛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釁天道幽
遠理難取必方此恐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

見月暈圍畢昴諸侯按漢志占曰暈以星命之
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
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　陛下躬堯舜之資
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
天心深憂　陛下欲　陛下畏懼修省先事爲備故變之來
俾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爲兵應雖非諫諍理不虛示臣謹爲
　陛下先論涇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涇鄜二州通厥羅地通明氏世效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
興國往　真宗時繼遷爲寇通氏之兵率制其使攻敗
閑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
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　仁宗再封武威王自
凡有戛蹺之虞通明氏必爲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患
陝西之憂者以通明氏爲藩籬也前年內賊作亂納款降擾貨財去
出宗王聘出宗向乘彼之亂妄稱納款降擾貨財去
蕃羌襲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
鄜涇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糧艱阻要難獨守
亦恐通明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爲所并自此西
方吐蕃諸族必盡服羌夏賊益張盛遂盡有廣由成
文龍直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蓋亦不啻五千餘里其爲
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諸路失實爲之利而已哉
臣願　陛下更詳前後臣愚所論涇州葉平利害如采
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自今於境下方監養兵

大小龍撥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　朝廷本意斬王
瞻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其濕州擇所害立之酋書
以如　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酋開邊面之
釁歷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征不守釁重殺將
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濕州邊事韓存
寶止以不即追乞弟襲宗命斬於邊上王瞻之罪蓋不
止百倍於存寶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
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廣衆多築
保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
否兵廣財屈窘國瘵瘵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擇
臣之廣袤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怖亂侵其
彼已不分建立城砦若又非所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
彼其爲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世一
二歲天時人事必有變易且關中歲歉貴已六年矣去
二十錐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殫竭加以財
用匱竭官負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
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民亂理有必至臣願
陛下特下手詔嚴敕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
守之策善者新築城砦僅全舊有便砦漸廢欲新舊並守
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鑄
隙多多鑄隙既多則救應必難萬一冤至廣衆限隔外
內聯阻首尾不應則保吉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爲患故

臣願　陛下敕諭臣新舊堡砦何者爲可
廢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
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
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
矣昔　仁宗皇帝御龍圖大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
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
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求靜以北居民所存
三四百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太率類此千里蕭
條閭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今年雖熟何以收由
河北朝廷根本密邇疆敵居民流散若慮空虛城郭不
修則又不可萬一有警何以爲計今朝廷雖行寬閏以
佐用度縱法多變萬所得有幾又誠士不耕不穫至歉雖
鬻爵入粟豈贍餘取之本路無由仰足臣願　陛下
力節浮費寬減用度廢內帑之積募入糟東南之粟誘
民歸業課農力耕密救監司牧守繕器械修城壘擇選
將領訓齊卒伍雖爲無虞常若有待蓋亦氣之起月暈
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
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鴻劇之間往往刺之爲
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比年轉甚胡鷲猛
性頗好戰狠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果我無備有所趁
趙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

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興功守邊之利苟漸為之害莫大焉　祖宗之事足以為法矣　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今日昔　仁宗積之數十年而　神宗用之　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　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　哲宗山陵用度今日　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營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　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　聖慈留神采覽更詳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庶孤賤瀆才誤蒙　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慮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款塞渭州雖已罷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將何處錢物應副之今二府預議國家渭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渭州已因事發怒剩數千人為兵更乞　朝廷密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　徽宗論日食赤氣之異　曾肇

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初首罷後苑工巧之技放免京城未作之人數百家使得末食其業又能皇城司探報公事以省刑獄滋彰之敝又罷遠方收買明珠翠羽之類宮室服玩漸後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日之間內外歡呼震動都邑既又振救滯淹申理無告流放竄逐皆得生還增耳目之官以廣視

聽下不謹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夷聞風感
知敬畏宜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
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
有所自意者　陛下簡儉清靜之化或衰於前而宮室服玩
之侈聲色技巧之好或萌於心歟抑刑獄慆彰之敝復生而
閭里有不安者歟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未辨而政
令賞罰有未當歟抑左右前後有阿諛壅蔽刓弄威福之人
而四方萬里街冤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歟此宜　陛下反
復稽察一日二日百萬一有纖塵之失固當痛自克責改過不
吝使皆無之猶須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傳延
意良使之交儆庶以荅塞天變轉災爲祥至於備邊郤之虜
陰慕究之發在於今日皆不可縱外諸壃之以則所當先
有賊心和而四支有發朝廷正而四遠可合并也有背文成
以來稽武丁以鼎雉中興高邦宣王以留中興周室天人
相與之際敏於影響災異之來未必不爲福也董仲舒所謂
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延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延至推此言之今日之
變豈非天意欲以覺悟　陛下增益聖德以爲　宗廟社稷
無疆之福哉此誠意　陛下正心誠意玩味修省之時也若文
辭煩膳實繁繁此特歷世相承以爲文爾非應天之實
迂惟　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妄深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嘉祐元年三月上
時忌翰林學士

上徽宗詔論彗星四事　毛注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日己卯太常卿臣蔣猷奉
宗朝頻德非頻不足以弭當天變出東方主大異永思厥咎朕甚懼焉尚賴群臣協心以改厥政以迓休嘉之應焉

臣恭覩　陛下恐懼修省小心翼翼雖夏后之建天戒周王之畏天威不能過也以　陛下憂勞若此臣誤任言責未知所以殊身之地遂不自揆仰瀆天聽敢罄區區愚臣竊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善政修於下則天心應於上如文餘浮言動搖人情則天心未悔於上如文餘浮言動搖人情則天心未悔於上進退百政事之為當今急務莫切用人備邊之策不過此二目以此二目求之人材不足以用人不足以用近年

陝西邊臣貪功生事不顧朝廷之利害作堡築城以為招納其土地之利謂之曰招納之勞轉輸之擾殫力地之金幣傷殘不可勝數而官吏賞莫知節制今點兵已有處分如蕃路新邊之役宜在裁省廟堂謀謨當先定此省邊重宜在所先也天下財賦無甚於今日大率無事之時皆軍俸廩給或不給或給卒以備不虞則言者安出執政大臣悟不為慮此臣所未論也臣謂邊計十六於通計以助成給今則移於他司則漕計如之何也不備不立法則積於郡縣必備凶荒今則直便而盡輸於京師必何移用錢法不更則邊儲羅入終莫能平其價臣願　陛下亟詔二大臣遷知

財用之官盡講復元豐舊制若利柄皆主於漕司錢物皆積
於州縣者宜悉還復罷科買之擾蠲不急之貢使外計稍足
則朝廷恭儉亡憂矣古人禱雨有必士失職爲辭蓋天之視
聽在民而士特爲民之秀士或失職宜其有招於天譴也
陛下修崇學校海絶前古慮士有三年之淹而歲爲之貢奇
謂盡善盡美士生斯時實爲千載之遇宜失職非所憂者然
學校養士州有常額額外之上無復預教養者天下州郡
士人之多者有至三五千人預教養者惟四之一歲之入貢
多不過三四十人少止三五人補闕以備數者惟止此則
自餘無可進之地其失職疑已甚矣如留貢餘二分暫存
科舉以待學舍之士則士心翕然有歸而終其業矣

[illegible]以來更增造作置局累年後苑工
匠亦無虛日以至花石綱運綿亘不絶作爲川所需古出數
郡爲之搔擾花石則虛張事勢一路騷然敢訐何騙泊保伍牽
挽舟舡道路怨嘆有傷和氣伏蒙已降　睿旨造作罷局花
石停運臣慮監作董造之官利於自私貪緣奏請尚或循舊
臣願　陛下斷以必行速賜禁止敢有違詔重行放黜以至
後苑工匠製作與京城土木營造有不急之務者並宜權罷
住罷惡勞喜逸人情之常抑才[illegible]本亦聖政之所先人心悦
則天意解矣臣夙夜自勵思所以圖稱任使之萬一而智識
淺暗終莫能深達政事之原惟　陛下赦其狂而加擇焉大觀

上　徽宗論水災　李綱

臣伏覩　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瀹漂溺仰見　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　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聲駭誠大異也臣嘗窮詢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抵汴堤俾畜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　宗廟社稷之靈惟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　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羣臣竭智效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惟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竊望　陛下廣詔百洎東京詔在庭之臣各具所見以開擇其可採者采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瀹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愚不勝區區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所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　聖慈降旨開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　聖意之萬一　宣和元年六月

上　徽宗論水災　係第二狀　李綱

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暇閒數疏利害今月十四日

崇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憧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
供職　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蹈踖無地伏念臣愚
憃諫聞抗立寡與惟知仰事
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
盛意犯隆旨白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昇　陛下智愚
古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得而誅後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
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
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嘯皆之言湯於旱既大甚
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轉災以爲福坊珍以爲和此古聖人之
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莫知所爲仰賴
宗社之靈　陛下蓍筭之審屢降詳慮分職群臣馳騁洞

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甘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激湍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若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使盡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激至都城之南則得抵護龍河者無限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惟堅而法固歲北決於商胡七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山差備禦之儲移於轉易河嘴隄防日削陷不加恤如張武歸其所清汴繚百餘步靠危

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暴雨滿暴之勢果然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因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講求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疏積水之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疏積水之來衝匀沙湯中牟迫都城散漫幾徧向一旦淹浸屋廬糜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言數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　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竊

籲虞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

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要也臣切惟表裏
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　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
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議條幣廣置之
迨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慮矣何以堪之臣愚願
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
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以足然後唯　陛下之所命且裕
永溢之患敎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
　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備水旱民之備急也
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益衆歲
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　陛下明
詔有司裁損食者幸減冗費登自朝廷多降雜本委彊幹官吏
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　祖宗舊額
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此慄慄也養兵
足國實是爲急臣所謂廣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
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　陛
下財擇下臣章奏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施行豈比者嘗
獻蠡計伏蒙　聖慈寬假未賜鈇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
天聽庶幾萬萬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預防憑陵都邑久未退息

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　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寇災實天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羣臣以正典刑擇材智而驅策之與共謀治水之不勝任者以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輕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俾卒伍而部分之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　陛下修省中之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謂暴水之災　陛下裁節咈貼黃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　陛下不處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無言奏知　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宴

不勝憤懣嘗聲狂愚冒瀆　聖聽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　陛下察臣之心少賜寬假無使忌義之士鉗口結舌視臣爲戒天下不勝幸甚

南次實偶有所見自古納諫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動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耳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無差亂之憂也

宗以爲然

上欽宗論陰盛陽衰

陳公輔

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　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撓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日色微薄濃

雲天開霽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戚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夷狄之彊耶然前日賊兵在外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溫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遁去恐咎不在夷狄也謂女謁之盛耶然　陛下即位不遵聲色後宮嬪御不過三二百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好邪去之未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侫士務爲奔逸之說媚悅人主未嘗有敢言灾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爲瑞雷三月雪爲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讃者有之矣夫灾祥各異雖治世不免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哉臣今日區區首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　陛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爲奸邪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皆行遣然或處善地或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産尚有未盡行籍沒若是豈非奸邪去之未盡耶　陛下謙虛退託以待臣奏而宰執恐懼畏避或詆毀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　陛下勤儉祗恪留心萬機羣臣尚仍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百官有司却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　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貫孚孫親戚並當流竄田宅物産並當籍沒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霾寒瀑之咎無有不殄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

大臣冬務協心盡力以輔聖明絕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
司庶府亦當黽勉其奸邪急淫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
不至於君弱臣強君勢日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消伏矣
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又以是爲言恐　陛下忽此而不
以爲戒也又況蚤參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
謂之災伏惟　陛下少留神焉　臣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
時爲左司諫

上　欽宗論彗星　呂好問

靖康元年八月詔曰朕獲承宗祊託于兆民之上
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迫令三時邊鄙未
寧調發轉餉動勤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
日夜祗懼每御便坐希臨正衙儿所以自奉者務
從節儉損至於常膳百品減去十六放遣宮女凡六
上跡乙夜朋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
方考之前載是爲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會聚
群臣已共崇德壽明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亂是以天意震怒大戒深惡懲艾庶幾悛改遂傳位　陛下
亦念之乎臣竊思之　陛下即位以來朝行節儉視民如傷
非有過咎形于多方而天變復見者　陛下欲行善政多為
左右鐫改蓋今所用之人乃昔日之人也所施之政猶昔日
之政也名為進用賢者而賢者之言未得盡行名為疎遠小
人而小人之欲率皆如志又況陰害正道顯倡邪論欲復
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姦說而
至今未能去致寖　陛下仁政不得施于朝廷仁澤不得流
于寰宇故上天昭告如是以此見天之愛　陛下之深也書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幸　陛下留意焉則天下之願望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舉故事而寧
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臣
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
愛賢子凡有譴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　陛下而增益其所
未至者乎臣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
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饑夫之望美食雖　祖宗法度日
形於詔旨而京貴規模未改於意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
皆已行臣恐皇天昭昭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貴用事二十餘
年京變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于今日今
日之法度非　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

模也今日之邊鄙非　祖宗之邊鄙非熙豐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
貴之施設也　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遵童貫之施設
而不除在廷之臣懼異避而不敢輒議而欲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為相恣為紛
更　祖宗熙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
不為害者也若乘釁而興陳之雖旬月閱月有所未偏況於
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
政四事言之夫養兵之制　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連
歲宣武因之以為帝都者也則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
西五路今日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弱凡一
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雖亂相踵周世宗自斬佰將樊
愛能等知　藝祖神武俾治禁旅　藝祖亦法老弱養食之
人選練精銳無事之時小番不過數十州蔡旅之卒不
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湖南北定三關誠歌考有歸遂有
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
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
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造朝入則奔趨營居兩者必
給東倉之米以速其途召募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關其力諸班
娶妻則　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　太祖臨幸之諸班之
妻盡取女子之長者數其子孫點傑出為禁衛而不絕也
太祖嘗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
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

加之深思遠慮爲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
腎鎮但係何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蓄數千人重內制外
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爲相患復二代民兵改創教保甲
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
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萬人也其後蔡
京枉費軍儲關支衣糧不充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
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
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
冗爲殿閣池臺矣京坻密邇之地今爲菟葵藩籬之間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宣室大冢尚養健僕數
[illegible]客　陛下以萬乘之尊威讋四海而皇城之內無

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以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六將備禦
殆同戲事一旦邊警則遽追闌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
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載雇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
勞憊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之氣編narrow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
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之
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皆略言養兵非　祖宗之法者也臣
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唯宣武之
爲都獨自未來而始實矣隋末就糧而遷焉　祖宗以前非
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
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漕取於六路年
額六百餘萬石貢以養軍者三耳也倉也鹽也造舟之法

六路之舡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舡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
隻以六千般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十石人舡之力
有餘故不勞而能辦其發瀟廢至青楊爲捐舡抵四千而撥
東河之舡運西河之石每一大石并舡一舟輒壞比及運畢
壞者過半奈京東改法度發運司收雜物於
真揚泗倉名曰轉般六路綱運交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
淺冬月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真州置倉以受之
潮大放閘則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雜物於
倉中加息布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
歲課應期而數倉未卸萬貨美材也京師取之以供京師之
營造中間雖復興起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雜本文盡

於無益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觀祭京之姦謀困民之
大害無甚於鹽法者　祖宗河北之鹽不推以利河北之民
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南收稅仁供委鹽六路以暗爲六
百萬石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
充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頒祭
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非故盡取鹽利歸
之中都　祖宗飛錢於三邊募祭京收利於推貨故中都豐足
而三邊屢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集治
而河北之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般輦騷擾莫不得耕織者矣
知其破幾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冤門散鹽以及茶礬
吏緣誅求搔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又六路轉運司直供

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出積其間
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爲用
未敢遽言之哉然而　祖宗熙豐之時必至建中靖國之初
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　祖
宗之經入法度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
求興復之裁節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
求東南運漕如　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
祖宗之強臣恐未可以歲月責辦略言運漕非　祖宗之
法者也　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溥一路之賦內置三司
使以經天下之財委任而責成功　神宗皇帝聖文神
武睿大有爲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爲三司

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
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非常之用歲則右曹隸焉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
縣無不貴朽粟陳者及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
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
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爲
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
姑息苟且取急於一時貪污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
分而有之斂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始將廢矣常平之
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爲救弊之職天下詭冒之獄
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

勝其誅罰也編户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失矣簡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祖宗熙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熙豐之時又闢熙河蘭會州以爲熙河路阻河爲界設爲三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 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 神宗以爲國家之外蔽而不取也 神宗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湟鄯兩不毛之地也蓋吐蕃唐人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貫三千而易良馬一萬匹以三十年爲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匹蜀茶易馬一萬匹以

中國之兵安得不強夷狄之勢安得不弱自湟鄯廣州之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蓋無幾矣 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閒也疊宕之地既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坳瘠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仰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壘入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自以爲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頭口負乾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爲忠順 神宗皇帝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爲吾用此熙河之兵所以

實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獨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未必多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自萬曆率常以七十萬擴供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是豈盡貢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京師恃河北河東陝西以為根本故 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橫賦之重方仰朝廷之憐救而陝西諸路也自祭京竭其財推其鹽固其民加以中間盜賊之烽起今歲邊當之未寧河北

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為根本明矣 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朱及於此自見兩書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常瞻前却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 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 陛下宏復臣言而詳思之則 陛下今日政事果悉舉乎果因循苟且之規模在修弊起廢處之以中制新邊之弛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連潛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 祖宗之法大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十連潛如論

運漕則下臨法如論財賦則千
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
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材大略
能爲　陛下處之若非臣蹔淺
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
愛莫助之況聖君魏魏在上
恭儉冀畏宵旰焦勞減珍味去
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宮嬪寧忘
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
惟　陛下以繼體守文之君躬
之仁慈納諫安養蒼生　神
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
幾也天下之事已遲三時矣若
論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
所贍以相照鮮骨肉之親不可
歲之而劉先主以若萬里爲如
爲比書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
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
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蕭何
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
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
之任定則廟堂敢措議於軍
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
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蜀李德
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
於樽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
乏無杜黃裳李德裕總重至
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汗斂求
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已

舉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繫聖慮哉言
老多病精盡潮夕祈欲一言而決
陛下留神 靖康元年九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五 晁旒推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四十六

百官門

宰執上

上太宗薦張齊賢可任爲相　趙普

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昨緣疾苦全是困危承聖主之憫憐切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難以扶持近者雖獲朝參尚無氣力料茲病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遥恨深恩之未報儻歸泉壤實負冥司著臣見以斟酌物情體量時事今有合關顧慮須至敷陳屢傾無隱之誠願固太平之業況　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寧有了期歲久年深別憂生事防微遠慮必資通變之才定

難扶危宜退諶諫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醜虜侵邊
生靈受弊萬乘軫憂勞之慮予官無胡賛之功最是微臣偏
懷愧恥即日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
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
士臣竊觀工部侍郎張廌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寶年中
西京知府崔黼河南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
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眞純後來御試登科返方奉命親民
治事頗著廉平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謂
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爲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
緣由日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所危其
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如斐度爲
相之日正色當朝捐軀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而能黜退
姦邪不避權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讎雖議毀競生頻遭罷免
而忠勤顯著轉重功名平蔡州五十年賊臣並因裴度之功
李林甫居相位十七年才曾忤旨唯將諂佞自固恩榮黨惡
容姦承顏順意安祿山顯有悖逆並不隄防以至敗國亡家
皆因悖逆所致林甫既死新相奏屍兇明皇帝文武聰明唐
朝英主良由秦檜非當爲患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謹則知
抱忠良者豈肯依違諂佞者唯思苟且若非察言觀行何
以知見否臧張齊賢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
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　皇帝陛下留居左
右應試艱難發言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

以潛貴管窺切望天鑒更希詢訪免誤安排業分宵旰之憂
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特乞留中所貴全歸君恩免貽衆
怒憎踰之罪無以自逃 端拱二年七月上時為太
子侍中昭文殿大學士

上 太宗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 謝 泌

臣竊見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宰相樞密並不得於本廳接見
賓客以防請託有詔從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臣以為如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
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
至廣萬機至繁 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
以盡知外事若入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安事無時是大臣
常須候百執事於政事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

臣伏見中書樞密院之官是皆選自宸衷委之柄用領三事
之職佐萬機之剸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乃每遇剛風得
親冊府外朝始罷延英次對中覆奉行祗 常務以天下之
大民事之艱恐非數刻之中可盡研幾之理 欲望 聖慈當
清閑之燕送召兩府臣僚賜坐便殿一月之中只乞
獻替之說酌古今之宜窮治亂之源達幽隱之意上以成好
問之裕下以申納忠之誠明良之歌上下同體是故平時而
論可明其體要之變臨事而辨或近乎遊說之嫌以虞舜之
明而云好察邇言以漢文之達亦曰無其高論此實通國體
用衆智之大端也至於米鹽之細務叢脞之末節 如呈米麥
布帛嫌及

呈押點馬諸宮扶車子百
姓司庫子補試人吏之類此特有司之職耳不當取決於

宸斷宜詔所司科簡之庶其正小大之分適權義之中延納訐讜開益聖智提綱揔要叶大德之不官造膝罄懷明爲善之最樂臣猥以庸望輒鑒愚素干冒 威嚴隕越無地景祐二年

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仁宗乞令宰相兼樞密使 富弼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元年四月上臨知諫院尋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

上 仁宗乞省樞密院歸中書 張方平

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歸於中書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柄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宦敢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爲理患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竭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才夫欲朝廷尊邊事密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 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備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茲事體大實在詳察謂宜講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

若又重於改爲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
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
舍徐更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汰冗濫之員
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不動衆　陛下幸
與二三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　聖心行之

上　仁宗論宰相不通邊事書爲將來之資　孫沔

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菲弊救時聖人之能事古之
士有負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冒主上之心非不知
愛身命保富貴身爲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
所　不以忘所補之大也自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

其間上人直士未嘗以言
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
其身者與棄於已前綱紀未嘗廢獨有感激進說之士輒
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壞哉陛
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
願少留　宸聽夫州郡
者牧守也皆簡能敭歷
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爲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
覆民力殫竭邊鄙之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晝至
陛下以爲吏人皆憂而
能進賢者朝廷之事不

太平者求端乃之士用讀貞之人故臣之蔽使無不知民之
要苦無不聞爲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諭史筆不可
備舉臣但見　乘獻繼政之年　陛下恭默之日看主置議
知白黑宗道李迪證齊醉奎以正直決君疏府曹瑀古泰紘
劉隨轉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
外無大故然猶旋繼僥倖閒寺威福未能盡去亦不爲景
祐已後丞相呂夷簡進當國政以擊羊可特必勿業引文達
黜忠言疑聲貢道稍稍使相出鎮旰昌以主隨陳弃仁厚
任子清濁參雜議不協忿爭時興即歲
罷免文司張士遜陸台席本非漆諫毀敗乃事戎狄始於
邊陲卒伍孀發於蕃部徵合繼徙行烽燧非須擒滅於體外

慚愧尚得二師屯邊守自奉薄斂政不擾人之效也豈不
相不進賢者爲將來之資但用不如白者爲自固之計故
陛下思當今之事無若丞相之賢猶豫召用大名再秉鈞一對于
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而州將許違賊
北虜屢取無厭兵戎頻興天下空竭則盜賊寧宰不得一法
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是由不能進賢退
肖爲社稷大計也今更簡以病求退　陛下手詔慰諭
德音恨不移鄉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言出
者丞相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　陛下無不從
陛下無不行終始顧遇而未嘗少衰可謂　宋朝寄言一人
而已未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誠篤信之恩

常漵前誰階於此智慮未有若丞相之右者使　陛下稱賢寸而　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請
斁簡而　陛下無某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今天下士大夫
織邪而　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者朋黨莊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請一介才
而　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未之有也嗚呼天下重務重
相授豈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至實之物猶當謹重言鑰
非博識者不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駭吏忽忘玩弄委諸
地而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　太祖以一杖與三尺
以五路定天下　真宗承經營之業數十年間治定功成
嘗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為萬世業基之計七鼎之手
定手足委璽心體未有得安者也推此言宰臣未有得久

幸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世方今比虜伺隙
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僞難知中國
之與我所繫加之民人疲弊政事隳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
非更張革變則不能鎮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已然之
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地之
請未及覺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秩推轂輟衣
委數十萬兵而遣之一日邀結舊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
帥處於閑地不得一睹天日之表不復用兵何憂樂進退
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此乃緩
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
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實於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

臣恐王崩羌解未可復救也而丞相便爲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歡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未救前過不念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致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謀佐取人者爲君子以愚儒無識者爲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安生靈焉　祖宗計謀亦未可保於終苟見張禹獨生於漢林作復見敗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官爲侍從班近清列職黙度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率上忤旨意苦論宰輔蓋不忍　陛下受隱晦之名逐

相書效邪之過爲後世所賤也臣又聞天子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採多士之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誠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爽喜在內則有詘虜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稽衆父補亦丞相素爲之地安肯按賢才於不次哉在　陛下察之謹之況國家安危之勢在此一舉亦不可不慎也臣見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有談兵略者諸侯之輩必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言之過也痛惟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攄闔之辭誰聞之說然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於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幸觀　陛下恕其恥闇不盡忠雖異日爲傾邪所害貶竄

誅戮臣亦無悔伏望　陛下念　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威
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於忠良去敢亂之散事
克復昇平在於此日則天下幸甚

上　仁宗乞延召大臣從容論議　張方平

臣竊見近日邊鄙兵興朝廷多務仰惟
聖慮豈忘憂勞然遂
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進對急皇
文書而罷至于論道經邦則未暇也今春秋氣清宮殿涼爽
臣願　陛下燕閒之際延召大臣從容賜坐與之圖議天下
之事則治亂得失盡在几席之上天下之勢可與
之安可與之危安危之勢頒　陛下力行之何如爾且帝之
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紛冬深夏宮禁自取散隔

上　仁宗乞令中書樞密院依舊聚廳議事　張方平

臣伏見宰相貴高朝陳執中等乞辭兼樞密使已降詔允辭
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不總　國初中書樞
密許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是後周世宗深意欲合二府
以復唐舊及晉高祖置樞密使以分謀議不一總於
主斷實須柄取以戎廣勇爲患邊防多故命宰弼兼決機
務國論粗合品會乃爲常今疆埸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蓄
北虜如此兩虜飢則噬人養而我知養虜飽且颺去兩相既罷

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議便如路人往來杜絕今雖有處分
庶干軍國機要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
廷舉動惜體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虜兩地即須聚議
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
已聽罷朝等解罷便令即發院子書自一不通啓諸房事務亦
罷宣至愚以爲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密令依舊常且聚議每
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無幾得以回報知儻仍舊分
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之時宣論施行

時爲輔臣學士

仁宗論宰相擇賢相而又委任

編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爲目標文不敷衍其時

君臣同德而已高宗之中興傅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闕一
焉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身
用之又其後世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
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
蕭何其治大抵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
任之至其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亶元
以任諸葛亮至導厥久之致也唐太宗成正觀之治非他也

甚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爲邪險害之所以速養虎之患隋高祖平天下自其任楊素之所以無宴逸之樂盡平之平真州破淮蜀由任杜黃裳裴度擒吳元濟而致也任之不能終以望甫鏄程异間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茲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嘗不致亂爲人君者必以是爲監則盛德大業二代之際未嘗不兼而有之矣

臣竊觀漢治郡縣司空屢置卿尹輕者然而尚善其久而至于子孫者爲美況任天下之事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

陛下由藉數璧擇賢爲輔自始即位又令所命二府之臣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承寵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拜相任之數月其再也于逾年赴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之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爲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明繼而悔之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然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望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善厚祿以温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甘言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黃紙則以爲榮此尤可怪也用二府之臣計非有稱天下之望者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又

今二不累月而星變爲異以
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
足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
危之士緣以爲言或以災
異則固當罷免或以使避禍
患則退自安全　陛下或
將不安其位也本之任者
安也若是則二府無一定
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
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
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
道而已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崇於後
世爾以　陛下聰明神聖
英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
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
爲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
前世之事爲驗多謂於大臣不利
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使避禍
所持不堅一爲浮言所移諸臣又
既不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
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
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
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
道而已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崇於後
世爾以　陛下聰明神聖
英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
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
爲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
任大臣者可謂難矣伏望　陛下
之得其人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
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
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審
責其成功人雖中材尚
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
難及矣

皇佑二年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上　仁宗論以青苗爲樞密副

臣聞昔　太祖時嘗遣劍將兵
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
幽薊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
心既往之失而圖將
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
於此數端瞞曰歷年而
人固必將勉強爲　陛
而又又則竟舜之治無
庶幾得荊南之地方數千
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
帝不用爲樞密使曹彬
對曰今西有汾晉北有
契丹今若得一使相
賜錢二十萬貫而已

龐籍

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土
奉 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
與彬之功不遑遠矣若遂用爲樞
極矣寵益之端不可前知萬一
之日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苦何
官爵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
見 國初武臣帥藩扶建大業平
數然未有起兵間登帷幄者今
中國心不可一也小人無知
不可二也朝廷大臣將恥與
成規而自比五季裂亂之政
破敵功失驚御之術乖勸賞
又以青爲樞密使猶
時爲宰相上此奏

仁宗論安危之繫於

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
嘗卷而嘆嘆以爲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
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
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
相張九齡專任蕃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
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
後聖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爲受病之原當
審之厥初也竊聞弱臣累疏求退誠慮 聖恩重違其請則
別須求之以付大柄今山摧別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
仍見多事可慮伏望 陛下深惟 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
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

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 陛下擢臣冗職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 天聽惟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如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 陛下留神少省覽則天下幸甚和元年三月上

上 仁宗論諫諍乃大臣之任 馬遵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蓋左右前後丞弼之任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平津侯不肯面折廷爭汲黯數之且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二王諸葛議事數往返歸當而後已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止之絳曰此職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止之絳曰此職

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得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況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為也且為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諫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首取妄名且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

望　陛下清閑之宴召對執政大臣以義理君臣相戒敕之義丁寧宣諭今後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
或失先王之典禮並須陳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為限如此則諸妖不能勝德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隳太平可致臣以言事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拔援大臣者豈為自安之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輕於事甚切惟
陛下財擇臣不勝皇恐待罪之至　慶曆元年上

上　仁宗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范鎮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居坐協燮論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虧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覺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參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大副　陛下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

慶曆二年四月上時知諫院

上　仁宗乞罷後宮營繕

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蔽矣不作禍亂

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差若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且切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纔染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

亦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率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此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　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譖者實爲青計者自

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當談矣而唯　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　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中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　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邊制於未萌察防大臣早決　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乖異常事若青之忠尊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以永保終始大言未前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且言狂計愚不敢自默至

翰林學士　上

二年上附爲

上　仁宗　寵百官郊迎宰相仍許私第見客

臣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宰相文彥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夫隆之以虛禮敬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自

范鎮

陛下用文臣博高明爲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誠不佳之以權而以郤也伏乞罷百官不得閤見宰相是不權之以令兩制百官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而以達 陛下之聰明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自今兩制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如有公事許就中書樞密院鎮上奏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兩府省兩制官不得與兩府大臣相見

馬遵

臣伏覩近制兩制與兩制執政之臣相見及臺諫往來兩地大臣非休假不得接見賓客徒彰 陛下有疑臣下之名而實無益於事已嘗論列未奉指揮臣歷觀前

代以及漢唐之盛小大之臣往來相見並不曾有禁止之文唯唐德宗之時朝政多僻臣僚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賓客故宰相不得於私第見客徒示猜嫌無補奉天之難及憲宗英斷不疑委任裴度遂除其弊得延英坐定社稷之功乃知馭臣之體在於明聽斷而不在於設防也 陛下聖明必照此理若謂新制已行未欲便改臣請以 先朝故事言之淳化二年用右司諫王禹偁奏請令兩府大臣不得於本廳見客以防請託時有左正言謝泌上疏極陳其不可 太宗覽奏即追前詔罷令如舊乃知此事本爲大臣若非 陛下特賜指揮中書避嫌重於奏覆伏乞早賜 聖斷以釋中外之疑嘉祐元年上時爲右司諫

上　神宗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　范純仁

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為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為國故虞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喜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　陛下即位以來審求輔相冢宰之位闕已踰年近得富弼委之大柄四方士民莫不鼓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一意以舊疾謁告入則隨班循舊不欲有為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　陛下寧宮召而弼終未樂就職切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間替闕是賴在　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孜孜旰昃不暇而弼乃以養病自便觀之安忍臣逸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　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攀攀失職而迫遽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布衣　仁宗擢為宰相　先皇帝暨　陛下以為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為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況　陛下懼災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迹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為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為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　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黽勉辭阿自為卷縮是非不欲明辨進退不敢顯言第具移疾於家使人主厭於容養然後翩然決去方為善謀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

養氣之言拘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璽身不以萬務之衆妨其養性恤已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自全即爲明哲之術殊非聖人朝聞夕死之義而弼以爲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爲恤也今弼若迴邊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成之迹弼亦有不能竭節匪躬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刑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弼與先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詣伏望　聖慈將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誕大臣聞之宜

行臣責如臣言爲是則弼宜恐懼修省不可更如前日倚賴自便速當靖共厥位同寅戮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貽治補弊之術延訪多士採擇羣才以副　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

貼黃聞弼以足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詢訪事幾別識人材籌計弼雖在家養疾不過安坐靜室賓客既知弼有足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弼有何所損亦乞　聖慈宣諭此意（熙寧二年上時爲知諫院）

上　神宗論大臣皆以利進　陳　襄

臣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參知政事絳以才望亭遷固未爲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　陛下

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
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爲丞相而絳
又領之曾不數月分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
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書曰兹爲三公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宮不必備惟其人此輔相之任也大戊之興
也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
甘盤傅說而商祀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興作禮樂遂致太平之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
斷能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侈欲程异皇甫鎛榮知其旨
以誅剥財利說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以异鎛爲相裴度
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季年昏惑曾鞏爲主之不若

乎利之蔽人也如此君人者之所任與其所好足以爲非
今　陛下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雖聖德高明不足
以致惑亦不可以不謹此臣所以利進如
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
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
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
以全大臣之節矣　熙寧三年四月上時爲侍御史知雜事

論除授不經二府

蔡承禧

尚爲安閒招討使李憲爲之劃畫議紛紛

雖 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

經由二府徑批畫旨下部討司此果有之

易以勝任憲傳之事攻難盡信然若無其

聖慮實不可忘苟有聞見宜以奏陳臣

仁知言以至既難備用則先參驗其平

祭其今日之所能先施行所能已先參攷則

類來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
圖回樞要往往皆衆矣故古之知治之
臣爲嘉謀以擇大臣爲重事重在大道不足以簡
不足以多矣夫天下之衆所措手矣所爲詔邪則數
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
貢以所行之言爲内言定而外言得以轉移所近習進
讀得以侵奪或交行直行而不領焉於公府或論
六閣決於樞廷則職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
人重忘須臾謀已令大臣詳論重之小者不欲迂滯
開陳後忠其宛轉而靡有留難或多咨忘而不
謹微其初小不謹其後衆言故

事有繫政經是當不下二府某白某事不繫
關於治亂安危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漸
況於邊廷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衆
也今至煩莫若邊璫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
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
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同勢位已極矣
而又以力爭則獲重權之咎矣大臣不勝其任
當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爲自斃之端不
之地積此而往言國家之利邪而又君逸臣勞
憂臣辱事甘固寵未有君尊而使臣得
主憂辱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者也臣不

章聖皇帝嘗謂李穆天皇如
何要予可謂能知其輔弼之方矣　太祖以
來悉遂御史此可謂能盡其彈劾之臣矣蓋平
時後日可用者以言責以言責成臣伏觀近世朝廷許以
臺臣所以白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其職監司侵
奪其職縣令之職方今之弊在
蓋司之職監司侵奪縣令之職方今之弊在
於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遠
此則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　臣欲
諫官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
間　陛下總攬其成裁斷其可
大臣論奏人人自任其

臣伏觀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兼亮天地然皆分治衆事同上奏稟

職蓋准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
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聽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
朝之制每便製造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　先帝修
定官制乃除授臣寮及與免平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
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以省長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
蓋亦鮮矣此蓋　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勤政之臣大率
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　陛下始初聽政理
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選擇安危治亂均任其

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
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伏望
聖慈留神省察明降指揮應三省事令進呈取旨者並令三
省執政官同上奏稟浪就本省各舉官制施行元豐八年十
五年改官制後政柄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
不復校正王安礼晦蹟不平欲正其事而力不能也至是
公著除尚書右丞被命未受即爲上陳之詔
應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

上哲宗論樞密院侵紊政體 劉摯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應省部牒尚書左丞右丞侍郎左曹右曹
除左司諫等事令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觀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
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
進擬者蓋分職各有所治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
旨者以出於差除則臣僚進退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差
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院何爲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
容縱樞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謂國家所恃者在紀綱
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
下則政無多敗一有奪移何患不起況朝廷今日正當尊強
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壅權僭之心今廢
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踰法
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宮守漸行私
意以害政事上則陛簾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
實繫國體欲望 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寮九

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施行貴正名定分事
無侵踰以尊朝廷以正在位

貼黃稱臣又慮七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 聖旨特許
摳衣院同進惜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
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紀綱以安
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恐隳失體例元豐八年十一月
上時爲侍御史

上 哲宗言大臣情志不同事多壅滯劉摯

臣聞朝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
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御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
無川比之士苟人懷異意情相疑則必有僻違之政而下
爲向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臣伏見昨者 皇帝陛下大

皇太后陛下聽政之初慮深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於振滯
滌繅貧利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遠至海隅莫不
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
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宇內顒顒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
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
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辯以肆情者有忍恥以懷祿者
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止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
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囂擊天之化雖曰久於其道
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於一
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則方今邊
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大不可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

望解者誰當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　皇帝陛下以盛年臨諒闇　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斯時也而輔弼不成相勸激非獨政事壅滯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黨日固憲使傾險之士煽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　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心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元豐八年十二月　上

哲宗之事論相之得失

梁燾

臣聞自古聖君賢主在用宰相想必取天下公議之所在者得

公議則人望得人望得則人心得得人心則四海歡欣交通而無事四海歡欣交通而無事則坐享太平之福隆太平之基矣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嚴靜仁明與天無私恭惟　皇帝陛下孝敬聰哲品隆正統宜得老成道德之臣以爲宰相濟以二三耆哲同寅協恭感有一德使聖賢事業相濟而成康靖之功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夫天下之人所共尊敬依歸者人主也宰相不敢爲敖慢傲是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喜之公議從而歸矣以其盡忠盡公也宰相敢爲欺蔽傲慢是不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怒之公議從而去矣以其不能盡忠盡公也當公議所歸人主雖欲不用之不可得也若不用之是拂天

下人之喜心也邦國所以安者以人有喜心也喜心豈可抑之哉雖欲不用亦不可得也況有用賢之志乎當公議之所去人主雖欲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怒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人有怒心也怒心豈可激之哉是雖欲用之亦不可得也況有去邪之志乎前世之主皆崇用輔佐以興起治道然而一失所由流患後世初有害政之累終有難制之憂甚許懼也唯聖及賢主為能得之於是獲上天之敷祐治四海之權心其初至明仕莫易也臣輒言臣人主聽言受事之規摹以廣論相之得失唯 陛下留其思而裁擇焉宰相者思專權固位竊用人主之柄弄七夫持權之首習強矣未有不好其權者也居位安者貪寵榮未有不固其位者也

權則已人為切固位則其謀尤為深公議之所不與也有少

險行已夙夜在公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不敢避所難不敢忽所易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好權不固位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朋黨以私戚公相為頌而蒙人主之聰明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中立不倚孤忠自守進一士必以其公與言而不敢以私愛也既進之必曰主上之明以避其恩退一吏必以其公罷而不敢以私惡也既退之必曰朝廷之公以當其怨國家之事必正色直言力行而不回不委曲交結以避一身之危不俛仰顧忌以藉衆力之助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黨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以權位妄自尊大以逼主

勢上有輕易人主之心下有陵侮多士之氣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謙虛冲約折節下士不恤己之勞苦以君逸民安爲急未恤己之非違以君裕民富爲先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以權位妻自尊大者是公議以爲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唯君意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爲顯言依違因循而不爲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大公至正爲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忠言嘉猷侃然以行正事意在成國家之利而除生靈之害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正道事其君矣是公議以爲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招結私恩報善酬正誘集羣邪陽尊忠良陰結姦慝據要路却爲

黨一倡十和表裏相應等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志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靜民爲事謂爵祿人主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平行而直流開張公道銷除姦朋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恩矣是公議以爲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要古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爲安榮失之以爲憂悔故聖君賢主忘明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真僞邪正判別白黑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白強明德任賢勿貳用公議所在早命二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矣一旦明制布告廷臣喜色相視國人歡聲相聞四方忠義

咸歸一德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疎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爲
眞且熟輒敢布於天聽願　陛下信其公議之在下者果如
此也臣遠當詔書許觀政事仰識聖意明目達聰欲通下情
而盡公議樂聞直言不吝改作是正人端士千載會遇不可
失之時故臣不敢苟舉細故上瀆　宸聽竊惜越論國家
之大者遂者臣區區之誠以謂人主之職不論一相論相之
得失安危之所以分千冒　宸嚴臣不勝靈鄙竭誠激切之
至　元祐元年正月上
時爲太常少卿

上　哲宗論擇相不可不謹　上　巖叟

臣切觀詩書所載歷代傳記之所著皆稱帝能事莫大於
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得其人則四海蒙其福失其
人則萬姓受其禍故堯之所難舜亦以爲難禹湯所慎文
武所法成康所守皆以此也伏惟　陛下聰明天縱睿智
日新進賢如不及退佞如指白黑之效也今輔臣缺位
政方踰年而治道已清四方已寧人之心驩欣交通而無
所不足者　陛下進賢退佞擇賢而任之必無所誤然中外之人莫不翹首
拭目以觀　陛下此舉臣不可不告　陛下其戒之重之孔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陛下以孔孟所以不輕
信之心而取之庶乎其無失矣　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
也不可不勞心於初以求之誠得其人則　陛下逸矣念佞
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初以別之誤進一人則

陛下憂矣自古以來世主之患在喜高名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名之下有姦才少文之中多實器不可不卞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帝皇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搖矣羣邪類升百僚交作陛下雖欲莫枕而卧有不可得也 陛下之憂實臣之憂敢貼黃切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差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進若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進朝廷譁然雖陛下悔而欲罷亦有所以不可不慎之者也 陛下傷知人之明 初若不謹後致人言則

哲宗論宰相不當關決細務 上官均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事有煩簡則心有勞逸位尊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庶事大率相之職弼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爲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爲當里負廷尉內史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曰公爲僕射助朕

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陛視諭
務爲左右承大事關僕射比
比年左右僕射每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餘少不下三五
十又省吏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　陛下臨
御之初講修百度左右大臣所宜盡心盡謀董正綱紀以副
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勿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切恐
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稽核之操術繫矣
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廢不舉之處
臣切爲　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
王體斷國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爲不重臣欲乞以省中
事務類分輕重某事爲關僕尚書某事爲關二丞可以決者不

對曰書言明見於者恐文閒二丞至二丞可以決者不必
白是則仁愈高者任愈大者職愈大務得以專慮而詳
命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專慮而詳
建萬世之基業豈暇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元祐元年十月上時爲監察御史僕射司馬光等入白劄子
進呈言欲應尚書省事皆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
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便改條
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
省當呈文字並只要左右丞一面批判施行事體稍大
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
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大曹判斷不當及
注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
弼有不當及无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
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上　哲宗乞合兩省爲一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治國家設官分職張

立治具上下相維修設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舉事循其
陳迹帝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揔百官而九卿分
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盡歸臺閣尚書始重而漢
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
奏事文帝授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
中書親近而尚書踈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
多與之議政事事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
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
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參豈政事堂
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 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
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
末諸司使內臣稱樞密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
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
事其權重於宰相 太祖受命以宰相主文事參知政事佐
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
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
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
旨降敕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
改文書簡徑事無留滯 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
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

實考前日之訛譌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
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二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
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
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
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
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
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飛錄下尚書省尚書復下六曹
去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
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而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淹滯
文本宜簡門下省欲乞封駁中書省錄黃檄發院司未
當者令覆職則有駁正論紛紜執政大臣遂

會署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
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
批文字又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
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爲反覆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
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
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議欲乞依舊令中書
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
章奏已有 聖旨三省同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旨
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
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
兵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並特與減三

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号令之出亦不為不審詳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自不繁行遣徑直於　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日且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修立元祐元年光作奏狀同上會光薨四年八月弟之子康始録進呈

上　哲宗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　朱　光庭

臣竊以君臣之義均父一體服肰或傷何痛如之司馬光天生正人為　陛下出整齊法度惠養元元内則招俊乂以在官外則鎮蠻夷而欽祇　先志蓍天地大節扶邦家正直格神明康濟逮黎庶佐佑　聖政除去敝事十有八九朝廷已清明矣天下已安樂矣光雖疾病日致公心未嘗離去以至盡瘁沒身至誠至公古今無與比可謂之真宰相矣　陛下天良弼痛傷應深今司馬光身雖歿而政政為朝廷深意願　陛下勿忘也司馬光之才業人或有之其愛君愛民之心求之天下未之見也愛君不敢欺愛民惟恐傷而今而後　陛下每見敢欺罔吾君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欺罔者何以見之謂吾君不能居仁由義而又不能陳善閉邪惟能逢迎其惡者是乃欺罔者也每見敢殘虐害民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殘虐者何以見之厚斂以困其財勞役以竭其力竄匿黷武置之危地

是乃殘虐者也此皆司馬光平生之深疾願 陛下常存心以察羣臣使公忠進而欺罔退豈弟興而殘虐亡則司馬光之死猶生之年也方今 朝廷法度雖已修而未全惠澤雖已施而未洽正在 陛下堅初志思至忠勿惑小人邪說而忘司馬光所以爲朝廷救弊之意不可變易已行政事也明堂大禮已畢張璪必當罷去 陛下勿固留善退之可也命相 陛下必有以處之執政中尚闕兩員除授之際宜取天下之公望以忠厚公正器識宏遠可以勝大任者任之勿爲近習所惑妄有所許則言路幸甚臣亦妄言矣伏望 聖慈頒深思慮慎擇任股肱以安天下

上哲宗論司馬光相 劉摯

臣伏見右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悼一詞皆曰天乎不欲遺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遽此何理也臣恭惟 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忠誼諸左右舉天下以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盡道忘身徇國雖古之風夜盡瘁以死國報其純誠至公足以薦天地而貫神明眞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 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美光事君之盡節而以 陛下任賢不貳爲難能也今光云亡 兩宮軫悼即日臨奠賻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爲之哀歎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頻巳相與有竊喜

之意蓋小人從來快快不便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
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 陛下
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辦遂可以乘便投隙
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且 陛下為政以來收按衆正
布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闕色有未齊者至於
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 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
保邦愛民為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行之今持經變
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 陛
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竟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
乘之此臣之所以為私憂而獻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
蓋今上宰臣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

論籍籍謂文彥博忠義必代光之任臣固知不然然萬一之中
不可以不言彥博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假其威望以為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
軍國重事 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
任之以為相二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
其繁衆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辨非所以處彥博也又彥博
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平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紛紛皆
傳之為笑若君王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
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
位高有所薦者 陛下遵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
非所以安彥博也昔唐德宗博論此事矣故今日之

命相實輯天下之安危興衰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　陛
下詳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
越待罪之至惟　陛下赦其輕
上　宣仁皇后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奉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
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奇神仁化不慮其他遂
共以爲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　陛下即賜允許臣以　陛
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
廉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
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
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
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衙人情必有土
張之者致煩　陛下宣救戒諭丁寧徵臣固宜佩服　聖訓
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　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
臣子知無不爲之際豈宜顧慮形迹苦思縮周防今所用大臣
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獎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
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
臣則爲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裨蓋人臣以
匪躬自信爲難婉容苟容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
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　仁宗
皇帝唯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使從允而使臺諫察

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
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
陛下方稽　仁皇之治聖慶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
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
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羣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
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
幸甚

貼黃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
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　陛
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
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懷顧望所尚
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況　陛下
以公望謹擇之人哉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
敢太深若不過謂事當剋致不可黑白太明如此則成
朋黨害　陛下和平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聞言誤
陛下不細又蒙宣諭讐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
可輕易覓解臣愚以爲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
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公已從
人便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姦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閒
以惑聰明古今毒流頗鑒不遠權　陛下稽則唐魏徵
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　陛下溫度博責以不避形
迹遠嫌疑證謝臣同心一體豈有置至公事

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
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重事形迹此
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而言之元祐元年十月七日同知樞密院
上　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　公著
臣伏思　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
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寧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
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
若以爲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
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
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又以直言廢棄
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讒嫌之
人飛語中傷以惑　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
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
思　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　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
之道調平喜怒以復　仁祖之政若十八臣者猝被罪則小臣
何以自保臣受　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
國於不傾以報　陛下故參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
隕　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留　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
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元祐二年十月上
上　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呂　大防
臣今據呂公著封送錄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爲門
下侍郎韓維自奏范百祿不當司馬京及稱一

面繳奏元降指揮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重　陛下
自初臨政擢維於沉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
盛德爲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
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論列必已竭盡
至誠上裨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爲開納況維所坐至細止
是拙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
之意繫今日治體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
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懇至願元祐二年十月上
時爲中書侍郎

上　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范純仁

臣竊聞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視韓維忠篤實稟於天
性議論嘗劉摯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　陛下用爲執
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　陛下寬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
弼成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俟封章陳請遽然遽
去公議有妨人望行諸廟堂誠恐有失　聖聽致　陛下用賢不終使
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損聖政伏望　陛下深
加眷思或因臣寮開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舍己從人
之心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
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雷姻戚既欽　禪聖
慈編詢文彥博呂公著已下諸
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
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
聞訪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　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

戚徧問二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無不誤　陛下至么麼戒之意元祐三年十月上語為同知樞密院

上　甚禁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王言

臣昨日班崇政殿上奏聞班列中口語籍籍云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未審端的然聽說駭異過於傳說陳誠欵唯　陛下留聽伏見維秉心端亮有古大臣之風在經筵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為朝廷得人觀維辭氣慷慨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道合千載一時故發激厲忠悃有補聖德若維別無過失而一旦罷去中外之人所以驚駭不安者明示中外使知然無疑非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二省同共商量貫容維得專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蒞丞轄之日被受德意今來進用出於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援引但盡心報國臣仰服　聖訓日夜惕勵思報萬一今親中外疑駭之事而隱默不言則有負　陛下知獎臣亦何顏處此伏乞少留　聖慮若維別無顯過伏乞　聖度包容特寢今來指揮兼維曾以年老請外

勃帶同繳以公自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論韓維不知其親之人所指擿外間明示中外使知然無疑非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二省同共商量貫容維得專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蒞丞轄之日被受德意今來進用出於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援引但盡心報國臣仰服　聖訓日夜惕勵思報萬一今親中外疑駭之事而隱默不言則有負　陛下知獎臣亦何顏處此伏乞少留　聖慮若維別無顯過伏乞　聖度包容特寢今來指揮兼維曾以年老請外

他日若賜允從即君臣之間恩義兩全元祐二年十月十
日特爲尚書右丞
第二狀

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

曾肇

臣前日輒違詔命妄陳所見退省僭冒恭俟刑誅不謂陛
下赦其狂愚特賜詔札委曲誨諭如父訓子臣豈不知從命
順指爲得理逆命忤旨爲有罪然臣一門之內世受國恩
陛下擢臣備位近侍保全長育德澤深厚臣雖貪於承命懷
不盡之心致天下之論謂陛下聽決萬機二年于此辨別
忠邪賞罰功罪無不曲當而獨於此有過舉之累則臣之負
國罪何可逃臣之報君義非父有此臣所以不避萬死之責
傾竭肺肝冀有補於萬一也臣前奏乞令韓維前後所上錄

所爲不正非欲令維與
與不欺蒙前後所上錄
朝廷別白罪
豈可謂之欺
然明正典刑人心自服
否人物不一一須彩文
心服與不服爾豈以一
所陳列須具劄子奏狀自達非如執政大臣朝夕進見故不
得不然也古者坐而論道謂之公豈以具案牘爲事哉今
陛下責維徒以奏狀不公豈以具案牘爲事哉今
人心懇惑以謂 陛下以疑似之事而處大臣恐於 陛下

盛德不為無識也勢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議論
否或又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 陛下推赤心以待大
臣之誼亦非大臣盡心四體以事 陛下之道夫執政大
臣天子之所體貌所以共安危治亂者也今以讓人主之
尊如堂廉遠地則堂高又言二千石尊重難犯
乃能使下大二千石蓋一郡守爾猶不可輕易況之況 陛
下左右執政之臣有黨陛之勢者乎 陛下厚恩養朝
廷重祿豈有私一韓維以負 陛下然區區憐憫不能自已者
為朝廷惜進退大臣之體不爾代望 陛下察臣忠潛神熟慮
儻蒙採錄之如前奏施行所有謝辭未敢具狀上聞謹
具上聞為中書舍人

百官門

宰執下

上哲宗論呂大防劉摯　范祖禹

臣伏見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陛下惠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有廢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頗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龐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

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爲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百司馬光爲相欲知閭閻利害及部內吏部欲知財賦利害及部內事皆與衆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州郡利害丈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尊佳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爲害必甚臣望　陛下時出聖斷以徵飲輔臣無使大謗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閒窺測聖意　陛下深居惟幄　皇帝未親聽政尤不可使宰相擅重宜防其漸鄭本以酸直敢言　陛下所自放擢

當居中書人多言其不語與言事官相表裏純仁好用親戚昔不與之語於言事官皆使之言事官皆使之言之此心固亦多矣況宰相若不得已而爲之尚以爲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朝廷何所賴天下何所望哉又識別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數爲大臣所劾下則數爲輩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天　陛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知人之難也昔　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爲相聞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奪爾後果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眞宗用

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
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　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
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　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
韓縝作詞不合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
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
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
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
之所深憂也惟　陛下稍自攬攬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臣非敢離間君臣　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兒不
以告　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

大防有賢相之名天宗社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
使　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區區愛國憧憧之
貼黃又言兼非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
官論奏　陛下已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此仁與王存
則固執前說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
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唯見其順己而不
自覺移於下古之強臣皆成於此惟　陛下深謹喜
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元祐四年七月上
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執政事簡得留心遠業　劉安世

臣聞非主簡不足以待天下之至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
之至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萬人之主之職也又曰

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聽百事之要燮歲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擢不容虛受是必所任俞隆而所擇俞簡而所得俞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專其守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 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采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貢品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兼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爲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已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閒無所可否謂之旨

長開元中吏部首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循此詞於選曹其後侄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貴而重已權廢公舉行私惠是使周行品庶苟不出於時望之意苟則莫致焉此乃僥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

[illegible]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營幹左廂公事承奉郎劉秩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下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鄉道者誰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 陛下圖任責成委任輔弼之意哉伏望 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

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皆監司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致失職元祐三年上時爲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僞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安護眞有去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制樞密二年以禮宰相率三年以禮去者皆可以復用少罪去禮七者雖著勳勞亦必

必有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移以自愛不取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宰臣三年引避位朝廷宴召自有恩數其優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並在位之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皆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夫化之皆靡勵振勢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浸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

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皆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歸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言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之之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至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又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可進者以其賢退者以其賢退者以其禮去而徼求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　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蓋正爲如此若蒙　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並不爲臣言之所指摘不爲公議之所不容天地之賜足稱　陛下主張之無窮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　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　聖慈以安危爲計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與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兢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矣不美歟伏惟　聖神采納天下幸甚元祐五年四月　日　時爲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劉摯蘇轍

王　巖叟

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累日中外之議恒感

二不宰切以擊自　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修陳政事排斥姦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以
爲當而大姦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固出于　一時勠力盡忠之臣輩居其最貴　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
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詞
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羣姦之心非所以爲
國家計也臣每進朝廷愛之士尋　陛下高爵厚祿者雖多而
與　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退斥臣反復
念慮竊以爲憂懼輸素有時名元祐以來維新助正竭力亦
多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　陛下進退大臣
一體有所未允況言事之人易可測臣不知拔肝

膽事　陛下之日久首爲可信邪足一踐言路未得其服心
者爲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爲地者
陛下何不稍緩其語試加考察辨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
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愛願
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能有以闚　陛
下臣遭遇　陛下非常之知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
恩默默自守臣本欲俟來日垂簾而奏以當行事齋戒不獲
登對須至冒昧　天威進此狂瞽惟　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度言者欲盡襄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
惑　聖意然自古姦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爲此
無形之說以肆譖閣　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察元祐六年

十一月上時爲簽書樞密院事

上　哲宗論選用股肱須極天下精選

范純仁

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　陛下則哲之明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　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　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須宜舉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上誤聖人之德伏望　陛下深察聖念少察愚衷審推舉直之方以補安民之化

上　哲宗之喪范純仁

張舜民

臣聞物之尤者莫甚於燬城露事之急者莫過於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二事者猶未足喻也東朝在殯　陛下初總萬機求助之心風宵在抆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盛德日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已來朝暮恟恟至於市井行路之人皆謂宰相爭議不叶出而避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　大行太皇太后殯殮未乾服肱之間已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微間謀亦未必至此又見已經雙日御殿別無宣押指揮便謂　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任浮論百端不可縷數然臣愚獨念　大行太皇太后召范純仁於服藥之前而　陛下聽其去於　大行太皇太后之後不唯君臣去就之分如此之速小人間諜之謀由此得行使朝廷治亂

之端自此遂分而於聖德初政亦有深累在臣之愚與凡百
姓在廷之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為　陛下惜也嘗觀前代
去留大臣所繫甚重近日劉摯蘇轍之行有如遺矛中外之
人不知其由識者歎駭疑惑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
者之得自安乎一年再出相二年三出相非朝廷之美後雖
有皐夔稷契誰肯盡心竭誠以事　陛下乎上則大臣自疑
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知以臣之愚不若且留純
仁仍乞　陛下面戒二相使之叶力濟務勿聽間言內足以
伐小人之謀外則以厭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純仁欲
去　陛下能留之小人有謀而　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
臣知君非聖聖不羙哉臣職不在言路身非適臣獨區區之誠見
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窮痛東朝之委託憂　陛下之孤
惸伏思雪澤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竊元祐二年嘗備員御史上殿親聞　大行太
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寮且要盡公勿令小有
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誦德音不
勝摧痛元祐八年十二月日（時為左司諫）

上　欽宗乞復李綱書職　陳東等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若社稷之主也詹不顧身死生
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
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
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若李
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
社稷之賊也　陛下斷然不疑拔網於九淵之中不一二日
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網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
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網任賢矣斥時中而不去復相邦
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
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
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
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
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未足爲辱況　陛下之神謀
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
勸　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艺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速
去豈貞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
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
遂令京城之人闃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　陛下建言
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塗炭　陛
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
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
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
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敝未嘗肯發一言以圖
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
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略不可否於其間

實陰助離以貽今日之禍　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
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
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　未可知且虜人既
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暑我畿內大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
跳梁聞　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
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
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　陛下罷綱
非特墮邦彥等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
欲割地與之曾不知　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況河北實
朝廷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
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　眞宗　仁宗
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已增幣以塞其
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
欲棄　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
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
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　陛下言其一二願
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航或給木筏爲避水計綱悚
既爲上言之至爲故臣請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宇相
骨肉盡留京獨綱妻婿來管遷徙　陛下方深北顧之憂
而左右無一人爲　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
之用心可見矣　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重斥五人端士乎
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屢罷則童貫劉開邊隙以貽今日之

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臨雲中之後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
朝廷曾不議其之罪何網不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網為
輕在朝廷為重臺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　陛下即反
前命復網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　陛
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著星一問之呼軍
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洽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
曰綱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際　陛下不可不審　靖
康
元年二月東宮
太學生上此疏

上　欽宗乞擇相　雷觀

臣為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
事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禍其後臣入
太學九載真知權臣果能以言路為障言路塞甚於惡而臺諫官
徒備員以進不聞一言使　祖宗紀綱法度蕩然殆盡天下
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猾夏盜賊橫發也善乎臣之友人議之曰
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
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擅權為蔽不可得也言官得以
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默取容不可得也　陛下臨御
之初即下求言之詔詔下踰月上封事者不減千數然未聞
以某人言某事實為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為害而罪之
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瑣不足取邪無乃
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且遏而不行邪比獻言者不

能無疑也當今所當定一言而已相是也　國家崇寧以
來相非其人官非類進私昵者富之惡德者貴之賢能之士反
斥逐不用自爲黨黨其治亂不待人曰而後知議者已分於
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以嚴　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
復何益乎然不定其爲亂之階則異知其播亂之遺臣爲
陛下略指前日宰相數術之大者一言之假納述二字而行已
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尊上二字以逞己之
私欲進直言者以往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而諫者以
純正用數術既行無所忌憚敢壞祖宗之法度紊亂紀綱罪所不爲
莫可勝舉致使黔黎幾危社稷而　陛下受奚大之罪厚者
　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嘗有悚懼之不聞有也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
而使之畏服士氣國論起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思
食其肉不厭而二人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
不畏疆禦而退不肖乎　陛下知其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
先後緩急之序乘宸慮有爲　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

呂晉叔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重貴不可再遣今果如其
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
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終未能死則宜引去
然亦持祿不諍不過畏章重貴之禍也今日之禍豈前日肉食
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臣不軌取士
為相四夷不恭陵辱為將今何等時而通貴臣邪自 祖
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其人可相其人不可相無
非天下之公議此最急務 我 陛下盛德崇寧以來臺諫一蒙
時相按擢則多學私昵無有直言之者今此亦不可不察也今
日之切急毛 陛下誠心 觀為太學生時秦元
之輩 上尋有旨 勿出自
上 英宗論小人天下安危在宣相得失 許翰
宣等專事 觀言秦檜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與於天下
觀妻舜在上世必有小人堯舜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
為治能相反如此者蓋錯之得宜而無附離之失當也故
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立其福是以皆謂之福置之失當
則君子小人各為禍是以同謂之禍所謂當與不當要在
內外之間而已矣秦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家內健而外順
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家內昏而外陷者君子之德柔
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
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一統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
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否小人疾而以君子為

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盡知天下之
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當盡察今下之小人睽而遠之則雖
堯舜之聖猶難一此義國甚易亦必有要舜選於衆舉皐
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
有解小人退也說曰君子小人上下傾植內外逆施奸宄充
斥臣未易廉論而獨竊植 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
輔中書蔡確之頑固以貶植南荒而播告天下四方聞知悵然
失望此則 陛下既皆加罪之矣今又相張邦昌於廟堂則
異古二所外今之所內蠻夷猾夏之禍豈啻如植本邪臣切謂 陛下
正植之時置相不可不慎之時置相不可不慎之

大中祥符八年 上 仁宗論執相當同心協謀 余應求

[illegible]之後才疏[illegible]
[illegible]其相為至無復取
無相而能成大業也故
平周勃為唐太宗
之君則必有英雄
大夫之言於國人驗
而用之此孟子用人
必為治本
先王知人之道要
公聽並觀
之言於諸大夫驗諸
國人之言然
之言於諸大夫驗諸
國人之言然後知其賢
之法而易所謂奉者故臣輒敢先陳之

臣嘗讀古人君立儲帝王之選者皆有同心一德之臣以
大公至正相與私門由是道謀輔佐爾後經綸周旋以定
雖殊而不乖於用悠悠歸
邦家以立未度以施教成莫大之功定可以
事必明之昔唐太宗也元齡
莫能奪之又如晦至
不同同歸于治故能
諸人謀佐開元治隆中興垂三百年間輔弼
考其所謀非唯若臣
心哉又有武
公又

廉蘭賈寇聚之所　祚也然而議論趣捷不能無異吾當公
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　同也　陛下公所注意而任用
況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　若不過一二大臣以　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怯李綱
失之果徐處仁失之　善失之懦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
弱而失事機失之黑　著譯不足也其敝則銳於事而或過
舉失之苛者識不　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體若能各
夫其短無任私情　麗　照
克斷器不足者去　果而讜
處可安時漫寬為　中朝之助矣非特此也種師道姚　皆邊
縣若有謀臧　筆
為　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
也及姚古至併與師道罷之成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
臣謂廉蘭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泣
正在今日　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
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
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　陛下雖未能深居高
拱亦可少安矣　陛下更宜留意論
遠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實　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

百官門

侍從

上仁宗乙侍從與聞邊事 余靖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關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
唯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
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 國家
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
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
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
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為漢史稱之以為美談

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　陛下裁之（慶曆五年上時知諫院）

上　仁宗乞詳兩制兩省上章論事　何郯

臣竊以古者人君聽政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是故內取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之議於下使下情無不通然後中外相濟政理所以無過差焉今　國家設侍從之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或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而自安於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彼言責者唯御史臺官僚下逮一餘員而已欲　陛下聰明無遺政理無所失者不可得矣臣竊從臣聞太宗置十八學士與之議天下事故至觀一代稱爲至治斯則有集賢學士張說以圖國政在德宗時則有翰林學士陸贄以參我機以至憲宗得李絳而不近偉之弊敬宗因宰臣厚而辨忠邪之分皆由時君開懷意以待臣下故感慨之士得以效其節今天下多故政令或失者不一使賢智之士騶馳尚恐不足救其弊若循默苟容拱默爲高以言議非所責則朝廷之事何寄爲近日公卿伏聞中詔命羣臣論議時事斯誠　陛下求治之志務通羣議之意也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令兩制兩省臺諫侍從各盡忠讜悉心以聞朝廷開

朱政令過差覃機利害雖非言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慶曆八年二月上時爲殿中侍御史上仁宗論呂溱等補外劉敞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之意故誰昏息治亂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矣不可勝察此臣伏觀前代之大患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一或蔓延國家之害求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肯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載戒謹若在此而已先正臣當難退恒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盡君之耳是所以難退也言之不用不欲自觸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察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用者棄而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權發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質無罪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棄之使四方之

雖因而競起此則邪正分別之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悉 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

二年六月上時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

上 仁宗論呂溱等補外不稱第二狀 趙 抃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一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今正人賢士多心難可以詢訪右大禮法可以質正耦見乞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而去朝廷有何自剪除羽翼兵臣未見其能致泰也臣愚知之深知之熟知之審知之詳知之悉故不避斧鉞之誅冒昧而言之惟 陛下察焉臣聞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

端也臣以孤拙忝侍從日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悉 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

二年六月上時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

上 仁宗論呂溱等補外不稱第二狀 趙 抃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一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今正人賢士多心難可以詢訪右大禮法可以質正耦見乞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而去朝廷有何自剪除羽翼兵臣未見其能致泰也臣愚知之深知之熟知之審知之詳知之悉故不避斧鉞之誅冒昧而言之惟 陛下察焉臣聞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

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荊南府侍從之臣如此備員無幾今又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拔去羣奸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所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謨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得正人而致之然也

臣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

二年六月上時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

上 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 光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

人君降心以求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台怠便以自疎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 祖宗之時 聞君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畫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堪所任是以黜陟取捨時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 陛下清慤蒞政有西漢鉏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事偽未甚盡知臣謂宜

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庶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 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聽

明禪益大政治平元年六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庶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　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機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淆之謂昏下情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曠廢曠廢則萬機垂亡亂之至也極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　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無裕後昆是由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　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讒舉末當見疏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柔懦不喜見朝士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溺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見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　太祖　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疾苦無不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唯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很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　陛下以帝王子孫長生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顧即端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衝冤失職者何由上聞踈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將於此乎在臣所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　陛下深爲國之要觀唐虞之

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　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治平元年六月上

上　英宗乞詔侍從真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毋日輪一員真宿崇政殿或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嘗面奏仁宗皇帝每夜則宿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　陛下欣然開納深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蔽　天聽沮壞此事欲　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臣相接以壅蔽聰明固權寵者此忠臣之所爲而　陛下之禍邪臣願　陛下深察此情斷自　聖意使之更直　陛下每日臨政餘暇宜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陳其智慮所有而　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昔姜嫄簡狄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直有舊條只乞　陛下傳旨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實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乃極非難行而所益甚大惟　陛下留意治平元年八月上

上　神宗乞降詔督責侍從論朝廷闕失　范　純仁

臣竊以古者三公之下即建九卿皆所以左右王朝協贊治

道蓋祿厚者其報宜重位高者其責當深理之必然不容僭濫　本朝自兩府之下亦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貌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撙曷捨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已之職事言寵名則亞於四輔論補報則同於庶僚人情既緣因循朝廷不加考核況今來災異之後是　陛下宵旰之時凡在近臣正宜盡瘁而其間甚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趨之不趨謹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不稼取禾莫斯為患伏望　陛下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有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表章並降詔施行詔詞具見鄒浩奏劄中

上　哲宗之輪侍從官進對　孔武仲

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之罷侍從官轉對而事言以朝夕論思之効朝廷尋已施行陛下詔論思者侍從之事然苟不持之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又各從其意論思之効果安在也昔唐太宗聞直諫則嘆激之以不言事則思塞之慮蔽所感舉下自動是以終正觀之世中外無壅激之患朝廷無

羣臣又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八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
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封章言政事得失何其少也豈非
言路壅塞所致乎 英宗皇帝嘗謂范純仁曰近日風俗可
嘉羣臣能異衆言事如此吾曰有益矣 仁祖 英宗汲
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之政至今稱頌昨日
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進對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
陛下聞其規戒之言亦多矣況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能言
天下之事者固多思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
及 仁祖 英宗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
意輪流侍從臺二人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
轉對之法雖廢論思之責猶在也 元祐元年二月日
時爲中書舍人

上 哲宗論近臣不當以直言罷黜 彭汝礪

臣竊聞禮部侍郎曾肇以議禮不當之從不罷黜蒙恩降制徐
州給事臺諫臣有言臣竊謂南北郊祭事朝廷已討近臣
集議或同或異乃是常理必以此罪黜一從一倍如肇用意眞
國家之忠臣朝廷容納直言愛惜人才義當爲政今體問書
告已到吏部臣以爲過矣伏念才難久矣人當千百億而
無一二或有之或流落而不偶幸而有之又既得之或棄
於無所用故治安之日常不足而危亂之日常有餘孔子曰
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肇者其文可以當大命令其學可以
決大謀議頃在西掖屢能補縫闕漏及還禮部遂能是正英
宗稱名觀實謂之賢可矣且英宗之禮不經見如臣輩皆莫

遑安其能奮不顧身忤大臣以為過陛下言者獨肇而已朝廷
既不用其言又遂黜其人故臣以為朝廷非惡肇議
禮論其言過當而已夫言不直則道不見今病者之求藥雖
病之愈是望故雖五毒徧施針艾切骨而不為過使雖香味
顏色之悅則甘雖不足治病適足以誤病書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肇之言雖有所拂
以道觀之為當矣夫欲榮惡危辱人情之所同也臣願
陛下少留神明以其理度之今人不肖朋比大臣而肇為朝
廷明是非論然否此為其身耶以國家故耶順從緘默則速
得福奮厲激昂則遠得禍而人臣終不忍不言以負 陛下
此心不在其身而在人主不在其私而在國家可見矣曰
人臣避斥膽拔腹心為 陛下國家長久慮患而 陛下屏
去不容此其計也夫上所好惡人之表也今侍從之臣不
能依 [illegible] 而 陛下去之則孰不願附大臣今一有言而
陛下去之則孰不欲學不言近臣孰國家同安危共休戚使
皆附大臣而不以國為憂開口不言而為妻子計此非社稷
之福也惟 陛下察之念之方朝廷多事宜盡得忠謇之賢
徧置左右博求骨鯁之士並為輔弼蓋猶恐不足今有一言
肇而不能留故臣以為過非獨臣也凡忠於 陛下者皆然
南北郊祭議始下臣嘗與肇言其決不敢緘默肇為禮官其言
於政体實所未安肇使終不可留臣亦願與
當在肇遂有論議肇既逐臣亦難處肇終不可留臣亦願與

同罪為肇命已下而未行臣至愚竊望
皇帝陛下深以愛大才容直言為念出自
朝廷肇守官任職必有以報國臣言或謬所逃誅矣昨
差遣常事也留賢者盛德也在
上時為吏部侍郎
擊疏見前祕門

上　徽宗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　鄒浩

臣伏見　神考嘗詔侍從言事其略曰傅曰近臣盡規以
為榮恥依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畏朝廷政事
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笑人
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負　意慢實待罪宜今侍從
曰今朕與朝廷故事之闕無有臣　繆言其章極言加罪

嘻言甚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
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
超卓如我　神考可謂羣臣莫能及矣然猶咨訪闕失不
忽如此今　陛下寵待近臣宜享是亦　神考之用心顧
臣未必皆能上體聖意敢以所見極言無隱欲望如　神考
故事特降詔書諭以至懷庶幾人人思自盡竭　陛下從而
覽之豈惟兼收博采坐以無事而臣下忠邪得失之情亦因
以灼知而盡見此要道也　元符三年三月
上時為右正言

學士待制

上　仁宗論學士不可令中書依資差除　歐陽脩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兼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待從之臣
內有姦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
外者既虧廉遜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
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爲內相
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才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
而拜者　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
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
小人得以激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舊兼除且學
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
乱於內制則是不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以
至因公後翰林學士不必負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才望

元人增死者出自　聖意擇用以杜小人並進之端而天下
莫不知其非矣況近年以來中外臣僚屢有陳請乞復舊制
其翰林學士待制員數

臣　彭汝礪

臣以待讀待制職名乃漢文帝侍講侍讀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謀謨非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非以恩例敘遷可得　國朝陳任稽極　先帝時待制張知白自參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列爻祥符中特置待制四員令更直秘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歲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邊防列鎮印纛纍纍不唯名數益輕兼恐奬擢有濫夫爵祿品秩其選謹則職事修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淆一失本源汨勸何賴臣欲乞今

後自翰林侍讀權知審官院龍圖閣直學士又龍圖閣直學士又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過有闕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寮並不別除職名所貴內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益重皇祐元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依舊制命學士獨員舉臺官

臣近准　勅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

歐陽脩

議濫職以久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二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宜捨不可信者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則自宜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補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唯臣未曾舉之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之使臣隨衆書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同則理必不能欺望　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例只命孝士貞素與孫抃胡宿更不差臣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闕官日與諸學士通議更不差臣舉事庶得

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　朝廷改更舊制必不敢不言

至和元年上殿為翰林學士

上　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脩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衆譽高才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數員數漸多往時至六七十官以難得為貴人以習職為榮增秩一望既隆則　朝廷之體重甚後用人頗易負近年以來稍謹除目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竊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

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下明史及國朝故事立定員額凡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內有員闕則補舉以充其選常無其人尚且虛位以待如九臣所請之期詳議施行

至和二年二月以病為翰林學士

上　英宗論沈鎮定邪

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者謂其自為　陛下以鎮作宰臣此蓋不知此事虛實如此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尚非大惡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言之輔別有過盧

體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言公輔暴揚就行遣至此　陛下還復之

近臣而報公皆不曉然知其說於鎮何損但可惜者　陛下不明朝廷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爲雖聖賢思慮不能盡過差假如　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彰納善從諫豈此語甚近　陛下亦應記省臣驟蒙拔擢不敢僥倖默自同衆人伏望　聖慈思臣鄙著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罷黜庶不至上累聖德

上　哲宗論職事官帶職　宋　光宅等

臣等尖覩三月十八日　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翰學士亦許帶二年加直學士亦許帶一年諫議通及一年加侍制臣竊以論議之紛紜之說正所勝紀聽採之端陛下至聽幸甚臣竊以謂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施行若待其義之至紛紜之說正所勝紀聽採之端陛下至聽幸甚臣竊以謂職事官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則不可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可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遇常例當落職者不知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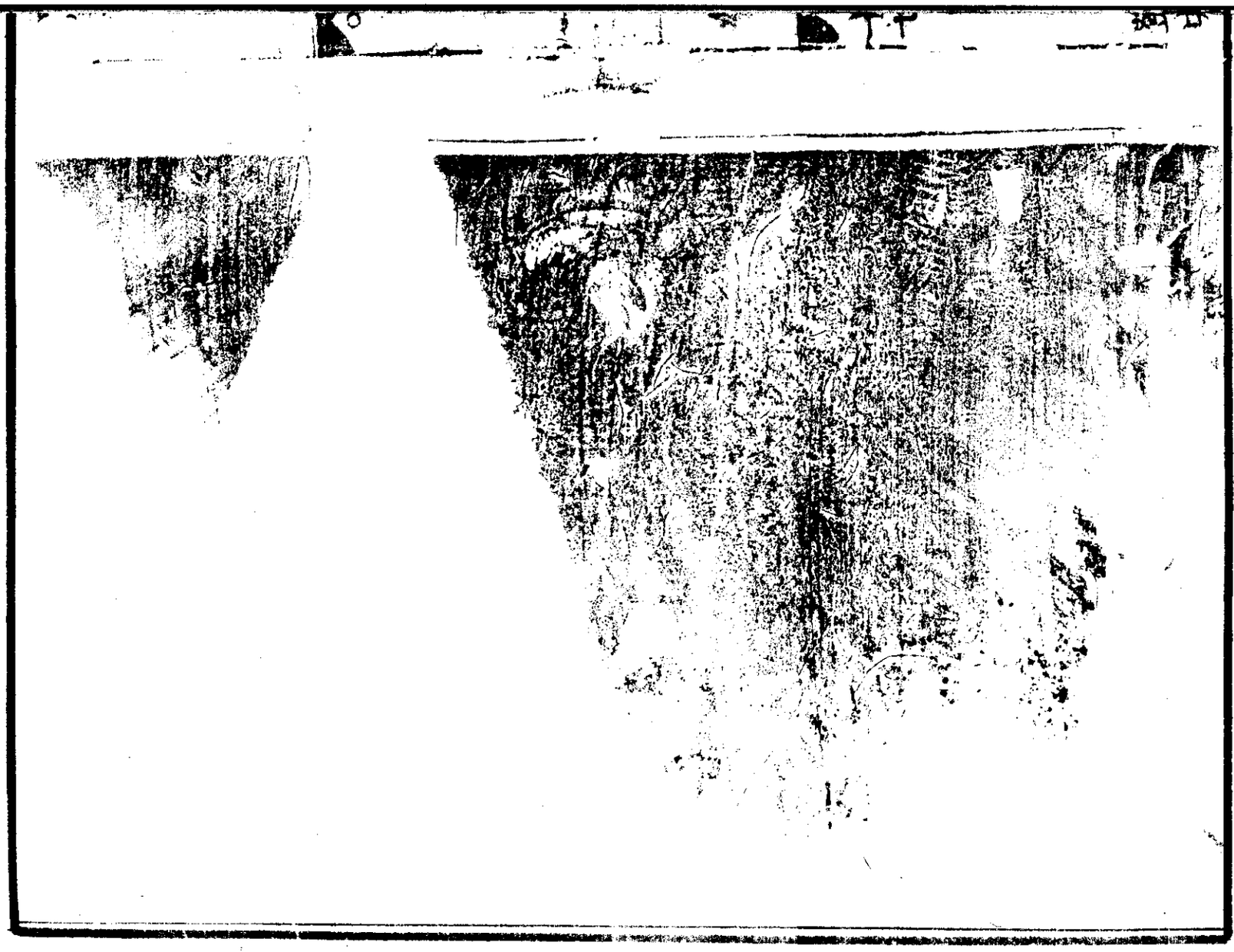
茲反復思之　待其義之至紛紜之說正所勝紀聽採之端陛下至聽幸甚臣竊以謂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施行若待其義之至紛紜之說正所勝紀聽採之端陛下至聽幸甚臣竊以謂職事官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則不可制耶與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可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遇常例當落職者不知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

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爲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爲侍制則等差紛紛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侍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爲翰林學士雖於侍讀學士其或遷雜學士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爲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既爲中書舍人以與制誥爲職事其於時從最爲親近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報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殺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爲敘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爲寵官制以後以階爲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爲重恩數之優非普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銜中者唯名與器而已

補闕連車載公輔之器
今以爲美談訓天下之人亦
非輕儇在 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謹也元祐元年四
月上時爲右正言

故美官雖然使有難得之
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
矜而高材以同受爲恥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
術該通議論推正誰宜爲之 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
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爲貴今乃立法無有定
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譏以玩 陛下
名器此不可十也方 陛下脩明法度尊正典章之時而官
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 聖慈特詔罷
臣別加論議試上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
永來而可久

貼黃唐室中間清職要官失於濫故時人爲之語曰



百官門

經筵

上　仁宗乞命臣僚等講無隱諱　趙抃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鑒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　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踵舜憲聖仁厚固四海無窮之不暇何閑遺之有焉竊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傳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若講官不講則侍讀者讀得不讀

失讀在不讀言臣愚以謂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寮瞻文講誦無有隱諱至於言涉亂得失存亡之所由非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 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之章天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官近咸之家碑石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覩宸翰或非望多遂其請言慮以謂非所以重尊嚴之道也伏望陛堂陛之崇秘奎壁之彩謹重命賜扶絕俾掌上下之理從而益之朝廷中外莫大之幸也三者惟 陛下留神答焉 嘉祐四年正時爲右司諫

上 英宗乞開講筵不可以寒暑爲辭

司馬 光

臣伏覩講筵所坐報係 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 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 聖旨指揮

上 英宗論既開講筵未宜遽罷 司馬 光

臣伏覩講筵所奏報奉 聖旨今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開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開講筵

故經筵欲以發明道體益聖德　先帝時無事嘗開講筵
近歲因　聖躬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寒大暑之時
權罷數月今　陛下始初清閑明方且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
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爲　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
循故事備外飾而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賜賚
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　陛下近增置諸宮教
授仍下詔戒勉宗室使之鄉學儻　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
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　陛下若別有所爲未暇開講則
冥侯他時亦未爲晚若既開講筵則恐百之間未宜遽罷

治平元年九月上時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講

上　英宗乞御邇英詢問講讀書

臣竊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錄見每開邇英閣召近臣講
讀經史　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
極其說某筆者無所載其美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
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事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
筵者　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
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
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爲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
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帝輒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夜分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

閣下降以温顔與之講論經義此數君者豈徒虚名者哉誠
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
非其幸也其道有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臺司率以職
事進對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於景晏不得詳盡其理唯
邇英閣者　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訏謀之臣
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間燕則可以留漏
刻之頃承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懌論經史則可以窮仁
義之道禍敗之原鑑而行之則上可以爲堯舜三代之君下
不失爲漢高祖唐太宗也然而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
情非反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奥非力而行之則不足追
前古之治　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

也雖臺臣亦皆載之議者又安敢爲　陛下鄉在寬陰講
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爾其餘可得而略也今禮部既經
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同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矣

上　哲宗乞於兩制以上選擇講讀官　劉摯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
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
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
本然則性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
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道之
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

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　仁宗之初亦以盛
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講唯茲數人皆
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政之暇每於雙日
召入侍講說經典或講　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
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禀之質夙成之
善而又上有　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
成就者固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
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擇所以起善養源保徽謹始
尊德性而長智習致廣大而黜非光明則講佳讀輔導之宮
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崔伯臻打當新進少
年越次驟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
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　聖慈於內外兩制
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沈潛成老成之人以
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
陳天下之義理本昔君臣父子之道以廣春志仍副善繼求
治之意元豐八年十月上時爲侍御史得旨仰計
皆罷遂命趙彦若兼侍講陳祐甫兼講讀

上　宣仁皇后進經筵劄子　程　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　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尸鉏瀝懇辭避
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
堯所難雖　陛下聖鑒之明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
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
非常之舉朝廷書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

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
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　陛下用臣爲不誤臣
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
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　聖慈特
賜俞允

第五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貴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
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多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伏以　皇帝
陛下春秋之富雖善學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皆詔告諭以言過而後更也在涵養熏陶
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
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其　朝廷選賢德之士
以侍勸講講讀既罷留二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習讀之暇燕游之閒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惟漸
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
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盛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
難乎主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
講官又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

大夫處父孰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
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貼黃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　皇帝尚幼未須如此
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
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正
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
焉伏惟　大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
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以爲傅德義者

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於無疾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在畏謹之
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
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
不得至於　上前要在後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及
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
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
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第三

貼黃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躰之責皆在經筵
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

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
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
繫也故周公告成王毋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
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庶
政方專學問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
此歲月積累自成聖性嘗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唯義理爲順所以養
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講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臣竊意朝廷循治舊躰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

不以爲重

上　宣仁皇后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
年矣當　英宗朝暨　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
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
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天下體聖意搜揚羣賢及微賤
蒙恩除京西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遂
有召命臣聞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
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
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然蓋二人者處賓師

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臣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關蒙恩授館職方具表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之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視臣益求進者哉既而親奉　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悚然驚懼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芽尚慮　陛下會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　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　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休臣乃區區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竊忘忌諱之誅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直賜辭遜則有以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躰臣豈不盡上賴　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　陛下特賜不次之擢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念遣還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　陛下急賢覓不勝幸甚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急至急爲宗社生靈之長計惟是輔養　主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莫備於周公是爲萬世之法也臣願廣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迁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

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吉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踐阼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在於少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之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子孫鮮不過人然而全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

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講官講說而已未嘗講若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見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耳目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不豫及乎稍長私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　主上大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日舜之不爲慢遊傲虐

雖至愚亦當知之豈高而不可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帝侈麗毀其臺觀廣殿不踰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開邪徑違之道可不懼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所上水弼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徒經時累日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主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

三五次便當罷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職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巨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陳之道蓋有方時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 冀朝使察伯禽待 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察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 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固來宰臣一月一至經筵亦止默坐而已又聞自講讀

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親政時則然經
筵講對之所乃燕處也 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舍乃
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辜立史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遊其志得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
特降旨揮罷臣一月兩次與文彦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
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
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
也逼迫狹講讀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
而講官已流汗況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
氣蒸濕尤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此執爲故殊無義
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苑垂簾崇政殿前置御座
太

皇太后每處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
庶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理應不久無補兩朝講官輔導
之間事意不少有常奏稟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
日數但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
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是亦兼
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意可見也蓋情人才
不欲使之開廣又以為虛費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
也又敢言告君之道兵以昔眾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
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廬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
吳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

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聽事
紛紛其思慮待至　上前後嘉其辭說徒以頻乖感人豈
不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尚聞此
雖聞之少以爲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　聖鑒如以
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公諸臣
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令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
夜精思討成事理當然自便天下知朝廷以
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　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謂
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萬一之
學不傳公矣臣幸得之於聞經不自量度以身任道天下
之責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寡方將屈
[illegible]

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
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是特臣
之幸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
學之端緒發揚道之淵微
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懃惶懼待罪之至元祐元年六
月上時爲崇政殿說書

上　宣仁皇后辯顧臨所言非是　程　頤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崇政殿或延和殿竊聞
處所只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
英苟得覓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極然有

所甚害不得不爲　陛下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　太皇
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
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
於在位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
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
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　陛下籲閤　陛下博覽
前史請　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毋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
以至公爲心孜孜爲治爲英主之事如　陛下者乎此　陛
下所自知也　陛下有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
望　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詔孫謀於父大詔謀致治之道當
咨聖德日躋善功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
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
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
志趣汚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風矣此風不
革臣以爲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大率從俗之人以順
從爲愛君以阿諛爲尊主以隨俗爲細變以習非爲守常此
今日之大患也苟知是者衆則人君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幾而損
下之遠圖移　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觀臨之言是也臣料
臨之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天假
侍讀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　本朝故

事言之　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　眞宗今崔頤正講書
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
明肅太后之意此乃　祖宗盛美豈獨子孫當
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近日以來非臨講官不可坐
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　仁
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
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
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前進說未嘗不規勸　主上以
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祭祀素講之事及有崇政說職之意
不得爲若　主上信以爲然所謂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

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
惟欲輔養　主上重道之心如商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
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甚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
　仁宗時甘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
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
時此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
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又臨一言則
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
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
皆如是也特以　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
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

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帝亦不尊漢明帝於
是榮親自執業可謂謙恭也周宣帝自比上帝臺臣稱臣清
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少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戮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是榮爲不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
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
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
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猶古之
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
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

紹古之路方　三上春秋之高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
勸講官稽思職業敢不辨乎若　陛下以臣言爲是則願
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爲非則狂妄
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　陛下聖慮高
明不棄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
聖聽三代以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
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艱切惶懼待罪之

至元祐二年三月上
時爲崇政殿說書

上　宣仁皇后乞遇六參日許講讀管止殿

程頤

臣竊以　朝廷置勸講之官蓋隆性資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之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日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道養德之意方　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竊未知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　聖體數日一發儒臣不能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　聖慈特賜俞允　元祐二年上

工　真宗乞以賞罰謀臣黜職　任　隨

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也見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人莫智於聖人資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諫也者蓋所以達下情而求治致君道於無窮故為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之列　陛下祗紹丕圖秉持金鑑可封之俗既阜盛矣無疆之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庶政待旦

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忘寐仍下賢良之詔旁求亮直之
臣惟稽古之聖心軫前代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達
而掌諫之臣未聞乎舉職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數員但充
位尸祿而已是致堯舜之設寂寥而無聲杜觶縱陳寤謨而
無効箱篋謾藏於陳紙擅紳競寢於正辭罕遵及霤之風莫
親引裾之直願　陛下擇賢士黜具臣垂賞罰之文示懲勸
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奉給限以
遷官之年用責以供職之効或獻替惟誠彌縫勵節言
事有裨於時政抗章不避於天誅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則請
以勵衆焉苟或尸利無聞彌謹有闕務引廢非之咎
[illegible]
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九即帝位鑑情傷之理明治亂之由聖文神武高於三
代然猶每與大臣會議政事必令諫官憲臣史官預聞之苟
詔令不使大臣不真刑賞不當眾正未分則諫官得諍之憲
臣得彈之史官得書之是以上下無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
風可謂至矣及高宗御圖永徽已後忠良獲罪姦邪恣行諫
諍之風千時掃地中書之出固不足云以至動干戈於禁掖
危社稷移於綴旒明皇繼承鑒革前弊虛心納諫朝聞夕行開
元之間可謂至治太平既久漸踈遵耳之言蔽臣用事無復
若干之藥聽林甫之佞而宰相仙客不識字諫之忠致祿山
之亂而起在草莽者憤九重之語故曰諫臣慶置驗其隆
替之跡之開塞觀衆志安危厥後五代相仍亂離滋甚

太祖

皇帝乘時啓運拯救生靈　太宗皇帝文德懷柔混一區夏
真宗皇帝紹二聖之丕祚得萬國之歡心寅亮大同莫不
咸若而猶廣開言路躬自采納縱有觸忤無不優容非忠言
之上儀傳龜鼎於繼聖而賊臣下謂包藏私志孤負國恩謂
天高而可欺謂地厚而可罔觀其用意鬼瞰何逃當　先朝
不豫之始使諫官絕班於冢宰擅權之時致無人論奏皇天
眷命聖人繼存特出宸衷逐其元惡正人之用天下咸寧所
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也乃詢遠御之業將建不拔之基
雖股肱宣力致治合以為家而耳目不布慮一物之失所憂
猶前事復致諫官臣最親屬獲預倫選兄開理侍敢不盡
忠竭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議令之王言則拾遺也品址

雖卑責任甚重禮司有糺無隱　傅曰知無不為是以主者
過則糺愆而進陳大臣有罪則直指而不忌甚或賞不以
罰不以罪詔令不便興作無時或除拜之間不以才進用
忠之士監被中傷或流放之人天下未知其罪或進用
天下未見其能尤閔損益合具奏陳諫之以厚利而不
之以白刃而不懼此諫臣之職也然諫臣未必盡賢
必盡善用捨之際在聖君裁之而已臣又聞天下之治
時政之公私也至公則天下合而治至私則天下離
夫至公則正正則綱條舉綱條舉則六卿之名當
州郡承風更狀觀化矣使天下之諫知身請之重
治其可得乎臣夫至私則邪邪則綱條壞綱條
卿大夫不當其任而郡縣失守夷狄不信矣使兵
理綜而梦之欲其不亂其可得乎至公者何用眾人也其徒常多而
常必而易為搖動至私者何用眾人也其徒常寡而
結自古姦佞似忠亦不好鬬其端乖殊所以召鬬也
際豈容易哉臣又聞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且王者
殺之柄有雷霆之威虛心延納猶恐失之其或拒之斁
罪是大臣顧位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二下倫
容竊位自古君子常由此也且王者有甚愛之事有甚
人將行之將用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有甚惡
有甚惡之人將廢之將罪之而物議未允必屈已而寢之
致治之本也若以甚愛不顧物議而行之大臣唯唯而不

小臣默默而不論則物議騰天下疑懼紀綱漸壞乃危之道故曰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是以國家舉一事發令必自股肱大臣參謀協同而後行之萬一不可則諫臣諫之於前御史糾之於後欲其敗事其可得乎今 皇太后陛下聖智高遠以至公治天下 皇帝陛下聰明睿哲以至德臨域中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蠻夷戎狄無不率化綱條整肅天下人安可謂治矣然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蓋亂必生於安既治且安帝制之以公立亂之勢不得生矣唐[illegible]臣對以[illegible]諫為切憲宗不行之大[illegible]臣亦謂之所切在於[illegible]納諫其餘守常安靜而已臣愚[illegible]有所補雖名侍從之列其實疎遠之官大[illegible]

之官當諫諍之事有觸鱗之慮孔子曰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今諫臣既實矣言路既開矣伏望思安危之大計念疎遠之難言使臣子得盡忠義之心九重得聞小大之事則天下幸甚 天聖元年八月 日 上制為右正言

上 佚示乞禎聞諫官 劉隨

臣伏念景德天禧之間九域晏清四夷款附生物咸遂祥瑞荐臻而猶下賢能之詔求諫諍之官豈不以萬機至繁慮措置之或爽八紘至廣非耳目之獨知是以經營安而慮危思長轡以遠馭也其後唯得賢宗道劉燁二人充職精擇之難一至於此洎 皇太后陛下受顧託之重 皇帝陛下自臨御已來萬國歡心百官孚戴而乃憂勤庶政脩舉舊章復置

諫官委以言事臣最為愚儒亦預乘求方鴞鴞盜少伸補報旋因公累出領外官三年替還復命供職誓堅勤蓋罔避誅衷夫以品位甚卑責任甚重遭君親之過失指摘勢之非違冒雷霆之威撥姦邪之怒在於小臣固當難事若非怒其任妄俾盡誠懷鉗口俾身或孤任使臣欲詳觀　先帝之詔上　兩宮之恩凡有侵紊朝綱干竊政柄姦慝冒寵賢俊欠沈憲網漸濫貨賂過制盡政之類知而必言言之中否唯聖人擇之而已念臣塵諫職內外三年除朝請之外未嘗一登金殿略近天顏雖名侍從之官今為疎遠之跡唐初置拾遺補闕掌侍從諷諫曰親流晃凡事得以盡言蓋是唐宋已後權臣阻絕雖不預於宴遊亦專司於諫諍洎

太宗皇帝改

為正言司諫精擇流品號為清華既為耳目之官宜審詢訪之地武朝顧問願竭愚誠故不敢用附班聯蒙賜月有遷

詔旨自速譴誅天聖三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　仁宗緻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隨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赦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弥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諍之臣本親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既列清班宜傾虎節儻緘默而自肆詭考績而曷觀況躬覽萬機親披封奏詳言百執素靡漏言學臣殉公有何所避保身鉗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以勸領銜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糾直外置侍御史四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海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指置失宜臣殫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

內但不得潛爲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乃於諫院
或平省內選擇內
事量置什㕑并令兩省輪差守
闕三數人祗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
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覩移授
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
靡諝辭令則冲人
是爲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默陟之典漸在
必行語默之端
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
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忠言之出難聽之不易以諫遠而
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
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不易也在
難聽而聽之意必優且直者耶邪佞所惡固然之理也擊一邪
則羣邪怒其身未得不危罪一正則羣正人至于事未獲讜直遂下
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王目自後纔得四人諫
官二人曾宗道御史二人劉平
劉輝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
已太后臨朝 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
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又孔
宿史二人曹修古
王碩其間道輔頴
秀已在清途悟古稱職亦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竟微臣近
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年復思 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拔
封奏素靡滿意比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
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其等事與朝官員誦其言語聲
邪側自增惡結讎甚可畏也若非 兩宮聖明深辨忠貞則

臣已竊以貨賂連結左右又宮掖之
內是以動靜先知逆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
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科顛頊前代以此蓋亦多矣國家傾
敗常由此矣自　兩宮御宇樂聞讜言恣蜜簾之日延有潛
聽封奏之人憂其漏泄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
武班列亦有識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議其循默伏乞　聖
慈念　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义凡有奏章藏收祕
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用廣聰明天
下幸甚謹錄　先帝詔書頃連進納以聞天聖八年上時劉右司諫

上　仁宗乞行諫諍之臣畏避見疏無不言恣為稱職大則庶幾
廢於為機之際或伸一得之慮不給事不專對駁令只惟行
詔詰至於遺補分為虛秩政事不得開奏不得從其或命
令出入無以究論訪問陰求頗同敷奏得自傳聞十無二三
再窮端實已後後時先事則有輕發之機遂事則曰已行之
命徒盡貢於封章實委煩於省覽閱略之務或見須行要切
體宜罕開報可是使臣僚之內但作疵瑕政教之中莫資補
益臣自叨承乏已及五旬雖少陳於淺識終莫副於虛懷稍
形詆刺遂復遷留至薇尚有所難設若論朋黨於中外擊姦
邪於左右議公卿之非據指宮寺之行威則將何妨哉臣若
恂默自容是卑君賜臣若忤觸受戾又貽親憂方寸交戰啓

勵不惶俛首懷慙趨走朝末所以知守前之難而爲義不易
也伏望　陛下明發無私斷在不疑凡言有利於國有補於
時在　陛下思而必行之況今政綱未甚舉邊方未甚寧災
變未甚息人民未甚康尚仍舊貫一切未暇此非臣所能知
也若　陛下擇善執中動風行則事有大於此者將以助
一日二日之機矣臣未非慚古妄進狂言上犯威顏甘俟竄
逐康定元年十月
以時爲右正言

上　仁宗論諫官好名好進彭君過三說　蔡襄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員三人
皆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貶斥月久今者一日並
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　陛下將樂聞讜言以興治
道而近日臣僚上言或以爲好名好進或以爲好直沽譽
臣竊以爲此三說者皆非　陛下之過也好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可
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　陛下陳之
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所陳則士未有不皆可備數何煩　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
陛下深憂政教未嘗責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
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降此　陛下爲社稷生靈大
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作難耳諫官苟無諫心雖作何益諫
如素靖脩等忠讜剛烈著信於人必　陛下樂按之如必
能裁闕政獻明謀擿回邪黜姦權使思所以報効也羣邪惡之
必有衆口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
一曰好名夫忠臣額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所陳則士未有不皆可備數何煩　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
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可盡棄借使爲善者近名
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勤檢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

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非
鏤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臺諫官進用
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毫忠補闕之效　陛
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
曰彰君過凡諫諍臣蓋以司平過舉也緩則密諫急則過
言期於必正若人主拒而行之適以章君從諫之美安得謂
之彰君過乎彰諫官不有好進之名果於此巧者
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唖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
今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默默無所耻媿竊歷資序以取進也凡
人主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心人主何從而知且緩更
可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前
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　　陛下出於聖德自
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與施行無使天下之
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語切亦願優
假無爲放邪計聞數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之失也臣
近遠言近不但竟惶懇切之至

仁宗三

慶曆三年三月上

前為修撰時校正

論貢舉狀

臣聞人主擇宰輔擇百官擇侍從之臣以至治之要至
簡之術也周命太僕貝同昔唐虞乃僉曰伯夷典朕三禮
秩敘群倫之詳矣又高元裕爲御史中丞言御史紀綱之地
宜得通用之士得實才貞不拘者

李瓌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
國朝諸司省監惡非本官唯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
條制如臺官不拘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
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
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參舉楊綰等充
臺官朝廷補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
丞若官非才則當劾舉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勿為屬
官可悉委之未為過也況拱辰於官屬請去不才者是盡心
於朝廷不避親怨也今御史闕平已出知潤州若參舉之人
又得數儒懦偷險之士則何以勵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覽
其實能則責有所歸也臣之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

舉實狀實能之格實深者為優御史官卑者為裏行若能稱職
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其升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在
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 慶曆三年二月上

上仁宗乞諫官綴兩省班次

田況

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
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
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違補
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卑不親啓序不立
在朝廷間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堂陛
完散之吏尚赴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廷前任諫
院每聞一事皆諮訪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人言令諫官

得奉內朝之事兼主書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使欲之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　陛下選求之意　慶曆二年八月

上　仁宗之令中外舉臺官或特薦主　歐陽脩

臣伏見御史臺關近制令兩省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此來蘇紳舉馬瑞却頓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亦豈不能盡去若不更近制日輪次及須令舉人近聞差遣與人以適在京師王碏燕度齊臺官員人以適在京官常先擢舉士臣欲之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許舉三員兩制中雖有好人多以資淺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若為

上　時知諫院

上　仁宗論臺諫論列貴在事初　歐陽脩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洩旨揮甚嚴不知此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固謂乃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龍聾蔽聾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公能合宜臣下獻忠業必全無可採且就資例可入仍先不限資考惟擇其有稟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之重京舉官之法有不獨職進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濫舉　慶曆三年五月

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騷動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容論救多不能及若吏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今欲乞自揮進奏院凡事有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晝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外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改除並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當在今子使內朝廷密議

皆得聞之今雖未能恢復進詣則必過

置四方奏報事非當程及諫官風聞者未得

詣兩府請問庶知審覆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 慶曆二年八月七日

上 仁宗乞留諫官歐陽脩授龍圖閣直學士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脩授龍圖閣直學士

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

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

延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

幹之吏則能為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

為輕脩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

納之事則非其所習若以河北而去朝廷而於脩之

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　陛下增置
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　陛下有開納之善
備之身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恐
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脩實為朝廷惜任人之職
下罷脩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職任令依
諫院事　慶曆四年八月以脩為河北都轉運按
論曰朕為父母言有事急言之脩對以
臣今在外事有前後職
可以中外為嫌難同孫甫等上
不

上　仁宗論臺諫不許風聞言人過失

皇祐元年正月二日詔曰朕
於前榮所歐陽修等陷
自安職甚閔之後令臺諫官及
利害或聞有異說及

詔許御史臺彈奏除職事外其餘事
如聞有所畏忌不肯盡察更不言風聞
當行事仍令共所彈事
毋不施行所貴風俗
言不施行

嘉祐元年二月內降置諫官御史敕節

元旨曲涉偏私指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
成三濫寧靜祥瑞屢臻刑罰幾措尚或詢求闕
政政之心久而益厲三十年間斯制不易　陛
虛心聽納寬容盡下言路大開考當一日少怠
矣天下方歌之舞之非假臣一二之陳而昨降

史不許風聞言人過失雖言而今中書樞密院不
勅厚風俗誠約苛細似與 先帝敕意相遠 先
奏官曹涉私寃濫未伸是二者皆有司臣下之過
許風聞言之是涉私寃濫之疏無由上露今敕意
不人論訴及官司覺察其有情怙威權結朋黨者
豈敢訴也本末之間事未爲允且諫官御史是
陛下如人之一身耳目聰明則聞見自慊細洞察若
指臂內斷於心豈可回耳目所見而必行苟壅塞
門庭之內或有不聞校於國家茲體尤大臣所以
下女未上言者慮人情便之而今聞正士遠激詭
躁小人踴躍自得保全之計內外遠近公議顧以

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 陛下
寵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
好生之皇業必能諫諍 陛下皆踐之日
於戾而 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爲
投之遠方而復憂其不全故曰
震動以言爲戒又聞從遷英州
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
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卑
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 皇天者也
耳求之於道亦當有合者 陛下
其罪優游其身使得自盡 陛下

來者剛益德無遷高視上古臣不勝
月上奇直集賢院

上 仁宗乞薄上臺臺
臣伏見 先朝以御寶印曆
課得失而賜最之也恭以 陛下
施用其實無幾深恐大臣不
欲乞據今御史諫官見員於
每一章奏即簿上之在禁中
以觀空言者得失有可施行即
苟亦令大臣為詳閱其已行未
陛下世知 陛下納諫求治之

體 先帝元置諫官御史本
故事嵐聞奏論彈舉所貴
上 仁宗論臺官言事
臣聞聖主悅至言好忠諫所以
戒壅蔽觀 陛下特意求上
臣以臺職推誠令坦蓋量益
聞臺官言事事涉後宮之親
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
也秦益直臣也帝所親謹夫
之悠不加罪後謹夫人聞之

上　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　馬　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論列爲趙抃等所逐外任差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抃等朝堂力爭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爲賢拒諫爲醜今頻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須　陛下聖德若因張昇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出非　陛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　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上言爲朝廷惜體爲　陛下惜名非特爲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能保榮寵者以能賞衆善也　之兄也德行高妙推爲第一　爲之希旨喜者用野王爲之　宗謂李絳比諫官論奏不實　必憾人以此發誤上心自古　如地千不測之禍雖開納奏　之福也臣願　陛下鑒觀前

上　仁宗乞闊略虜人

臣伏聞　陛下必殿中侍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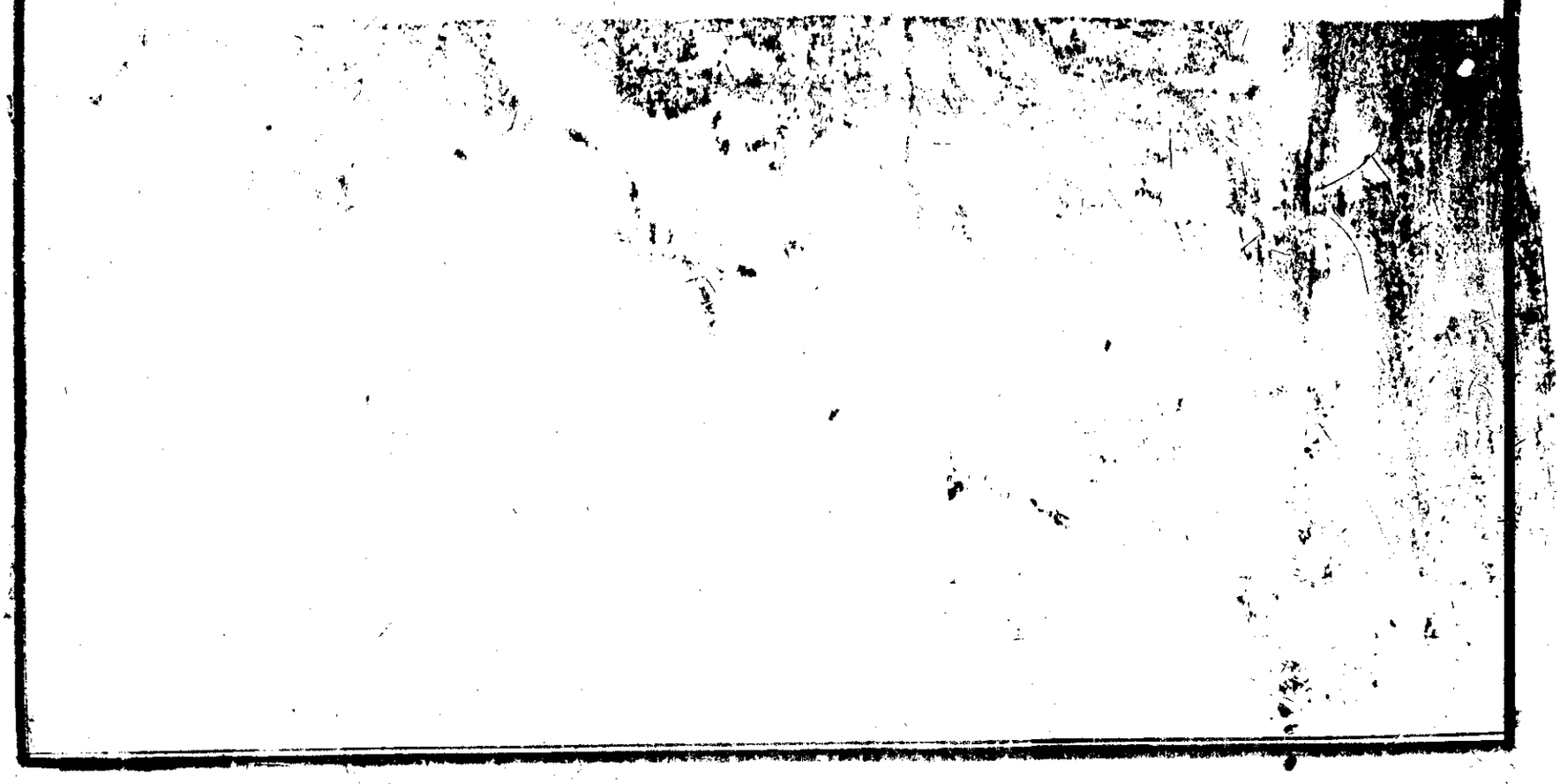
別駕聶守又聞　陛下必善

刑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必言言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挾人陰私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扑等嘗攻沆之短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深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御史請留扑及師道不報師道上此奏時為右司諫知諫院

上仁宗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第四狀

馬遵

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疏言宰相獨入文字除出臺官趙扑等不當若謂扑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屏黜不可以令在朝俟其未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諫官循專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止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侯明有定制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對入文字特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宜還舉主三狀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宜尤甚非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臺令權臣處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求過避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計哉　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特賜宣揮嘉祐元年十一月上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二

百官門

臺諫二

上仁宗皇帝擇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省

歐陽脩

臣伏見　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以爲不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風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又勞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　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

用譬之效頓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復清華亦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卓　陛下納諫之心臣以為欲救其失唯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省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表簡之才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在更事兼有美才嘗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天人不言言必不中者此往年　陛下上

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之以為臺長之數必能規正朝廷得失裨益　陛下之德（嘉祐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被詔召試館職固辭不就）

不敢不言

上　仁宗乞召還歐陽脩等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　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年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遂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卓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升之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　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

否而 聖慈無賜優容一旦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以
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
改節故爲欺罔上昧 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
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
果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
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易
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
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間故於
其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昔人主

論列私言以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
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招而已大忠邪並進於前而公
惡自見也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在言人心初聞若可喜者此
邪臣之 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非 朝廷所
欲或非 別書奏 聖言出則萬 爭導與同共覩雖
欲爲私其勢不可以入明言于外不畏人知皆皆時公言也若
非其言職又不 聽言或密奏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
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盡其
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
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
陛下仁聖實救

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以
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
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
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
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罷職
相劉沆罷職出外前年韓絳
等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
間逐臺諫若多矣未聞有規諫人
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陛下
知其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
之出處未來迹狀甚明可以
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

寬廣西煙瘴之地賴　陛下仁恕哀
沿師道趙抃並因言仵劉沆罷官
復用今三人者又必言摧臣罷黜
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
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
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
恩以義舉議絳終得罪舉顧私
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
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
亦其情必無它議者或謂言事
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堯舜

道以與將爲黨又與諸臺諫
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
等比者雖爲論官妻蒙
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
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
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
上 英宗乞察言皇
臣先有奏陳以力所不能
雜臣久尸言職已試不効
不知幸圖報之心宜如何
人主之不速不能九重之

以是論之獻替之言不可一日無之凡事止宜辨論是非
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畀其言而不用使之沮廢在賢者
然以思動爲貞訓悠悠皆是借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
聞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止正其所爲則曰已行之命難
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自取勝耳自古官固難與爭矣又聞
近日臣僚建議以 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
多有追奪欲 陛下矯 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移易行
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宸衷衆人必不敢動搖若
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將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
恐非廟社之福也且諫諍者非爲職之關時政之失不應有
所激發上則佛 聖意下則違忤輔臣以至被糾劾者皆爲

仇敵豈不知害平身以子家所利者國家所守者職分爾而又近年朝廷無懲勸之意諫佞者傾附權勢畏避者喑嘿自容坐累歲月例得遷轉言與不言孰利孰害臣嘗親奉德音指絨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誡勵斯無益之大弊也臣竊謂　陛下好問之心過於虞舜但未嘗審其實爾求治之功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爾臣既未得其去敢不以言責自

右　臣聽明言事之官宜時有徵納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有裨於朝政太平之基不難成矣獨　先帝之爲吏宜沉慮已行之事果有不便更張何疑不然臣未知職事之所守終不安其分爾治平二年一月上諫院遷侍御史知雜事時自外

上　英宗乞親擇御史　呂誨

臣伏觀御筆除授駙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爲田氏專矣臣見　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　陛下久而行之被甲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効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　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治平二年六月

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蓋輔
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
而後日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 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
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唯
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誅官二員
司馬光迁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虜廷諍臣僅同廢置矣自古
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羞之下情何得
以上通天聽何因而遠及臣伏乞
聖衷鑒照斯弊特為振起
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治平二年二月上

上 神宗論舉臺官不必校資序 呂 公著

臣近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來舉臺官並須前行資
外郎已下至太常博士歷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
狀保舉切以御史之職所以上輔天子聰明下繩糾百職事
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資性端方學識兼茂然後可以奠憲
寺任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未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
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難切見近歲以來前行員外郎以上知
諫院者並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務欲廣進人之路而御
史兼官之制尚闕蓋有司未嘗講求臣又見比來保舉堪充
御史裏行或以貲或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
衣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得真
御史者皆除裏行然則裏行之設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

資淺爲不應選正失前代設官之意臣又覩天聖七年三章
者以三院御史出爲省府判官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允塞
深爲僥倖入朝奉後知州通判方得奏舉近日臺官其稱職
者雖或次補諫劾其不任職者雖眞御史亦以舊官出補外
任然則資序高下不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苟一
人知之衆人非出於實信豈能繫書則又非爲國求賢之
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　陛下
以聖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人未悉皆訏謀深宏之士尚將
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廣開其路伏望　聖慈
裁許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輸學士御史中雜一員保舉自
正郎前行員外郎並除諫官倒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問資
序並除裏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並依舊制如此則用
人之法不致苟密而舉善之心各得自盡不勝大幸　治平四年閏三月　日　判爲翰林學士後旨許舉中行員外郎爲肯御史裏行

神宗論諫官貶秩不當冊舉其職　孫覺

臣近進敕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祇受記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庶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已來風夜惟思若以臣昧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敕命已下不敢濾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

闕奏蒙報可臣竊勉強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
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
謹上考聖人旁稽傳記反覆一二為 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
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 陛
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
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
之泯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
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辯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
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坐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
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闇塞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
矣孔子曰君子之任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 故臣之

事 陛下也情不敢隱而無免死之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
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夫子曰君所
謂可而有不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吾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是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
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如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
謂諫官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
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妄以為不然衛
大夫史鰌以遽伯玉賢而不用論而不去其代某臣哭以為不然衛
而君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感悟退彌子瑕而用蘧伯
玉成帝時御史大夫谷永薦譚宣成帝用之鄭宣以諫大
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丹召

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
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
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薦伏湛杜石之言宜是輔郡
郡舊無賢季閒可住時遂留不去是為比出數人百
官位下書經或勑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當時或用
或不用勑未嘗以為非功也
宣言盡所當親戚者太宗謂之又使之悉言其實
得不存形迹他日證入泰曰臣陛下所察臣一體主
不存宜道唯事形迹若君臣
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解之若證之言可謂深切之
使大行以形迹待羣臣羣

之情不通則遂塞之末世何異能成正觀之治哉今使公言
若論臣之非而不言其美稱其
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任其為形迹豈不甚
哉臣雖非魏證之情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
陛下也知盡臣之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
品之賤愚智忠邪若知其實以獻於君若傳曰為人臣
者無以有己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己有生殺于奪唯上
今傳曰匹夫不可奪志雖可殺可生者身也可奪而
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何傷於治聖
恩憫大綱奪而臣或周章慶優喪其所圖遂於　陛下懷不
盡之意則罪業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綴及兩月得對至于五

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末計亦粗聞聖心恭臣所言無一見
効臣論樞密院使邵亢在位無狀而 陛下疑之論御史中
丞滕甫姦邪而 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
也 陛下置左右耳目之官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何
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爲 陛
下謀耳伏望 聖慈特賜檢詳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
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
臣並不敢供職 熙寧元年十
安 上 以與言并之宜居宥密
執 聖以爲無過覽曰韓琦自宰
政日爲此不欲升用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覽不知退而
上 言宜使大臣非小臣所宜爲 上以覽素
議 書授太子中 允勿令謝院八月出通判

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　陛下不考
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
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
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
傑之主也然鄴秋論相國蕭何功亦聞蕭何以此為嫌　陛下
王皆秉有能全交　陛下者無畏事當以幸舜二代為法奈何
心存秉曲徧委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
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幸舜二代
之道也　陛下以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
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此條原為翰林學士）

臣今日面奉　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
臣竊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惟品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
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躰具此三者
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
伏見三司使鐵副使呂誨累章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
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初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
苟是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以堪其選更乞　陛下博訪衆臣
表以聖意

（此條原為熙寧元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　神宗論人君聽納不當以諫臣為暴宜取名

臣聞君之視臣猶心膂之於股肱耳目也四者相次而成一體則不勞而功用成矣故公卿者人君之股肱而臺諫為其耳目也故古之人君用諫諍之臣必求方直辨博之士司其視聽而補其闕遺其心諰諰然唯恐不聞切直之言以救其失故舜戒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古之人臣諫諍其君苟可以言雖鈇鉞在前無所忌諱者欲以致君於無過而非所以暴其惡將以致臣之節而非所以取其名蓋是是言之責任其義當爾故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故君臣之際同心協德義成一體上之人所聞一言之善則雍容聽納察以爲實而無所隱此所謂信而後諫者也伏望 聖慈以察臣之言則天下幸甚（熙寧二年四月上時初除諫院）

劉述

上神宗乞留呂誨

臣伏覩龍圖御史呂誨論事剛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澄州實事實欲也臣伏思本臺舊制御史所以許風聞奏者必事有萌芽未至形見及展轉詢採難以密知其詳恐先時而言之則可以遏絕禍亂之原救藥事機之失其間豈容有不審而於大體無甚害也今聞呂誨已離闕庭言是辭光任密邇間岐王以連及輔臣長短乃是誨嘗忤於 陛下以銷姦黨為 陛下惜此舉也 陛下踐祚之初

林方三年已罷五中丞矣天下之人不知端末將謂　陛下惡聞直言但欲人阿意順指耳豈惟汚損聖德之不細實忘忠之人由此解體姦邪之黨隱而進以白爲黑以是爲非知無不爲四方之士交口稱譽之所寄今乃轉爲動搖自壞綱紀臣所未諭也臣愚伏望　陛下察誨之無它矜誨之過小追還前詔俾復舊職上全國體下慰人望臣之至願也臣非不知斯言之入即取譴誅之恐孤　陛下之任使臣不勝彷徨待罪之至

上　神宗繳李定詞頭

臣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判軍事判官一員特除大理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初以來其任頗重雖列屬三院各有等差至於肅正外朝紀綱所寄號爲清峻選擇蓋均崔群許孝恭入臺蓋以歷任既深見事益多朝廷之儀得以詳熟景祐初以資任難有相當者遂置博士以上通判未滿任者爲御史裏行去歲驟用兒官若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者而峻阯紲之地臣竊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羣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

（熙寧三年四月時知制誥）

上　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

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

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中丞知雜
與翰林學士吏互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曾任
通判官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爲
裏行儻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
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舉緣已有前詔故人
無間言今李定以郡幕職官入居朝廷糾繩之任超越資序
近歲未有臣誠恐有違官法無益治朝敏求所以惓惓而進
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
多矣而定之比除豈爲過哉且唐有藩府者由此幕府遷諫增重 祖宗
深鑒此弊一切釐改所以君係佐貳從朝廷補授大臣出鎮或
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如唐世之
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於昔時況定前任未終非時召對
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實憲臺羅朝廷急於
用才度越常格然隨事制宜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
兼詳敏求前奏頗得元當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草具 熙寧
三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 神宗繳李定詞頭 李大臨

臣以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劄子令看詳宋敏求蘇頌所奏
委得公當伏以御史之職糾正內外自 國朝故事每有貢

閣必用太常博士已上官歷通判方許舉
薦今李定秀州判官除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歷
臺言抑亦有乖　國朝從來法制敏求頃之所陳蓋亦有補
於朝廷伏望早賜詳酌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熙寧三
年四月上時知制誥

上　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　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劉子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李大
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　聖旨令蘇頌依前降
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閑劇皆所以待才能
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宗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
來莫道之易　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顯要者蓋天
下初定士或棄草萊來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　真
宗　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
太平之代事有紀律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　朝廷清明
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
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
行有司不能抗議依制命遂下四方聞者仕進之間豈無觖
望況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它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
此寧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寖漸不已誠恐高
官要秩可以歧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
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矣謹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
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

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衆學士薦舉朝臣另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況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繼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其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泰越近制處之盡綱若臣上懼嚴誅顛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閒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與義固執不敢

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 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此神宗熙寧三年四月七日上

辭免同修起居注詞頭

龔頒等

臣等檢會熙寧三年七月六日奉 聖旨令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臣四月二十八日上殿面奉 聖旨將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除李定官制者臣等尋將上件條貫赴院同共看詳蓋為從前堂官須得於太常博士少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稱職後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制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權者如舊官

資序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爲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
郎以上不可爲侍御故令下兼洋詳此旨不爲選人設文也若
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
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
如程顥王子韶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家特遷中
允上權監察今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
大理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異若更授超朝籍處之
憲臺恩命重疊陞權非常 先朝已來未有此比未知李定
有何所長而可當此殊命也 陛下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鉞
之誅者非他也但爲愛惜朝廷之法制而遵守有司之職業
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

若事下有司則具條制當官者猶緣
例飛於文開今日之宅日遂爲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隳
紊誠恐倖門一開 什塗奔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
擢朝廷名器有限 得人而蒲其意哉前世所以謹重爵
賞不以假人雖有 才異倫亦須詢於衆論 陛下得以專之無所可
超擢者以此也兼 前來論列雖未具記一件條貫亦只
指陳選人超授臺官爲過當耳 陛下察敏來言至誠驟用京官
而遷之今又以奉 使官便陞朝散循之地竊恐即
循官制之舊未厭 羣議臣大臨言秦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
秉行不唯超越資序 陛下中外舉官雖以京秩薦授

今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來檢舉到不拘官職高下條制亦不全違矣以此臣等所以須至再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巖旨獲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覆竊朝廷再所有臣大臨昨日當草辭昌朝除管制初亦疑慮未得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之舊朝廷特除緣已是京官為有程題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李定選人之比也 聖慈更加詳察臣等懇懇之誠所有李定除官制臣不敢具草 熙寧三年四月 同李大臨上

上神宗繳李定詞頭 蘇頌

臣今月一日進申書錄李定詞頭一道奉行詞頭奉 聖旨 令李定依舊供職 臣竊以定之所為上干 聖慈更加詳察臣等懇懇之誠所除李定依舊供職

繳李定詞頭 蘇頌

臣今月一日進申書錄李定詞頭一道奉行詞頭奉 聖旨 令李定依舊供職 臣竊以定之所為上干 聖慈更加詳察臣等懇懇之誠所除李定依舊供職 臣竊以次官合詞非曰中書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劄子奏陳今月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合是本官奏行却專送臣繳顯見不依得自來更直承受斟酌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條例便送臣處分緣上件論奏是 聖慈殊加不依常例送本院輸次承受其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來斟例施行去訖兼臣與李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薄守朝廷之法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詔接朝列兼權

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奏今來中書劄子稱係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切謂若果出聖意拔擢則須非常之人名聲顯聞於時然後可以厭服羣議爲朝廷生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且當世切務居大宗揀於布衣近世張知白王曙言事論議卓越 真宗皇帝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時遇主可謂非常然猶周爲常何作泰誓陳福失二用爲御史秉彝知白召對辭旨亦命試舍人院

言非如定遠州職官妻無聲蒙超遷顯有言事之實於時豈足以厭羣議權但用其言不試以事天下

必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爲國家之福也故前代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擢授今若特旨除授恐啓倖進之門臣不避誅戮冒瀆聖聽 陛下容受直言可不思獻納以廣神補耶其李定特旨除授欲望 陛下采納羣議或詢近臣若謂定之才事足以副 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罪萬一臣言不虛則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置之京師俟它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職事得舉兼亦可以養成定之才資免異日之論議也臣不勝感戀之至

不赦戰恐待罪不敢還鄉 謹奏

臣今月二日准中書劄子送下蘇頌繳納李定除太子中允
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　聖旨所除李定出自特旨並不礙
近制令舍人院疾速撰詞輸次是臣當制切緣臣與蘇頌前
後累次論列屢煩　聖聽非不知狂率僭忝罪當萬死然頌
昧昧不已者無他也蓋以職在近列不敢瞽言以負
名奏論既有所懷豈敢緘默況李定自初等職官超授御
史不次選擢衆所無若云差除特自　聖旨不礙近制大
凡制敕皆當之出稍有優異皆謂之特旨或事有未當豈
可以特旨之故而不許當官者以職事而論列耶以陛下
之聖度聰明容納必無不訐之理以此臣僚以盡忠
言之且定自處住塗未聞有章然稱職言為不可
[illegible]

經術行誼則召對數刻之間　陛下豈能盡見其所蘊之深
淺也若　陛下以其辨論可取急於任用則迂之以壹官可
也徐觀其所為然後別加遷擢可也不當遽然置在憲臺駭
動物聽於定未安於國躰亦有所損故前頌之所論唐太宗
用馬周先置門下省明年方為御史裏行　國朝用張知白
亦先試於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蓋為此也今定之除既未
厭臺議若制命一出豈免門下之封駁臺諫之章疏耶臣當
此時雖欲自劾請罪亦無及矣縱　陛下容恕不加誅責然
臣復何面目以處　陛下之左右耶以此洎至先事建言讜
蒙聽察不唯在臣職業粗得所守亦於朝廷萬分裨益臣不
勝兢惶頓首頓首待罪之至其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伏望

上　神宗論不當獨復劄下舍人院須令草塗定詞頭

司馬　光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爲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遣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昔畏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　陛下何從知之畏與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委曲正論也夫此耳臣前

又言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爲國家惜名路之絕耳伏望　陛下察愚而諒行之勿使聰明遂塞雍蔽則天下幸甚

貼黃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爲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試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如何　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驗其功効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弛人君度大之體也

百官門

臺諫三

上　神宗論臺諫聞臧員宜速選用　呂　誨

臣准學士院關報中書劄子奉　聖旨舉諫官二人者仰承詔命俯及列臣有以見寤衷慮至深樂聞過失中外均慶臣所以懽欣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輒有誠言上裨神寤罔惟其備越之罪敢避死亡之誅臣聞　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　聖選蓋耳目幾密之任不可緜他岐而進示至公於天下也　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比來任人不次政府選擇賢能除授或聞除選

人李定御史定不持母服爲有司劾奏舍人封還詞頭例皆
奪職乃付禮官議定之罪夫行不爲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
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孝於
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甄録之意可知矣既而
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委兩省官保任臣竊以臺諫官
所責甚重數年以來稱職者甚衆大言入則大罪之小言入
則小罪之去者相望於道路來者遲疑不願就職以至諫院
御史臺闕官日久中丞不補者半年二院爲之一空言路梗
塞一至於此朝政或闕下情不通則有所蔽焉用事者豈徒
然哉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
除授必候自外舉官畢集然後銓選或見任遠方比追還則
曠日逕久豈職幾廢徒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路之實也竊
所以未見至公副 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是不可一日而虛也唐太宗三日不開諫官言必責輔
臣其聽納忘倦寤寐思之書於簡策後世爲法 陛下推廣
知慱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既衆而黜之不已臣將恐來
者艱阻鉗結自安忠臣義士遯迹斂光公議消沮國家之大
患也剖胎毀卵損傷至德其類猶或不至聖人所以爲之深
誡漢文帝受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誹謗
妖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臣伏願 陛下恢廣此度

而行之則天下之福也仍宣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內
先擇三五人充諫官餘補御史閤員庶幾言職不爲虛設副
天下觀聽宣布於聖德也臣待罪讜詞之中不當有言然
爲君之義與日損深身雖補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
以上陳瀝懇輸忠亦區區自信之效矣伏冀鳥明特賜省納
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 熙寧三年上時論已罷中
以諫議大夫知鄧州

上 神宗論諫官當人主自擇 楊繪

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謂三公四輔爲
七人之數今之諫官即古之三公四輔之職其任得非重哉
擇之可不謹乎 本朝諫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猶不下三
人然皆出於清衷之自擇蓋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則天下之
自蔽於耳目而已 陛下慱通古今至於納諫昌言諫官之
說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昌唐明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
史策不假臣言也伏覩孫沫補郡後來官闕而不填看旬月
得非難其人乎臣竊見李絳有云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
分自可致治豈借賢冀代治今日之人哉臣亦願 陛下據
在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 上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
議論不無補於聖聰也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
新進之士不敢異論者不由檢正并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

悉趨附而無敢陳其不逮故置諫官以相維之其於宰
相者必不喜諫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爾裴垍安得獨稱美
於唐哉爲宰相者則必自除附已者爲之乃不如不置也徒
自蔽於耳目而已 陛下博通古今至於納諫昌言諫官之
說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昌唐明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
史策不假臣言也伏覩孫沫補郡後來官闕而不填看旬月
得非難其人乎臣竊見李絳有云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
分自可致治豈借賢冀代治今日之人哉臣亦願 陛下據
在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 上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
議論不無補於聖聰也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
新進之士不敢異論者不由檢正并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

救局而授矣願　陛下兼聽而廣視之取資深淺之人雜用
于以集衆手之羣而濟天下之務幸甚熙寧四年六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臺諫言事未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拆事初十日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具析上言俞充事跡得於何人聞奏者臣不肖不足對
揚　陛下之命承詔震慄惕然失次臣伏念天下之士有正
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人君淵居嚴密無由察
之也於是有耳目之官御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
奏憲非有讐隙爲其身謀也實爲
陛下使之衆人言爲臣
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
有所畏避而暴露之而投諸罪戾之中而臣乃獲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爲
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爲
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聽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
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闇而彌
縫其缺臣之罪莫甚焉爲臣盡節自刻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
如　陛下知之爲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君官職皆
　陛下所予願并納以勇罪若猶未也願益察之緣臣論列非
一狀御史中丞鄧潤甫裏行黃廉亦各有疏乞詢于衆及委
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爲誣善爲殄行竄流荒遠其又
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熙寧十年十一月上時
權監察御史裏行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命百官箴王闕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然後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資親定大業然猶克己從諫以致太平正觀初孫伏伽始諫太宗悅而賞之有言賞太厚者荅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特賞之爾他日嘗怒死而監而皇太子隴諫太宗喜曰朕始得魏證朝夕進諫證亡而劉洎亨文本儲遂良馬周繼之兒在膝前見喜悅諫默矣故太宗始以納諫致治而又以悅諫教其子孫宜乎功烈垂高而鮮及也然至其裔孫德宗惡諫諍之臣以為責直取名當時先省閨闥累月臺唯一御史不聞過入參致亂亡由是觀之諫

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務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自親庶政萬務至廣方始清明之際正是求忠言納諫之時況　先帝盛德日新　皇帝陛下臨朝恭默未有過事然而天下至大新定官制設諫議太夫司諫正言之職其選最備伏乞申敕輔弼選忠厚骨鯁之人正直敢言之士御置左右使掌諫諍無空要職益廣言路又御史之官號為耳目而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闕國家治亂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過況唐制湮沒已久別無分明稽據臣在掘府日常見　先皇頻已獻其煩碎特因近臣獻言聊試其法耳伏乞盡罷察案官員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詔諫官御史並須直言無

諱規　主上之過失舉朝政之疵繆指羣臣之姦黨陳下民

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廢言令或未便不為已行而
悔改所言無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終不以言罪人若
緘默襲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罰如此則左右前後不能壅
蔽嘉言罔伏庶績咸熙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六月上時初召
至開十月乃詔監察御史

兼言事 知中侍
御史兼察事
上 哲宗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 劉摯

臣家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忠以裨萬一況
陛下即位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異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
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
四海而無不照非能自親而得之也為能咨諏訪遺致人
之言而開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工

執技之賤猶竟貢說夫豈得輒意自鬻雜然並前而聽
之所擇唯懼不言者豈不能多也 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
設員品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
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
兩員舛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司公事文
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
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備之漸朋比之萌
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
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屏羣
策者也臣欲望 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
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案自不廢如故所貴盡忠力交輔

聖政臣不勝惓惓 元豐八年九月時爲侍御史

上 哲宗乞依六典備置諫官 孫覺

臣竊以後世諫臣爲天子左右耳目之官三代以來官不常置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所謂七人者三公四輔是也天子一言一動七人者在焉有過不及隨輒正之故人君之失不聞于外不見于下尚書曰旁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也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置諫官唐太宗每召宰相坐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以此見諫官之職必待命令已行闕遺宣播然後從而救之亦已晚矣唐太宗雖不責宰相以七人之職猶使諫官與聞政事國家以來雖參用唐制然 祖宗朝諫員亦不爲少前後以言舉職見于

國史者落落指掌大抵於人主前親聽決獨斷萬微之際諫官常少 先朝是也人主委任仁柄臣責成覽要之時諫員當多仁宗莊獻太后是也臣竊以設諫員以廣視聽庶幾有補萬太皇太后同攬政機此正多設諫員之時 今者 皇帝陛下冲年嗣位一若其人庸下姦邪自宜加罪黜斥以謝百寮若其人直方無所附麗則其所言必有可采如六典諫大夫補闕拾遺凡兩員今臣竊員供職不唯鷹鸇村陋無所聞識又緘力寡助深恐不遠伏乞特賜指揮依六典備置諫官 元豐八年九月大六十月詔依六典置諫官具所置員以聞

上 哲宗乞令臺諫專對 孫升

元祐元年二月壬戌詔自閏八月垂簾日引一班御史中丞同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一員議議

臣竊觀嘉祐治平之間臺諫風節悚動天下比年以來苟容持祿養交之俗成而臺諫風節掃地盡矣伏以　陛下臨御以來登用正人開廣言路發德音以告中外下明詔以諭四方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諫之意不過如此也臣竊惟　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天下之事者大臣而已大臣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不當於理猶當博延羣議壯漸防微若臺諫難於請對忠言不獲面陳機之發既虞於失則大禹之心徒懷於鄂主下情未達壅蔽生非社稷之福也臣近覩詔旨許令臣寮請對此實盛德之舉矣然條制未免曲為防閑者臣愚不避僭越之誅為　陛下言之　陛下開日視朝而二月之間休假居半聽政不過十數日日引一班而臺諫必待長官同對且臺諫之官十有餘員待此議論相向人須無不得次之日方　獲對若日有不得次之人而或議論各異則是有終不獲對者矣夫區區疎遠之臣竭誠欲望簾幃披瀝肝膽不亦難哉有唐御史書關至忠號為稱職嘗謂臺中無長官論事不須關白當時以為知言今法式若出於故事則自當隨宜增損若出於　陛下之意則　陛下方且至誠聽納乃為是形迹妨嫌何示天下不廣也若出於大臣之議則臺諫之對本為大臣而設而乃自下制上曲為防阻此尤大不可也伏望　聖慈特出睿斷旨揮許令臺諫專對如遇當日有不得次之人仍特引臺諫一班不獨意　陛下至誠

聽納之德且以廣達聰明消除壅蔽之患則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三月　日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　哲宗乞令臺諫專對　三　彙叟

臣竊以納忠之道貴乎盡言盡論事之體貴乎密不盡則不足以感動聖心不密則不足以成就機事人主待臣下雖無間而臣下自立不能無不同既不同則不能無疑而言有所不盡事有所不密言之不盡事之不密非有益於朝廷之道也古之人有以告於君者雖父子之間不以相語況可使他人聞之哉伏望　聖慈察臣之言特賜指揮依久來故事臺官只令一人上殿庶使各盡其忠而無不密言成之失

[illegible]言自之任當使各盡其見聞以告　主上[illegible]

使互相覺察常得志同道合之人則可若有懷私意特異見者如何與之共論於上前此不可不察也故事臺諫官論事不相通議亦不關白官長蓋欲以各盡其忠豈可上殿却使兩人同也六曹開封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長與僚官同奏對今臺諫官須二人同上則似與六曹開封相類恐非體要如蒙允臣所奏只令作出自　宸表批出指揮元祐元年二月

上時爲左司諫

上　哲宗乞收還給事中新命且在諫職

孫覺

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竊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寮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

言職事即令人劾扶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怨言事
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 主上之
恩行言守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于外不惟人
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文使上爲朝廷不爲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
史翟思在 禮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 先朝不爲施行
翟思爲國子司業進 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
之謫守臨江軍衡史黃絳言縝爲相非才貶遷隆國子司業
罷其言職臣見 仁宗朝言事臣寮爲國盡忠於大臣無所
避忌者 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
時台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羣外十有五年 神宗曉

歲始賜召還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
擢寘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令
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還給事中
於臣之私極爲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
縝得志恐中傷益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
本末爲 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如翟思黃絳有希
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詳
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
有差遣臣不敢辭 元祐元年閏二月上後二
十日 詔與諫議大夫

上 哲宗乞令給事中凡差除政令即時關報臺諫

朱光庭

臣竊以諫諍之臣爲天子耳目之任救正朝廷之事貴於其初凡政令未安於理除授或非其人於命未行之日俾先知之則獻納之間事體甚便近日朝廷所關報者皆是已行之事言者急思救止其道無繇又不免暴於人聽不若於命未行之前都無轍跡足以成朝廷之美故事諫臣許隨宰相入閤盖當議論之初便思救補不俟命令已行然後攻其失也臣欲乞朝廷今後凡有政令除改才到門下並令納事中即時關報臺諫所貴先事爲慮所補不綱又足以成朝廷之美伏望 聖慈詳酌施行

貼黃臣竊聞議者欲將中書門下後省給舍與諫官員舍閤廝以防漏泄臣切以謂天下之事理當使諫官知

知貴其無正[illegible]
即是事無所[illegible]
皇[illegible]
者古[illegible]
明以重重體之朝[illegible]
關或臣欲乞[illegible]

日大綱關部所[illegible]

上 哲宗論隔截諫官具舍

臣伏觀近降 聖旨今隔截諫門下中書兩省諫官開閤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傳聞之初臣不敢妄爲信

信然臣愚不諭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欲絕流言之弊則是以詞滿泄在人不在門戶之禁苟已甚嫌全之美恐由斯
足矣何必以隔異門墻為事哉況浙間異者乃二三諫官而已
諫官為 陛下耳目 陛下每不時延接亦心以與之共治於
其所舍及若置諫也儻其舍為言事也則左而遠之使若居
其地為可親也則宜與之鄰間者也 陛下不與諫臣為密
彌縫不厭早早則為功易而所全者多矣且朝廷之事終能
使諫臣不知乎禁之雖嚴不過數日終當聞耳若有所
未善能禁其勿言豈既不能使之不知又不能使之勿言則
不若本自知而論之為有害
發於心而為論議 陛下 [illegible]
云非所 [illegible]
聲流傳恐非朝廷之美事臣竊
心好諫而樂聞有過 [illegible]
可誤信此事使天下有疑
體以慰眾心特罷隔截兩省
聖意今仍舊立法
聖賢 陛下即位踰年未嘗召一重害成
於朝廷何故今日改作
舊則國體尊全者多矣
上 哲宗論隔截諫官責舍 二年 親

元祐元年十一月 日 侍講臣

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撾截諫官壅塞
隋壞法度之行寵及六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壁奏
光庭列狀聞奏各奏蒙施行臣竊以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諫諍之臣蓋三代以前上自公卿次及百執事下至工商
莫皆言諫諍故雖不以諫諍名官則無官而職之及世
之亂及道微言出於口而禍及其身者多矣是以
古者若不以諫諍名官則無官而職之及世

數吏守舊令對皆禁密不得宣露卑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
家不與九卿爲密而與此等爲密乎明帝聞愈憧卑後世以爲美談臣常請
陛下聖德比堯舜豈於此而不追明帝耶臣常以衆寡懸契
期執政豈於此而不治穆皇耶且先帝孜孜講復隋慶數百
年之法度既合於古又宜於今乃一旦無故而壞之一不可
也守舊所謂生敖院者吏舍也迫逐天子之諫官以爲滿溢三不
可也又天下知朝廷有疑謀諫官之心有獻諫官之道非所以
廣聖德於天下四不可也數騎常侍下執政一等補令闕愚
負不可謂終鮮其人也至於左右史亦
可使中書令人據其職事奉其正詔而常侍諫議大夫乃

舜置一鼓一旌一墻而出入事體顯衆衆長求五不可也憧
諫官者雖取快一時而五不可長之患歸於朝廷又使三省
執政大臣皆受百家建諫官之名爲後世笑臣竊爲　陛下惜
之臣愚暗不才　陛下過聽擢爲諫官若議論失當　陛下
罪之執政大臣惡之或一二月而罷或三三月而黜皆不可
知也豈謂諫官可以爲而爲哉省可以安勢盛盖欲爲朝廷
長久之計而已非臣謀身之言也若既憂得罪於　陛下又
慮見惡於大臣坐視法度之廢壞而緘默不言則不唯有負
陛下言責亦豈不自愧於心哉故不避冒瀆　聖聽而喋喋
不已　陛下或采其言或賜之斧鉞之誅唯　聖慈裁擇

臣竊聞今來擿載本因中書差除有豫先傳播出

外者故執政大臣有制敕院之議遂欲擱截諫官聽出
外大凡奏除既得聖旨之後須有詞頭合久方知之及
文字到門下省給事中方知之此只是首尾一日內之
事次日到尚書省下吏部則外人無不知者雖知之
自已是朝廷宣布之事人知乃其宜也有何所害嘆是
未得言已前外人已知即於政體有害然未得言已
若非執政大臣自有泄漏何緣得預外人何緣得
聞既給舍與外人皆未得預聞即諫官何緣得知唯張
璪在中書日務收恩小其心纔經商量而未奏已
滿洩於其所親聞以謂國事於我而已故若
皆先朝舊臣即何慮焉陛下所自倖全于重望之人但
無若張璪收私恩者即何慮焉陛下所自倖全于重望之人但
於制敕院亦不當緣此限閡諫官而使之不得在兩省
也諫官在兩省與不在兩省於諫官何所重輕但於
朝廷法度有害耳臣區區所惜者　朝廷法度而已唯
聖慈詳酌

元祐元年十二月上旬爲右司諫尋詔前降旨揮不行

上　哲宗論不當於耳目之官置黨附之疑

臣聞古人有言曰武王諤諤而昌紂默默而亡夫以一士
之謇諤豈足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默安能速宴商之亡語
累然也何則謇諤之言達則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則忠

孫　升

言日聞忠言日聞則德益大於未然禍消於未兆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則忠言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風長則壅蔽之患
成壅蔽之患成則忠言不聞忠言不聞則變生於不測禍至
於已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則
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傷國甚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強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趙高恐天以鹿名馬則四海
九州之以亂爲治以危爲安以白爲黑以賢爲愚固無足怪
是以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俛仰之間而政不修此壅
蔽之極而秦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亂係乎小人消長
內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患在外而小人
常患在內是以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也然則聖
君子可不貴哉然惟　聖臨御以來首開言路登用正人
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才俱收並用無有棄
遺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
忠正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
之效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時獲在言職嘗蒙賜對親承德音
使盡言無間雖有過差　聖慈爲之主張臣佩服訓辭以謂
自古聖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過如此而已伏惟　皇帝
陛下恭默不言　太皇太后陛下簾聽庶政一日萬機之微
四海九州之遠深居房闥與共事者元老執政大臣爾令此
數人者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猶廣達耳目杜
漸防微況未能皆至公而無私處事無一不當於理而　陛

下乃於其間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開小人之隙疑間一開讒巧必作則君子不可勝誅而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能無惑聽惑則其弊必至於厭言言厭則循默之風作矣臣切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勝大懇之忠生忠言不復聞矣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四

言官門

臺諫四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

臣伏聞今月二十四日敕以監察御史張舜民因論邊事文彥博照管劉摯世安實態言職若權判登聞鼓院切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人情雍蔽言職明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　陛下亦非彥博所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協易天遠復之義上全聖德下塞疑臣不勝大幸大願

元祐一年四月上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專橫滋甚去年雄州遣使入

朝然强臣爭擅傳聞多端乾頓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遠加爵命近差封冊候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頭物遣緣大臣有欲處假奉世者爲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屢使舞弊今戎心禁戢宜即加兵問罪劉奉世遂差充夏國封冊使勘會院奏舜民謂丈彦博累曾劉奉世即非丈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竟俞時爲御史中丞前後凡九奏

其第一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係第四狀 傅堯俞

臣近累論奏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蒙施行切以言事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違忤獨言事者伺察擊劾之甚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非衣冠頗狀之有異蓋人主信任而崇獎之爾夫人臣既辱知遇又行其言故輕被罷黜則人亦何憚不言故輕被罷黜則偏命爲國家正紀綱以伸高分之報若稍加推抑則諫官御史之職廢矣

而已也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舜民之言可行而不可怒也今詔旨峻極駭物聽必有借彥博之重以激怒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陛下不可不察陛下欲慰安老臣放罷舜民言職合採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陛下待老臣之禮備矣於彥博何傷彥博四朝宰相宜有體國之誠豈敢以此望陛下哉願勿輕臣言而詳其區區之心特賜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元祐二年四月上

臣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彥博昭管劉摯世之語非出自謏乃是收采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　陛下得爲忠乎況外人之議亦有所以緣奏世是彥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册夏國既屢重重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爲彥博昭管亦不足怪舜民據所聞而言乞　朝廷裁察別有何意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此也果是則有益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書曰任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舜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在　陛下擇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吾言職者以言爲諱他日大臣有大惡　陛下欲聞亦不得聞矣此非社稷之福也今朝政闕失大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言之觸國家實御史正欲警察權強雖有過論亦當優容今舜民以一言獲罪臣疑非　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盡其心以事　陛下而衆庶之情不達於上聞不勝幸甚

貼黃言事官因言權臣而責之是爲權臣報怨　陛下豈可不思方　兩宮聽政簾下正宜抑強臣以伸士威之時而反欲沮塞言路甚非　陛下之利也

（爲侍御史者前後凡八奏此其第一奏也）（元祐二年四月上時）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朱光庭

臣切以正直之臣以遭時遇主爲盛事盡敢言之氣雖天與

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易伸也歷古而來青史之上直臣無幾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養其才尤爲難也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拉朽除天下之弊如反掌千載以來一人而已今內外清明百度脩舉人民又安此已試之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魏魏成功不難致矣臣切見吏部關報臺官張舜民爲言文彥博照管劉奉世特罷言職臣以謂御史之職自許風聞言事使舜民之言盡中義理　陛下固當行之設若未當止於不行而已豈可遽罷其職也今　陛下從而罷之豈不沮敢言之氣故切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勤之論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法度立姦邪無間而入臣與舜民拯救頹敝糾正其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　陛下擢置御史上論皆以謂得人今視職纔兩月正直之節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從諫如不及聖德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遽使罷職致　陛下今日有逐言事官之名臣爲　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開天地之量容養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詔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材臣愚不勝懇懇之忠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梁　燾

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故輒罷御史還其言職至今未

蒙揜撞臣切以爲始拒直言損納諫之美下移威罰失權斷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也決知此事不出聖意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闕失猶且直筆正論至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況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大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也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正之法度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徇大臣而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也歟　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臣安得假天威以正論以中傷議己者乎自古姦臣專政之世必用天下清議故姦

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清議而則姦邪之計得撓之患作今日清議喧然不平皆謂　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清議之罪大臣至矣大臣之事　陛下之優大臣者亦爲難以全國體爲重則日益以深則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　聖慈以保君德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強主威萬世之法也　元祐二年四月日　同爲左諫議

大夫憲前後凡十奏此其第二奏也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王巖叟

臣連上封奏乞復張舜民言職尚未蒙揮施行臣以舜民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　陛下少賜采納幸甚臣讀汲黯傳

每切歎息其爲人主能直好諫遇事輒發如公孫洪張湯董懷
詐飾智以阿人主他人之所不敢言雖當面觸之故不獨漢庭
之臣知所畏憚臺灌南王欲謀叛以雖在朝爲之寢謀直臣
之於國家最爲匡消禍亂且益如此故天下之愛其君者莫
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衷實在於此今日之論非私於
舜民也爲 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屬官也爲 陛
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庶獄遲國體隨弱皆必然
之理也 陛下於此幸加及思非好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
道勝也臣以言爲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 陛
下唯知而不言則爲負德爾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
之譏三福恨之伏望 聖慈檢會宰執章疏早賜付外施行
使忠讜言路而美在朝廷不勝大願
取旨 陛下之意當然
然而事順理則靜逆理則動必然之勢也今御史以言
爲職邪以一言微侵大臣便行罷斥數日以來滿廷之
臣皆然不平唯說此事蓋緣事不順理所以如此臣等
雖欲自靜不可得也須至交章煩瀆 聖聽伏望 陛
下深思所以順事理息人言天下幸甚元祐二年
五月上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五狀 王巖叟

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案彙納旅行此
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國家臣所以厲不憂懼
不知所處 陛下開言路之初言事官多與權臣爲敵怨仇

不易當每德音寧既慰藉之又嘉嘗之言朝政闕失臣
私邪百姓疾苦事無大小一一但言欲賜一一主張言事之
臣恃　陛下照鑒如此故敢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皆公
忠惠在執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陰爲巧說以害其忠必使
主信之而不覺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以行其志所以
人之言曰寧觸人主怒莫忤權臣意蓋人主無心雖怒必解
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
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怒哉　陛下雖加獎
勵未必便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藏使
邪乘間而進取陰附大臣爲自安之計不復以　陛下之事
爲事實前日御史中丞黃履劉次莊陰附蔡確

爲蔡方確用事　陛下何由得知確去而其蔡始敗使確且
在位復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鬱　陛下因論
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大臣又無所傷遽以大臣不說而罷之
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事在耳目非臣妄言臣伏覩　陛
下初降出舜民論封冊疏必不以爲博照管奉世之言爲毀
傷彥博亦未必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怨舜民
攻其所諱而增飾老臣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
忿者　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獨擠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以
盡傾言路也蓋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爭封奏紛紜言詞憤激
必拂聖意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搖而去矣此其姦謀　陛
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惑　陛下一事既行後必有甚

於此士大夫之所以爲朝廷憂也臣度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職恐不能慰彦博意故兩難其臣切伏思　陛下特屈公議黜御史以爲老臣者亦足矣今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之非　陛下得已也老臣豈不見乎由此而言臣以謂　陛下處之不兩難其臣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　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議則　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誠蒙　陛下幸聽臣言則朝廷過舉反而爲盛德老臣謗議緩而爲美談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已銷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愚盡肝膽以告　陛下今日遂死所恨矣惟　聖主留意

丙忌

貼黃舜民疏言廟堂欲苟免一時之責任又曰夏人強弱之勢可謂都不知又曰執政大臣不能爲　陛下盡心謀謨臣觀舜民此言於國則忠於身則愚矣願　陛下憐而察之元祐元年五月上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傳　幸　倉　等

詔三省樞密院召　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朝廷選任卿等爲耳目之官正要別白是非視聽無惑故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言不當豈止言事或從其言豈不爲國生事乃口令罷罪言職蓋欲杜絕言路非所以示公也其舜民罷言職恐誤視聽令精擇民心者更置焉

臣等仰認聖慮不勝感懼此非　陛下亮舜民之志本在盡忠而察臣等之心在於惜體則何以慰藉若此臣等幸甚欲

報至恩莫知死所聖慈謂且加建言之間罪妻國事或從其
言豈不為國生事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請不是
欲興師問罪亦非要終了不封秩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
此語甚明別無他意唯冀朝廷審諫而已伏望 聖慈更加
省鑒則舜民之過宜蒙恕矣既罪之實不見於文又罪之
之名有傷於體臣等所以不得不言願 陛下開達聰明以
盡四方之聞矣言責之臣事雖過計無悖采收語或小差亦
皆包納使人人敢展四體以事君誠服心而報國則臣等之
願也伏乞降臣等前後章疏付三省公議早賜施行

上時詔堯俞嚴史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堯俞嚴史歐還敕書
以舜民罪職難別舉官又同還敕書
奏不絕已而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
宣諭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列衛摸上此奏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卷第三十 博 亮創

臣等所論張舜民罷言職不當事蒙宣諭後又兩次開陳舜民
本無罪出大臣成乞職察復許還職尚未蒙聽納施行
臣等恐進說之詳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
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於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
正而不可亂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不知則已知
則必行故端良得盡其忠姦邪無所用其巧黃崔日知為
京兆尹貪暴不法侍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
傑反為日知先奏瑒罪瑒遂奏曰紘彈之司若遭恐脅以
成姦人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令傑依舊
視事既日知為歡罷永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

皇之能聽了於日而之被逐而喜李傑之復用不言屈憲之
得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益加此史冊
一書流芳萬古本大臣以是為非誤　陛下之聽有甚於日
知御史臺宜敢言思信優罪有寬於李傑言責之臣守義以
爭自多私楊瑒又　陛下棄若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無政
之可述而建建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
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邪欲以正朝廷之事耶若欲以順意
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　陛下以
為無臣論時臣之言不得而行也　陛下虛方寸之
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　陛下觀開元之所
以資聖心略回改　臣言而全屈憲焉若反棄之臣等以堯舜

堯　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　陛下以為
可則乞行臣等之言以為不可則乞罷臣等之職紀綱之地
由臣等一不振以為朝廷羞得蒙誅殛以累至公臣等之幸也

元和二年
五月上

上　坂宗論張舜民龍言職　傳堯俞

臣前日蒙　聖恩召赴都堂令執政官詢問舜民龍職事尸
具別章論奏臣有親聞於都堂與外議所傳相契之事不敢
不盡以告　陛下臣之愚忠以謂有隱而偷榮不若盡言而
得罪韓維貞言舜民之書是維於簾前奏之施行仍云權量
重輕難惜一新進御史此維誤　陛下之聽也若論張舜民
則輕若論御史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之任則不為輕矣

今聰耳目之官見將蹇人主之聰明隳紀綱之任是將亂國
家之法制宜觀歷代惟有薛[illegible]言路則啓禍源不開抑權臣而
生後患也然則師垣之有無美比憲司之興廢而維以御史
爲輕臣不知其可也又況純仁語雖喋喋不切義理臣謂歸
維所論豈不上負 陛下之望乎 陛下失士大夫之心哉朝廷慰
安老臣當自有道父使上下無損老臣可安乃善謀也今雖
之摧風憲壞紀綱動天下之心傷國家之體而欲以安老臣
使老臣而少知義自能安乎 陛下意欲安之不知反所以
使之不安也幸 陛下降意思之恐不若改之爲便也聖人
之所以成聖人由改 過不吝爾今不改恐德日益虧改而
勿憚則美日益全惟 陛下擇之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

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雖
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罪懷不盡以爲蒲恨爾執
政之蔽唯欲人主不信言事臣則得以行其私 陛下不可
不知也舜民一賤士才能爲禍福於臣臣何苦上違 陛下
之情下忤權臣之意而言之不已此 陛下之所當察也
陛下慱通書史觀古今治亂之迹熟矣國家之事有臣力諍
則善耶無人評則善耶臣以言爲職言而不用亦何面目出
入朝廷間哉願蒙罷黜以謝無狀

貼黃按舜民本事但有移文致詰之
言元無興師問罪之語而本右之臣便以移文爲興師
誣惑 陛下殊不言邊上移文往來自是常事安有興

師之理至如雄州與北虜事無小大亦朝夕文字相聞
何嘗有它虜蓋不言用兵則不足以動〈陛下之心而
激怒虜意此權臣誤害忠良之深計也　陛下信之正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二狀　傅　堯俞

臣前日與御史王巖叟列銜申奏乞檢會前後言張舜民文
字降出施行至今未聞詔旨臣聞忠義之士精貫白日誠洞
金石臣雖無狀肺肝竭矣實冀夫精誠上通有以感悟聖意
臣切見近日執政憎厭言事之官往往形於詞色今遂伺間
陰察之不知若何而後已以厭其意也臣讀唐史見宰相裴
延齡陷楊炎大抵執政多忌忠直陛下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者夕論
復已君臣大義不可不明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去
歲臣不敢望執政之卓邁之心輔　陛下如裴垍呂夷簡於
徒憎惡言事者驅逐之又移過於　陛下使　陛下本無一
事橫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目風聞言事舊矣既黜舜
民尚有言晴不識日此以往凡百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
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七狀　梁　燾

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言職所以御史命令天下公議不
平陛　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駁下之制非所以

全養忠勤之氣感勵敬順之心也　陛下未即垂聽而至思
優容面命相臣布宣慈旨是等道於公議願必至公之道上
廣聖意下厭人望不敢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　陛下勿
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勿以已宣之旨為難回唯強其剛明之
德從諫如轉圜之易也臣聞唐宣宗將幸並清宮命治道
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卿等勉諭朕勿更論列宰
臣奉旨召兩省官宣諭朕而諫章再入宣宗謂宰臣曰諫官
論極懇切朕決不為遊幸消之行矣卿宜說我此意宣宗唐
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榮之事也諫臣猶日懇切進言之
初不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守正宣宗終感悟
行文今宰臣若以聽納之意見能宣布至尊欣納直

諫員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太平之政號
聲明輝映前代至今流為美談恭惟　陛下之聰明遠過
唐宗之德朝廷綱紀法度不比華清之事臣輩區區陳誠意
皆激切嘗蒙　聖恩曲賜宣諭臣祇知尊君里臣為萬世之
計不知畏附權強便不論列　陛下喜忠納諫上法　仁祖
二年五月上右僕射呂公著慮言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
言者之失乃奏　陛下臨政以來納諫之盛近世未有臺諫
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忠若以其言失當便行罷黜則
今日以前不避忧迫為朝廷言事不少欲且一向包容則處
向後愈更縱肆朝廷不能保全必須與優遷令解言職
於是王巖叟等皆遷而盡逐詰詢論事中張問不駁正為
解羣言激使朝廷益見清明之美臣竊宣言賢主何足為　陛下道哉　元祐
日臨可以並隆堯舜宣言象天下翕致安靜之理明德

上 哲宗論臺臣龍臺諫是自塞絕言路 劉摯

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章疏論事蓋以謂職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會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上也必料 陛下亦已察臣之意在於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效萬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內降批宣龍諫官梁燾等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切料 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救解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彈壓改不仁重責但罷黜言路此足以見 聖度弘大愛惜數人之才謂能為 陛下為出入彥博門下受其指嗾也臣觀舜民之論文彥博此者照管劉奉世一言而已此

一言事也奉世有才可用方出入彥博門下受其指嗾也臣觀舜民之罷亦小事無定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一毋言足矣何至議論鋒起相繼並作蓋瀆 天聽至煩宣召由諭尚且不已誠有罪也夫舜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議者欲慰說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之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 聖明優禮敬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龍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鉅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為 陛下惜之也古之賢君明主唯以開廣耳目優養直臣為甚盛堯之德故曰堯聖則臣亢唯堯舜及三代之盛

王乃有其事耶　陛下今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
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事雖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失當一切包
納故臣子無戮辱之懼皆得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
養成今日忠直之氣然上下蒸邪摩牙切齒嫉惡臺諫亦已
久矣太宗謙以屬區小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佞
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蓋恃　陛下之主張謹其官
守以垂事君之義爾一旦以故權沮罷去之適足以快憎
惡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者所私竊涉於傾
諂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乃昔出於公義則雖
有過言所不問臣聞古之聖人
[illegible]　言容之考於傳記不可勝數
[illegible]　言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又
言彈論事中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近侍矣又以多言而
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凡此數者皆非所以廣
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爲飛必然之理也深惟　陛下恭默
未言　太皇太后陛下簾聞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聽明以廣
萬事之聽而乃杜絕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事
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
陛下何由一一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
區言之者非獨爲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爾內梁素孫升
外議皆以爲責之太重臣欲望　聖慈詳酌寬此二人之責
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
詳但見臺諫官連章罷去前日之事不同必疑謂朝廷

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擾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
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
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　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
報唯有竭誠以主公道不敢雷同倡和苟有所見可以裨補
若不盡言於　陛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
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開允
貼黃昨召臺諫官至都堂宣諭聖旨既畢公著與臣等
因而再三開說內禪與升拍陳事理其語氣最為勁直
今乃得罪最重外議紛紜故盡其底裏以告于　陛下若幸
貼黃臣非謂自言路進遂欲主張言路者蓋以此事繫
朝廷不敢過避形迹故盡其底裏以告于　陛下若幸

聽臣之言留熹升二人足以救萬一之失今雖已有成
命命猶未下此至進告尚須一兩日伏望　聖慈再三
回慮深思此事早賜裁處不誤　陛下舉動
為尚書左丞　元祐二年五月上時

上　哲宗乞召用傅堯俞等以銷姦黨　劉摯

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切謂國
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誰有此　意臣伏見知陳州傅堯
俞知潞州王巖叟知潞州范純仁知河陽呂大防知鄧州
貴易皆早蒙　陛下識拔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
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
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　陛下素所嘉愛必未棄捐然臣私

憂過計恐有補外漸文朝廷漸亦忘之不遵憲越輾效一言
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
從或行義師表多士盛庭於此數色固無之事至於公忠
朴直不避僥逸不附朋黨　則自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
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小髮關一誠不可缺而強四支
者必以骨爲上故自古人君必獎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
憚也今竟俞諤皆有骨鯁大
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今
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爲
姦邪所快臣實痛情兼觀近

日言路相異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
豪強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然疑朋比之心公無忘憚
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公出於至誠言出
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和大體有如晁錯前者乎孤立不懼
彈劾權強亦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嚴叟者乎守正堅確不
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相惡有如舜民壽及易者乎以此驗
之眞僞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
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甚
可懼也然上下相圖誰爲　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
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
矣臣踈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　二聖選拔致

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效之心豈宜自比衆人故當知無不
爲盡敢避罪臣願　聖慈深賜省察特發　睿斷召此數人
忠正之臣參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之甚
貼黃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
未測　聖意所以未便奏陳臣故密獻此言若候因臣
僚進擬而後召之即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
命出於　陛下　元祐元年
十一月上

上　哲宗論屢罷言事官　劉安世

臣近被　聖慈擢置諫列內惟謂薄魂無以稱塞具辭免不
蒙俞允切伏思念　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三省之
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
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
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屢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
所學惟　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
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
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
諫爲先務也今　陛下居父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
脩舉法度孳孳道迹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　陛下
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
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內外臣

民不知其詳往往切議以謂
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切憂之恭惟
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
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
令之失於未兆也今　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
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
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傷餌以美遷陰奪
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
受書果出於　陛下之意耶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
大臣之計耶則　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
以快其私意而已臣切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

謀於禍胎既成雖聖
知之朝而乃一聽
氣日所謂謹終如始
諫垣乃敢要君以固
擊君子小人消長之
夫世俗之人指以爲
暇詳覽救弊之端
所愛者必知其善所
蓄其私則忠言嘉
惟　陛下察其愛

臺諫五

上　哲宗立賈王覿之罪　范　純仁

臣叔向曾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彦博等所上簾前奏陳之實
王覿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然陛
下臨御以來奏事之臣一日行之恐傷仁化之厚來者或
朝廷清靜之體其心上於如此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以正
黨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　陛下既用善人見匿人非宜

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
嚴戒盡行貶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臣等不
避違忤繾綣開陳鑒竭殿誠莫大於面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苟
容之臣何足以副　陛下采尚面目處羣臣之右又況彥
博久著等皆是累朝舊人　陛下留在左右已二三年明
皇猷未嘗有關今日豈肯當同罔上底護黨人蓋其忠君之
心與臣無異唯在　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敕諭宣示
字臣未敢繁言更乞　聖心熟慮
貼黃臣自　先朝言事不合指斥乘輿貶官江南嶺外幾二十年而萬
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未見其可議呵古今無比
聖心所采非惑臣獨私豈言而一旦棄臣於陌

驟致於眾弼之位故臣夙夜憂懼當盡死忠以報
朋黨無自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羞及恩榮
報大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　陛下決以臣元
取則之謫臣補外則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斥逐
於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幸柬拔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
貼黃臣面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
皇祖時用為執政三人各盡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
不得進者遂撰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
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莫誰之人皆欣快相
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為

朝廷漆哉 元祐三年五月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王覿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不可以執政內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文彥博劉摯呂大防范純仁等論於黨內外推差遣仍不得帶職尸公著言覿責降永當又前純仁退而上此疏時為同知樞密院

上 哲宗繳王覿外任詞頭 曾肇

臣今月十八日史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五日奉門降旨揮王覿差知潤州者臣竊以近侍職在訓辭理有未安合具敷奏伏見 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闢言路雖悌意逆耳訐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克己溫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謂古之聖帝明王不過如此二年來不唯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幽深

[illegible] 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若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卑位為嫌而不能盡言起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故如覿身在言[illegible]不得不為 陛下盡言而無隱也 陛下求言[illegible]當覽大含容未宜遽棄何則以言賞人猶有觀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將鉗口結舌望然去矣其肯以身陷禍而覿萬一之聽察哉故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為重輕而 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illegible]為 陛下慮也 陛下留意於大臣寺丨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且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

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聞其過今一言
及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覲爲戒依違顧望莫肯正
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 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奇爲寒心
者也 陛下臨政以來何獨至於覲一言之入遽不能容示
天下以不廣也覲以小官不三年拔擢至此今以言薦罷
猶補便郡於覲何損臣所惜者於聖政不爲無累爾伏望
陛下深念 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
狂直爲難而以壅塞言路爲懼以靖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
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頒 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
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
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此其可報之備

位待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緣職事當進
薦 陛下留神省察幸甚其所有制辭未敢修撰

貼黃臣伏見豐稷昨任諫官所論者 陛下骨肉間事
猶且令呂容矜貸更獲美譽聞者皆服 陛下仁慈寬恕
有天地之量豈獨於覲而不能容伏望 聖慈更加省
察 元祐三年五月 上
時爲中書舍人

上 哲宗乞終始從諫

臣愚不肖蒙恩遷竊言職風夜思所以副聖知者不敢以爲
榮而獨以爲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強
公家弱私室正以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 太皇
太后陛下保佑 聖主制政顧惟權臣易爲強悍姦人易爲

蒙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恠者必欲　陛下偏察外之事勢有可憂可疑者必欲　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欺罔欲君執隆重而下皆敬畏此臣自誓報　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　陛下復置臣於言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爲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爲忠則今日之言爲非矣臣前日之敢言爲負矣　陛下既能知臣之忠必能用臣之言則臣報　陛下之心豈可急於前日哉臣聞人主不以受諫爲難而以臣下敢言之人臣不以敢言爲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爲難書思夜度將有上諫欲諫十事至時已除五

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補於時溫顏容納獎勵勤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禍患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願貪君之祿其事不得不然也信乎聽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下敢言之爲難臣見也然而有忠臣則不難矣人臣以主上從諫之爲難亦見也然而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逢　兩宮之明切不以敢言爲難在　陛下信而聽之也辨姦人之妄而塞其讒誣折權臣之強而抑其排斥使多士以臣爲法而進其忠勿使多士以臣爲戒而挫其直當今之事所可言者尚不爲少臣方且次第上之願　陛下清心諦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隱者不敢猶豫以留清夷後時之憂也致　陛下有開納諫

諫之美名有收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靜宗社長久勝懽懽盡節之至 元祐四年二月上時爲左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楊畏除監察御史 劉安世等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 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諫議大夫樂黃目知制誥陳知儉於常參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切惟 聖旨皆有徵旨何則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寮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 [illegible] 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遴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實之嚴孰敢苟名竊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今頒制資次與 [illegible] 當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遷十故多非其人然未嘗書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己係監司省部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

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部遂成空文 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切爲 陛下惜之 陛下陪 [illegible] 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關失何由盡達天聰爲大臣之計則安爲 陛下之慮則疎矣伏望 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之患循 舉之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 元祐五年三月上時爲左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 轍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故　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臺諫論田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人臣浪揆朝旨顯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未當據法黜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與諫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輭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　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上　哲宗論執政自擇臺諫　蘇轍

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爲御史中丞

臣聞書稱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高深其勢則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　本朝故事毋嘗親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聽見入奏凡所以爲　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輒召宰臣面得詳於前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一可以決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若又備有耳目於人而

已臣觀今日臺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
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舍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　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
正向背昭昭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皆畏憚唯劉
向王章力言其忠無顏避諱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
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當欽等所
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遂以不競今　陛
下深軫帷幄耳目至少唯七月之間　詔諫數下若文帝執政得自選
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
而朝廷之勢殆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斯紀言則社稷之

臣切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
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召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驟迹疎遠
一旦爲人主所御任之爲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
感悟人主如事君之馬周必觀遠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
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待孟子以爲之辨況裴綸
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召用未明宜乎綸辭避而不敢當
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爲職
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
聖慈詳察明降召用裴綸因
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盡於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

用人之心公也元祐五年九月
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乞察官兼言事　龔夬

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又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昔前達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竊為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察事職自不相廢況元豐三年八年并紹聖分察官各兼言事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令臨察御三員兼掌論議庶幾大無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三日難諫而不早定以取名而於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為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周種等語言京以身之寵點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夬之所言為信夬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夫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　祖宗以來設官屢意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畏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

陳次升次遂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
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夫之言京又將罷
去則是　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爲京而去也　陛下以
聖德嗣位上法　祖宗內禀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
安靜人情懽悅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
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
服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諫救於言之有益也臣願　陛
下察夫所言忠於爲國特因　眷聽曲賜允從庶使敢言之
士意向朝廷蒙蔽之風自止　陛下上副慈覆議
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　臣下矜察
　　謹奏
　　謹言
　　正月

臣近嘗面奏爲蔡京送吏部
於公議無愧而私議未安臣之自劾求去固有日矣今
所言者非自爲也非爲朝廷開出子厚不引用不
聖恩特賜矜察　上件一事係正月五日
上　徽宗論張庭堅送吏部事切以紹聖時章
臣今月初五日有奏狀言張庭堅送吏部　任伯雨
子厚蔡卞密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不引用不　陛下即位揔攬權綱自擇
率皆附會子厚卞拭誣朝廷　陛無所建明
臺諫恣臣謂臺諫官始用之時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
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坐其所言以正其罪蓋妄
冒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庭堅近以言事不當
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不知所以

臣伏願　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臺疏考其所言若敷開
朋附則送吏部爲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爲太重正名定
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堅爲戒
貼黃張庭堅送吏部若　陛下見其敷述開朋進自
聖意則庭堅不敢逃其罪若非出自聖意止是三省倡
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臺不
可不察言官畏三省之國之福也元祐三年十二月上
以庭堅通判陳州應聖詔表云踈不外宣命從中出又云了了不如意坐何事
上　徽宗論除御臺諫三省不得進擬
臣編以　祖宗以來臺諫言事
陳次升

取進止　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官所以司察
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明主雖欲
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開所召者一人
而已未審出於　陛下之意耶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　陛
下之意則可然未應　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
臣朝廷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閉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
之門而　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
刑威曰君頗　陛下念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
引對親閱人材去取獨出　聖斷庶不廢　祖宗故事臺諫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重權不繫於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忘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揚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聞有擅權挾寵之徒雖為陛下隱惡揚善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與天子抗衡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哉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若非勳戚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憲其攻己則先設陷阱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賓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擇以今事則必中害以傷彈不謂在昔畏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辭或以疎隔其恩戚為語指切直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憲欲彈者改遷折章繳奏者貶黜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悚恐愛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侵冗財賦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隳弛而霸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　陛下獨奮離明斷

以乾健威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
宁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
元輔劾一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
言章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
攻蕞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
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
黜責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舊勳衆必為之寒心知其
心叵測而識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導有所彈終不敢直肆其
說王安石自張膽之士化為結舌鉗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
成風人知其意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訛紊何所不為且
衰人始非在外幼而非難其去惡已成雖鈇鉞何及故治國
家者豈一時宜有直言頂撞之士則悠久無疆之福陛下仁天廣慶智燭幽旁臨眞偽則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
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遺不至所患者改回補過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宥逆已
行之命或方遏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昏陰雲蠱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臧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
人心惑其根原有在於強援奧知之聞而已夫擊搏之任
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
不願宴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
言之道當以畫觀苟惟在己無愧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
得防苟惟事干國體則亦何憚笑辱廣行誉救臣願

陛下深惟此理上體　祖宗之成憲下爲萬世之來規重惜
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敢回必劾而無畫遷罪戾必罷而
無論止其防備之私絶其報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言臺
言事論列職非三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捃摭
讒愬而爲粉飾者置之重辟庶使憲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
幸甚　宣和二年十月上時爲御史部
所陳事當出榜朝堂及吏部

上　欽宗乞監察御史言事　胡舜陟

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必言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
本朝皆論時事擊姦邪上與輔臣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著在
甲令今言官論事或多迴避君無兼聽之明而御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
尤甚今欲事之所當言路爲急伏望睿旨下本臺本增入
監察御史言臺之文以復祖宗之制　靖康元年二月二日爲
監察御史始依祖宗法

上　欽宗論職事遂責諫官之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　李光

臣伏觀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四方
士論驚駭　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直言禮
過臣下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令日下出門議
者遂致紛然造飾謗言稱師驟諭十事孫覿李擢等交擊章
執縁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
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棣和皆天下膏腴劇正使自
貶不過此耳何至逐使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　祖宗朝

斥逐言官雖遠在藩外未有已
宰相忌於行法惡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
事欲行己私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壅絕甚可施於今日艱難
之時哉伏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臺
諫家盡收拾行李以示 陛下優納之意 靖康元年三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 欽宗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疏 程 瑀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
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爲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爲真若
也人君亦何爲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
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而已宰臣言路壅絕甚可施於
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異爲非則宰執何以用

我宰執曰利臺諫曰害人君察焉爲異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
諫若以利爲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害之所以用
聰明者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
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胷次則貴賤不分朱紫混
濟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豈又非竟舜不能
舉事皆善周計其善而悅人讚已是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
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猶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羣下一旦
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正觀之治庶幾
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
賞罰故願公等裨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
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

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
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已爲嫌而
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　本朝之盛無踰　仁宗稽考治亦
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
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脩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
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
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廢之不以意異而訕之唯是
之從而不嫌義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事執以
爲春行臺諫文書異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
消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言路爲事然當時人材甚
朝養育而成彊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爲榮士

安石下世至蔡京禍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
死地臺臣引用私黨籍爲讎人排噬正士劃置官司凡賢
食而諫省列位曠闕弼補惡政敗事流毒四方　陛下既親
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
諭是誠有意　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　陛下蓋嘗受人言
而未可謂之善用言善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
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
能用與不受向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
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畧初無踰人舊布衣取天下未嘗畫
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外如酈
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脩

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
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又之得魏證往往諭意於言辭
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論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
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爲法可矣　陛下天性元良憂勤
庶事聽言納諫宜無艱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
陛下以沉晦爲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爲事而有累於斷明
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旨之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
之心爲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上未閱
數月已有撫州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孤外志操漂
淪金毛在郊京師震恐之時抗章之對慷慨論事蒙　陛下
後擢爲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

亦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執
稍沮緩疑　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撓之是何異蔡京
爲治乎臣聞　陛下常部諭諫官御史各舉職務今中
書籍記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蓋非特稽所言當否用
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雍容觀鑒不唯
劍置臺諫言疏交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鑒不唯
裨補治道固著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欵
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
之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竊竊爲　陛下言之伏望曲留

聖心天下幸甚 嘉靖元年六月 日正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 十五

臣等議參卷第五十六

給舍上

七 太宗論刑部駁故事 柴成務等

臣等昨奉敕命若臣等同知給事中事制敕如不便依故事
駁臣等尋檢會到門下省故事并合起請畫作具劄子進
呈緻送付中書編集敕命自今後應除職官勳爵不以蔭
封贈並下書敕其刑政獄訟奪免罰贖及公罪雖不正
宣令所司依令敕施行駁正追改者臣等
考求舊典具有明文封還詔書不即行下駁正臺
議然後奏聞蓋王者謹出令重改作之制也今詔書已行

方勤追政稽諸故事頗異前聞而況設官居方各有職
司其事必有正言格名貫之相沿慮無旱之斯屢詔輕行
之失請以近事明之中間編親救下西路庵童請白鹽法只
視若使制置江湖諸司公私並便罷比行逾
政已素成規豈於經度之初而關討論之理臣竊欲乞起今
後除職官勸誘不以廢置討論經下議敕外其有言起請
奏薦養請行外施行公當審量與旌酬妄議者明加懲戒實
罪並奉浮競悅心如此則詔敕無追改之弊官曹有所遵守
之稽符典故用杜瘝綸

上仁宗乞官員並法事詔

慶曆四年九月十

國家之興必先禁姦
四海之廣萬務至衆事已臨處事已
雜制示至公於天下也事
內畫可以付門下門下
令封駁政正今之言詔
之制也　國朝淳化中始自掖密院分出錄臺通進三司兼
領門下封駁畫令兩制
事封駁張詠向敏中咸領此職宣敕無不經歷門下近
年以來舊制寖壞庶人
二到彼則是官有封駁之名實無改正之實臣今欲乞凡有
宣敕除處分過事機宣依舊實封入通參祀行事敕仍舊差

人送付本官外其餘選人官資并降等遣及斷遣刑名改更
敕令應是告身宣頭敕牒並令中書樞密院准故事進內發
付門下封駁司審省申覆如有授官非稱斷刑失中征未便
於事者則令封駁改正如此則官司之守各有綱條詔令所
須克正根本紀律可據無有過舉矣其門下封駁司乞差剛
正公平大臣主判庶其選擇無可畏避慶曆四年上
上仁宗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 聖旨今後令又院不得申
請除改文字切以為舍人者 陛下近臣以出掌詔命為職
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
請則是舍人不得接行其職事而聖聰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
自非執政大臣欲假借而專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為
其故冀蒙 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未知 陛下
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
建而不改乎將 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
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
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有也
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則是
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
若 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
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

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也臣等切觀　陛下自近
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人初亦翕然幸
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
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
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已所欲不擇義理之是非而諫官御
史亦無敢忤其意者　陛下方且深拱淵默而聽其所爲而
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臨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
之所生不必君臣皆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
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
而不爲以阿諛順已爲悅而其說用以諒直逆已爲諱而其
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所以爲亂也　陛下
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稽大
臣政修政事誠欲改修政事則公月八日百揆爲當先改矣
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罪
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而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
從官臣等愛　陛下之寵祿與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宜則義
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衆斥伏乞詳酌早
賜指揮嘉祐六年六月日上時爲知制誥

上　英宗乞知制誥詳擇人材　張方平

臣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爲詰令由此入禁林充
學士非才譽孰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
近詰命或有鄙淺傳爲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

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勳有逆凶醜或以
韋心奚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
王澤也　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詞禁有自兩禁黜
爲管庫者蓋唯才而是用嘗爲人而擇官共修起居注史館
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修廉恥至冒憲章
法座之前輒自干請切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
才地詞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
盛於　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　陛下以隆天下
幸甚　治平元年上時
上　英宗論呂誨等敎不由封駁司　韓　維
臣昨日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言事被黜至今不敢至封

駁司訪聞乃是中書直封送本司臣切以封駁司給事中之
任也凡制敎必由此而下有所不便得以封還論奏古今之
通制也今雖黜御史事關政體而遂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
失無甚于此臣伏思王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
以防檢繆失共成治道而朝廷自壞其法不知爲此將以何
利也伏望　聖慈亟揮中書追誨等敎命令由本司使臣得
申論議以正　陛下之官法
上　英宗論呂誨等敎不由封駁司　韓　維
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黜敎命不由門下封駁司直送
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象日未見施行臣伏
思古者並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共成治體遠防禍敗雖王

者不得而私也況大臣乎淳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點檢看讀發放敕命其實封敕文並仰中書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讀點檢了却實封發放　祖宗所以審重難令吻檢繆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騁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之慮德何謂也方今官失其法人怠其職百事曠廢日就衰靡臣竊憂之切謂宜有以力振頹敝而　陛下君臣方共爲此事臣切爲國家憂之伏望　聖慈以臣此奏并前所上章早付中書施行臣懦不能爲　陛下守官依待詔點

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英宗論呂誨等敕不由封駁司　嘉祐

臣近以降黜呂誨等敕命不由銀臺司累具論奏今又聞罷傅堯俞等敕亦是宜送本家臣切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所得私也有臣下所不敢輒廢也故法有不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即去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　陛下繼畢亮陰即降詔戒厲臣下曰內外因循情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又訓以易慮孳孳各脩厥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羣言有所進益而公卿大臣乃自壞法度遽戾詔文臣雖區區爲　陛下愛惜此重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門禁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風勸天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其言而去矣不得其職者尚且胡頑尚爾平況臣兩還詔旨今又不能仰

遵 聖訓爲官守法罪戾仍重豈又玷侍從尚切封駁之名伏望 聖慈特賜罷黜所有銀臺司等職重臣更不敢僉書見居家待罪 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 神宗論司馬光告敕不經由封駁司

呂 公著

臣近爲降下司馬光等告敕到封駁司尋以爲不便遂具封駁聞奏切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門臣伏以 祖宗置封駁之職蓋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盡當故使有司得各竭其言以補闕遺臣既繆當官守苟有所見誠不敢自默以失 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論列今來朝廷既以臣言不當自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甘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使舍封駁之司不復能舉正職事則是 祖宗法度由臣而壞 聖慈正臣封

駁不當之罪特加顯黜以振綱紀

上 神宗論差提舉常平官毋得不由封駁司

李 常

臣伏聞近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官毋得不由封駁司中書以爲係是舉差臣切以爲過矣 國朝因唐故事置門下封駁司自是非機密宣敕皆使詳酌然後頒下其或失當得以繳正所以謹出制命之意亦已久矣故 祖宗以來多選方正望重之臣典領是職綰於朝廷所補非輕其爲責任甚重今遣使四出得與置利害舉劾使事之重與監司

略等而不付之有司參考能否擬定修理實未順兼主駁之任雖人主親所選任皆得以其職言之自無差臣所未論臣恐朝廷典則寖得緣事廢弛伏望特賜指揮並依舊制庶命令所加務於詳審有司職業各以修舉

上 哲宗論除呂公著

臣伏以近除門下侍郎呂公著一字未經門下省文字直行慮亦將不經門下省文字直行慮書省錄黃擬密院錄白有與往有被擬詔敕係親成並貼黃奏知欲今後侍郎兩員合避

外許令給事中繫書繳駁

慈速不係到官文字不過下省並關門下省昭會施行

上 哲宗繳駁安燾除知樞密院 王巖叟

臣伏以立司諫之職爲門下省近臣蒙本省批狀差兼權給事中給事中職當論駁臣雖暫權安燾知樞密院不允臣不敢放過門下緣過門之後即是施行既已施行益難追改據

廟堂坐厚薄考之物論謂當遷總機務位愈高而德愈不稱多致人言上煩

聖聽臣所以論列不已封還累

旨陛下必悔其人未欲遽行

慮或

陛下思之唯

今與其純仁並爲同知院可也臣亦再三爲

如此頗爲易觀伏望

聖慈知臣踈賤易

罪斁臣區區

貼黃臣蒙　陛下任之言責唯願　陛下無一毫差錯
臣始心安若聞一人有議朝廷除用未當則如臣之身
自有過失所以不避煩瀆一一上言　陛下省納使
臣得盡其愚以圖補報臺諫之關耳不才叅不暑大任
之人候　陛下別得賢才即宣罷免以協公言元祐元年閏二
月上時以右司諫權給事中
上　皆示論安存新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臣兩次論駁除安奇新命
臣聽開納今切聞已有指
之不下竟調　聖慈
王巖叟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

疾速施行臣聞命皇恐不知所容　陛下必以臣為違拒
睿旨遂一面施行臣仰惟　國家置官司正要上下相關防
相審察唯恐有失誤所以重審之至況給事中喉舌之任若
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臣違君之命至于再三雖
陛下優容未加誅戮臣自知罪不容矣然臣少而讀書本學
事君之道今不敢不以其所學事吾君也臣位可奪也而守
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守官之
志可奪則　陛下今日雖喜臣從命後日將不復信臣矣愛
君之心不忘則　陛下今日雖未亮臣後日將復念臣矣
陛下聰明照徹豈不察臣之所以區區效愚忠而不已者為
陛下耶臣自為耶毋與大臣紛然仇而不避者為國計耶為

身耶　陛下欲人阿意順旨則易欲人抗言執議則難臣不
爲易而爲其難亦何心哉但恐因臣不能爲
而獲沮抑則人人務爲其易非朝廷之福也古人有言曰賞
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國家之大柄而人主不
可以不謹也　陛下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當賢矣然安靜之進則未見
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當賢矣然安靜之進則未見
其當此臣之所以當力爲　陛下言也　陛下曰必行之臣
曰必不可行則是以臣抗君也宜乎死有餘責然臣言之不
已爲之不疑者以臣職當然也守職而不敢瞞乃所以奉
陛下也

貼黃臣豈不知即時奉行上則可以順　陛下之意下
則可以悅大臣之心順　陛下之意是臣之忠也悅
體大臣之所深嫉悅大臣之忠非臣之忠也況公議之所不
與臣但知以守官盡臣職不敢將職事作人情若少爲
俯仰使天忠義欺明主誤朝廷是臣負天下國家爲罪
大矣此臣所以冒犯　天威再三論列冀　陛下開納

元祐元年
閏二月　上

哲宗論安燾乞給事中書讀

臣竊伏聞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不當遂
蒙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頭直下吏部施行臣等切見安
燾去除未論當否朕命之出必由門下書省審而後

劉摯等

行所以謹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　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令書讀則是命大臣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伏惟　陛下臨御以來政事之舉皆合至公獨此一事設施乖戾恐於盛德所損不細臣等深爲　陛下惜之伏望速降指揮追還告命及詳覽臣察前後論列安壽章疏別賜指揮以全朝廷典法

貼黃制敕不由門下及省審書讀不備則不成命今其經歷之司必不敢過被受之人必不敢當　元祐元年閏二月同除并

等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安壽熹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

蘇轍等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壽熹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史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御回　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　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壽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　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壞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吕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去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壽熹之故特開此例況壽熹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壽必

不敢不辭壽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令無由複行伏乞　陛下克已爲法檢會前奏自今壽依舊供職　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　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之前豈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諫官將安用　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　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　陛下裁擇　元祐元年三月上時爲右司諫上　哲宗乞追還安壽等告命及施行經歷付受官吏之罪

劉摯

臣近見安壽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乾綱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及繳進告命草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　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　陛下試思之今來進用壽純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援則天下必以爲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壽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爲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于國者　陛下當嘉納而改爲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　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爲是耶爲非耶而　陛下何故自隨意憲爲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爲　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黃明書不奉　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於吏部之

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　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事
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
既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封出既出之後尚書
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
全使部亦合申禀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
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以累　聖德臣不知　陛下以名器
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
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況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　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
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橫賞先前古之所以召亂
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

望　聖慈詢問大臣令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若以
可謂陛上述國昔如其非而不言則不忠而不言則不
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寢前命依　國朝典故行
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有前後繳
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行

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全命徧歷門下乃是　陛下先
以私自亂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上
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言繁等之必不敢受也

貼黃　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始　祖宗法度以銷
歷權備今善惡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
而臺諫之言又不

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　陛

下既已沮壞給事中所以
風夜憂罹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惜朝廷紀
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 哲宗再辭書讀乞差官權給事中 王巖叟
辰封還要素除知福密院敕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
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今復如是非予所
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
又假封駁之任不敢俯仰姑息而為 陛下守官不敢顧避
從諛而為 陛下持法今燾差除未安已累退德命令斜出
尤拘紀綱此事至重實繫國體臣所以夙夜思慮茹蔬寢食
屢進愚忠冀回天意 陛下初以燾父補言路職業臣所以
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之禮也臣以燾為不才不當雜羣賢
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黑存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
陛下聰明旌別感激自勵是所以副 陛下待大臣之意也
及延和奏對蒙被天獎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賜主張在臣之
分何以為報須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乃可以副
睿眷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
所見伏望 聖慈察臣忠愚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罷賜施行
貼黃臣切恐 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
事中之任本為封駁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
蓋以封駁為重而不以已行為重也自唐以來命令
既出給事中封駁之故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 陛

王固已熟知如此更願陛下
守官以正綱紀良以謂為臣
三論列義難有言意大於此
給事中必令封還詔書陛下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六

上　哲宗再論安燾給
臣累言安燾之進不能恢
吾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
所繫甚大至今未嘗有一
太皇太后陛下自聽政以
乃因不才無狀之人致累
愛君之人誰不情之臣恐有
命不可回不復陳義理當
大學士

王巖叟

明於上體之論也自古及今未
舉爲天下後世所議乃明於上體者也臣竊以明
主唯義是從不以回已行之命爲難請引　仁宗朝一事以
告　陛下慶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爲樞密使四月
八日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　疏追竦樞密
使敕當時名儒石介作爲聖德頌以詠　仁宗之美天下流
傳至今稱爲盛事伏望　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
爲難而以聽諫爲重天下幸甚臣忘在愛君忘其再三之瀆
惟　陛下察臣之志臣死無恨　元祐元年
二月上

上　哲宗再論安靜聽納劄子

臣竊以自古人君致功德繼天地並者積衆善之效也

夫以天下之廣萬幾之繁以一耳目兼聽周視欲事事中理
其要道莫過於取善而已大凡好勝自古之人君能舍己從人
之善者而皆欲與之違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夫舍己從人
虞舜之盛德也與人爲善虞舜之盛德也以數聖人之盛德
猶聞取人之善蒸民以來盛德日新臣愚修舉
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與禹湯之盛德無以異前日
權給事中王巖叟封駁錄黃院不當　陛下直令下
吏部施行更不令給事中書讀臣竊以謂非取善之道也蓋思
之不才無公望　陛下又素知之今日聖政如此退大姦進
大忠天下翕然咸稱有古聖帝明王之風在臺之臣等超陞

不重吾命必須書曰讀紀綱方始不紊臣願　陛下以堯舜禹湯盛德取善爲事則臣之職可以無愧伏望　聖慈留神天下幸甚元祐元年三月　日

上時爲右正言

上　哲宗乞議經歷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劉摯等

臣等伏以御史臺肅正紀綱糾劾不法自朝廷至於州縣尚宰相及於百官不守典法皆合彈奏今按中書省錄黃除改壽知樞密院事付門下省審給事中封駁不當奉　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省錄黃並不執奏付尚書省吏部出告吏部具給事中不當書讀省亦不執奏遂以不書讀告命降出所有門下省尚書僕射侍郎左丞及付受讀勘經歷官受告吏之罪以正紀綱謹具彈劾以聞

元祐元年三月　日同呂陶孫升上

上　哲宗乞議經歷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劉摯等

臣等累次論奏安壽知樞密院不當其錄黃不令給還中書讀勘經歷受付官司並不覆奏已數日未賜施行臣等以謂朝廷高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虛授若以恩禮假借則不恊公議今安壽才業輕備位樞府已爲忝幸一日職有違進躐過衆人士論紛然謂朝廷除拜樞府之長殊不避選非所以鎮社稷服四夷也今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紀

綱紊亂此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建明誰奏遂行有司八是上下廢法中外徇私何以訓治四方維持萬世所繫甚大極可駭嘆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德以修正法度為急忽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壽差除之過分蓋惜 國家法度之廢失也伏望 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并今來奏陳寢罷安壽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并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錄黃指揮仍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上

上 哲宗乞議經歷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係第三狀

臣竊守之以安壽除命未當文因給聖旨中封駁緣不合書讀行下累具論列并彈劾門下尚書省經歷官司至今未蒙追改施行臣等待罪職當憲員朝廷綱紀繫弛命令垂失苟不竭盡死力以救補之則 陛下何用置言路臣等何顏在官次自 陛下臨御以來以至公為心真誠為政故凡見于施為者皆足以大服天下之心今忽行此一事驚駭物聽與從來政事大異甚非所望于 陛下者且安壽德薄望輕不自早立朋附章惇依阿其間今度越無人無故進位已失公議而又制敕不備典故顯戾斜封避官司封駁不意聖明為此過舉此必有姦朋之論以誤 陛下之省審讀乃歷代典章一有不備則不成書命壽等亦安敢受之哉大聖人著手取人不能無過故六經不美堯之任

已而表其舍己從人稱堯湯之無過而稱其改過今 陛下追正
事無甚難也於閤門 恩賚新命且令依舊同知外
范純仁自從別制宣下其門下侍郎尚書僕射及吏部等經
歷奉行官屬皆不能建明執奏誣誤 聖朝各付有司明正
其罪使中外釋然知朝廷尊賢重職典憲攸肅以銷壅蔽徼倖之望
社絕私邪之謀而成就 陛下聽納之盛德在 陛下頤旨
一言而已何難遽而不為邪臣等不勝聽命待罪激切之至

貼黃 陛下開發言路多見聽納何獨於此一事不蒙
開允緣朝廷正宜謹守綱紀審重命令今此差誤誠非
小失臣等所以不避煩瀆期於得請則已伏望檢會前
奏收付外施行元祐元年三月七日

臣伏見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大於法非便臣與鞏等
已嘗論奏奉奉之誠諒須 聖賢合為 陛下反覆思慮
此事實繫國體有不可者四須至再具奏陳冒瀆 天聽夫
給事中之職主讀制敕許駁正奏覆 陛下不使之讀是廢
其職也朝廷設官任人而皆廢其職無以訓四方示萬世今
門下省錄黃於給事中字不書臣某之名而書曰奉 聖旨
不送給事中書讀尚書省遂受而付於吏部吏部出告亦如
此書臣不知合何法式成何制命此一不可也小人之情巧
僞險詐苦窮朝廷之曩隙欲逞其志雖防閑禁約謹嚴周密

而猶有撓亂法度以僥倖者
改不恤人言而遂行之他日或有權臣女謁干請希求非分
之事攀援此例乞不付門下省施行臣恐　陛下無以却其
說蓋已開之於前則難塞之於後此二不可也夫三省大臣
皆與國家維持綱紀而同其休戚者今朝廷出令不於法
度而門下侍郎不駁正尚書僕丞亦不論奏唯默奉行以付
有司若萬一更有失事處置之間或不中於機會則誰為
陛下救其失誤此三不可也自　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
臺諫所奏輒聚聽納萬分有一可裨治道今以安靜之故獨
不允從深恐言事之臣上畏
失　陛下聰明亦或因而壅蔽此四不可也夫舉一事而有
四不可在　陛下處之甚難以臣思之甚易何則改過不吝
明王之盛德恥過作非古人之深戒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又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且萬機之繁親總獨斷不容無失能知其失而
正之則為得矣其於聖政殊不為累今臺諫論列未已士大
夫之議紛紛二人者必不敢受命　陛下若令閤門繳納妥
當還其辭免之意除二人皆為同知
院事兩門下省施行則臺諫更不條奏士大夫之議帖然二
人者不敢不拜上全國體下允公論此所謂甚易而不難處
也況反汙之嫌小而廢法之失大願　陛下權其輕重而行

元祐元年三月上
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　若宗乞議經歷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孫升

臣竊以人主持利勢以制天下役使羣衆者有法制而已朝廷以一言而寵辱臣屬風動四方者布命令而已故法度紀綱上下維持不可有毫釐過失法制失則人主之勢去命令過則朝廷之言輕自古天下國家之所以亂亡未有不由此也近日朝廷除安壽知福密院事因給事中封駁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並不執奏直送吏部施行吏部具事理申尚書省僕射左右丞並不執奏遂以不全告命降出且　陛下私一非才除知福密院事臣且置而未論豈有朝廷維持紀綱執守法度大臣乃依違苟且不爲　陛下守法使朝廷出不全告命宣示於外臣竊以爲過慶法不足以傳示後世垂萬世之法　陛下不能糾劾大臣尚何面目出入　陛下禁庭稱爲[illegible]

聖慈先正門下侍郎尚書僕射永不守法之罪或[illegible]

登用以來建明啓沃之謀讜論嘉猷之功業著[illegible]

宣示臺諫布告在廷付門下省書讀省審而後行使　陛下

法制不失命令獲全然後臣子言適當重行點劾庶使

風節稍復嘉祐治平之[illegible]則臣雖被斥逐棄委溝壑死無所

恨　元祐元年三月上

時爲殿中侍御史

上　若宗乞議經歷官受官吏之罪以正紀綱

孫升等一

臣等伏見　朝廷差委宰臣
封還　陛下未信其言遂下
朝廷慎之夫安靈之大本宮禁之
論臣等置而未議所慎者
委宰臣相機經見命令之出
之一人行之宜明下令省一人
有疑當則許駁然後出
此以出命令一歸於
聽以取信近
陛下著為明下侍郎不由本省而不給
紹仁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 哲宗論安燾除命大臣宜以朝廷法度紀綱爲意

孫升

臣竊以威福利勢人主既當獨執則法度紀綱上下所以相維自古法度廢紀綱壞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主所以能擅四海之威福持天下之利勢者以有法度紀綱爾夫修法度正紀綱坐廟堂持公道決是非進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皆執正大臣之事也日月之有蝕聖賢之有過君不以無過爲德而以改過爲善是以先民謂及爾斯人而廢人得以議者聖人之善取諸人稽于衆而不自用也以天下之重陛下之大業列以維持豈一人之力哉度紀綸之如何仁雖人君且不敢有所私故詔令未出則論思之臣得以議之書讀之間則得以駁之詔令既行則課諍之官得以論之上下維持不可一日廢此前人以分職任官之意也苟非其人不可使當其任既使居其任則不可廢其言朝堂之上以公忠自任平一爲心是非判然邪正不亂黜陟惟允進退無愧期於上下無言則可矣不可必欲使之不言也若夫是非之不分邪正之不明而謟思封駁之言不獲伸其議諫諍勃之官不得盡其忠悃天下之公議以快意於一時若是則非所以明法度正紀綱上下相維爲天下萬世治安之計也伏願 陛下深思自古治亂興亡之戒而以朝廷法度紀綱爲意宣諭執政大臣則天下

上　哲宗論告命不經門下辭同知樞密院

范　純仁

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　聖慈累差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下寧者愚賤之臣屢瀆　天聽再蒙遣使恩典過優固當勉勵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所懇須今陳竭聞臣今來告命不曾經門下審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絕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爲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　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論列者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眷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正衆須宣號令多因公卿參酌　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皆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係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惑感　聖聽　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昔　陛下選用正直使爲耳目之官豈有人不用耳目而可以視聽於天下也況　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之衆情恐失望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　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開通廣帝聰含已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臣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徵臣叨被寵恩退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

陛下察　竭誠爲國不爲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臣　　

臣未曾得見告身只是傳聞迫於自陳不暇更候

實公望　聖慈憐察元祐元年三月上門下侍郎呂

申書發下而中外紛紛皆以爲門下省失官若言者

論奏不已則恐轉難處置聞陳方面辭不敢受或因其

請特賜俞允則朝廷命令不垂久遠矣待罪於此

尋有中札問公著不置知院官而兩員並爲同知院有

故事予公舊既以故事對且言近例同知院有位左右

丞上書時壽亦自言近嘗除知樞密院事非才躓等不

敢輒當至於舊職亦難安處望收還成命俾領近州

詔安壽堅辭知樞密院

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范純仁告未給事中書讀

見在閤門可勾收別出録黃告身遍經門下省官施行

上　哲宗論顧臨不當補外　梁燾

臣伏聞詔命除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清議頗爲

朝廷惜之臨昨任河東轉運使未久　陛下召入爲給事中

是知臨之用實在朝廷顧臨納忠以

爲轉運使士論必且疑之未有以識

從之宮親近　主上其淮退繫

以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實自有

恐不易得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

得正人上下相維共守　祖宗之法度紀綱助　陛下求治

之意元祐二年四月上

時爲右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給事中張舜民

臣聞爵禄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苟非忠信爵禄

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

之在　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禄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

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爲忠仁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之迺先非倫合苟容養交祿之所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急務留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料非其人哉唐立元膺白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是日謝辛相曰吕元膺讜言直節欲留在左右使冒進知貢舉陛下納諫超遷前官今失如卿等以爲如何李藩裴垍對曰陛下納諫超遷前官宰臣所當論奏誠如聖旨然論奏封駁舉動朝外所以河北之帥

從之其李藩裴垍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朝廷之上孰不以忠正自期而張閎老謀無取苟容尸祿爲朝士大夫之恥矣臣以爲陛下納諫超直言不能敦進直言不能獎進直言則諫官御史論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曠祿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孰政大臣如此何以慰中外之望　聖慈詳察檢會

臣前奏出內　聖慈詳察檢會

委任責成之意有悅於李藩裴垍乎伏望　陛下

以慰中外之望元和二年五月日給事中臣張閎奏有德有識者任之

時爲翼中侍御史

上 徽廟論中書舍人不當書門下錄黃

曾肇

臣伏見 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于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歸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有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僕之更相可否然後發施令罔有不臧 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 近人舉無過事此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爲惻隮遠取諸物則爲門户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自來舍人不得封駁中書錄黃三省相須正如唇齒今舍人書行下門下而門下反得以封還中書錄黃則是門下反得以駁正中書舍人行下門下而門下不得以駁正中書舍人是使門下反爲中書之屬官得相踰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不已遂成大敝此臣夙夜慮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伏望 陛下留意毋忽元祐三年八月中旬

以正紀綱以爲天下後世之法 陛下留意毋忽元祐三年八月中旬

鄧潤甫爲史官給事中兼侍講龍源對駁乃命中書舍人徐勣書門下錄黃行出兼肇上此奏時爲中書舍人

上 徽宗論行令不由門下

龔原

臣伏觀 先帝建官設屬本以維持政事門下職在省審苟政令施行不便及無所據不當無小大皆得以論駁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況 先帝設官之本意廢法失職由臣之愚上貽 聖朝之失下取萬世之譏臣之罪也臣嘗嘗不得其職則去而臣罪若

此願重黜臣以戒負位元符三年九月三省引開宝故事請
徑行下原上此時為
給事中詳見喪制門

上　徽宗論龍疇原罷給事中　曾肇

臣伏聞給事中龍疇原以妄議政事罷職降官差知南康軍臣
不聞之意謂原資性山野不善為辭犯　天威自取黜逐
陛下寛仁大度容直言初雖震怒終必矜赦傾聽數日未聞
別有指揮臣愚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苟止惟　陛下當神聽
察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初深徵前日羣臣門詆雜禁之弊
收録廢錮召還朝廷又命近臣選擇臺諫官以補闕員使下
詔書訐人直言時政闕失中外歡呼以謂竟舜之治指日可
待故四方之士聞風踊躍爭獻所聞以裨聖政深於前日之

詔　陛下時
望之誠哉是以其月之間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聽其有
官守言責之臣則禹事輒發無所顧避比之前日論事之人
其多何啻百倍非皆好默於前而好辯於後其所以誘之者
然也古人所謂主聖臣直昔非信哉獨如原者素以學行知
名頗識事君之義依蒙　陛下取於疎遠之中驟置待從之
列其設心以謂非傾竭忠誠有犯無隱不足以當　陛下拔
擢委任之意是以自入東省數有論列雖未必皆當聖意然
此之前日偷安苟容以保禄位者則有間矣以　陛下之明
聖豈不察其用心以　陛下之覚豈不容其冒瀆遂然出
逐實駭衆聽況當獨斷之初近臣之言得罪昂然在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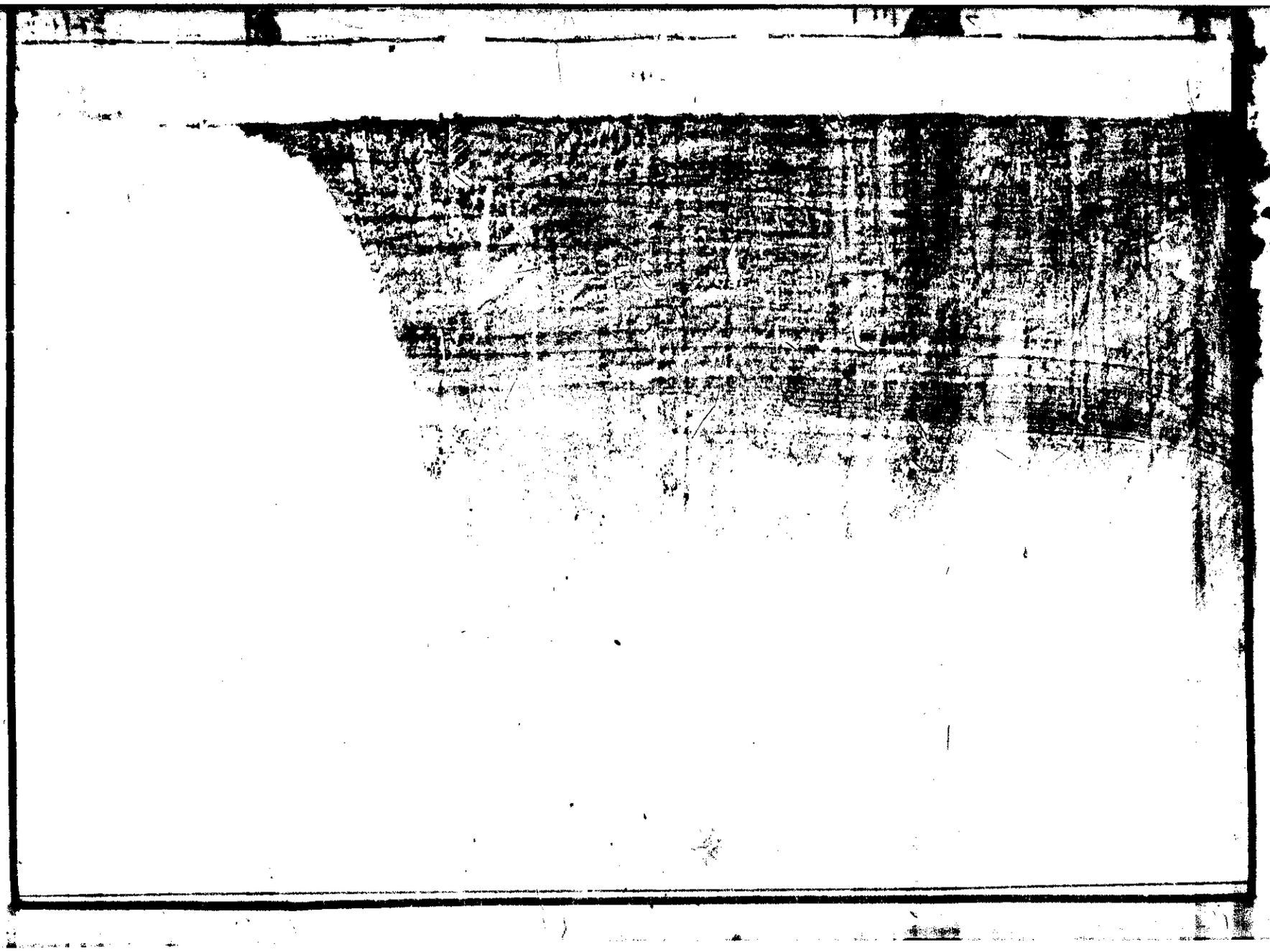
人自此以言爲戒寒譏詆之風寖微阿諛之俗滋長小人觀望
復萌僥倖之心所繫甚重不可忽也臣受
論思爲職苟有所見輒以上聞每蒙優容未賜誅斥今茲所
論非獨爲一龍圖實以上繫國體之望　陛下少霽雷霆之
威俯納芻蕘之議萬一可採乞出臣章中付覽赦原罪戾令降
官供職以責後效或別移在京差遣庶令自圖去就庶免
朝廷有因近臣論事遽行黜逐之名不勝幸甚元符三年九
月六時爲中書舍人

上　徽宗論先書空黃

臣竊惟　神宗肇造之初省以釐庶務有急切愉合共乃書凡
命令之出中書省奉行門下省審覆付尚書省頒

行而後施行門下省審覆必欲致詳而相關頒
重誤如此今則急速文字無有經徧三省者矣而訪復以
空頭錄黃用白帖子貼出事自謂之空黃先次書讀然職守
自應不書然未有法禁臣竊見元書空黃則本省審讀若或虛
設欲望　聖慈嚴立禁約所貴命令加謹　政和八年四月十
書空黃若非法意可依所奏立法施行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七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八　　司馬光

上哲宗論戶部錢穀宜歸一

臣竊以法範不攻食化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知管吏稽朝廷邊鄙有名者必文於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歷職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

家又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又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又令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惟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納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由量入爲出又五曹又內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究其間利害今之戶部尚書僅同三司使之任也又尚書侍郎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不足不得移用天下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官誰爲國家公共愛惜之人事一人專主庶官支用若使人人得而用之財有增益是故利權一歸

相侵奪又人人得而用之財有損耗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大體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樞密院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申戶部六部又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待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下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又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謂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閣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可理矣元祐元年

工　哲宗元六曹長官尚書達　司馬　光

臣竊聞王者設官分職各有所掌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安百姓興利除害凡其職也至於溝洫之差期會之稽獄訟之曲直胥史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見勝者不能見百步者亦不能見日蹙言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奏暮行暮奏旦報文書受授辭狀未嘗斷簡停於案牘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告牒之類已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省吏不簽

臣民所上文字隆付尚書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揆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令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決應奏上者且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見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

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
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
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乞
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經本曹長官陳
過尚書侍郎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
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
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
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纔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
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稱其子康
始錄進之

上 哲宗元令戶部太府檢察內藏諸庫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皆可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
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後可以裕民之
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矣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
受貨財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好之類皆
總于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
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
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爲出不若周之
法制全密則上下鰓鰓然常以不給爲患不亦宜乎 先朝
白新官制差有意令理財之官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
主行內藏受納實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

隸太府寺欲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實花貫之所入爲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爲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繆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揔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牖以爲固密耳承平歲久實花貫出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敝漫不知省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竊聞昨來內藏斥賣遠年綵帛每匹止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內帑每綵之直須近二千餘斥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爲多斂之計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爲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花貨敗則焚

藏有盈衍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傥仰繼 神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奏聖旨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顧者言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未幾復舊法深可惜也 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

幾至太半權在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
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
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世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
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
腹而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
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
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幕他司
以辦事寫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
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
士無益於善矣能不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

甚昔嘉祐中京師類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
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夕監永濟
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
儲蓄無事則分治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
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
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永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
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掌河羣勞分監丞
識者疑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
一也　先帝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
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其利昔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
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

得與議訂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
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才經歲月必須蠹
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使公私應副
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工部都作院爲戶
部之害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
得專知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
以箔場竹箔積少損爛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
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今出賣之計臣
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
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此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
復言此工部非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
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渠
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隸
隸戶部使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視其
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若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
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若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
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奇責之戶部
而工部巧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故臣不得不言如果奇
采伏乞付外施行

貼黃三司帳設置職官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
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
部 元祐四年十一月 日 上時爲戶部侍郎

臣等以謂治天下之道在得人欲得人在知所以養之吏部
掄在選百官之籍審功罪資歷凡升黜之事以詔朝廷予奪
自唐以來爲任至重於今非古矣慶興進退條目具備凡所
注擬吏按法以前日其人於法如此在所取某人於法如彼
在所後長貳無所可否惟法之爲聽雖知其人爲賢否猶夢
不能移輕重大知人亦難矣今可以知之者莫若吏部觀其
事而知名實聽其言而知好惡見其容而知厚薄察所舉而
知所與斯亦過半矣臣以謂人才空乏今日爲甚謂當開
吏部薦按材能士于朝廷察之或賜以對或試之言
特任使焉凡薦惟其人非其人而薦之爲朋

為罔上朋下罔上必
之考察在其事者皆當為
小補之哉然其事要則在掣長貳而已若夫明好惡以示之降
學校以養之選師儒以教之此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謹
五月上時爲
吏部侍郎

乞　哲宗論內藏庫不隸戶部太府寺

臣伏覩近降　聖旨內藏庫見催索戶部太府寺借欠出納
錢物不以依舊更不統轄者臣竊見　國家分職設局所以
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鈎考以檢吏姦臣奏勘元豐
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內有內庫拘催交納

逐季點筭內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拠上勾銷內庫緑名
件之類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筭名稱內藏庫緑名
案即是舊緑太府非無文據臣嘗聞　眞宗皇帝謂王旦曰
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頗外發不知爾臣
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緑尸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
見在物數其餘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関防不
可略去欲望　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　睿旨令
內藏庫復緑尸部太府寺所貴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
體紹聖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

寺監

上　神宗論軍器監事不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

曾孝寛

臣伏見　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
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　朝旨送下元奪事件只是取責軍
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循謬不肯改又其智慮未必能知
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
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前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
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唯精於道者爲然今
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胄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
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
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雖不復命遂受其職苟或自度
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

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臣之愚慮亦以爲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筆畫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武樣又從本監齎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爲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　陛下則爲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苟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爲奔走以聽事令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爲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誼有以窺朝廷之心督請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爲倒蓋此爲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

然上託　陛下名器龍任之故猶宜見憐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　朝廷之體爲輕而又非所以崇堂陛之勢而　陛下級營四方又未能全臣而用此爲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　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改乙從本監奏辦一司同議

照寧七年正月孝寬同呂惠卿上此奏詔遣管軍赫質就監定奪施行

上　神宗乞御前制造器甲所司　蔡　承禧

臣訪聞自昔軍器監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唯在修造而近歲又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爲三局所糜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浸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鞋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

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及衆工之所經營所莊不領於外廷而所屬實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制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道德於上決邪正於下鞏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今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爲何小蒹小臣動以御前爲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令莊之日趣工程不計勞逸臣伏乞授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科皆有常限則不耗廩人寡勞怨

（此帝即八年監察御史重行時爲上哲宗論寺監之職有當省者劉安世

臣伏見　先皇帝考古眡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分摠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備名責實大體雖善而猶有不足之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

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不足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歲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庶十九員而官廢事人無異論者處之得其理也若當觀　先帝時寺

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鴻臚祿太府各三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卿軍器至將作監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倍蓰昔人有言前日省官之語遂爲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賢建議於唐以謂皇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事也周禮冬官闕典邦禮今器用公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事也周禮冬官闕典邦禮今

百官門

館閣

上 仁宗

臣聞唐室置正史官 門左親狀 大下英俊之士乃益以內翰西廂 景德中圖書寖廣又征 大明華清宮內 太宗肇造 二聖因數臨幸親加勞 勉遍宿 術究墨文知天子尊禮 勤而多 延燔之後簡編略盡訪 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筆工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單喧民 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 以從繕

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直司中陳必經寺監而長貳猶敢子奪悉稟曹不唯虛順文字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薄領加以官吏徇衆庶苟安祿非有鞅輩終不勝酬欲擊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甚宜簡省之弊事務皆貞觀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并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爲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

賈易給元祐三年二月 時爲右正言

濶議授太官衛尉供擬削非　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　陛下未堂還舊制降王趾寥寥冊府不聞興焉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能激發文雅漸弊竊爲聖時惜也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

上　英宗濮　閣取士劄子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於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illegible]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

[illegible]人[illegible]使者材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令聽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三以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衆材聚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由是言之儒學之士所關貴矣昔在材門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獎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

下　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才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以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尊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足上煩　聖慮唯儒學之遺固不足上煩　聖慮唯儒學之

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謏過蒙任使俾陪
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
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
聖慈因燕閒之餘一迂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
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特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
取於館閣館閣者輔
當博採廣求而多蓄一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
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循資游養育以漸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
昔祖宗以來所用
大臣多矣其間名臣巖巖相出於館

閣者十常八九也　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
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
於一事者莫不蓄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
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
先帝循用　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　陛下即位
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
祖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改更之初矯失而太
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往往多遺賢之嗟閭有乏材之患今
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
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
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得人之多少也

一揩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六臣薦舉一路也歲月勞勩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下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授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宗初拜命各舉二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劇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兩任回方得試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自科場來有第三等者其餘等第者並永只一薄試館閣有闕則於薄內點名試其如館閣未無貧數無有闕時故自置濟求之至今九年不曾點試

一新制館閣共言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之不齊整而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講學帶職路尚存爾

館職多別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能授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稱以編校爲重新進資淺人令入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陞爲校勘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然後陞爲校理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唯材是用不限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六遇一員闕而

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入員自古聖王所難然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擬進　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選入校之今員文學懷器識落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求爲時用者不少雅　陛下慱訪審察悉召而置之館職養育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漸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治平三年十一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兼侍講同修起居注臣呂公著

神宗令擴館閣之選

臣聞治道莫大於文王以學校爲興至於兎置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伏以國家之所急在人材而人材之難不可以倉卒而得必及其閒暇廣聰明以求之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煩沸之患矣求而得之宜優畀寵榮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濡其德美而養其望使人有以見於天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器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覩　祖宗所以盛儒館之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此道也故三公名卿莫不由此途出今秘書之官限員大狹不足盡天下英豪之選竊恐國家緩急之求臣竊惜之伏望　聖慈依治平故事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五人既以盡群材之美且以觀大臣之能方　陛下新聖政以光明先業之時臣以謂求材養賢最先務也惟　陛下留神采納

同前係第二狀

臣聞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故歷古以來明主莫不以求賢爲急患臣莫不以薦士爲先臣雖甚愚輒慕此義伏讀　先帝御集治平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戒敕二府薦士手詔所以警厲大臣求賢尚急之意曲盡事情亦非創有指揮乃本　祖宗故事後因士安石專權任己二不欲薦舉出於他人故此舊章廢而不用至今公論以爲恨　陛下修復典常追　祖宗之美有利國家無所不講獨此先務尚爾缺然臣竊惜之伏望　聖慈特依　先帝詔書令二府准例各舉所知者三人庶廣　陛下汲汲求賢

之意必盡臣子區區事君之願元祐元年四月上巳日遂降詔曰朕惟古之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今夫蘭臺石渠圖書秘記之所藏而校讎論撰位序多闕求推祖宗樂育賢俊嘗詔二府薦舉其德器以待試用其甚重也宜各率文學政事行誼之人亟以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聞歲時考績而觀其材器而騭升之名聞歲時考績而觀其材器而騭升之

上 哲宗論館職之依舊召試 劉安世

臣伏見 祖宗初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才累聖遵業益加崇advertising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酌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加貼職漸開僥倖之門恐非 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元祐三年七月八日右正言諮議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詳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上 哲宗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係第二狀 劉安世

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 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搢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 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

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
名爲更張弊原尚在臣竊恐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
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
館閣之選 元祐三年七月上

上 哲宗乞詔大臣薦名士 孫 升

臣聞太平之基必在得賢大臣之功莫如薦士天下未嘗無
材擯紳之士如林而 朝廷每以人材乏用爲患大臣有志
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爲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當以養士爲
急古人謂士不素養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祖宗置三館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祿賜異其資
任試以內外要劇之務觀其進退然後就之節待其器業之成

以爲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之本也竊固有知道不苟之士
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難若僕僕獻諛以營於權
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 祖宗設用大臣
必俾之薦一二名士朝廷內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而下
及後世推此可考其人平識之淺深富弼韓琦功在社稷名
光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爲天下戮者
蔽賢之罪也蓋不以天下爲心專爲持祿固位之計自待不
厚則以薦士爲嫌恭惟 陛下臨御之初首詔大臣各薦異
材以試館閣可謂急所先務矣此舉寂寥今復已久爲國者
徒知人材之用爲患不以薦賢養士爲急願 陛下明詔大
臣各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今日之所舉可考平日之所存

則濟濟多士不獨見於周也元祐四年七時爲殿中御史

上　哲宗論毒道士校黃本道書　范　祖禹

唯中書省錄黃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員覆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每月支錢伍貫文三省同奉　聖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餘依所申者

臣竊惟　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皆由此出不專爲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爲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蒐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黃本自此書籍益富

乃詔館杕讎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編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武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爲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二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爲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堂有詳見治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訖取正於景元不亦損朝廷之體羞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雜列

已立於學官其餘多虛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宮觀
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雠校以
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街談巷語道聽塗說
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宅日僧校釋書豈
爲例耳　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主作事必防其微命出
十上下而不諱昔照寧中詔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增
損緣隨詔誘說不任職人疑爲妄撫大師令館職之外已置
檢討本官又於其本之外有校書郎二天下之人必謂之編

校大師事雖甚微猶損國體其祕書監請之更不施行

元祐六年閏八月
上時爲給事中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九

史官

上 太祖乞委宰執抄錄宣讀唐書兌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蜀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録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豈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為慮無因肯說吝官以疎遠

危 蒙

是隅何由得聞徒處著撰之心難紀褒動之德伏望令後凡有裁制之事優郵之恩發自宸衷令書閣冊著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曆所貴眷德神功歷千年而不朽嘉謨聖政垂萬世以為光開寶七年時為知制誥史館修撰詔從之仍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掌其事

上 太宗乞復左右史之職 張佖

臣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不於起居注以為實錄然後立編年不廢褒貶仍伏覩 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紀報狀略叙敕文於聖政嘉言罕獻美事鮮臣之惡邪善惡庶務之治華弛張汗簡無聞國經為紀謹案六曹故事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著制度遷拜進貶以勸善誅罰興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政事之制臣啟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討錄為起居注異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如此則史成文固庶越於周漢矣淳化五年四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奏入太宗曰朕方興史職似有奏為好事也即詔從之遂置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有撰躰式委周翰等檢討故事以聞

歐陽脩

上 仁宗論修日曆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

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
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 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
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
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負其職廢其所撰
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
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
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奏修纂然聖
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
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竊謂諸司供報文字無多修撰
官稽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
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

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
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因故纂録者常務
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
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
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嘗書景聞修
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
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
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稽據諸司供報編
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
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敗某職者坐某罪如昨

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邊備禦之所以使
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當
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
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
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
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
逐時旋據所得録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
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
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
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
修外餘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

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挽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
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
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
職上存　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嘉祐四年上時爲翰林學

十史館修撰

上　徽宗之別行刪修紹聖　神宗實録

陳　瓘

臣伏聞上安石日録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
此乃人臣私録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再修　神宗
實録之書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　神宗御
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奉宗廟之美以歸

故臣建掌書記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父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　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曰錄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　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繩人臣之美乎伏惟　陛下若稱　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者光　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　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改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　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元符三年五月上時爲右正言詔令臣曾參考進呈按紹聖初葉十曾布等以父不得誣用欲功改元祐諸臣盡廢王安石所行政事故指范祖禹趙青若等所修　神宗實錄爲誣誣先烈因請用王安石日錄改修其言皆出一時私意奏亂是非於是元祐史官陳次升相繼論列雖常降詔刪修然事爲原下所蔽不克正在紹興間　高宗皇帝物見邪正之實乃命范冲等重修天下之議始定

上　徽宗論　堅宗實錄不當正差蔡京兼修

陳瓘

臣聞公而不私則朝廷無還舉之事私而不公則天下有不

服之心臣伏見近春講筵學士承旨蔡京兼修 哲宗皇帝
實錄此朝廷過舉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國家自 太宗以
後每朝實錄提舉修撰皆有正官用度雖多不敢惜費命官
雖衆不敢憚煩所以重大典而敬 先朝也今修 哲宗
錄獨用兼官而已豈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違
其意乎蔡京得兼者而 哲宗史事不得其官輕一朝大典
違 祖宗故事甚爲一京則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過於
哲宗矣臣前輩所謂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
地者此亦其一事也 陛下篤於天倫曲致其厚每對臣下
語及 泰陵則 聖顏慘戚感動左右豈止用以天下而儉於
先朝之史事乎今物議訩訩皆有公私厚薄之說無不歸過
於 陛下矣京爲 陛下之策 陛下爲京受不厚
之名京無忌憚人孰敢言 陛下孤立人不敢助里巷謗language
陵壓主道豈有朝廷事勢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爲
修玉安石曰錄專一局今者爲修 哲宗實錄兼官而已
王氏尊於 神考蔡氏重於 哲宗三家僭魯六卿分晉原
其起因不過如此前古已陳之事安可以不監戒乎臣自十
八日不得上殿次日又復陽下自知必有重譴理當誅竄然
而未受譴命猶在言職豈敢以身之危辱而棄其所當言乎
願詔二省樞密會集朝著官修 哲宗實錄故事如臣所言不誣乞
行改正以稱 陛下尊於 神宗錄之意

泰陵之意 元符三年九月 上時爲右司諫